

蘇聯文藝

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G

國文彙編



欲
乎
知
學

PDG

目 錄

~~~~ 小 說 ~~~~

- 戈爾巴朵夫 戰鬥員阿列克賽·額里珂夫……(蕭 瑟譯)…… 3
陀夫仁柯 生的意志……(易 貝譯)……39
葛洛斯基 人民不死……(續完，林陵譯)……47

~~~~ 詩 歌 ~~~~

- 柳里斯基 莫斯科……(靈 譯)……83
愛倫堡 嚴寒的時候……(沃漪文譯)……86
西蒙諾夫 愛……(克 魯譯)……88

~~~~ 文 錄 ~~~~

- 費里泊夫 偉大的劇作家……(遇 通譯)……91
羅馬索夫 奧斯特洛夫斯基……(遇 平譯)……96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四幕劇)……(參 寥譯)…… 101

~~~~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

- 謝爾蓋葉夫·吉斯基 人民英雄……(文 記譯)…… 187

~~~~ 戲 劇 ~~~~

- 聶米洛維赤·唐慶果 最初的戲劇回憶……(飛 翁譯)…… 200

~~~~ 評 介 ~~~~

- 時拉多娃 俄羅斯性格……(鄭啓齋譯)…… 217
作者介紹……(編 者)…… 223

- 插圖 奧斯特洛夫斯基像……92—93
伊凡諾夫宣傳畫……188—189
聶米洛維赤·唐慶果像……200—20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5

Шанхай

Апрель-Май 1943 г.

П Р О З А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боец...	3
А. Довженко	— Воля к жизни	39
Вас. Гроссман	—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Ожогчале)	47

С Т И Х И

Максим Рыльский	— Москва	83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 Был лютой мороз...	86
Конст. Симонов	— Любовь	88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Вл Филиппов	— Великий драматург (к 1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91
Б. Ромашов	—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96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 (Драма в четырех действиях)	101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 Народ-герой	187
--------------------	---------------	-----

ТЕАТР И ИСКУССТВО

В. И.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 Первые театраль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200
---------------------------------	--------------------------------------	-----

Б И Б Л И О Г Р А Ф И Я

Ел. Златова	—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217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223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ортрет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стр. 93-93;
плакат худ. В. Пышова «Наша правда. Бейтесь до смерти!» — стр.
188-189; портрет Вл. Н. Немировича-Данченко — стр. 200-201.

蘇聯文藝

5

蘇聯文藝 1943年 第5期

蘇聯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Москва 1943



小說

鮑里斯·戈爾巴朵夫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戰鬥員阿列克賽·顧里珂夫……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БОЕЦ……)

一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征服自己靈魂裏的死亡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他是平查（Пенза），在蘇鮑芹中尉（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Субботин）的營裏當戰鬥員，那兒的人大家都知道他。

他是在戰爭第一天就被徵入伍，——親戚們哭也沒有來得及哭。當軍用列車在烏克蘭（Украина）草原上爬行的時候，顧里珂夫還是在想家和農事。惱恨着德國人：侵犯得不合時宜！收割也還沒有收割。他不住的計算着勞動日，現在失掉了多少勞動日呀。不過戰爭，他覺得，是不會長久和並不可怕的，像秋天召集入伍人員之類。他望着窗外，數着電桿，他很奇怪，這裏大地究竟富到什麼程度，在蘇維埃國家行行重行行，而却還是看不見它的盡頭，看不見它的邊際。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第一次作戰的時候，他並不是膽怯，而是心慌意亂。起初他簡直不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但是身邊倒下了個同志，而

且額里珂夫看見了血，被打碎的头蓋，玻璃似的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弟兄們？』他幾乎喊出口來，『這不是也會這樣爽脆的把我打死的嗎？』慌張地瞬瞬眼睛，望望四面。

四面是煙霧，戰鬥，死亡。死亡呼嘯着，死亡號叫着，死亡呻吟着，死亡從空中掉下來，在地上爬，而且似乎沒有地方可以離開它避走，躲藏。現在阿列克賽·額里珂夫看不見什麼戰爭，田野，同志，——祇有死亡逼視着他的眼睛，他也祇看見死亡。整個大地上也祇有：我和死亡。死亡是鐵一樣的，火一樣的，到處存在着，可是我，阿列克賽·額里珂夫是人，有着脆弱易毀的骨肉。打斷骨頭，撕破織物，打穿心，還會長久嗎？

額里珂夫成爲這樣孤立無援的可憐人，甚而至於他哭起來了。他在這一處廣大的田野上孤獨得可憐，誰也不來管他，誰也不來援救，也不來身邊哭哭。

於是他惱恨自己生得又大又胖，四面八方都容易受到損傷，他覺得撐滿的小窠裏太擠，子彈很容易找到他。他顫着發抖——等着死。

然而戰事結束，額里珂夫安然無恙。他自己也對此奇怪起來。不停的摸摸自己，不停的伸伸手腳。沒有什麼！沒有抓傷。

『噫，你這傢伙，』他雜爲屑地微微的笑了一笑。

他想把這一件奇蹟講給同志們聽：

『瞧，有這種事！哦，幾幾乎……如果它左面一點點兒竄過——那可就毀了……』

但是同志們不大聽他。

於是額里珂夫又煩悶起來，他想：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總是要打死，在這種恐怖中死裏逃生是不是空想的事呢？』

阿列克賽·額里珂夫第二次去打仗的時候還是懷着希望；也許又會交運。於是死亡又面對着他呼吸，他又由於秋涼的寒氣而微微可恥的戰顫起來，跑過田野的時候，頭縮在肩裏，眼閉着，聽了每一次射擊聲要哆嗦一下，對每一顆砲彈低頭，等着死，最好快一點……

不過現在並不孤寂了。

孤寂自己立刻消失了，德國轟炸着渡口旁邊的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而他却躺在樹下，就在水旁邊，肯定地知道：現在真的是完了。

但是忽然悉悉索索的響起來，四周開始喧噪着：『我們的，我們的飛來了！』旁邊有人輕鬆高興地嘆了口氣。

顧里珂夫沒有立刻張開眼睛，一張開，就看見了頭頂上的天，天又大又高，藍得好像它這一次被漆匠飾新過了似的。我們的就在這天空中打擊德國人，救出了顧里巧克（Куличок）。

大地上變得異樣的寧靜，浪輕輕的澆着岸，樹輕輕的簌簌作響，所有的一切——大地，河流，人們，現在一切都望着天；那裏正沸騰着戰鬥。馬達兇暴地吼着，紅色的子彈噓噓地響着，顧里珂夫看見就在他的頭頂上有一架『亨克爾』（Хейнкель）●毀了。像一隻火柴匣子似的毀了。一隻翼飛掉，後來第二隻也飛掉了。忽然張開一頂降落傘——『難道走得了嗎，狗？』——顧里珂夫轉輾不安起來，——但是那降落傘燒起來，一刹那在阿列克賽的眼裏輾縮起來，變得瘦小，像燒完的火炬似的墮落在對河的什麼地方去了。

『啊！啊！』顧里珂夫得意忘形的叫起來。『啊！啊哈！啊哈！』他甚至於在那裏幸災樂禍地手舞足蹈着不住口的反覆喊叫着『啊哈！啊哈！』當那些『亨克爾』在空中掉頭向西風竄遁走的時候，他追着它們叫道：『往那兒逃，往那兒逃？打它們！捉呀！』

現在顧里珂夫開始觀看和靜聽戰鬥了。眼睛已經不閉，耳朵不掩了。以前，每一聲射擊總要迫得他發抖，現在他辨別得出什麼時候德國人在打，什麼時候我們的在打了。我們的愈打得多，顧里珂夫心上就愈變得高興，恐怖消融了。他在廣大的田野裏不再孤獨了：哦，拯救顧里巧克要化多少力呀！

但是他頭頂上，有什麼東西輕輕的噓噓響了一響。他簡直不明白還是什麼。他看見子彈在沙上吱吱的響……來了一下又是一下……雨點似掉在水裏——水濺起來，水面上起了一個圓環。但是掉下來的雨點愈來愈多，而且都圍繞着顧里珂夫。他看見松樹上的枒枝在顫抖和樹上的針葉散在身邊沙上。雨點愈來愈近，前前後後，四面八方都有，勞勞有

● 一種德國飛機的牌子。

一個遠得看不見的人在額里珂夫的頭額四周結一個結，而且跳不出這個結了。

雖然我們的砲隊現在轟擊得又急又密，但還是一樣——額里珂夫覺得他頭額四周的結還是不可摧地結着，敵人的自動槍兵還是乒乒乓乓的響個不停，漸漸迫近喉嚨口了。……忽然好像噎住似的啞然不響了。

柺枝停止顫抖，水泡在沙上消失了。額里珂夫小心翼翼地四面望望，只見旁邊有一個人愉快地微笑着把新的彈藥裝入槍膛。

「這是你把他打死的嗎？」額里珂夫恭敬而詫異地問道。

「是我，」那人高傲地回答，「怎麼樣？不差吧？」

這時額里珂夫才記起他身邊有一枝來福槍。它在旁邊。在這以前他總也沒有想到它，昨天打仗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隨身帶着——不錯，還因為公家的東西是不能丟掉的，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把它開過。

現在他熱烈而貪婪地把它拿起來，好像在它身上可以拯救一切災厄似的，他開始射擊了，他看也不看，急急忙忙的狂熱地放射（不過手却抖着），他髒髒以一個火圈把自己身體四面繞住，正像古時老太婆以十字架把自己身體四面繞住，防備惡鬼的侵犯。額里珂夫覺得現在死不會突進到他的咽喉，火鬼不會侵犯上來了。

但是他頭頂上却傳來了指揮員的憤怒的聲音：

「你為什麼濫放彈藥？向那兒放呀？你看見了誰？」

額里珂夫掉下了來福槍。指揮員和他並排輪着，追視着他。四周沙上到處浪蕩着放過的彈殼。

「你怕嗎？」指揮員斷斷續續的問道。

「怕……」額里珂夫承認了，他蹲縮着身子，以為指揮員要罵了。

但是指揮員沉默了一會兒，用嘴唇嚼嚼，輕輕的說：

「第一次大家都怕的。」

第二次戰事中，阿列克賽·額里珂夫仍是安然無恙。他又沒有受難！沒有受難——他又奇怪起來。晚上他到指揮員面前，兩腳逡巡不定的交換站着問道：

「少尉同志，你意思怎麼樣：打死一個人，需要許多子彈嗎？」

指揮員詫異地望了望他，然後微微的笑了笑答道：

『膽小的人——一顆流彈就夠了。勇敢的人——那一噸也嫌少』。

顧里珂夫對這些話着實想了一翻，誰說打仗的時候不用想，誰就是從來沒有打過仗。打仗的時候是想的，而且想得又銳敏又迅速，眼睛也很銳利。

顧里珂夫不久就覺到懦夫的確比了蒼蠅都容易死。子彈的飛襲就是死的飛襲，它是有它自己的法則的，這一個法則就應該知道。懦夫在砲火下亂轉，懦夫是什麼也看不見的，任何那一顆子彈都會找到他，他躺在槍林彈雨的火綫上，在流火下倉惶逃走。懦夫就是帶了槍也還是沒有武裝的。他不用火來答覆火。他不是戰士，他是槍靶子。

阿列克賽看見懦夫們死去的情形，他這時總這樣想：

『人真是脆弱的東西。像田野裏的一棵小草。括一陣風——他就沒有了。』

但是有一次阿列克賽在醫藥衛生營，包紮一處微小的傷口，他在那裏看見了中士巧爾諾夫（Чернов），這一天全團都在喧傳他。這位中士的身上沒有一處活的地方，他混身被打傷和刺傷，但還是和敵人打着，德國人無論怎樣也不能把他打死，結果還是沒有打死。

顧里珂夫尊敬地看着他的傷口，詫異地搖搖著頭。他不禁想看看，摸摸這人的骨頭是怎麼的，它們怎麼會打不斷的。

巧爾諾夫在藥草上轉輾着，他在咬緊着的牙齒中沙啞地說：

『扯謊！扯謊，活得下去的！扯謊！』

『這他是在對死戰鬥，』顧里珂夫猜到了。『這人的靈魂多高傲。』他問醫生：

『難道還會活了嗎？』

『會活的！』醫生自信地回答，『而且還會打仗的。』

這件事感動了顧里珂夫，從醫藥衛生營出來，他對同志們關於他講了好久。

『懂嗎，人是很脆弱的東西，但是你瞧，怎麼也不能把他打死，如果他靈魂高傲的話。不，我是這樣想的，假使要活，就應該爲了性命打。他給你死，你也給他死。我們在那兒看誰的牌硬！』

他發覺政治指導員也在聽他的話，所以難爲情起來了。

「政治指導員同志，」他不好意思地說，「我這是我自己中立的頭腦所發的議論。也許，並不如此！」

但是政治指揮員附和他：

「是如此的，顧里珂夫同志，是如此的！」

這是連裏的新的政治指導員池凡采夫（Званцев）同志。從前的政治指導員叫米爾斯基（Мирский），那一個政治指導員，顧里珂夫不愛他。那一個傢伙老是喊死。偵察員出去搜索的時候，他總是對他們說道：「你們去死，同志們！但是你們要神聖地執行你們的責任。」連隊出去進攻的時候，他總是衝動地尖聲喊道：「我們去死，同志們，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大家都去死，但是不要放鬆敵人。」祇聽見他說：我們去死，我們去死。聽了這幾個字，每一個人都覺得死圍住你，找尋你。

關於自己，米爾斯基說：我藐視死。但是顧里珂夫心中好笑：不，同志，如果你藐視死，那末你也不用想它了。放心去打，別怕死，也不要顧慮死。如果老是說說和喊喊死，結果就：不是你藐視它，而是它藐視你了。死佔有了你這一切念頭，活人也要給它裹到壽衣裏去了。懷着這種心去打是很糟的！

喫慣死的氣息是不能的，但是忍耐是可以的。所以顧里珂夫忍耐了。他學會了機詐和欺騙死，不怕它，後來就完全不想到它了。當停止想的時候——立刻就變得容易生活和打仗，子彈劈斃也會兜過他。

米爾斯基不久被撤掉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神經害了病，——連裏委來了池凡采夫。這一個人不講死，而關於生活和勝利却講得比較多。他是個青年，性情愉快，乘性好動，而且健於談風，他這樣流暢地講生活，講勝利之後將過怎樣的生活——自由的，晴朗的，幸福的，爲了這種生活死也是不可惜的！

顧里珂夫在夜裏也愛幻想這種生活。這種幻想將把他帶到故鄉去，帶到對河去，帶到山崗上去，小樹林旁邊去，那裏有一棵小白樺樹和一棵小櫟樹交叉生着。

……八月中的穀物多好！廄房裏的馬多好！妻子的手多勤儉，女兒的眸子藍藍的藍藍的——多好，這樣的藍是什麼地方沒有的！顧里珂夫

回到家裏的時候，全村將歡迎他，在集體農場的庭院裏敲鑼，在白樺樹底下大開宴席……多豐富！穀物多好！禽鳥多好！奶多好！妻子向他伸手……老婆的手多勤儉，溫暖，溫暖……

「是的，」顧里珂夫幻想着，咳了一聲，『就是這樣……阿列克賽·季霍奈奇(Алексей Тихоныч)，你要活下去，就得爲生活打！』

二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狂怒起來

戰前，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是一個歸依土地的溫和善良的人。他雖然年輕，但是老人們也不討厭他的勸告，他有一種才能：懂得土地。他懂得照自己的意思，照農民的意思，因爲各人對於土地都有着各自的見解。對於工程師，土地是礦，煤，金；對於建築師，是土壤[●]；對於水手，是岸。而對於顧里珂夫，土地是小麥，裸麥，牧場，休耕地[●]菜園。

在戰爭中，顧里珂夫對於這一點好久不能習慣：這方種小麥的耕地竟完全不成其爲耕地，而是『火陣』，菜園也不成其爲菜園，而是『營長指揮站』。顧里珂夫幾幾乎把那年紀輕輕的排長激怒起來。顧里珂夫時常這樣報告：

「是，准尉同志，您的命令完成了。我到菜園裏上尉那兒去報告，說大砲已經從小麥裏移到蕎麥中去了……」

排長被這種報告所不快起來了；起初還忍耐着，後來就激怒地開口對顧里珂夫說應該照軍隊的規矩說話。顧里珂夫聽着他，悵悵地嘆了口氣，一面惱恨他擾亂了那好人——指揮員的心緒，一面又惱恨他不能理解軍事常識。而最辛苦的是小麥給軍隊蹂躪着。蕎麥上滾着大砲的輪子。向日葵像被割斷了似的倒下去。戰爭。

顧里珂夫永遠記得，我們軍隊撤離小麥區的情形。小麥，——顧里珂夫也祇能看看它——黃金色的，碩大茁壯的小麥。它們怎樣的在草原的風下呼嘯，對鐮刀發着愁，它們怎樣的崩塌下來，它們起初被踐踏，後來被燒了，以免被德國人拿去，小麥田裏的烟多苦，這種焦臭的氣味

● (пар) 有一個時期不下種僅加以繫耕，改善土壤，使之適於下一期種植的田地。

顧里珂夫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走過許多城鎮和村落，到處看見：戰前人們這裏的生活的很正常，富裕清淨的。在特聶斯特爾河（Днестр）卡敏聶次-寶陀里斯克（Каменец-Подольск）各村裏的茅草屋頂髒髒是摩登少女梳成的各種髮式：有的地方剪掉，有的地方編成辮子，有的地方捲成一團一團；理髮匠的工作！布格（Буг）河那裏有葡萄園，瓜田，一布特（Пуд）^①重的西瓜，至於南瓜——那簡直秤也無法秤；莫爾達維亞人（Молдаван）的屋子是石造的，保加利亞人（Болгарин）的屋子——窗上盪着一串串紅辣椒，像少女頸上的項飾。特聶泊河（Днепр）那邊有肥沃的，黑土的草原，大村子，農舍是很愉快的，染着一切的彩色——青的，粉紅的，奶油色的。……烏克蘭人（Украинец）的生活是很清淨的。在他們農舍裏甚至於空氣也清爽，發出草或甜味的乾草氣息。人們生活得很有條理。很富裕。顧里珂夫到處碰見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人們看着這種生活的破滅而哭起來，顧里珂夫的心也湧滿了悶氣和怒火。

他低低的垂下了頭，走着這條苦難的路，穿過煙霧和焦臭，女人們在井旁邊用長久的告別的目光送着他。女人們什麼也不說，也不笑，手也不舉到頭上去，祇是默然跟着去，不過他們的眼睛又燥又苦，燒着顧里珂夫的靈魂，髒髒他對一切負着罪。

是的，他對一切負着罪，他身上對人民負着重大的罪，因為他打得壞。當力量薄弱和有一部份墮入包圍的時候，他也像其他幾個人一樣，打也不打，扔掉了來福槍，跑到眼睛所看見的地方去了。此後他在玉蜀黍叢中和一個同志躺了三夜，直到飢餓把他們趕出來到大路上。

當他們從玉蜀黍叢中出來的時候，赤着腳，衣衫襤褸，武裝也沒有了，他們周圍和許多維爾斯達（Верста）^②前面已經煙霧沖天，燃燒着斯廠，磨坊，村莊。路旁吊着被絞死的集體農民；藍色的腿搖蕩在草上。

顧里珂夫和那同志沿大地日日夜夜走了許多天，他們在村子裏討飯

① 約合中國三十斤。

② 一、〇六七公里。

包吃，迴避德國巡邏兵，但是總不能走到自己的部隊裏去。有一次，那同志忍不住了，他坐在路旁石頭上，指着自己血淋淋的兩條腿說：

「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反正拉西亞（Рация）[●]是完了。」

爾里珂夫什麼話也不答，站了一會兒，想了一想，頭也不回的獨個兒往前去了。

他不知道俄羅斯成了怎樣，我們的部隊現在在那裏，德國人走了多遠，但是他模模糊糊地混身覺得：俄羅斯是不會完的。而且更清晰的是：應該衝出去到自己的部隊那兒去。於是蹣跚地走去。

他離開大路好久了，他蹣跚地走着村落間的小道，林中的曲徑，田野裏的小路，在高大的向日葵和村落之間避走，祇在黃昏的時候才在村中的什麼地方出現，小心翼翼地敲邊沿上一家農舍的小窗子。祇要不關到德國人身上，在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й）那裏，他總是找得到一塊有鹽的麵包和一把稻草的。

有一天中午，他到了一個村子，飢餓驅使他闖進一家農舍。他敲了一下。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婦人探望出來，又漂亮，又熱情。她起初給他嚇了一跳：他現在變得可怕了，長着鬍子，頭也不梳，後來她把他領進農舍，讓他坐在桌子旁，而自己却一會在房間裏從牀頭到桌子，一會從桌子到小房間裏，來來往往的忙個不停。

他吃的時候，——起初貪婪地狼吞虎嚥，後來吃饱了，想起了村子裏的風俗，就慢慢兒的，像做客一樣，——她對他講道，德國人還沒有侵犯到這裏來，但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恐慌非常，什麼生活也沒有了。他吸着奶，聽着她婦人家的愁愁訴訴，寡婦的恐懼，他同情地點點頭，因為實在在戰爭中受德國人的苦處最多的是鵝和女人：鵝——放在鍋裏，女人——加以侮辱。

吃饱了以後，他用袖拭去了汗，望着窗外，——太陽還是高高的懸在空中——他欠身說：

「謝謝，女主人。現在我要走了。」

但是她翻看他那血淋淋的腿，搖搖頭：

「你上那兒去呀？你走不到的，」說着，眼睛往下望着地板，輕輕

● 俄羅斯（Россия）的俗稱。

的，好像難為情似的說：『你留在這裏吧。住下吧。我沒有莊稼人，女人沒有男人是不好的。田裏的事都要亂七八糟了……』

他當時鬱悶不安着——農舍裏又暖又好，那小房間裏還飽滿地發出菜湯和燒熟的蘋果的氣息。草在地板上甜蜜地死去不是薄荷，就是香薄荷……

『好，』他輕聲答道。

暮色蒼茫裏女主人去餵牛喝水的時候，他走出農舍，到台階上去抽抽煙。他的鬍子現在梳過了，襯衣也換過了，——那婦人把丈夫的襯衫給了他。他一面抽煙，一方站在台階上環視着庭院。他發現那庭院是個農場，菜園很大。『噴，青菜多好……銀子一樣白！』——他感動地想道。又想道：『籬垣應該修一修。』四周沒有戰爭，沒有死，沒有血。

他在庭院裏走着，慢慢兒莊重地踱着，像是主人。用手碰碰東西，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習慣的。『草要割了！』他用手碰碰那長柄大鐮刀。他馬上給那習慣的農民的世界所圍住了，畜屋裏傳出一股溫暖的氣息，心甜蜜地躍動起來，做工的人的手也癢了……

這天夜裏，他睡在絨被上。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吃得飽飽的，穿着別人的乾淨的襯衣。那少婦懶洋洋地，幸福地呼吸着，在夢裏對她自己邂逅的女人的幸運微笑着。但是阿列克賽沒睡着。他在枕上睡不着，——不知是爲了農舍裏氣悶，還是爲了地板上的草在不安地死去，香薄荷或者是薄荷，他們的氣息刺激着他的心……

阿列克賽想起了家和妻，孩子們和同志們，——他們脫險了沒有？——平曠的貧瘠的田野，沙和砂質的粘土地，紅髮的連長，他常常嘖嘖咕嚕着：『連裏的食客很多，——戰鬥員，我看太少……』，還有十字路口的吊架，懸在草上的藍腳，『而我却躺在別人家的絨被上享福，』——還有田野和村莊上的煙霧，大地燃燒得變成又黑，又酸，又苦……當祖國的土地在燒的時候，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現在是永遠不能安寧地入睡的。

他輕輕的從絨被上起來，不要驚醒女主人！——輕輕的穿好衣服，門口站了一會。低聲說：『謝謝，女主人。別責備吧！』揮了揮手，出去了。

當他出來吹到了新鮮的風，他心上就輕鬆和自由了。

他前面又是煙霧迷漫和血淋淋的大路，——俄羅斯人民的苦難的路。他又穿過冒着煙的村莊，走過廢墟和吊架，女人們的苦淚掉在他的心頭，孩子的號叫聲在他的耳朵裏響，——這種臨死之前的叫聲，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是一個正直的鄉下人忠實而敏慧，胸襟率直，心地乾淨。他習慣於緩慢和常心地探問一切，他愛聽大家的話，想懂得大家而不衝撞什麼人。當他看到了火災和屍首，他明白這是戰爭，關於這事父老們也曾經講過的。但是孩子們，孩子們，却爲了什麼呢？他站在一具孩屍邊，一個白晰的女孩子旁邊，她是被德國人走過的時候打死的，他弄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他想：我的安紐特加（Анютка）結果也將如此……

另外有一次，他看見德國人掠取合作社，把箱子，桶，織物裝進幾輛坦克……忽然之間，額里珂夫想起，有一次在分配了麵包以後，他到一個小林子裏去，臂肘倚着櫃台，和販子伊凡·賴其奧諾夫（Иван Радионов）開始了嚴肅的談話。伊凡·賴其奧諾夫這一次戴着金絲眼鏡，從櫃台底下拿出一本定貨簿，額里珂夫對他說，他到冬天想做一件皮衣，女主人要薄紗，兒子將上學去，所以要長統靴……

『薄紗我可不担保，』伊凡·賴其奧諾夫擔心地答道，『不過當盡可能辦到……』

現在德國人在織薄紗，呢絨，氈。他們打破了門，拆了鎖，開了櫥……額里珂夫又不明白了：憑什麼權？還是我們的，我的財物……

有一次，他走過被德國人所毀的老家。他不由自主的走了進去。好像有一種力量推動着他。家裏的玻璃全被擊碎了，傢具也毀壞了，地上堆着草，糞和塵土。額里珂夫走過所有的房間，他的臉像石頭，眼睛發燥。有一間房間裏，他忍不住——掉淚了。那兒放着孩子的床。給初生的孩子睡的白色的小床。

他站了好久，對那空的小床低着頭，像那時對那穿着洋布衫，握着豌豆的女孩子的屍首。他想起，有一次在陽光燦爛的秋天的早晨，他到區裏的醫院裏去，——妻在生產第一個孩子。醫生走出來到台階上，恭禧他生了兒子。大家抽了煙，『他將做飛行家？』醫生開玩笑道。『不

，』阿列克賽回答說，『他將跟父親一樣，做一個農夫。』這一天早晨這樣的溫暖，到處在鳴叫，勞繁四面都是鐘和雲雀，在那醫院的台階旁邊滯留着幾匹馬，幾匹紅毛良駒，牠們不耐煩地嘶叫着，在那半蓋的四輪馬車裏太陽底下熾燃着山一樣高的黃金色的蕁草，這爲了使初生的孩子不受到顛簸。

顧里珂夫在這裏，孩子的床的殘骸旁邊第一次想到：以前我們土地上的一切設施得多協調！假使妻子要生產，——有醫院，教兒子——有學校，研究種子——有實驗室，到春天調整耕種機——有MTM^⑥。

一切都給德國人毀了，一切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所歡喜和寶貴的，一切他所習尚和以之生活的。他全部的生活習慣被德國人蹂躪了。不，這不是父輩們所講過的那種戰爭。不，這不是那種敵人。怒火漸漸沸騰了顧里珂夫的心……使他生氣是很難的，但是吃苦的是使他生氣。

有一次他逗留在一家農舍裏，這是惡劣的天氣迫得他進去的。主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青年的莊稼人，留他過夜，——庭院裏下着雨，很冷。顧里珂夫自己也不想走——他走了多少路，還有多少路要走！——但是他待人很周到。使人感到擁擠不便？他們輕聲慢慢地閒談着，都說來了可怕的時期，災難，破壞。

忽然——一陣響亮的槍柄敲門聲，玻璃也響着，是德國人。他們並不像人們走進別人家的農舍似的在門口脫下了帽子進來，——他們是衝進來的。有一個人立刻在農舍裏奔走，另外一個撲到桌子上去，第三個不慌不忙的對主人喊道：

『噓！噓！』並用手指指門。

主人沒有立刻懂得那德國人要他怎麼樣。他感覺到：倒楣了，倒什麼楣，——却還不知道。但是那德國人更兇地對他喊：『噓！噓！』並且用手槍指着門，這時主人才明白，竟要把他們從農舍裏趕到外面去。他慌張了：這怎麼可以呢？這是他的農舍。也許，他們不知道這農舍是他的，他自己的農舍？也許他們不相信這是他的屋子？這一切鄰舍都可以作證。屋角裏供着龕像，還是在祖父的時候就用他們來照耀這新的住宅的，這箱子是在朗姆奈（Ромны）的市場裏買的，這床，桌子，牆

⑥ 即 Машино-тракторн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耕種機修理作場。

上的照片，——這都是他的，主人的，東西。他指手劃腳的解釋着，一會兒用手指點點照片，一會兒點點畫像，但是那德國人非常狂暴地對他喊道：「噓！」——於是把他推出門外。爽爽脆脆的把他推了出去。

後來他回過頭去碰到了額里珂夫的目光。這目光很沉痛，甚至那德國人也呆住了。

「俄羅斯人嗎？」他喃喃地說。

「是的，俄羅斯人。俄羅斯人，」額里珂夫高傲地說，「我是俄羅斯人，」他又重複了一遍。

「俄羅斯人是狗……」那德國人惡狠狠地說，他忽然從額里珂夫頭上拉下那頂帽子（是紀念那少婦的），戴在自己的頭上。「俄羅斯人什麼東西也用不着，俄羅斯人是狗，」他大笑着說，躊躇滿志起來。

「你自己是狗，」額里珂夫喊叫起來，但是把他踢出門外去。

額里珂夫陷入了黑暗中。濛濛的下着雨。籬垣那邊，主人站着在哭。簡直不是哭，而努鬚是古怪地響着牙齒，額里珂夫明白了，這是由於受了痛苦的侮辱，沒有比把你逐出自己的農舍這種侮辱更痛苦的了。而雨還是濛濛的下個不止。

額里珂夫走到主人面前，並排站在籬垣旁邊。

「應該打死他們，」他低聲說，「把他們全打死。」

但是主人忽然狂暴地回過身來對着他。不知道他不再相信人，還是要發恨火，但是他赤心地答道：

「關於你什麼事？與你平查人是不相干的。你們平查人沒有嘗過德國人……」

「也許，平查人是不相干的，」額里珂夫不高興地同意了。但是忽然喊道：「可是靈魂呢？靈魂怎麼樣？靈魂你就不算嗎？難道我有的不是俄羅斯的靈魂嗎？」

從前阿列克賽·額里珂夫從來沒有想過他的靈魂是怎樣的——俄羅斯的還是非俄羅斯的。他們集體農場裏任何人都有一——有俄羅斯人，有韃靼人（татары），有莫爾達維亞人（Мордва）。那邊估量人是看人的勞動情形的。然而今天，當那德國人向他嘶叫：「你，俄羅斯人是狗，」——阿列克賽·額里珂夫尖銳地感覺到心中沸騰着高傲和自由

的俄羅斯的靈魂，這靈魂是不能受到輕蔑，蹂躪和抑壓的。

而且在這靈魂中，現在無論懷疑，憐憫和恐懼都沒有，——祇有仇恨，仇恨燃燒着靈魂。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在那可紀念的六月中的一個晚上去投軍的時候，他以為這戰爭是不長久和不可怕的，像秋季召集入伍人員之類。

但是現在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循着苦難的路走了許多公里，他也不問自己打仗要打多久了。他知道：他要打到消滅德國人為止。

他在路上卡過碰到的那些德國巡邏兵也不知道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是一個俄羅斯兵士，他在向自己的部隊走去，他堅定地決心打德國人，殘酷地打，毫不畏懼，毫不同情，毫不憐憫。堅持到底。

三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變成戰士

打！打！——這就是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突出包圍，最後和前進中的隊伍上前綫的時候，比了生活更希望的。可是第一天他就在前綫受到了痛苦的侮辱。

補充部隊全部發到了新的來復槍，金光燦爛地，還油光泛泛的滑潤地塗着槍油，他得的一枝槍却是舊的，用得很舊，創痕斑斑。

『噴，你這金髮美人兒！』有一個年青小伙子欣喜若狂地歡呼起來，溫順地撫着那金槍的槍身。『娜塔雪卡（Наташка）……』

而顧里珂夫却生氣地檢視着自己的槍：槍柄上有着一道裂痕，槍機的軸上劃着許多齒形的疤痕，槍身上的漆也駭曲不平了。『這樣創痕斑斑的東西！』顧里珂夫厭惡地想道：『上司爲了它一定要責備，乾淨不乾淨。』

班長發覺了顧里珂夫的不高興：

『您怎麼了，顧里珂夫同志，』他不快地問道，『武器不歡喜嗎？』

『不……什麼不歡喜？槍總是槍。』

『那您爲什麼對它氣鼓鼓的，像老鼠搶吃麥粉一樣。哦，給我瞧，』他從顧里珂夫的手裏接下槍，看了看號碼，臉上忽然露出輕微的愉快的惆悵。『三三五三七，』他說。『馬克西姆·史比林（Максим

Спирин)的武器。一個朋友的。佛洛列雲吉(Флорешти)……杜巴薩雷(Дубасары)……還有普魯特(Прут)……有這樣一條河……」

「我那兒去過。」

「咳……」中士沉思地在手中舞弄着那枝槍。「槍柄上這一條裂痕——這是馬克西姆擊破了一個德國人的腦袋。但是腦袋上却戴着一頂鋼盔。鬥得可真厲害……」

「什麼，馬克西姆……死了嗎？」

「是的……現在不在了。」

兩人都默然了。

「哦，給我吧，」最後中士說，「我來拿這枝槍吧。」

但是額里珂夫輕聲回答：

「不，中士同志，現在不給了。」

從此以後，阿列克賽·額里珂夫就和他那枝創痕斑斑的槍形影不離了。有時候當政治指導員對戰鬥員們講俄羅斯武器的榮譽和回憶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慶[●]，十月革命時的防禦武器——戈矛和弓弩——和西比利亞(Сибирь)游擊隊的木砲，哈爾興—好爾(Халхин Гол)的坦克，——這時額里珂夫總是撫摸着自己那枝創痕斑斑的槍，發覺它身上濃集着俄羅斯武器的榮譽和傳統。帶了這一枝槍是不能打得壞的，侮辱它是可恥的，而把它拋棄在戰場上——那更是死罪。他現在自己也不明白，他從前丟了自己的來復槍，和一個同志逃入玉蜀黍叢中去，這是怎麼發生的。「啊，壞透了，壞透了！」他自己罵自己道，「壞透的叛徒。」

有一次他對中士說：

「如果我給打死，你把我這枝創痕斑斑的來復槍讓給相當的戰鬥員。」

「好，」中士笑也不笑的回答，「我讓給相當的戰鬥員。」

這時額里珂夫正在和列翁尼特·符奴珂夫(Леонид Внуков)大

● 蘇伏洛夫是十八世紀俄羅斯大戰略家，詳細的傳記可參閱本刊第一期。俄人稱英勇果敢的人為慶，蘇伏洛夫慶意即蘇伏洛夫的部下。

談。他們那時正在激戰之後休息，他們洗面，修臉，飽吃一頓。顧里珂夫最歡喜的是小溪。他到過特聶斯特河，也到過特聶泊河，也到過布格河，而這一條小河是最可愛的。那些河又大又闊，行着汽船，去它們的吧，可是這一條河却又靜，又窄，又可愛，在這河裏洗洗澡也方便，游泳是唯一的樂趣，像在家裏，在小時候……

列翁尼特·符奴珂夫坐在岸上，神色憂鬱，曲着背，黯然望着河，望着在那裏潑水作響的顧里珂夫，一會兒打打呼欠，一會兒唉聲嘆氣。

『發愁了嗎，軍人同志？』顧里珂夫爬出來到岸上，快活地對他說，『別爲女人發愁，讓女人爲你發愁吧。』

他坐在符奴珂夫身邊，把肩和頸對着太陽。最後的熱天，天高氣爽的初秋。

開玩笑也不能使符奴珂夫笑。他開始喋喋不休的訴苦，說他疲倦了，他疲倦得要命，他的身體很脆弱，這種生活是過不慣的，老是戰鬥和進軍，戰鬥和進軍……多吃重的戰爭。

『輕鬆的戰爭是沒有的，』顧里珂夫答道。

『我從前的日子多好？』符奴珂夫嘰哩咕嚕的說，『我過得好極了。我有很好的職司……』

『現在所有的莊稼人祇有一個職司：打德國人。』

『我是區裏的要人。主管區執行委員會的事務。爲什麼要我打仗？』

『嗤，你的話多聰明！』顧里珂夫笑起來，『這樣說來，顧里珂夫去打德國人，而符奴珂夫去寫文書嗎？』

『如果我是這一方面的專家呢？把你放在機關裏，你是應付不了的。』

『我辦公室裏也不要坐。娘兒們會笑的，這樣強壯的人……』

『是呀，』符奴珂夫嘆口氣，『我做過要人，而在這裏做小兵，大家都在我上面——都是長官。這真使我不高興。』

『可是我以爲這樣，』顧里珂夫生氣地促緊了眉毛說，『沒有比在戰爭中做戰鬥員更光榮的事了。』

然而符奴珂夫不聽他。他老是呻吟，訴苦自己的事。他不過是想在人前說說哭哭而已。

「我在家裏常常是很乾淨的。光是領帶，你知道我有多少？可是現在你瞧，我穿的是什麼衣服？全身骯裏骯髒……到處是污點。」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跳起來站着，怪聲叫道：

「脫下！脫下，狗彘的！」

符奴珂夫驚慌地看着他，莫明其妙。

「把軍衣脫下，這是小河。洗一洗你自己的軍裝吧，狗彘的。洗掉那些污點！」

如果政治指導員茲凡采夫現在聽見顧里珂夫的話，也要奇怪起來了！啊呀，這是不是在幾個月以前還是在砲彈下發抖等死的那個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是不是時常報告說「大砲從小麥叢中搬到蕎麥叢中去了？」的那個人嗎？他現在是不是在說戰士的榮譽，軍人的天責，軍裝的光榮嗎？

是的，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已經不是那一個人了。現在這是戰士，嚴肅的戰士，他身經百戰，飽受風霜，懂得自己的天責，榮譽和紀律。

顧里珂夫自己倒並不奇怪他自己的轉變。

「戰爭中馬也會習慣起來的，」他愛這樣說。「瞧：牠站着，眼睛也不閃一閃。」

他習慣於作戰，打仗，鎮靜地等待戰鬥，鎮靜地看着死和血，他習慣於作無盡止的行軍和調動，作流浪的兵士生活了。綁腿布也不擦痛腿，軍靴也不壓痛了。行裝頗為適當地背在他的身上，一切都安放得很好，沒有東西響，也沒有妨礙；背得滿滿的，但是不覺得苦。不覺得苦，那是因為一切都需要，顧里珂夫是什麼東西也不肯與之分離的。背包是需要的，它對於戰士一切都需要——衣服，被窩，——水壺也是需要的——夏天放水，冬天放伏特加（Водка）[●]，——物件袋也是需要的，雨衣比了什麼遮蓋要好，怎麼可以把它丟掉呢？

難道這防毒面具……防毒面具好像沒有什麼用處……它現在暫時給顧里珂夫做枕頭。但是無論如何阿列克賽也不會把它丟掉的。敵人很兇惡——防毒面具將來有用的！

然而顧里珂夫最最尊敬，寶貴和愛惜的是他那枝創痕斑斑的來福槍和工兵鋤。關於來福槍那是沒有什麼話可說，沒有了它，戰士就不成其

● 一種烈性的麥酒。

爲戰士，但是那在腰上無所事事的閒盪了好久的小鋤有一次也爲額里珂夫所賞識了。小小的胸牆——一共祇有二十生的米達——不足道——可是竟救了額里珂夫的命。一顆德國子彈噓留留的掠過粘土，在鋼盔上一跳跳過，竟安然無礙……從此以後，不論大小戰鬥，不論額里珂夫進攻或者防守，——他的鋤總是有的。

每一間土窖，掩蔽所，壕溝，陷坑對於阿列克賽·額里珂夫立刻變成爲住宅。一切東西都安放在這種住宅裏，——這裏是來復槍，這裏是鋤，這裏是防毒面具，他所有的一切戰士的用具。他像在自己的莊院中的家裏，主人似的耽擱在這裏，勞騷他在這裏已經住過不止一小時，一夜，而是一向住在這裏的。他挖掘溝渠，使水不流進來，拾取麥粟，沒有麥粟，就拾草。戰士的夢是短促的，就是說，要使夢像一個夢。

他現在是一個嚴正和力行的戰士了，青年戰士們都向他學習。他能教他們許多東西，——譬如說，樹林裏的戰鬥並不是像草原上的戰鬥那樣，而且又完全不是像居民點上的戰鬥。而額里珂夫這一切困難都經歷過。青年戰士們都含慾地望着他。他們也是應該聽他和尊敬他的，——這人經過多少次戰鬥，而却還是安全無恙！

是的，阿列克賽·額里珂夫的英雄事蹟還沒有，他的榮譽也沒有轟動全國，就是在情報局的公報中也沒有碰到過他的名字。但是假使那兒寫到蘇賓岸的營今天擊退七次德軍的狂攻，那末這也就是寫到額里珂夫。他和同志們受了七次攻擊而沒有動搖過。假使寫到激戰之後，我們佔領一處居民點，那末可以相信，阿列克賽·額里珂夫也在那兒，他在街上打，從教堂的填橋背後開槍，打擲樓上的德國人。

額里珂夫自己也知道，他沒有英雄事蹟。有時讀到各報上關於榮譽的蘇維埃戰士們的功績的故事，他就驚佩地叫起來：『這才是竅！話說得對，這才是竅！你想——人能做到這種事！』如果對他說：『你，額里珂夫，也是英雄呀，你打得真好！』——他答道：『這那裏是什麼英雄的行跡！這是職務！』但是他自己的職務進行得很好。

阿列克賽·額里珂夫什麼獎勵也還沒有得到過——勳章也沒有，錶也沒有，因爲假使要獎勵他，那就勢必要獎勵全體紅軍，像額里珂夫一樣的非常盡責的全體紅軍戰鬥員了。

「噯，老兄，我們又不是爲了獎勵才打仗的！」他有一次在土窖裏說，「我們唯一的獎勵是把德國人趕出我們的土地和幸福地過一些日子。這就是獎勵，老兄，這就是獎勵，——我也不要別的。」

但是大家和他爭論起來——不論年老的和年輕的人。尤其是年輕的人。

「但是我是爲勳章而打的！」那鬚髮的機關槍手米佳（Митя）喊起來。「隨你怎樣說我，可是我希望我得到一個勳章。而且希望我爲了我的英勇而得到它。希望我應該得到的時候，馬上得到。希望將軍親自把那勳章授給我。希望我家裏的人知道這件事……」

「家裏的人——還不錯……」額里珂夫沉思地表示同意。

「爲這一顆勳章，」米佳熾熱着眼睛結束道，「我將自豪一輩子呢！」

「可是我沒有自豪的地方……」

然而額里珂夫說自己是白說的。不久知道，就是他也是有自豪的地方的。他也有了戰士的自尊心。

有一次政治指導員講給他聽關於狙擊兵白萊克辛（Брыксин），關於隔壁一排裏的一個漢子的事。那漢子每夜出去行獵和打德國人。

「噯，」政治指導員責難地結束道，「可是你們這一排裏就沒有這樣的麼。」

於是這時在額里珂夫的心裏也躍動了戰士的自尊心。心燃燒了。就在這一天，他找到了白萊克辛，對他看了好久。

「你是白萊克辛嗎？」他最後問道。

「是的。」

額里珂夫不相信地對他打量，「漢子總還是漢子，一個鼻子，兩個耳朵。」

「人家說你夜夜打德國人，是扯謊嗎？」

「不，是真的，」白萊克辛笑道。

「打死了多少嗎？」

「今天整整二百二十八個。」

「噢……」

額里珂夫沉默地想了好久，後來忽然聲音抖動地說：

【教我！我真心的求你：教我打德國人。】

於是他開始學習。

沒有話說：那枝削痕斑斑的來福槍真好，他不愧為馬克西姆·史比林的好朋友。不過光是一枝槍還嫌少。還要特別的眼譜和手，嫻熟的手腕，武藝。額里珂夫就開始學這種武藝。他熱情和勤懇地學着，正像他從前在農藝學習所裏那時一樣。一切都由自尊心開始，而結果認真地做到。眼看敵人由自己的子彈，由你自己的手打倒，這是很大的幸福。

在這時以前，額里珂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價值。他看見：在這次戰爭中，人們是大羣的作戰的。這裏一個人有什麼意義？他簡直不過是機器中的小螺絲，他是不占重要地位的小人物。可是現在阿列克賽·額里珂夫知道了戰爭中擅於作戰的人的價值。一個人，瞧，消滅了幾營德國人！一個白萊克辛，而對一切德國人却是一個大災星，爲了他的頭懸着賞。所以額里珂夫也要讓德國人領教領教他的手，要使他也像白萊克辛那樣的在他們的傳單裏被咒罵，要使他的頭也得到重價。有趣的是得到樣的重價呢？

他這一連裏每一個狙擊兵有着自己的習俗，自己的癖好。對於這一個人——這是愉快的狩獵，大膽的娛樂，對於另外一個人——是賭運氣，危險的運動，對於第三個人——是榮譽的事業。而對於額里珂夫，狙擊工作是他切齒痛恨德國人的出路。眼見可惡的敵人由自己的手打倒，這是很大的幸福。又是一個。

額里珂夫是和華西亞·普羅霍洛夫（Вася Прохоров）成雙結伴而去行獵的。這是一個愉快漂亮的漢子，一個礦工。當他們在彩霞中從獵區回來的時候，華西亞常常總在路上摘下一束花，一面走，一面嗅，彷彿他剛剛從礦洞中爬出到山上的時候，姑娘們獻給他一束花。額里珂夫却臉孔像石頭一樣的走着，這在他並不是娛樂，也不是行獵，而是神聖的復仇事業。爲那穿着洋布衫的女孩子。爲老家。爲那在自己的籬垣旁邊哭泣的主人……

如果對他說：阿列克賽·季霍奈奇，你這一個溫和善良的莊稼人，怎麼殺人了？他就會對這個問題奇怪起來和回答說：

【這不是人呀。這是德國人。】

非但沒有減少，而且不住生長着他對德國人的仇恨。恨他們闖到我們的土地上來，恨他們蹂躪了可愛的的生活習慣，恨他們會打仗，他們從小就把他們的人民變成軍國，而現在侵略到我們的土地上來了。額里珂夫的力量就在這種難以遏止的偉大的仇恨中。

他對德國人的恐懼早已沒有了。他從前覺得德國人一切都能做到：他們能夠突然包圍，能夠從後方打擊，能夠用坦克踐壓，他們的力量是算也算不清的，他是全能的，他到處能夠立身，像是戰神。

但是在打仗和每天同德國人會戰的時候，額里珂夫看見德國人沒有什麼超自然的地方。『祇有臉皮厚到超過自然。他們也就是厚顏皮而已。』額里珂夫看見德國人有的也不全是鐵，也有薄的木板，他們的神經也很脆弱，避開刺刀，懼怕黑夜，他們的腳底也搽着油，——哦，我們壓迫的時候，他們逃得多快！

額里珂夫在他們那一連裏第一個在秋天的時候正式證明德國軍隊現在不比從前了。他偵察回來，帶來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人身上的文件，行裝和武器。

『不過，對不起，舌頭[●]沒有帶來。舌頭有的，舌根沒有了。』他解釋道。

指揮員們開始檢點文件，額里珂夫不耐煩地兩腳不住交換站着。最後他忍不住了。

『你們把他們的來復槍看看。』

『爲什麼？』

額里珂夫勝利地拿起來復槍，打開槍機，大家看見又髒又鏽。

『以前我沒有留心德國人這事，』額里珂夫說。『鏽了！』

關於這一枝來復槍和關於鏽，他在自己的伙伴中間說了好久。假使反駁他說，無論如何德國人總是善於打仗，我們甚至應該向他們學點什麼東西的，——他就會回答：

『哦，那裏話！他們教會我們打仗，我教會他們不打仗。永遠不打！這是一定的。』

額里珂夫也看見過德國俘虜。他們又骯髒，又可憐，生着虱子，挨

● 俄語舌頭(Язык)意爲俘虜，因爲從他們的舌上可以探聽敵情也。

在棚房裏爲他們生的篝火旁邊，顧里珂夫看着他們，都覺得這不是人，而是虱子在篝火旁邊爬動。政治委員來和俘虜們說話。顧里珂夫對他說：

「政治委員同志，您別碰他。他們全生着虱子，」他的聲音中含着一種厭惡的樣子，以致使政治委員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來了。

顧里珂夫不得已也要審問他們。路上他試試和他們談話：

「喂，你這醜傢伙！你想侮辱俄羅斯（Россия）嗎？征服者！你是侮辱不了俄羅斯的，懂嗎？」但是那德國人祇是諂媚地望着他，閃閃眼睛。顧里珂夫揮了揮手。

死的德國人，被俘的德國人，他在他們身上是引不起仇恨的。他恨那些帶着自動槍的人。恨入切骨。

有一次——這是在聖誕節——我們的軍隊佔領了一個村子。顧里珂夫和一個工兵被派去「梳清那些農舍」。村子荒無人跡。那些燒燬大半的農舍萎靡地站着，好像在透氣。但是在正中央有一所農舍聳聳誇誇，奇蹟地沒有摧殘，顧里珂夫在屋子裏發現了不久以前殘餘的食物。聖誕樹上還掛着小鈴，旁邊放着一張佈置着食具的桌子，桌子上放着食物和酒杯，酒杯裏盛滿着金黃色的液體——顯然是白蘭地，——而在最顯著的地方放着一隻手風琴：拿起來，奏奏，喝喝，吃吃，作樂一番。

老練的戰士顧里珂夫祇譏笑德國人的愚蠢。

「哦你，」他搖搖頭，這時那工兵正在撤去聖誕樹和手風琴，「要喝燒酒嗎？以爲俄羅斯人看見燒酒就會得意忘形了。猜錯了！機驚的魚，任你怎樣精明的人也捉不住的。」

忽然他聽見幽怨的咪咪咪嗚聲。什麼地方在哭，哦，有一隻貓真切地哭着。他四面看看和聽聽——亦在那兒，心肝？

他當心地在房間裏走，滯留在牆旁邊，箱子旁邊。箱子裏清晰地傳來咪咪咪嗚的聲音。

「啊嚇，你這可憐的東西！」顧里珂夫想道。「誰把你放進箱子裏去的？」他想揭起蓋和把那貓放出來，但是停止了。這箱子有點不對。

「工兵，」他叫道，「哦，檢查檢查看。」

「地雷，」工兵指出。

「地雷？」顧里珂夫的臉扭歪了。他的眼睛變得可怕起來。他把那

得救的貓拿在手裏，機械地撫摸牠。

『嚇，德國人，德國人！』他從牙齒縫裏迸出來說，『我是好人。你大概猜到了。對任何活的東西，我是好人。不過你可別落在我的手裏。嚇，可別落在我的手裏！我對你可沒有好心了。』

四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殺死叛徒

從戰爭的起初幾天起，無論他的兵士的命運投到什麼地方，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總是在找同鄉。起先他要找同村子的人，後來要找到他同區的人，最後，祇要平查人了。他迫切需要同鄉，以便和他無盡止的談談故鄉，回憶回憶熟識的鄉人和區裏的領袖，好讓他知道醫生和森林經理，再有農學者剪的是什麼馬，讓他回憶二十年來區裏發生的事，喪葬，宴會和婚事。如果顧里珂夫被打死，好叫同鄉寫遺書給妻子，傾心地，詳詳細細地，含着眼淚，因為對女人，眼淚是種慰藉。

顧里珂夫無聊闖到那裏，第一件事他喊道：

『喂，平查人有嗎？』

『有！』對他答道。『這裏全是平查人。有的從頓河（Дон）來，有的從烏拉爾（Урал）來。同鄉，煙草多嗎？』

顧里珂夫一面嘆息，一面拿出煙袋，惆悵地微笑着：

『可是我以為，平查人……』

於是顧里珂夫也就沒有找到平查人。哦，有什麼辦法，同鄉要生出來，但是朋友是可以得到的。不久，朋友找到了。

這裏沒有一個人懂得老練出色的戰士顧里珂夫怎麼能和阿法那西·杜比亞迦（Афанасий Дубяга）情投意洽起來的。

這個杜比亞迦是一連中最不行的人。人們在戰鬥中看見他是個懦夫。在行軍時看見也如此。一個膽小如鼠的人。他遠離着一切人孤單單地，陰鬱地過活，多餘菓子皮也不和同志分吃，開玩笑也無法引他笑，打打他的肩膀，就會不高興。

顧里珂夫對他沒有馬上就注意。有一次運來了郵件。來了大批郵件，好久沒有了。大家都聚集起來，喧鬧着，興高采烈的，大家都有信。

祇有一個人站在一旁，回過身去，蹣跚着身子。

『你怎麼，親愛的，對郵件不關心嗎？』額里珂夫問他。

杜比亞迦抬起眼睛望他，輕聲答道：

『我沒有地方可以收得到信。』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如此的悲傷，以致額里珂夫的心也酸了。

『唉，你真可憐！』他祇喃喃地說。

據說：朋友——這是那和你分享最後一撮馬好爾卡(Махорка)⊕的人。但是額里珂夫的煙袋對一切人都是開着的，所以一連裏一切的煙袋對他也是開着的。

又據說：在戰鬥中援救你出險的人才是朋友。但是額里珂夫被他所不曉得的近旁的戰鬥員們援救過許多次了，他在熱烈的戰鬥中簡直他們的名字也來不及打聽。

杜比亞迦連馬好爾卡也不分，戰鬥中也不救人。爲什麼他倒會中額里珂夫的心意呢？他們一連中沒有人能解釋這一點，就是額里珂夫自己恐怕也解釋不出吧。連裏的一切戰鬥員都是他在火中試煉出來的忠實可靠的朋友。他對他們懷着尊敬，情愛和友誼的感覺，但是祇有杜比亞迦一個人引起的却是憐憫。阿列克賽·額里珂夫自己不知不覺的對待他竟像對那在埋着地雷的農舍裏的貓——可憐的心肝……

在戰爭中，戰鬥員是沒有女人，沒有孩子，沒有家而生活的——他們的心靈中還留着許多溫情。仇恨在戰鬥中發作，溫情祇能施之於同志們。

額里珂夫把他自己靈魂的全部用不完的偉大的溫情給予那可憐的人——杜比亞迦。他跟着他，像保姆一樣，關心着他，關心杜比亞迦的吃，關心杜比亞迦的睡，在戰鬥中，自己倒不想到，老是想着他，那邊怎麼樣——杜比亞迦被打死了沒有，受傷了沒有？

在空的時候，和他不斷地閒談家，農事和他們戰前的生活。

額里珂夫關於農事能够談得又長久又有味。他不是回憶，不是幻想，他是在計算。祇聽見——數字，數字，數字。好收成的日子過了多多少少，要不是戰爭，還不知要過多多少少，農場裏的家禽多多少少，粉祇買多少價錢……當他擴大自己的數字，說出整數來的時候，結論是——戰前

⊕ 一種劣質煙草。

額里珂夫的生活是非常好的。

杜比亞迦用手捧住膝部，蜷縮着全身，曲着背開始搖曳着全身，講自己的事。他的家庭留在那邊。在德國人那裏。他們在那邊怎樣過活？還活着嗎？妻子從前是個美人，現在大概是老太婆了。

『是的……』額里珂夫共鳴地表示同情，『青蝦受煎就變紅』（俄諺，意謂人受苦後，形貌全非）。

『他們等着我……大概兒子天天跑到垣牆外去：爸爸來了沒有？』

『他們不是祇等你一個人。他們對我們大家都等的。你一個人對他們是沒有用的……你一個人對他們有什麼用？』於是額里珂夫開始安慰杜比亞迦：『慢慢兒來！我們收集力量，掃蕩了德國人，全體大眾的出動，你也就到家了。』

夜裏，杜比亞迦常常哭。他哭得輕輕的，甚至女人也不像，竟像貓哭。額里珂夫馬上醒了，坐在他身邊去安慰他。額里珂夫是不耐煩眼濕的男人，眼淚——這不是男人家的勾當，但是對杜比亞迦却眼淚也原諒的。他一切都原諒他，正像母親原諒自己的毫無成就的兒子。

這已不止一次了：額里珂夫公出回來，又凍又餓，立刻想吃了就睡，但是有人對他說：

『你的飯給杜比亞迦吃了。』

額里珂夫走近杜比亞迦身邊，那一個人默然不語。額里珂夫找到鍋子——裏面空空如也。

『吃掉了嗎？』

杜比亞迦又默然。額里珂夫就不再說什麼話，裹在大衣裏，餓着肚子睡了。這他也原諒杜比亞迦：『他痛苦，也許他僅有的樂趣是吃，』——他在同志們面前這樣的爲他辯護。

另外有一次，杜比亞迦做得壞透了。他有一次和額里珂夫兩人被困：中了德國的伏兵。額里珂夫就接戰。德國人有七個，他和杜比亞迦兩個人。

『用刺刀來不及了，用槍柄打吧！』額里珂夫對杜比亞迦喊道，但是這時發覺他不在身邊。杜比亞迦逃走了……

『這怎麼的，朋友？』額里珂夫想了想，但是沒有時間想，德國人

進迫着。

在這次戰鬥中，額里珂夫安然出險。祇有那枝創痕斑斑的來福槍上出現了一條新的裂痕，這一個好幫手必需要修理了。

「你怎樣的，好朋友？」額里珂夫祇在遇見的時候對杜比亞迦說。
「在戰鬥中把同志留下是不行的。」

然而這件事他也像原諒一切那樣的原諒了杜比亞迦。「他膽子小，所以臨陣脫逃了。反正——他那時對我也不是幫手。」

這時團裏正發生了非常事件，關於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結果弄清楚是：有一個戰鬥員失蹤了。晚上還在，他坐在那掩蔽所裏，到天亮一看——他沒有了。失蹤了。

有人說給德國人打死了，但是屍首沒有找到，雖然找過。有人猜測——他給德國人劫去了。但是有許多人却別具意見：跑到敵人那裏去了。

對於這一個題目，額里珂夫和杜比亞迦之間也起了談話。

「我知道那戰鬥員，」杜比亞迦沉思地說，「他是我們地方的人。他大概跑到自己那裏去。家裏去了。」

「哦，瞧！他們把他當做解放者等着，但是他却做了逃兵，叛徒而跑去看他們。」

「不過要是苦悶……」杜比亞迦小心地辯護。

「但是能給自己家裏的人帶些什麼高興的事去呢？要是他跟着軍隊同到，趕走德國人，——這才是高興的事。可是這樣……他們，也許，懷着希望。也許，他的女人每天晚上對自己的孩子們低聲說：「不要緊，乖孩子，不要緊。我們的爸會趕走德國人的。」而且，也許，孩子們對爸也懷着幻想。我們的爸爸……可是他帶了什麼來了？帶了什麼，啊？你們，說是，對我懷着希望，我就來了，但是希望沒有。我把你們的希望，在跑的時候丟了。兒子會問：「爸，我們的人在那兒？你是跟我們的人一塊兒來的嗎？」但是爸沒話可說。爸把我們的軍隊丟了。出賣了。要是我碰到這種壞蛋，就是我的親生父親，我也要親手殺死他……」

「說來容易……」杜比亞迦喃喃地說着，歛了口氣。他額上的汗在皺紋上淌着。

「不，你自己想想看，」額里珂夫繼續說，「哦，就算他通過了德

國人的防範，就算他在這其間有五次沒有被槍斃和吊死。哦，到了家。家對他怎麼辦？請你說。沒有他苦惱，有了他更苦惱。在德國人面前，他不會是擁護他們的人，他的同村人，像對兇惡的敵人似的對待他。他怎麼辦呢？他上那兒去呢，他有沒有用他自己的蠢腦袋想過？做德國人的奴隸嗎？在德國做苦工是要餓死的！而且這樣又要和家，自由，光榮告別了。上德國人那兒去受雇做警察嗎？那末，如果游擊隊到時候不能親自釘死他，我們一到——也會結果他。我第一個。我們是會來到的，杜比亞迦，這你要注意。俄羅斯土地的一切地方我們都會到的！也會到烏克蘭。」

『不過他，也許會上游擊隊那兒去的吧？啊？』

『游擊隊是不收這種人的。游擊隊不會相信這種人。他沒有路。杜比亞迦，親愛的。他祇有一條路——上吊。』

額里珂夫沉默了一會兒，陡然加上一句：

『可是他出賣了俄羅斯。出賣了，狗養的。』

『不過俄羅斯……俄羅斯仍舊還是俄羅斯……』杜比亞迦轉輾不安起來。『譬如它曾經在韃靼人底下，但還是俄羅斯。哦，就讓它在德國人底下好了……』

『可是我並不是每一個俄羅斯都要的，』額里珂夫惡狠狠的打斷他，『你要知道，我並不同意每一個俄羅斯。我要的俄羅斯，是要我在裏面像從前一樣的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要有集體農場，要有妻子生產——有醫院，教兒子——有學校。我要蘇維埃俄羅斯，聽見沒有？別的我不要，別的而且也不會有。』

這一次談話以後，杜比亞迦沉鬱不安地踱了好久。他迴避一切人。埋在掩蔽所裏的自己的洞裏，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對額里珂夫也乾過。迴避和他會面。

『你怎麼？』額里珂夫有一次奇怪地問他。『難道爲了什麼事動氣了嗎？』

『不……沒什麼……』杜比亞迦閃爍其詞地答道，但是避着眼睛。

這一次以後，過了幾天，額里珂夫和杜比亞迦被派去秘密偵察。他們在互相距離十米突的地方躺著，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誰知道杜比亞

迦在想些什麼，可是顧里珂夫却在想，要是每一個俄羅斯人祇要打死一個德國兵也就好了，那末戰爭也就完了。德國人也沒有了。

晨光透露。雲上躍動着斜影。顧里珂夫抖擻精神，他知道：這是最不好的時候——晨曦。

忽然他發覺杜比亞迦在爬行。起初以為這是在做夢。杜比亞迦爬上那兒去呢？沒有地方。但是顧里珂夫仔細一瞧，看見杜比亞迦真的在爬行。甚至於聽見了鼻息。

「你怎麼？做什麼？」顧里珂夫高聲低語的喊他。

但是杜比亞迦不答應。他默然爬着，抽搖地用手攀住了裸露的柞枝，吃力地透着氣。他的喘息有點斷斷續續，很困難，鬍鬚一條被追迫得疲乏困頓的狗，這使顧里珂夫驚愕起來了。

「你怎麼，瘋了嗎？」他忘記了一切叫道。「會給打死了呀！要毀的！」說着想爬去援救。

但是在這時候，杜比亞迦立直身子跑去了。顧里珂夫一看吃了一驚，只見他手裏拿着一方白手帕，在頭頂上揮舞着跑去，並且他身上沒有槍……

「你竟想這樣……」這時顧里珂夫把自己那枝創痕斑斑的槍伸出和慢慢兒的舉到肩頭上。

顧里珂夫對這同志原諒過一切——不論是膽力，濕的眼睛，沒有情誼，——但是這是不能原諒的。這是不能原諒的。

他像狙擊兵似的把自己從前的朋友當做德國人般的取作目標。這一個可惡的人現在比德國人還要壞，比兇狠的敵人還要壞……

射擊聲轟然爆發。

祕密偵察回來，顧里珂夫對指揮員報告道：

「我把杜比亞迦結果了……他是叛徒……」

他心上沒有憐憫。

五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入黨

一連裏沒有人——無論同志，指揮員，政治指導員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顧里珂夫至今還不入黨。

黨組織者對他說了不少一次了：

「阿列克賽·季霍奈奇，你是一個又聰敏，又有腦袋的漢子，出色的戰鬥員。怎麼你不入黨？」

「我不配……」顧里珂夫答道，沒有什麼話再可以跟他說了。

他並不扯謊。他的確認為自己不配。他對黨是懷着近乎宗教的，虔敬的態度的，他認為共產黨員是特種的人。

「我不能走在前面，」他有一次對黨組織者聲明。「我是同路人。你們是黨人，走在前面，我也不會落後。要是掉在德國人的爪裏，我們將吊在一棵楊柳樹上。我決不退避！」

他在戰前也是同路人：共產黨員走在前面，他跟着他們。他向來是溫和勤勉的人，不喝酒，歸依於農事和家庭。他生活的全部志趣就在這裏——在家庭和農事上，其餘的很少和他有關係。他生活在一個小世界裏，他很滿意於這世界的小和熟悉得詳詳細細，而且是住慣的。旁的他也不要：生於此，死於此，在自己的床上。他也讀報，他也關心國際——那邊戰爭的情形怎麼樣？——也關心國內——有沒有新的關於集體農場的法令？——但是報上寫的大部分他都在耳朵邊放過：這與我們不關。

現在這一個世界，就是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在其中實際過活的，實在太小了，比一個集體農場還小：掩蔽所和土窖，一百米的交通路——這就是整個世界。

但是在這一個世界範圍之外所發生，所進行，所喧鬧的一切——這現在都和顧里珂夫有關係了。一切都直接有關他的命運，他對一切都貪慾地傾聽着。他聽說我們的部隊在某地壓迫德國人：他想這對於我們這一團，而且對於我顧里珂夫，對於我的家庭將有什麼影響呢？假使我們進迫又將怎樣呢？……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些城市：狄埃浦（Дьепп），愛森（Эссен），白萊敏（Бремен），現在他每天早上問宣傳員：哦，那邊怎麼樣，猛攻愛森沒有？

他以前聽也沒有聽見過加拿大人（Канадец）這種民族。現在他知道，加拿大人是我們的盟友。他注意他們怎麼的在英國登陸，怎麼的在沙漠裏作戰。他時常和同志們討論好多時候，這些加拿大人的臉和性

格是怎樣的，英國人的力量怎麼樣，英國的軍隊怎麼樣，——像討論隔壁的MTC。

世界一分爲兩半了。全人類在作戰，顧里珂夫現在也自覺到是那一支進行正義戰的人類的軍隊的兵士。

他知道：這支軍隊必定勝利。他對於勝利，成功的日子和失利的痛苦的日子都具備信念。戰爭中任何都會發生。但是他堅定地相信：俄羅斯是不會完的！他過了艱苦的冬季，忍受了許多的苦，他還能忍受更多的苦，這因爲俄羅斯兵士能夠，任何人——無論德國人，意大利人——都受不了。

現在顧里珂夫的地方很安靜。整個春天在防守中度過了。戰鬥員們開玩笑說：『防守中主要的是什麼？防守中主要的是吃。』不過雖然吃得很好，顧里珂夫對於防守總究厭倦了，好像防守推開了勝利。

從北面毗鄰和南面毗鄰傳來驚人的消息。伊齊姆（Изюм），巴爾文柯伏（Барвенково），克爾赤（Керчь）等處在流血。德國人也在這裏蠢動了。他們的動靜，狙擊兵顧里珂夫看得很明白。這裏在等待大戰。夜裏睡得很敏感。

有一次他這兒來了一個『來自彼岸』的人：骯髒而皺縮，長着鬍子。他看見了我們的戰鬥員，喊道：

『老鄉，老鄉！』一面喊，一面哭。顧里珂夫問也不用問，就明白：這人是從包圍中來的。一定什麼地方抵擋不下了。

那人以爲顧里珂夫不相信他，當作間諜。他就用戰抖的手在身上掏，從隱藏的什麼地方抽出了一本殷紅色的黨冊。他把它交給顧里珂夫，好像是暗號。

這人身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武器也沒有，銃也沒有，錢也沒有，完整的襯衫也沒有，——他一切都扔了，但是黨證却帶來了。顧里珂夫在手裏把那紅色的小冊子反覆看了好久，它給水浸得彎曲，給污泥染得墨黑了。這一次他什麼話也沒有說。過了幾天，他到政治指導員那兒去，捉泥地說：

『我來請求入黨。』

政治指導員奇怪地看着他，高興起來：

『早該如此了！想好了嗎？』

『想好了，』顧里珂夫想對政治指導員解釋這是怎麼回事，他挺來想去……——但是沒有話。他祇說：

『我等着大戰。我現在非做黨員不行了。』

顧里珂夫就在掩蔽所裏被收入黨了，黨委員會也到了這裏。這一天，空中轟隆隆的響着砲聲，他就在這砲聲之下被收入黨了。

但是他還不認爲自己是黨人。

『什麼時候發證書呢？』他問政治指導員。他解釋道，過三天，師部裏有一位政治委員要來，他將把黨證書當面交給他。

所有這三天，顧里珂夫勞髒生活在烟霧之中。他明白，這將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天，並且將和政治委員作重要的談話。應該向政治委員說出一切，說明一切，使他發證書的時候不懷疑。他是給一個有資格得到的人。這三天中，顧里珂夫挑選着要對政治委員說的話。『不行嗎？』不。對鄰居或者對女人可以這樣說。可是對黨這樣說不行。於是他回憶他從演說者口中聽來的話。他們時常有很好的話。

用這種話說，用這種不平常的，並不像每天所說的那樣……『我保證！』——應該這樣！『我向您保證，政治委員同志，我經過你，向列寧——史大林黨……』

在指定的這一天，顧里珂夫被召到村子裏政治委員那兒去。他激動不安地去了。現在一切都要發生了，從前是非黨員，現在成爲布爾雲維克了。現在怎樣生活，怎樣打仗，怎樣做人，才能不混亂呢？現在馬上要和政治委員大談一番，政治委員將看了又看，然後將你的靈魂放在他自己委員的手掌裏秤一下：靈魂是否純潔和够格？

但是政治委員那裏這一天人很多（他的眼睛很疲倦，顧里珂夫看出他沒有睡，可憐！），談話結果不長，主要的是簡括親切得要死。勞髒在家裏喝茶。哦，生活怎麼樣，打仗打得怎麼樣，顧里珂夫同志？還好。然而顧里珂夫却要重要的和偉大的話。政治委員微笑着望着他，甚至疲倦地開了兩次玩笑，顧里珂夫以爲這裏不應該笑；這是嚴肅的生活的事。顧里珂夫怎麼也說不出他想好的自己的話。

後來政治委員站起來，把黨的證書投給他，握了握手，祝賀了一下

，顧里珂夫明白可以走了。他還在原處躊躇了三秒鐘，然後笨拙地舉手行了個禮，向門走去。但是他在門口站住。不，他不能這樣走。他轉過身來對着政治委員，用嚴肅沉重的聲音說：

『我向您保證，政治委員同志，由您轉致全黨，特別是親愛的領袖史大林同志，戰鬥員顧里珂夫決不侮辱黨證！』這像是宣誓。

政治委員一笑不笑的望着他，非常注意（現在熱情熾燃的瞳孔裏沒有倦容了），他一切都明白了。於是他從桌子後走出來，走近顧里珂夫面前，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上，簡潔地輕聲說：

『我相信您……』

顧里珂夫把這些話也帶走了。

早上，德國人轉取攻勢。他們以雪崩似的坦克和砲火向毗鄰的陣地撲去，毗鄰的陣地震動後退了。這時爲了挽回局勢，指揮部調蘇齊芹營反攻。大家都明白，顧里珂夫也明白，正開始了他們所等候的了……

政治委員用激動的發抖的聲音喊道：

『共產黨員，向前！』

聽見了這一聲喊，顧里珂夫習慣地四面看了一下。現在像向來一樣，起來了羅淑伏伊（Лозовой），季霍諾夫（Тихонов），柯伐林柯（Коваленко），馬卡洛夫（Макаров），前導而去，他也跟着他們……

這時他好像被焚燒了一樣。他現在自己也是共產黨員了……那黨證放在那爲它特地縫製的貴重的小袋裏。他摸着了它。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全身站直起來，大聲呼喊，響亮得整個田野都聽見了：

『黨員和非黨員，跟我來！』

於是他第一個衝進火裏去了。

六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作戰於渡口

任何時候，當阿列克賽·顧里珂夫成爲暮年老人和子孫在土堡旁邊環繞着他，初秋的太陽暖洋洋的時候，也許他會安定和詳細地講講一九

四二年的夏天，頓河和庫班河（Кубань）上的戰鬥和敵人像雪崩似的壓上來，我軍被撼動了一下的情形。

然而現在他不能安定地講這些事。他的記憶中還遺留着可怕的景象。草原燃燒着。苦楸在羅斯托夫（Ростов），薩里斯克（Сальск），諾伏吉爾卡斯克（Новочеркасск）上空繚繞。空中像鷹一樣的盤旋着德國轟炸機。向目標撲去。迅速地飛行着。大路上，頓河裏都掉着炸彈，死魚浮到水面上來，穀物燃燒着，城市燃燒着，那些穀物倉庫和水塔都轟然炸毀，頓河上沒有渡口了。

草原的路上亂跑着驚慌的羊羣。悲哀地啞啞的叫着。牛也沒有人給牠們餵水，擠出來的乳也沒有人喝。乳汁沿着草原流，和路上的灰塵混起來。

沉重的樹上，日日夜夜大轉地掉下蘋果。樹枝彎到地上，有許多折斷了。蘋果掉下來，這種聲音擊着心坎，蔽着太陽穴。有一個年老的村民穿一條縫着一行彩帶的軍袴，胸上掛着喬治十字章①②，跑到軍隊退走的大路上，揮着拐杖喊道：

『站住，你們到那裏去，留在誰的身上！』

沿路行走着幾百沒有武裝的人。孩子們纏繞在媽媽的裙後。七歲的孤兒手裏帶着一歲的弟弟。受傷的戰士，用手掩着眼睛，乘着輻重車馳過。心上滿是痛苦。苦艾，苦艾，苦艾……草原痛苦地發出苦艾的氣味。小麥的莖在田野上繚繞。掉下來關掉的蘋果的聲音。

在那些日子裏，另外許多人的心碎了，但是還有更多的心成了岩石。祇剩一小夥戰鬥員圍繞着額里珂夫了：有的戰死，有的支持不下——逃走了。政治指導員也被打死。他在渡口上光榮地戰死了，他的身體沿着頓河流到海裏去，但是他還是緊攔不放那圍住一個德國人咽喉的鐵一樣的指頭，——所以他們一同流去了。

額里珂夫和同志們到達到羣山裏。在山裏，有一條小河狂怒地湧流着，連長杜白洛文少尉（Дубровин）苦笑了一下，對額里珂夫說，關於這條小河，有過許多高傲的詩歌。

『我們這樣打仗，那末，額里珂夫，關於我們和你，將唱些什麼歌

①② 帝俄時代表彰武功的勳章。

呢？」顧里珂夫看見少尉眼睛裏含着淚。

顧里珂夫有生以來第一次想到人不是無影無蹤的活在大地上和無影無蹤的死掉的，他並不像雪那樣的到春天會在田野裏消逝。關於每一個人都留下紀念，不論是好的或是壞的。山，石，河，人，都保存着這種紀念。任何時候，人們將站在山裏這個渡口上回憶顧里珂夫。被咒罵呢還是被讚揚呢？

他對少尉說：

「怎麼，少尉同志，你決定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

「我不能再退了，」少尉聲音中帶着創痛說，咬牙切齒的想忍住不哭。「明白我，顧里珂夫，不能了！我不能走到山後去。我怎樣能見人呢？我是軍官，紅軍的軍官，我有軍官的尊嚴。我們要拚死站住！」

顧里珂夫答道：

「是要拚死站住！」

於是他們留在渡口。

當你肩上有着像翅膀一樣的戰士的幸運和戰事的成就，打仗是很容易的。你自己會被帶入戰鬥裏去。不過當你四面戰局困苦的時候，打起來是要許多力量的。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裏可以找得出一個擅於在大失利的日子堅定作戰的兵士。祇有俄羅斯兵士才能够這樣打。

我們無憂無慮，善良溫和，沒有組織好，但是當來了災難和敵人進迫的時候，就捷報頻傳了，——俄羅斯戰士那兒來的這些力量，仇恨，憤怒，技藝！他們咬緊了牙齒對自己說：要拚死站住。就站住了。像岩石般的站着。

有些人，他們生的力量很多，可是死的力量很少。受了不幸的打擊的失意的人老是扭住了生命，心上老是希望活得更久，這種希望就賦予了他生的力量。

但是當人對自己說：要拚死站住，我死在這裏也不動，——爲了這一點，他的力量就好好兒要大得多。需要巨大的精神的力量，以便在自己的墳墓旁邊打，而且知道：山後是生，但是我不回山後去。

將來任何時候，人們將到這渡口上來憑吊戰場。大家互相指點着：這裏放着杜白洛文少尉的機關槍，這裏石頭後面是阿列克賽·顧里珂夫

的戰壕。這是額里珂夫親自用他自己的鏟開的。在這石頭上有幾個穴洞，就是阿列克賽·額里珂夫把他的來福槍放在這裏打德國人的。這裏就是黨組織者米特洛方·羅淑伏伊（Митрофан Лозовой）流盡血的地方。這是尼古拉·魯琴珂（Николай Руденко）的墳墓，脫帽！他是一個孩子，却死得像一個戰士。

德國人就是沿着這一條小路爬來的。

『投降吧！』他們喊道，但是杜白洛文和額里珂夫以笑聲和子彈答覆他們。山裏的迴聲把他們的笑聲重復了許多次，好像山自己也在笑德國人。子彈，手榴彈和石頭向敵人撒去，好像山自己也在爲自己打仗。

血染紅了苔石。詩人們作着傳奇：山裏的石頭爲什麼是黑的？由於德國人的血。染着粉紅色和紅色的條紋的石頭——這上面是額里珂夫的血。

看這一塊石頭。上面有許多彈痕。看這土地。它吸了血和染着許多神奇的色彩。看這些自由的山，——這就是平查的集體農民阿列克賽·額里珂夫和同志們爲了它們作戰的。

他們打得這樣，彷彿這渡口是最後一小塊俄羅斯土地，而他們和杜白洛文少尉像是最後的俄羅斯戰士。『投降吧！』德國人對他們喊叫，但是他們答之以笑聲。德國人就是在死的時候也不會明白，爲什麼這兩個俄羅斯人這樣頑強。德國人是不會懂得俄羅斯靈魂的偉大的。

山後那面怎樣，——阿列克賽·額里珂夫這是不知道的。也許那邊沒有我們的軍隊，也許實際上我們已被包圍，一切都完了嗎？但是他對自己說：要拚死站住，而站住了。不，俄羅斯是不會完的，我們要在自由的俄羅斯土地上活下去！

他們這樣日夜的守着，到早上，某處來了一連兵，把他們替代下來。這時額里珂夫才覺得他混身受了傷，血淋淋的，疲倦得要死。他懸在救護員的手上，無力得像一個嬰兒，身心兩方面都軟弱不堪……他被帶到山後去了……

他乘在一輛汽車上沿着康莊的大道被運走了。大路自己在輪子底下跑，詭媚地纏住着橡皮。沿路站着許多珍奇的樹木，是額里珂夫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祇聽說：柏樹，棕櫚，篠懸木……但是他並不看它們，

而且驚奇了沒有多久。他看着大路：路上有軍隊開上前綫去。開過帶着黃金色自動槍和綠色機關槍的生力軍，他們後面爬行着長長短短的砲，像留聲機般的迫擊砲，蓋着灰色雨布的「卡茨莎」（Катюша）^{①②}。開過俄羅斯的坦克，新的，上面的漆還沒有剝落；開過美國的汽車，油漆亮得發光。開過戴着綴着星的闊邊帽子的山地射手。騎過騎着栗毛蓬鬆的馬的騎兵。開過亞則拜然人（азербайджанец），喬治亞人（грузин），俄羅斯人，也許有平查人……

顧里珂夫貪婪地注視着那些汽車和砲。他已經不覺得自己的創傷，好像已經用藥膏塗過了。『啊哈！』他心中喊個不停。『我說的不錯吧？我們的力量是算不清的，誰也不能凌辱我們！』

他從額上摘下血淋淋的綑帶，以便不妨礙他看路上，他揮着綑帶，對開過的軍隊喊道：

『喂！弟兄們！同鄉們！一路順風！像我們在渡口打的那樣打吧！別投降！打德國人！他們是可以隨便地給我們打的。我不久就回來。我去補充了就回來。再見！……』

★

……他叫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他是平查人，現在在盧巴金（Рубакин）上尉的營裏任上士，——那裏大家都知道他。

（蕭 瑟譯）

①② 本來是女人的名字葉卡吉琳娜（Екатерина）的愛稱，但是這裏並不是指什麼女人，而却是坦克之類的戰車的暱稱。俄語有 Катящийся 一字。為車輛等的轉動，開動之意，其聲音與 Катюша 近似，故將錯就錯，衍成這一個「人名」。

陀夫仁柯
(А. Довженко)



生的意志

(ВОЛЯ К ЖИЗНИ)

「告訴我，朋友，」我問那外科軍醫米柯拉·杜德柯道，「你在前綫工作幾乎有一年半光景了。你給幾百個人動過手術……」

「幾千個，」那外科醫生靜靜地改正我說。

「幾千……」我閉了眼睛，竭力想像出幾千種的痛苦，驚恐，呻吟，和詢問外科醫生的眼色。「啊，講講呀，醫生，講講呀！……」

「多麼大的勞苦啊！怎樣的感情緊張啊！」我想着，不由自主地出聲說了出來。

「慣了。」

「是嗎？……也許。可是，每天慣常浸浴在露天的所謂人們苦痛的浴鍋裏，你在人的身上找到什麼沒有？在這些大量的和不同的軀體殘骸中，你可在作戰的人身上發見什麼未知的，什麼新的隱秘沒有？或是你除了解剖刀之外並沒有看到和發見什麼吧？」

「發見的！」我那朋友說，並且在房間裏踱了起來，看來，是在回憶他自己的事情，我用眼睛跟蹤着他，可以承認是在羨慕他。我私下欽慕他的職業。救人性命與減輕痛苦，我始終覺得這是一個人的最崇高，最尊貴的果敢。

「意志！」外科醫生說，站住，甚至用他強健的，農夫似的拳頭碰了一下桌子。「戰爭中的人，就是意志。有意志，就有人！沒有意志，就沒有！有多少意志，就有多少人！這便是我所發現的。」

★

……啊，他是多麼不願意倒下來，多麼不願意拋掉自動槍啊！可是自動槍已經從他的手裏落下，躺在地上了。並且已經不能用什麼把它拾起來了。右手還算好，祇是稍為被地雷碎片割過。可是左手，我的天啊，却像一條血染的襪子倒掛着，血從那裂開的肩頭泉水般地下流下來。

怎麼辦？止住血！用什麼？止不住。流着！

於是偵察員伊凡·卡爾馬留克(Иван Кармалюк)拔脚便跑。他的腦經在狂熱中工作着。

「跑一會，」他想到，「趁血還沒有流盡時，爲了不要倒下去。爲了祇要不倒下去，不！該死的打的。啊，該死的，該死的，你們都該死！……」

卡爾馬留克奔跑着，狂怒得發着抖。似乎，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了德國人，就是沒有手也要用牙齒把他就地咬碎。

他逃出了危險地帶，他彷彿突然失去了狠惡而停下了。停下了，是痛起來了，宛如蠟在太陽裏溶化了。於是便倒下了。

突然，伊凡覺得，他，由於奇怪的偶然，不是跌在地上，好像是跌在什麼水裏，水把他快速地，快速地載走了，快速地，在樹木，柳枝，雲朵兒，和村落中間旋轉着，突然又像電話裏所講的那樣把他載回家去了。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姊妹們，大家全都是那麼和善，親愛。

「伊凡……這是你，我們的伊凡嗎？」

還有在村頭的老家小屋，和小屋旁的園子裏的小路。

「伊凡，伊凡回來了嗎？！伊凡諾奇柯(Иваночко)●！」

「加柳！」(Галю)●」

卡爾馬留克睜開了眼睛。

「我失去感覺了，」他喃喃地說，並吃了一驚。他流着血。

伊凡·卡爾馬留克是一個平常的普通戰鬥員，他並不算是有特殊英勇的，雖然一般的射擊德人不算，他也已耐苦地和準確地殺死了五個德國人。在外表上，他也沒有什麼英勇的地方。他是一個中等身材，身體

● 伊凡的暱稱。

● 是 Галина 的愛稱，還是指卡爾馬留克的愛人。

堅實的，眼睛灰色的少年，生長在美麗的博道里亞（Подолія）^①。他約摸二十五歲。他是偉大的三個時代——偉大的十月革命時代，偉大的工程時代，和偉大的衛國戰爭時代——的產兒。

他是那些在戰前潛心於和平勞動的千百萬蘇維埃青年中的一個。

他並不在力氣上爭勝，既沒有在射擊場上，也沒有在拳鬥場上比賽過敏捷和氣力。祇有在用勞動的果敢能獲得榮譽的地方，他才比過，——在莫斯科的「業展覽會裏，在讚人類貢獻最優美，最崇高的展覽裏。他在那裏得到過金獎章。他把那隻出奇的一頭公牛「穆那」（Мына）牽到那裏，世界存在了多久？從來沒有一條母牛夢見過這樣的公牛。他是博道里亞集體農場的一個牧人。

「我失去感覺了！」他驚慌而高聲地說，彷彿是要叫醒自己，停住急流的河道似的。

「站住，站住！我們不投降！」

卡爾馬留克爬到樹跟前，把傷口緊貼在樹幹上。這樣堵住了裂開的動脈，他這樣咬緊了牙齒和這樣睜大了眼睛，這樣願意不使牠們閉起來，以致早晨來檢取戰死戰士的救護員們以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眼睛睜開而凝住了的屍體。

「我活着……」卡爾馬留克喃喃地說。
在他的臉上已經一點沒有血色了。

★

戰鬥日夜地轟響着。

在用被單蒙着的鄉村小屋中，外科醫生米柯拉·杜德柯沒有間斷地已經工作好幾天了。醫生疲倦了。爲了維持氣力和經濟時間，人們就在手術檯上給他吃和喝。他本來是先天很健康的，可是現在他已經氣力不夠了。他疲乏得腳站不住了，並且厭煩起來了。無論什麼事情都有個厭煩的。他不喜歡傷兵了，他正就是不喜歡他向來所贊嘆的東西：

「他媽的，算了！那來這許多忍耐？我開刀開了十四個月，從來沒有一個給你叫一聲，罵人，憎恨死，咒死！不！都是不作聲，乖乖的，」他第一千次地疲乏地想着，一面在把人從破裂的碎片縫起來的時

① 在烏克蘭。

候。

「再來一個！」

在外科醫生面前躺着的是卡爾馬留克。

自從他受傷以來，已經四天了。他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壞。他那失血的身體裏的熱度早已超過四十一度了。可怕的毒氣疽潰爛着他的手。手就躺在他的旁邊，手腫得很大，黢黑的，上面有青紫色的筋子和小泡，難忍的惡臭。四天來，卡爾馬留克不會把眼睛離開過它。他注視着它，像注視着死敵一樣。不作一聲。

外科醫生本來能够很高明地用他新發明的方法醫治毒氣疽，但是卡爾馬留克的手已經無法救治了。

「遲了，」他疲乏地對他的助手說道。「勢必把手鋸掉了。」

「鋸吧！趕快鋸掉吧！」卡爾馬留克突然堅決而迅速地說。

驚奇的外科醫生轉過頭來，卡爾馬留克的睜得大大的灰色眼睛直望着他。

「趕快鋸吧！」卡爾馬留克命令道，甚至搖着頭，彷彿是拋掉不必要的一隻手。

★

可是手的割除對於卡爾馬留克並沒有什麼幫助。用外科醫生的特別方法注入機體裏去的防腐血清也沒有什麼幫助。輸血的試行也一樣對於他一無幫助。

毒氣疽並沒有消退。牠已從肩關節經過肩頭而延到頸部了。發腫的肩膀顯得可怕而不忍卒睹的樣子。

當人們把他送進病房時，他已沒有脈搏了。他沒有希望了。生命離開他了。但他却不肯屈服。意識一分鐘都沒有離開他，病房裏沒有一個人聽到他哼過一聲。他沉默着，他的整個意志都放到這個緊張的，沉默的對死神的抵抗上去了。

「您自己覺得怎樣？」那個走來巡視病房的外科醫生問他，提起他的一隻手。脈搏沒有了。

「沒有什麼……很好……您說，醫生，我會活嗎？」卡爾馬留克喃喃地說，直望着醫生，似乎是要望到靈魂的深處。

「活？一定，怎麼不呢！」外科醫生打着他的通常的救人的謊話，看出，卡爾馬留克已經就要死了，生命只留給他僅僅幾分鐘了，他走到另外一個傷兵那裏，已經並不讓人給他重新包紮，或是作什麼別的手續了。

卡爾馬留克明白：希望要永久離開他了。

「等一等……醫生！……」

外科醫生杜德柯不知所措地回頭來看，卡爾馬留克說出他全部的思想。

「包紮已經不需要了？那就是說，我快死了嗎？啊？」他問，他的難於遺忘的眼光在他的潰疽之火中狂熱，燃燒着。

醫生能說些什麼呢？外科醫生們在瀕死的床邊能說些什麼呢？什麼呢？

「不，不……你怎麼啦？你會活的。」

外科醫生同了醫生和女護士們走進包紮室，卡爾馬留克倒在枕頭上長久而苦痛地哭泣。

他想起他的博道里亞，他黃金似的故鄉，他寬廣無際的田野花園，豐多的牛羣和他的牛王「莓那」，還有古老的布格河（Буг-река）和他的愛人加麗娜，那他本想同她一起在布格河上過一世的女人。

「你在那裏呀，加柳，你在那裏呀？你看看你的伊凡呀！……你看見嗎？」

卡爾馬留克環顧了一下。周圍都是些受傷的人。

「我在這裏呀！多麼遼遠……我要死了……」

伊凡·卡爾馬留克在他的臨終的床上轉側着，抽搖着，像一隻被打傷的鳥兒。不要死，卡爾馬留克要向敵人報復。要活下去！

「該死的，啊，該死的！不！我要在你們頭上報仇，即使是一隻手！報仇！……」

卡爾馬留克哼了起來，咬一咬牙齒，於是便沒有聲息了。



巡視了所有病房之後，外科醫生走進包紮室，發下包紮程序的吩咐，坐在窗口等候工作的開始。

是一個陰沉的，灰色的早晨。米柯拉·杜德柯垂着首，在手裏沉思着。

突然，強有力的叩門聲使他震驚起來。

「什麼事？」

外科醫生環顧一下——是卡爾馬留克！

「包紮！」他只穿一身襯衫袴，染着被血和膿淋溼了捆帶，混身浸着冷汗，站在門口，呻吟着。

「我要活！給我包紮和必要的一切……」

卡爾馬留克向手術檯走去，在房間裏顛躑着，如同在風浪之海裏的輪船甲板上一樣。

被這空前的景象所驚訝了的外科醫生呆住了。卡爾馬留克真是可怕的，了不起的！

「您以為，我已經死了嗎？我活着！」卡爾馬留克踉蹌着，用一隻健全的手摸索着扶桌。

「我請求包紮……包紮！……包紮……我要活……您站着做什麼？」

卡爾馬留克跌倒在跑近前來的外科醫生的手裏。

被激動的外科醫生把他像一個小孩似的抱了起來，放在手術檯上。

「您以為我們能救得活他嗎？」跑進來的他的助手問道，一面以習慣的準確和迅速把器械遞過去。

「他已經自己救了自己，」外科醫生用一種響亮的聲音說道。「……握住……這樣子……噯，握住，媽的！噯！」

外科醫生發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完全改變了。他開始高興地工作起來，以一種異常的精力，他工作着，讚賞着卡爾馬留克。

「你們看，是怎樣一個出色的傷兵啊！何等的胸膛！而肩膀又是怎樣的呀，啊？」外科醫生讚嘆着，用雙氧水處理可怕的卡爾馬留克的創口，並把細帶敷在上面。

「還有怎樣的腳啊！還有頸項，啊？！還有怎樣的步子啊！你們可見他是怎樣走進來的嗎？堂皇得像個天神。拿樟腦來！……咖啡因^①！……這樣……很好。啊，多麼好的青年啊！你們看，多好的肌肉。他是

① 咖啡因(Кофеин)——一種醫用的鎮痛麻醉劑。

怎樣走進來的啊！」

「他是怎樣走進來的呢？他不是一個躺着的病人嗎？」一個女護士奇怪地說。

「在這方面你懂得什麼呢？」

「但是他從那裏得來這些力量的呢？他已經沒有脈搏了呀！」另一個女護士說。

「他有的是意志……握住……」

「您以為他會活嗎？」

「他比您我更會活！握住……這樣子……相信我，他為他自己的生命所做的，已經比之我們現在所做的多了許多倍……繃帶！」

外科醫生以異常的感動和愛心工作着。他從來不會像現在這樣熱切地願意拯救人的性命。伊凡在沉沉的昏迷中躺在他的面前，但他那強有力的生的意志和戰鬥却傳達給外科醫生並充實他。他忘記了自己的疲乏，他的不眠之夜，工作着，像在一次很耐的睡眠和洗浴之後一樣的，輕快而歡欣地工作着，一剎時從雲後透露出來，射到手術室裏來的太陽，也恰如在向他微笑，像是一個幸運的期許。這樣地，一個垂死者的對死神的抵抗的力量增強了醫生的意志的力量，而醫生則又把這力量百倍地還給了病人。又一次給他輸入防腐血清和半立特[●]的血，他吩咐給他熱酒熱茶，並用暖水瓶給他長久地溫暖。漸漸地他開始有起脈搏來了，臉頰泛出紅色來了，卡爾馬留克把眼睛睜開了。

在灰色的眼譜裏，仍舊燃燒着那同一的問題。

所有四個人——外科醫生，助手，和二個女護士——都對他點點頭，並且激動起來了。

卡爾馬留克望着醫生，微笑着。

「您幾乎沒有任何勝利的手段却贏得了總決戰，」外科醫生激動地說。「謝謝您。你教會我生活。我在您的意志的崇高面前低頭。」

當人們把卡爾馬留克從手術室裏送到病床上去的時候，全病房都給他拍手。受傷的人們帶着矚矚望着自己的同伴，並高興地感謝他。他那生的意志也已經傳給了他們。

● 立特（Литр）——液量單位。一立特等於一千公分，即1000c.c.。

★

你們把這事想想看，我的兄弟們，如果在戰鬥中誰遭遇了什麼，——什麼都會發生的，每個人應當在病床上為自己決定勝利。從神異的祖傳的小盒子裏取出寶貴的藥草，生命之根，嗅嗅它，咬咬它，朝朝夜夜地咀嚼它——意志！

那一定有功效的。

(易 貝譯)



葛洛 斯 曼
(В. Гроссман)



人 民 不 死 (續)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十 七

早晨梅柔斯基來看波加列夫。

「你好，委員同志，」他快樂地說，「會面了，總算會面了。」

和他同來的人都沒有剃過鬚子，都穿着破軍裝。梅柔斯基本人看起來要比他的戰鬥員們稍為好些。他把領子上的鑒別符號，軍裝的扣子和鈕頭都拉掉了，以前在他身上的戰地行囊和帆布披肩也沒有了，他大概把它們丟掉了，爲了不要有指揮員的樣子，甚至於他把手槍都從皮鞘裏拿出來塞進褲袋裏去了。

他坐在波加列夫旁邊，低聲地說：

「是的，我們和你們嵌進古典的包圍圈了，委員同志。我覺得唯一正確的是把人分散開來，各自單獨地竄過戰綫。」

波加列夫聽着他說話，覺得，好像血從臉上掛下來了；他覺得，甚至他的臉都由於激怒而變瘦，而蒼白了。

「爲什麼你的人這個樣子？」他低聲地問。

梅柔斯基揮了揮手。

「有什麼說的呢，」他說，「他們中間沒有英雄，——夜裏走到田裏，德國人施放火箭，他們便睡下，好似被猛烈的砲火射擊着似的。」

波加列夫站起來，沉重地擲步。梅柔斯基繼續坐着，沒有注意到波

加列夫被狠惡所畸形的臉，他說：

「哦，你有烟給抽抽不，委員同志？據我看，我所提出的出路是準確的，——一個一個的偷過戰綫。誰往那走，就往那走。我們成着堆，反正是衝不過去的。」

「站起來，」波加列夫說。

「什麼？」梅桑斯基問。

「站起來！」波加列夫高聲地和威嚴地重複說。

梅桑斯基看了看波加列夫的臉，跳起來，伸直了腰。

「立正，」波加列夫說，憎惡地注視着梅桑斯基，叫道：「你是什麼樣子？你怎麼可以走到上級長官面前？你立刻去把自己和自己的部下整飭好，要沒有一個人不刮光臉，沒有一個人穿破軍裝。把鑒別符號掛上扣子。二十分鐘之後排隊站在我的面前，因為我是你們前來服從的在敵人後方活動的紅軍正規部隊的指揮員。」

「是，營委員同志！」梅桑斯基說，但仍舊以為事情並不嚴重，微笑着，補充一句道：「可是我到那裏去弄鑒別符號呢，我們是在包圍之中，我們是在森林之中，我可不能拿棒子縫在扣子上呀。」

波加列夫看看錶，緩緩地說：

「過了二十分鐘，假使我的命令沒有執行，你就當着全隊槍斃，就在這棵樹底下。」

梅桑斯基明白了和感到了和他說話的這人的可怕力量。這時砲兵和射擊兵也在詢問新來的戰鬥員。

「喂，長鬍子，」和德軍坦克作戰的英雄——裝砲員莫羅淑夫高聲地問一個新來的人，「你是那年生的？」

「一九一二年，」那新來的人用竊竊私語的聲音回答；他舉起一個手指，懇求地說：「朋友，你們低點喊叫。」

「爲什麼，老爹？」伊格那季亦夫問，故意提高聲音。

「低——聲，」一個滿長着鬍子的戰鬥員苦惱地說，「難道不聽見嗎？」

「什麼，什麼？」偵察員和砲兵發生興趣地問。

「四周圍都是德國人，這裏聽到他們的說話聲。」

大家都奇怪地交換眼色，伊格那季亦夫突然這樣高聲地哈哈大笑起來，甚至梅桑斯基連裏的幾個人一同向他私語說：「低點，低點。」

「噢，朋友們，你們怎麼啦，」伊格那季亦夫說，「你們怎麼會這樣，這不是烏鴉叫嗎，烏鴉，你明白嗎！」

友誼的笑聲普及森林：砲兵笑，步兵笑，偵察兵笑，痛得哼着的傷兵們笑，新來的戰鬥員們難為情地搖着頭，唾着，也笑。

這時梅桑斯基走到他們面前。

「拿出精神來，拿出精神來，」他叫道，「我給你們十五分鐘的時間，——大家刮臉，把自己收拾好。分隊指揮員，軍曹同志們，戴上鑒別符號，排起隊來。」

他抓了他的行軍囊，砲兵跑到溪邊。

波加列夫在樹下踱着，想道：

「梅桑斯基說，連裏沒有英雄。那有什麼關係呢，沒有，我們可以把他們造成，造成英雄。造成！」

一會，隊便排好了。魯勉切夫上尉緩緩地繞着隊伍走，細細地審視戰鬥員們的軍裝，察看槍械，對於每一個細小的不正之處，都作出非難的指摘。「皮帶收緊些，收緊些，」他關心地說，「為什麼剃得不好，應該用心些剃，不是隨隨便便……你沒有擦槍，這怎麼能行，難道紅軍戰鬥員可以對於槍械不小心嗎……」

好似，事情是在軍事學校裏進行，是在進行嚴格教練的檢閱，而不是在森林裏，在德軍的後方。是波加列夫特別請魯勉切夫進行這樣仔細的檢閱。他遠遠地觀察那排着隊的一連人。魯勉切夫已經走近左翼，他批評地環視一下隊形，對分隊指揮員說：「你分隊的戰士們隊形站得不嚴，中尉同志。」波加列夫跨步向前。「立正！」梅桑斯基高喊，並且走到隊伍的前面，高聲地報告。波加列夫在隊伍的面前走了一遍，向戰士們訓話。他說話並不提高聲音，他的話正巧達到聽者的耳裏。他講到戰爭的偉大苦難，他講到悲痛的退却。他向紅軍戰士們講述形勢的複雜性和危險性，對聽眾絲毫也不隱瞞。他講到德國的坦克，講到截斷的道路，他說，他是怎樣估計駐紮在這地段的敵人的力量。他又說到人民所進行的嚴峻的生死鬥爭。

排着隊的人，站直着，面色平靜地聽着他，用毋須教訓的那種人們的英明眼請注視着委員。

在這些艱難的時日，人們只要一個真理。他們要聽真理，艱重的，不快樂的真理。於是波加列夫便說出了這個真理。寒風，秋的報信者，在樹木的高枝葉上喧嘩着。在暑熱之後，在這幾個月的雷雨時作的黑夜之後，在窒息的中午或充滿蚊鳴的黃昏之後，這從北方來的風，這身負着冬季，雪，吹雪之回憶的風，是無限可愛的。這風說明，沉重的，窒息的夏季要完結了，新的時季要來到了。人們似乎在內心感到這一點，永久把新的感覺和委員的話語連繫起來，和寒風連繫起來，橡樹由於這寒風像十一月那樣地喧嘩着。

夜裏波加列夫沒有睡覺。他走到長着巨松的砂質小山上。波加列夫躺下，用外套蓋着，仰觀天際。很涼快。月亮在黑色的樹株之間，在藍色的天上，緩緩地推進。在樹林裏。在樹株之間，月亮的浮動看得特別顯著；它是這樣大，甚至最粗的樹幹都遮不了它，黃色的圓圈，剛從樹株的一面消失，又從另一面升起和擴大。波加列夫吸煙，烟捲的透明之烟在月光中顯出是玻璃的。天是廣漠和空虛的，——月亮把星星遮沒了。在森林的樹葉之部的上面，籠罩着淡灰色的霧，也像烟捲上的烟那樣輕飄。松樹下面老是聽見有悉索的聲音，好似成千成萬的螞蟻在做着夜工，——這是從油滑的松葉上滑落下來的露珠。露水結成珠，在綠色的尖端成熟起來，水在針葉的凹處流着，露珠滴着，在月光中成熟着，發光着。這夜的美麗是這樣偉大，甚至悲哀裏住了波加列夫。跌落露珠的安靜的悉索聲，月亮的浮動，樹蔭，在地上無形地緩緩地移動的樹蔭，說明深思世界的英明的聰明。

世界由於戰爭的打擊而震撼起來，戰爭鑽進耕作的地裏，走進水裏，在地上升起幾萬米高，它在樹林裏，在田野裏，在靜靜的滿長浮萍草的池塘上面，在河流和城市上空喧嘩，它不知道白天，也不知道黑夜。波加列夫想道：「希特勒在這次戰爭中獲勝，世界就將沒有太陽，星星，和像今天這樣美麗的夜。」

他看見一個坐在照亮的田裏的人。波加列夫叫他。這是伊格那季亦夫。

「你在這裏做什麼，伊格那季亦夫同志？」波加列夫問。

「我睡不着，委員同志，是這樣的夜！」

波加列夫喜歡這強壯的快樂的人，他看到和知道伊格那季亦夫對於紅軍戰鬥員們所具有的影響。他聽見，戰士們怎樣互相傳述伊格那季亦夫的笑話，講述他快樂的，狡猾的勇敢。在伊格那季亦夫所坐的地方，總圍成一團人——五個到十個人。

「你在想什麼，伊格那季亦夫同志？」波加列夫問。

「想起自己的同志歌陀夫。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是月夜。他對我說：『你看，伊格那季亦夫，多美的夜，我還要活在世上活多久，不知道。』現在他已經沒有了。」

「巴巴察陽也沒有了，」波加列夫說，嘆了一口氣。

波加列夫打閒話匣子了，伊格那季亦夫很有興趣聽他的話。他不喜歡作解釋的談話。

「教我什麼，」他想，「我自己全都知道。」並且平常總是這樣，不是給他講述，而是他自己強迫自己聽，——他知道很多各種各樣的歷史，故事，回憶，都是從老兵士，老公公，老婆婆那裏搜集來的。他有一種熱情搜集所有這些故事，外表樸素的故事。他很容易地把它們記住，他的記憶力很好。因為他具有活的幻想，他把它們自行改編，給同伴們講述時又可笑又可怕的，關於希特勒妄想與之作戰的紅軍戰鬥員的聰明的故事。這一夜是委員說，伊格那季亦夫聽。這次的夜談，他一句話都沒有忘記。

「確實是對的，委員同志，」他說，「在這次戰爭裏我也像變了另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對於每一條小河，每一座小樹林是這樣的心痛，簡直心都沉下去了。可是人民的生活也不是容易的，然而重擔是我們自己的呀。土地是我們的，生產是我們的，生活是我們的，不容易的生活，但也是我們的呀。怎麼能把這個讓給人呢？我現在時常尋思起來了。去作戰——噢，我想，是不值得什麼的。但是現在我的心燃燒着。我今天出去，田裏的小樹喧嘩着，不安着，——我被煎得這樣，好似全身都被宰割了。我想，難道小小的生命交給德國人嗎？不，我對火伙說，決不會這樣。我的一個朋友，羅其姆切夫說：無論痛苦與否，無論強

心與否，——要站得穩，爲自己的土地來鬥爭。過去的事情還算不了什麼——現在也沒有什麼吃的，但是它，生活，仍舊是我自己的。」

月光暗了，黑的幕布掩遮了天際。不久之後便落下宛如寒冷之塵的細雨。

波加列夫把外套往肩上拉一拉，咳嗽，用他平常的不慌不忙的，有些遲鈍的聲音說：

「伊格那季亦夫同志，下命令給偵察隊擊潰德國的輜重車。派一個新隊去，挑選梅桑斯基連裏最不堅定的人去做隊員。應該把他們教育教育，提高情緒。我任命你去指揮這個隊伍。讓他們看看，可以怎樣打德國人。」

「是，委員同志，」伊格那季亦夫回答。

「月夜要這樣完結了，」波加列夫想道。伊格那季亦夫離開委員，也這樣想。

一會波加列夫又叫醒梅桑斯基。波加列夫對他說：

「你過一個鐘頭跟隊伍去打德國輜重隊。」

「我可以向誰請示呢？」梅桑斯基問。

「隊長克列諾夫京（Кленовкин）中尉領到命令了。你作爲普通戰士，帶了步槍去作選戰事。從今天起，連不用你指揮了。」

「委員同志，」梅桑斯基說，「請准許我解釋一下。」

「我想警告你，」波加列夫打斷他的話！「不要怕德國人，要怕不堅定的出現。以後不再跟你解釋了，記住這句話。」

十 八

牧人萬西里·卡爾泊維赤和廖涅·赤列德尼成果在德國人所佔領的村子裏走了六天六夜。孩子很疲倦了，腳上走出了血。他問老人：「爲什麼腳上流出血來。我們不是一直在軟路上走的嗎？」他們一路上吃得很好，女人們都把牛奶，麵包，脂油給他們吃。最後一夜他們在一家有一個婦人和兩個女兒的村舍裏過夜。兩個姑娘都在第十級裏讀書，他們學過代數，幾何，還稍爲懂得一些法文，母親給自己的女兒穿上破布巾

，她們的手上和臉上都塗了泥，頭髮沒有梳，散亂着。這樣做是爲了使德國人不要侮辱美麗的姑娘。姑娘們老是照鏡子，大笑。她們總覺得，過一天或是兩天，這野蠻的可怕的生活便要完結了，村長就要把那些奉德軍衛戍司令命令所搜去的幾何，物理，法文的課本還給她們，不再驅趕他們去做工；謠傳一羣一羣的婦人和少女在路上走着，送到遙遠的野營裏去做工，把美麗的挑了去，她們便無影無蹤，營裏把男人和女人分開拘禁，在所有烏克蘭村莊裏，都禁止結婚。姑娘們雖聽到這話，但心裏不相信。人們所說的一切覺得太奇怪了。她們本來預備秋季到格魯霍夫（Глухов）去，進師範學校。她們讀過很多書，會剖解兩個未知數的二次方程式。他們知道太陽是一顆星，已處在熄滅的階段，太陽表面的溫度靠近六千度。她們讀過「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文學考試的時候做過「萊爾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的抒情」和「姐姐雅娜·拉林娜（Татьяна Ларина）的性格」文章。她們溫情的父親是工作隊長，是農事家，管理農事實驗所，收到過學術家柳生果（Лысенко）從莫斯科寄來的信。姑娘們笑着，看一下掩護他們的破布，安慰母親道：

「媽媽，別哭，不會發生那種事情的，阿道夫會毀滅的，像拿破崙已毀滅一樣。」

她們得悉廖涅是在基輔學校三年級讀書的，便給他舉行考試：給他出乘法和除法的算題。她們老是用竊竊私語的聲音說話，窺視窗戶——不期然地覺得，德國人駐在村子裏的時候，孩子們不敢談判數學。廖涅用來做算題的那張小紙，小姑娘之一，褐色眼睛的帕莎（Паша）拿來撕得粉碎粉碎，拋在爐子裏。

給廖涅打鋪睡在地板上。他雖然很疲倦，但是不能入睡。關於學校的談話很激動他。他想起基輔，玩具室，想起父親怎樣教他下棋，晚上有時到他跟前來，他們便下棋。廖涅蹙起眉頭，皺起鼻子，學着父親的樣子，撫摸着下巴。父親笑着，說道：棋和子。隨着這些回憶又產生別的回憶：關於火警，關於他們在田裏所看見的殺死的小女孩，猶太人小

● 普希金「葉夫格尼·奧森根」（“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裏的女主人公。

鎮廣場上的絞刑架，飛機的嗡嗡聲。這些回憶互相混雜；一會覺得學校，同學，克列斯甲基克(Кресчатик)●的白天影院都沒有了，一會又想到，父親馬上就要走到他的小床跟前，撫摩頭髮，寧靜幸福的感覺充滿了他整個疲勞的小身體。對於廖遑，父親是一個偉人。他用兒童無邪的感覺觸摸到父親的精神力量。他注意到軍事同志們對父親所表現的尊敬，他注意到，他們怎樣坐在桌子跟前，默不作聲和側轉頭來，當父親沉靜的，緩和的聲音發出時。這個無助的，在德軍進攻部隊所圍着的焚燒着的鄉村中間僵倖地擱腳着的十一歲的男孩對於自己的想像，一秒鐘都不猶豫；父親仍舊像他在和平時所記得的那樣有力和英明。當他在田裏走着的時候，當他在樹林裏或是乾草堆上睡着的時候，他總清楚地知道，父親會走來迎接他，父親在找着他。他入夢了，但是和女主人談着話的葛西里·卡爾波維赤的低低的聲音，還傳到他的耳鼓裏。

「走了四十個村子，」老人說，「看到了不願意看見的秩序。我們也有那種人——等候着：據說會有土地的法規。在一個村子裏，吩咐依照通知專擠牛奶：兵士一天去兩趟，收牛奶。好像牛是租給集體農民的。其實牛是集體農民的。在另一個村子裏，命令所有的農夫都把瓶子繳出來。集體農民們赤着腳走路。各處都安頓了村長。這些村長打人民，但自己也不是主人；他們嚇得睡不着，也怕德國人。人民自己全都不知如何是好；你這樣做也不好，那樣做也不好。德國人說：「關於土地，那你們還是忘記了吧。」經過多少村子——一次都沒有喝酒，一瓶都沒有遺下，都給瓶頸子揪下來了。一個老頭子被打了一槍，——因為他是往屋頂上爬，看着天邊，我們的兵是不是來了。德國人便打了他一槍。說是爲什麼看天邊。掛上一塊小木板，寫着什麼字，——不知道。各處都是兵，兵。女人們訴苦：日日夜夜命令生爐子，煮呀，煎呀。他們老是噁哩咕嚕，噁哩咕嚕——女人們簡直恨透了，一句話也不說，你不懂他們的話，可是他們還是像傻子似的噁哩咕嚕地說：「老媽媽，老媽媽。」他們對老婦人也不怕羞——光着身子在她們面前走。女人們說，就連貓爲了他們也不肯待在屋子裏。一個老太婆告訴我，——這是可怕的事情，假使貓都走出家門的話。他們在屋子裏，貓就不願意待下；無

● 在基輔。

論是火，無論用力打，都不能把貓打出去住，可是現在却自己跑到菜園裏去了。我看一看，我看見，這好像是秩序，但這並不是秩序，這是我們的死神。兄弟怕看兄弟。在一個村子裏，把農夫召集起來，用純粹的烏克蘭話這樣解釋道：「是誰壓迫你們，是俄國人，猶太人，所以他們就是烏克蘭的敵人。」老頭子們站着，不作聲，走回去的時候，說道：「這個我們已經聽見過了，大家都欺侮我們，就是德國人來給我們行好事。」一個村子裏把農夫拉去給將軍使喚，把他們趕到四十俄里之外去搬磚頭，讓一切都照規矩做去。有一個老頭子告訴我：還是讓他們去打的好，這樣的工作我不再做了。這樣竊竊私語着，不敢互相看眼請，一點精神都沒有。像對村園營飼畜場裏的牲畜似的——一會寫下，一會抄寫，一會排長隊，一會驅趕……快要給打烙印了，每一個人掛一塊小木牌，寫一個號頭……」

應遑醒來的時候，立刻說道：

「老爹，我們，大概，該走了吧。」

老人沒有答應。應遑迅速地環顧一下；村舍裏沒有萬西里·卡爾波維赤了，他的小背囊放在長凳上。孩子問道：「老爹在那？」

女主人坐在窗口，看着她睡着的女兒，眼淚汪汪地流在她的頰上。

「該死的人來抓去了，夜裏來抓去了，」她說，「今天把老爹抓去，明天要把我女兒抓去了，我們完了，完了。」

孩子跳起來。「誰來抓去的，抓到那去了？」他問，發着沙啞的聲音。

「誰來抓去的，那是有數的，」女主人便開始罵德國人：「咒他的眼睛被剗出來，咒他等不到看見自己的兒女，咒他們都被虎列拉害死了，咒他的雙手雙腳都乾巴了。」

後來她說：

「你別哭，小夥子，我們決不攔你走，你留在我們家，我們給你吃。」

「不，我不願意留下，」應遑說。

「你上那去？」

「我去找爸爸？」

「你等一會，看茶鼎就要開了，跟我們一同吃早飯，等我們看看，你該上那去。」

廖涅怕女主人不放他走。他悄悄地站起來，走到門口去。

「你上那去？」女主人問。

「我一會就來，」他回答，走到院子裏，回顛一下門便拔腳逃走。他在村街上跑着，經過兩舷高及草屋蓋的七噸黑色載重汽車，經過行軍灶，廚子正在灶旁生火，經過死灰色面孔的被俘的紅軍戰鬥員面前，他們沒有靴子，穿着血跡模糊的污穢的襯衫，坐在集體農場馬房的籬後。他在寫着數字和黑色古體字母的黃色指示箭頭旁邊跑過。在他的腦子裏什麼都攪混了，他覺得，他是逃開年老的女主人和跟他解決算題的她的女兒。女主人將燒茶鼎，從早到晚強迫他在關閉的寂寞的村舍裏喝茶。

他跑到風車那裏才停了下來。道路分出支路了：一個黃色的箭頭指着村路，另一個指着闊大的公路，路上有很多汽車和坦克的痕跡。廖涅在狹窄的村路上走着，德國人的箭頭沒有指着這條路，它是通向在遠處發着蒼鬱之色的森林。在這條路上早已沒有車子走了，大概春天還有村車在這路上走過，車輪的痕跡深印在不化了的泥地上。過了一小時他走到林邊。他要吃，喝，太陽使他困憊。

他在樹林裏開始覺得可怕起來：一會好似覺得有德國人從樹的後面監視着，從灌木林裏爬出來，一會他想像有狼和黑色的野豬從動物園裏出來，長着長齒，豎起的上牙。他要叫喊，招呼，但是他怕把自己洩露出來，於是便默默地走着。有時候恐懼和絕望是這樣難於忍受的尖銳，他甚至於叫了起來，拔腳逃走。他不擇路地跑着，直到他開始喘氣的時候。於是他坐下，休息了一會又重新往前走。有時他也被快樂的信仰抓住：他覺得，他父親踏着寬大的，沉着的地步走來，目光炯炯地注視着叢林，愈走愈近。

在一個地方他找到很多漿果，便採集它們。後來他想起一本小書裏會講到熊，熊喜歡在林中的隙地行走，從灌木林裏採莓林，於是又急急走進樹林。

他突然看見在樹株之間有一個人。他停下，緊貼住一棵粗樹幹，細細張望。那人拿着步槍站着，向躲着孩子的這面看着，看來，他是聽到

脚步聲了。塵湮看着，看着，——濃蔭阻止他看清那站着的人。快樂的，金屬的叫聲在樹株之間散開。紅軍戰鬥員舉起槍來，孩子跑到他跟前去，叫道：「叔叔…叔叔…同志…別開槍，這是我，我，我！」

他跑到紅軍戰鬥員身前，哭着，用雙手抓住他的軍裝，把軍裝抓得這樣緊，甚至手指都發白了。

紅軍戰鬥員撫摸他的頭髮，幌着頭，說道：

「你在什麼地方把腳跌破，儘出血……你別抓住，我不會把你趕到樹林裏去。」他嘆了一口氣，補充說道：「也許，我的孩子也是這樣在樹林裏一個人瞎走吧。即使德國人把我殺死兩次，我也不躺到地裏去，當他還在這裏佔據的時候。我要爬起來。」

一會塵湮便躺在樹葉所做的床上，他已經吃過，喝過，洗過了腳。他身上繫着紅軍的腰帶，腰帶上掛着一個真皮的槍鞘，皮鞘裏放着他的一支洋鐵七星槍。指揮員們坐在周圍，他給他們講德國人。

波加列夫走來，大家都站起。

「怎麼樣，志願兵，」波加列夫問，「你快要看到爸爸了吧？大概，甚至於在明天。同志們，你們得給旅行家休息休息。」

「不，我一點也不要休息，」孩子說，「我現在還要和上尉玩棋呢。」

「怎麼，魯勉切夫同志，你找到一個新對手了嗎？」波加列夫問。

「是的，所以我們決定玩一盤，」魯勉切夫說。

他們把棋子鋪好，蹙着眉頭的魯勉切夫便凝視着棋板，這樣經過了幾分鐘長的時間。

「你為什麼不走？」孩子問。魯勉切夫猛然站起來，用手一揮，迅速地走向樹林那方面。

「你別生氣，孩子，」站在旁邊的砲兵軍曹說，「上尉想起他的委員來了，他們總是一塊玩棋的。」

魯勉切夫頭都不回地走着，喃喃地說：

「我們永生永世不會下棋了，雪塵若，永生永世不會下棋了。」

十 九

似乎，林中的營房是沒有行動的，但是，實在說，波加列夫一生就從來沒有像這幾天準備衝過德軍防綫這樣疲乏得厲害。他幾乎夜夜沒有睡覺，他的思想和意志是緊張的。他意志的緊張也傳給大家——指揮員和戰鬥員，大家都被振作的情緒籠罩着。波加列夫和紅軍戰鬥員們談話，指揮員們進行訓練，在個別小隊之間都按上了電話綫，無線電生每天早晨收取情報局的公報，用打字機打成好幾份，聯絡員坐了從德國人那裏奪來的摩托自行車，在樹林裏行駛，把戰報分發給戰士們。從一早晨起，幾個小隊去進行偵察，探悉軍隊和輜重的行動。戰士們的軍裝已經整理好，紀律也確立得非常嚴格。不同禮要受到嚴厲的追究，報告要照形式接受，稍有違犯，就要受刑。比較不慣打仗的，胆怯的人們漸漸地學會作危險的戰事了，他們被責成去和德軍聯絡摩托自行車員作戰，捕捉聯絡員，消滅孤單的輜重汽車。他們第一次和有經驗的偵察員一同派出去，然後再讓他們自己去，照自己力量的尺度和自己的胆量來活動。晚上波加列夫和指揮員們談話，他對於未來勝利的信心，在深悉最初作戰幾個月的偉大艱苦中所生長起來的信心，說服了人們。

「我甚憤恨，」魯勉切夫說，「德國人老是武斷說：戰爭是閃電的，並且規定可笑的日期——三十五天佔領莫斯科，七十天結束戰爭，我們早晨醒來也不禁計算說——我們已經打了五十三天，已經六十一天，已經六十二天，已經七十一天。他們自己大概也在說：那有什麼呢，不是七十天，那就一百七十天好了，這也不壞。這裏的事情並不是在於日曆的爭執。」

「正巧是在於日曆的爭執，」波加列夫說，「幾乎德國所進行的一切戰爭的經驗都證明德國不能贏得長期戰爭。只要看一看地圖就可以看出，德國人為什麼要說閃電戰爭。閃電戰爭——對於他們就是贏得戰爭。長期戰爭對於他們就是失敗。」

波加列夫環顧一下指揮員們，說道：

「同志們，越過戰綫到軍團司令部去的戰士今天要回來。我想，我們明天可以出動了。」

他和魯勉切夫留下，他們並排躺在草裏，開始細看地圖。日日夜夜進行的偵察，給他們帶來很多消息：魯勉切夫沒有錯誤地確定了德軍防

綫的軟弱之處。

「在這裏，」魯勉切夫說，「經過森林行軍，我們可以便於集結，我們經過森林，一直走到河邊。我根本認為假使在夜裏移動的話，我們可以不費一彈地渡到我們那邊河岸上去，可以不被注意地偷過。」

「啊呀呀！」波加列夫奇怪地說，「你怎麼啦，魯勉切夫同志，你很好的蘇維埃指揮員，有見識的，很聰明的砲手，你怎麼能夠想出這樣的壞念頭呢？」

「什麼？」魯勉切夫奇怪地問，「什麼壞念頭？我向你保證，我們確實可以在夜裏不知不覺地過去。這裏的敵人很稀疏，我自己走過，看過。」

「正就是這個，正就是這個壞念頭。」

「爲什麼呢，委員同志？」

「誰被鬼迷了，在敵人後方的正規軍，你却叫它夜裏不放一槍地逃走。放過這樣有利的形勢？永久不！我們決不尋找德國人的空虛地方。我們要尋找，德國人在什麼地方集中着更多的技術，從後方打擊，擊潰他，勝利地衝出去，給他們慘重的損失。不這樣怎麼行？」

魯勉切夫長久地凝視波加列夫的臉。

「請恕我，」他說，「但是你，你是了不起的人！真的！梅桑斯基領他的人到樹林裏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可是在這裏跟你在一塊，——像在模範營裏一樣，好似進行人民委員會的演習。委員同志，你身上有一種力量！對的，可以打，而不是逃竄。」

「這不算什麼，」波加列夫深思地說，「自存的本能常常在戰爭中和人們開玩笑。應該永久記住，我們在這裏是作決死的戰鬥，是爲了戰鬥所以挖壕溝，挖壕溝是爲了要從壕溝裏射擊，而不是爲了躲藏，鑽到壕溝裏去，那是爲了要保全自己，以便進行一小時之後所要進行的可怕的進攻。有時候人們竟以爲掩蔽處是躲藏的，僅僅是爲了躲藏的……這個哲學思想可以簡單地表示出來，」他補充說：「我們是坐在敵人後方的城市裏，爲了突然進攻敵人，並不是爲了躲在樹林裏。不是這樣嗎？」

「是這樣，僅僅是爲了這樣。」

克列諾夫京中尉走到波加列夫跟前。

「委員同志，許我報告，」克列諾夫京中尉說，並且習慣地看看錶，「有客人來看我們。」

「誰？」波加列夫問，注視站在克列諾夫京旁邊的一個軍人的面孔。突然歡喜地叫了起來：

「啊，這是柯士洛夫同志，我們著名的偵察連長！」

「柯士洛夫上尉，奉第一百十一團指揮員密爾察洛夫少校的命令到你的麾下，」柯士洛夫高聲地，非常清楚地報告，他的聰明的褐色眼睛笑了起來，像第一天他們認識的時候一樣。

「與其說是走來，不如說是肚皮貼着地爬來的，」他低聲對魯勉切夫說。

柯士洛夫坐在波加列夫旁邊。他開始詳細傳達密爾察洛夫所擬定的共同打擊的計劃。他一條一條地講述複雜的作戰。連集中和進攻的時間，配合行動的信號機構，也都擬定了許多小節。他勾畫出我們坦克所將活動的地方，大砲和迫擊砲從那裏打擊的地方，他說，德國企圖經由輸送後備軍的道路怎樣截斷，砲兵中隊怎樣轟擊德軍可能退却的道路。他把金錶交給波加列夫，說道：

「這是密爾察洛夫託我交給你的錶，他還有銀錶，這隻錶一秒鐘都不錯。」

波加列夫把錶接過來，放在手裏旋了一旋，然後又撥了一下自己手錶的針，他的錶慢四分鐘。

「好，」他說，「看來，我並不是白跟密爾察洛夫說了這許多不好的話。」他笑了一笑，自己對自己說：「也許，是白說的。這祕密是很大的。」

「你指揮我們的射擊營，」他對柯士洛夫說，「你，魯勉切夫同志，應當等天一黑就出動，因為在樹林裏推重砲是很不容易的。」

「路已經準備好了，砍出來了，有些地方已經佈置木頭，」魯勉切夫回答，他總是什麼都是預先預備好的。

「很好，」波加列夫說，「就是有一件不好——沒有烟抽。你有烟捲嗎，柯士洛夫同志？」

「我不是不抽烟嗎，委員同志，」柯士洛夫用負答的聲音回答說，

假使你聽見，密爾察洛夫怎樣勸我給你們帶兩匣烟捲，我却拒絕，說：「他們有烟抽，有」——你會處死我。」

「你這傢伙，」魯勉切夫憤怒地說，「我們在這裏抽草葉。」

「是的，這是你給我們的好處，」波加列夫說，「密爾察格夫給你的的是什麼烟捲？」

「淡藍色的匣子，白山，有一個騎馬的人；大概是『卡士別克』（“Казбек”）牌吧。」

「常然是『卡士別克』牌，」波加列夫說，「你喜歡嗎，魯勉切夫同志？」

「喜歡也沒有用了，」魯勉切夫笑着說，「你，大概是軍中唯一不抽烟的偵察指揮員吧。你也給我們弄來可悲的命運。」

「同志們，你們去吧，有很多事情，」波加列夫說。

柯士洛夫走了幾步，低聲地問：

「梅桑斯基怎樣了？」

魯勉切夫都講了。

「奇怪的事情，」柯士洛夫深思地說，「我早就認識梅桑斯基的，和平的時候就認識了。他還是一個工人呢。因為他有一種形式的樂觀，大家總不喜歡他。專門喊『烏拉』。他以為用帽子就可以打掉一切敵人。後來遇到試驗了——一下子便險掉了。」

「十分明白，」魯勉切夫回答他說，「他的樂觀主義是虛偽的，這正像我們委員所說的；轉到自己的反面去了。」

「委員怎樣？」柯士洛夫問。

「噢，委員是很厲害的人，」魯勉切夫說，並且嘆了一口氣。「可是我的聶夫杜洛夫，雪塵若沒有了，戰死了。」

「我知道，」柯士洛夫說，「聶夫杜洛夫是一個好青年。完了，可憐的。」

過了一會向紅軍戰士們宣佈夜間出動。開始集合。人們的臉色在嚴重事情之前總是蹙眉，深思的。在葉影和落日的半黑暗中顯得特別陰沉，瘦削，剛毅。

人們覺得這樹林是住慣的，熟識的房子，——就連在那裏進行過長

久談話的樹株，就連在那裏柔軟地和安靜地過睡覺的蔭長着青苔的凹地，就連乾枝的劈拍聲，就連樹葉的喧嘩聲，就連站在榛樹後面的哨兵的呼叫聲，就連莓林，就連長蕁的地方，就連啄木鳥的啄聲，就連杜鵑的啼聲也都熟了。早晨戰士們就將不在這樹林裏了。有許多人要在廣闊的田野上迎見死神和日出了。

「拿去，把烟匣子明天存一天，——假使我戰死的話，你就給自己留下吧，怪可惜的，東西是很好的，」一個同鄉對另一個同鄉說，「是橡皮的，放得上一包半的烟，不怕水，不怕潮濕。」

「我也會被打死的，」第二個惱怒地說。

「你是在醫務隊裏，我却要第一個出去。我的機會多些。」

「好吧，拿來。我一定紀念你。」

「可以，假使我活的話，得還我。我是當着證人的面給你的。」

所有站在旁邊的人都笑了起來。

「唉，很想抽口烟，」幾個聲音同時說。

波加列夫在人們面前繞過，傾聽談話，往前走，又聽。

決定作決死戰鬥的人民力量的沉着和嚴峻的自覺籠罩着他。他看到並且感到這一點。

落日穿過樹枝的縫隙，一剎時之間照亮戰士們黝黑的臉，黑色的步槍柄，在庶務長所散發的子彈的鋼身上嬉戲着，照耀着傷兵身上包紮的白色繃帶。突然聽到了歌聲，好像是從這黃昏的太陽裏發出似的。是伊格那季亦夫先唱起。不知誰的聲音跟了上去，然後是第三聲和第四聲。唱歌的人們在樹後看不見，似乎是森林自己悲哀地，偉大地詠唱的……

紅軍戰鬥員羅其姆切夫走到波加列夫面前。

「委員同志，我是戰士們派來見你的，」他說着，把一隻繡着綠色十字的紅布烟袋遞給波加列夫。

「這是什麼？」波加列夫問。

「戰士們自己決定，」羅其姆切夫說，「我們大家可以在這裏忍着不抽烟，——搜集了給我們的委員抽抽。」

「你們怎麼，」波加列夫聲音顫抖地說，「最後的烟。我不要，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抽烟的人。」

羅大姆切夫低聲說：

「委員同志，是戰士們誠心送給你的。這樣你要使他們太難過。」
波加列夫看看羅其姆切夫嚴肅莊重的臉，默默地接下小巧玲瓏的烟袋。

「大家的烟也搜集了半杯子，放烟草的那輛載重汽車，德國人放了很精確的拋來一個燒夷彈，正中要害，他知道，該往那裏拋。戰士們說：『我們的委員整夜不睡覺，看地圖，主要應該給他抽烟。』」

波加列夫想感謝羅其姆切夫，突然覺得，激動抓緊他的喉嚨。自開戰以來，他眼睛裏第一次拋出淚珠。

悲哀的，緩和的歌聲漸漸地響亮起來，好像是紅色的夕陽之火把它煽燬的。

二十

在沒有黎明以前，密爾察洛夫早就醒來了。掩蔽部裏的小桌子上有一隻白色的鋁質鍋子在昏暗中發着白光，桌子上還放着一張地圖，地圖的兩角上放着手榴彈，爲了使新的紙張不要捲起來。密爾察洛夫注視着新的地圖，笑了起來。這是參謀長昨天從軍司令部測量課裏送來的新圖，他鄭重地說：「密爾察洛夫同志，在舊地圖上我們老是註着退却。現在我拿了一張新的來。我們明天用衝破德軍戰綫的戰鬥來把它新生吧。」他們把沾污的，摺處磨光的，在褪了色的，舊布似的爛軟的紙上反映退却紅軍之血戰的舊地圖燒掉。它，燒掉的舊地圖，什麼都見過，六月二十二日拂曉，當法西斯的轟炸機飛過國境，在睡着的砲兵團和射擊團上空出現的時候，密爾察洛夫會觀看這地圖，它會看見過細雨和雷雨，它曾在七月的炎日之午被太陽曬得褪色，它曾在廣大的烏克蘭田野上被風吹捲，在白俄羅斯的森林裏，古老的高樹曾經垂在指揮員們的頭上看過它。

「怎樣，」密爾察洛夫說，不贊同地看看白鍋子。「應該把它染上綠色，否則會破壞戰士的掩護，——一會太陽反照，一會夜裏發白，」他想。

密爾察洛夫從板床底下拿出他的小皮箱，把它打開。發出奶酪，燻腸，香水，香皂的混合氣息。每一次打開皮箱的時候，密爾察洛夫總想起德軍進攻那天給他整理東西的妻子。「那有什麼呢，」密爾察洛夫又說，拿出一條襪袴，襪子，清潔的腳布。他點了蠟燭，刮鬍子，然後他走到上面去，四面看了一下。

離黎明約摸還有一小時，東方還黑暗和安靜，和西方一樣。廣闊平正的黑暗躺在大地之上。寒冷陰暗的迷霧在河岸的楊柳和蘆葦之間敷展着。沒法瞭解，昏黑之天是有雲的還是晴明的，天是安靜的和不動的，像瞎子的眼睛一樣。

密爾察洛夫把衣服脫掉，大聲地呼吸，經過寒冷柔軟的沙子走到水裏去。他說，「喔，你，把身子接觸到水了。」他長久地洗頭，頸，耳，用菩提樹皮擦胸膛，夜間暗黑的水在他週圍被肥皂漂得變成淡藍色了。他洗了之後，穿上清潔的襯衣，回到掩蔽部裏。他坐在板床上，從包裹裏拿出一個漿過的白領子，把它裝在軍裝領子上。然後他把殘存的一些香水從瓶子裏倒在手掌上，用來擦在面頰上。殘存在圓匣子裏的粉沾出來撲在刮過的地方。之後，他用柔軟的手巾把面頰仔細地摩擦一下，開始不慌不忙地穿衣服，——穿上藍色的褲子，毛葛軍服，新皮帶。他長久地刷靴子；先擦去它們的塵灰，然後再用刷子和絨布膠擦得發出光澤。他刷過靴子之後，又洗手，梳一下柔順的頭髮，全身站立起來，把手槍查驗一下，把它放進槍套，從皮箱裏又拿出一支手槍，放進口袋把妻子和女兒的照片放進軍服的口袋。

「就這樣，」他說，看一看錶，叫醒參謀長。

黎明開始了。寒風在蘆葦裏喧嘩，像活動之網似的鋪在河上，用迅速的脚步在廣闊的田野上飛過，輕快地跳過壕溝，防坦克壕，在掩蔽部的小崗之上捲起沙灰，把笨重驅趕到鐵絲所做的障礙物身上。

太陽急急地昇到天際，好似一個年老的法官坐在廣大的田野之上，不知道激動和熱情，準備佔據他高高的坐慣的位子。黑色的夜雲像冰冷的煤塊似的燒紅了，被一種陰暗的和遲鈍的火焰燃燒着。這天早晨的一切似乎都是惡意的，說明戰鬥的艱苦勞動和許多人的死亡。是一個普通的秋日之晨。在這地面上，在一年以前的這樣一個早晨，到村子裏來作

客的漁人們，打着呵欠，走着，這個地，天，太陽，和風對於他們都充滿着和平，寧靜和鄉村之美。但是這年夏天一切都變得可惡了，就連在它陰涼的綠色的暗黑中藏着毒藥的水井，就連被月光照耀着的乾草堆，就連蘋果園，就連灑着被槍斃者血跡的村舍的白牆，就連小道，就連在通道裏喧嘩着的風，就連空虛了的鵲巢，就連瓜田，就連紅薯田——被血流澀，被淚漬滅的烏克蘭之土的整個神奇世界都可惡了……

進攻在早晨五點鐘開始。黑色的衝擊機在步兵頭上飛過。這是不久之前開到戰綫上來的新飛機。它們飛得很低，步兵看得見藏在它們翼下的，準備落下的炸彈。德軍陣地上空豎起烟霧，低低的滾滾的轟響聲在整個廣闊的地平綫上經過。和飛機第一次擲彈的同時，團裏的砲台也開火。不久還是空空的，只有颯風奔跑着的空間，現在都充滿了爆炸的哨聲和響聲，風被擠去了。

密爾察洛夫很願意跟第一營去進攻，但是他把自己抑止住了。在這幾分鐘中他第一次內心感到自己待司令部裏的全部重要性。「他這鬼，說得不錯，」密爾察洛夫想起他跟波加列夫所作的沉重的夜話，憤憤地在心裏想。他每天想起這使他難受的談話。現在他覺得並且看到，有多少戰爭綫索，聚在他的手裏。雖然每一個指揮員都從昨晚起有了準確的任務，並且清楚地知道，他應該做什麼，雖然轟炸機，衝擊機和驅逐機的任務也都經非常準確地擬好，並且重坦克營的指揮員謝列根（Серегин）少校和密爾察洛夫一同看地圖看了一個多鐘頭，但是從戰事開始後的最初幾分鐘起，敵人便猛烈地開始活動，這是立刻要求把整個複雜和活動的機構加以迅速和緊張的指揮。

蘇聯飛機已經兩次飛到德軍分佈處的最前綫，黑烟豎在德軍壕溝和掩蔽部的上面。但是射擊部隊跟着重坦克去進攻的時候，德軍使用大砲，迫擊砲，攻坦克砲放出強烈的砲火。營指揮員們打電話給密爾察洛夫，說，步兵們躺下了——敵人的砲火緊密得不可能推進。密爾察洛夫站起身來，把手槍套解開：應該叫步兵起來，無論如何衝到前面去。這對於不知道懼怕的人是最平常的：縱身到戰鬥地獄裏去。剎時之間他感到一種怨恨的失望；難道他白白的這樣仔細地和長久地準備了今天的戰鬥嗎，難道他白白的第一次用教授的精細性草擬今天戰鬥的細節嗎？

「不，參謀長同志，」他憤怒地說，「戰爭曾經是並且將來也是不怕敵人和死的藝術。應當把步兵叫起來。」

但是他並沒有走出司令部。電話又響起來了，接着又是第二個。

「空中的打擊對於坐在壕溝裏的敵人影響很弱，他還保持着自己的火力，」柯赤特柯夫說，「大砲和迫擊砲不斷地轟擊着。」

「坦克遇到砲隊的有力火力，步兵躺下了，但是坦克離開了，開到前面去了，兩輛坦克的齒輪受了傷，」謝列根報告說。「我認爲再向前推進是不適當的。」

電話又響起來了：空軍隊代表詢問轟炸的成績，是否須要改變襲擊的機構，因爲飛行士們報告：步兵不前，敵方砲台保持積極性。這時砲兵部代表中校來到司令部，——他有重要的，要求立刻解決的幾個問題。

密爾察洛夫抽烟捲，縐着眉頭，坐到桌子跟前。

「我們重行襲擊步兵嗎？」參謀長問。

「不，」密爾察洛夫回答說。

「我們再叫步兵向前推進，最前哨的分隊躺在離敵人三百米的地方，還可以躍進一百米，」參謀長說。

「不，」密爾察洛夫回答他說。

他是這樣深思，甚至沒有注意到師團委員乞列德尼成果走進司令部。師團委員沒有看他和參謀長，在立正着的哨兵面前走過，走進掩蔽部；坐在靠近板床的屋角裏，這地方平常是傳令兵坐的，他敲去烟斗裏的烟灰，安靜地和注意地聽着電話的交談，注視着密爾察洛夫參謀長。

乞列德尼成果是經過薩馬林(Самарин)的指揮處來到密爾察洛夫這裏的。他想要在進攻之前趕到，知道薩馬林必定在進行重要戰事的地方，決定在最前綫會見軍指揮員。

密爾察洛夫看着地圖，他的尖銳到痛楚的思想看到戰鬥就像一個整體的東西，在這戰鬥上，就像在交流的磁石電力地上一樣，一會產生緊張的強力節環，一會削弱和熄滅。他看見，他找到敵人防禦的樞軸了，這樞軸用它的尖頭破壞攻勢之交流性的緊張。他看見，個別的被加數，一個加在一個身上，僅僅是機械地並存着，並不像躡着同樣波長而互相

加強的起伏那樣發生衝突。他的腦子把這複雜戰鬥的許多組成份子在力學的報影裏重新創造了。他用行進着的飛機，軋軋着的重坦克的吼聲測量頑強的活力，輕重融合的火之壓力，他感到敵人後方的波加列夫軍隊的潛在力。他的整個內心似乎都被明亮的快樂之光照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像數學似地不可否認的決定來到他的心裏了。數學家或是物理學家在航空的第一階段也會這樣被原素的複雜性和矛盾的動所壓倒，而這些原素是他在外表簡單和平常的現象中發現的；科學家懷着極大的緊張，把這些散開的，互相矛盾的被加數聯結起來，企圖把它們弄得相互有關；它們是執拗的，迅速的，有彈性，它們滑脫着。好像是報賞分析的艱苦勞動，解決的緊張尋求，一個清楚簡明的思想來到了，把所有的複雜性除去，提出了唯一正確的，簡單得驚人的解決。這一過程叫做創作。密爾察洛夫在解決在他面前所產生的複雜任務的時候，也經歷了這樣的情形。實在說他從來沒有經歷這樣的激動和這樣的歡欣。他向參謀長說明他的計劃。

「但這是矛盾的……」參謀長一一說出密爾察洛夫的提議是怎樣矛盾。

「那有什麼呢，」密爾察洛夫說，「你記得，巴巴章陽是怎樣說的，——只有一個限額，這限額是勝利。」

他想了一忽。是的，爲了在司令部的地圖旁邊採取負責的決定，有時需要比在戰場上作偉績更大的力氣和勇氣。密爾察洛夫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這勇氣，負責決定的勇氣。他知道，俄羅斯的指揮員在艱重的形勢中總是用躬親經歷死亡危險來尋找辯信和出路。假使在戰鬥之後問指揮員，他回答說：我看見事情不好，我便走在大家的前面。我還能做什麼呢？但是密爾察洛夫知道：這偉大的犧牲，並不能卸去戰鬥結局的責任。

事情是這樣的。空軍的打擊沒有能夠撲滅掘壕於地下的德國步兵。德國砲隊和迫擊砲阻止坦克的行動，使進攻的步兵和坦克車離開。向前衝去的步兵分隊被大砲和迫擊砲火所削弱，落在德軍自動槍和機關槍的射程之內。超越德國砲隊幾乎兩倍的我方砲隊，力量分散，向德軍防綫的最前綫的廣闊戰綫上開火。密爾察洛夫看出，俄羅斯飛機，坦克，大

砲和步兵的火力，相等地順着德軍防綫的各要點分配，拿出去和德軍大砲與迫擊砲作戰的只有他們所有力量的四分或五分之一。假使在進攻的第一階段，和它們作戰便握住成功的鑰匙，那末它們就被毀滅了。

於是密爾察洛夫並不提高聲音地給團的和撥給團用的師的砲隊，重坦克營，依團的指示轟炸和射擊德軍的衝擊機，轟炸機和驅逐機傳達指示。他命令步兵退却，集中在安全的處所處以便向那聚集着德軍砲兵和迫擊砲的主力的地方打擊。密爾察洛夫知道，德軍倚賴大砲的威力，在這些地方只有很少數的步兵作戰。密爾察洛夫知道，他用他所有的砲火火力，可以不費力地撲滅德方砲隊。他挑選德軍最有力的地段作進攻，因為他明白並且感到可能突然把它從有力的變成最弱的，可以被衝破的。

參謀長聽了密爾察洛夫的命令，心裏不禁哎呀了一聲。把步兵集中起來去對抗大砲和迫擊砲台！從流了很多血而佔領的地段不戰而退！

「密爾察洛夫同志，難道步兵真退却嗎？」他說。

「我密爾察洛夫三十五歲了，」團指揮員說。

「密爾察洛夫同志，我們向前進了八百米，難道不鞏固下來嗎？」

「我命令發下了，我是不打算改變的。」

「但是你會受責備的呀，你不是知道，」參謀長低聲地說，「薩馬林是多麼嚴厲。在這裏，在進攻的最初和我們最近失利的退却之後，你却把一切都孤注一擲。」

「就擲在這地圖上，」密爾察洛夫陰沉地說，指着桌子，「謝妙·格爾莫格諾維赤（Семен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請你別說這個吧，我全都知道，我不是小孩子，跟我開不了玩笑。」

在掩蔽部的入口處，聽到有人高聲說話。密爾察洛夫和參謀長迅速地站起來，薩馬林將軍向他們走來了。

他看了看參謀長不快的臉色，點頭致候之後，問道：

「怎樣，衝過沒有？」

「沒有，少將同志，」密爾察洛夫回答道，「還沒有衝過，但是就要衝過。」

「你的各營人在那？」薩馬林斷續地問。他走近團司令部的時候，

遇到退却的坦克和步兵，團中尉說，他們是奉誰的命令退却的。「奉團指揮員，蘇聯英雄，密爾察洛夫少校的命令，」中尉清楚地報告道。這個答覆使薩馬林瘋狂。

「你的營在那裏，爲什麼退却？」薩馬林用安靜得可怕的聲音問道。

「依照我的命令，有計劃地撤退，少將同志，」密爾察洛夫回答，突然看見薩馬林立正，看着一個從掩蔽處暗黑的角落裏向他走來的軍人。他看了看，也立正：在他面前站着的是戰綫軍事委員會委員。

「好，好，薩馬林，你們好，同志們，」乞列德尼成果說，「我來到你們的掩蔽部，並沒有問好，謝謝哨兵讓我進來，坐在那裏板床上，看你們怎樣打仗。」

「反正我是對的，」密爾察洛夫執拗地想道。「我來證明。」

乞列德尼成果向橫眉瞪眼的薩馬林，向激動的參謀長瞥了一眼，說道：

「密爾察洛夫同志！」

「是，師團委員同志，」密爾察洛夫說。

一剎時之間師團委員直視着密爾察洛夫的眼睛。在這沉靜的，稍爲有些悲哀的一瞬中，密爾察洛夫奇怪地和高興地看見，師團委員瞭解在團指揮員的戰鬥生涯中發生着何等重要和莊嚴的階段。

「密爾察洛夫同志，」師團委員緩緩地說。「我爲你高興，密爾察洛夫同志。你把戰事領導得很好，我相信你今天會成功的，」他掃視一下薩馬林，說道：「用職務的名義感謝你，密爾察洛夫少校。」

「我是爲蘇維埃聯邦而服務，」團指揮員回答說。

「怎樣，薩馬林，我們走吧？」乞列德尼成果說，擁着將軍的肩，「我們有話要談。是的，應該讓他們工作，否則長官來了，他們立正着，他們事情很多，讓他們工作吧。」

他從掩蔽處走出的時候，走到密爾察洛夫跟前，低聲地問道：「噯，你的委員怎樣，少校？」微笑着，聲音很低地補充道：「跟他吵過一次架？我說得對不對？有這麼會事沒有？」密爾察洛夫覺得，那夜喝茶，好似乞列德尼成果在場，好似提醒他所瞭解的那夜與今天之間的秘密關係。

二十一

準備強渡河道的德軍部隊的指揮員勃魯赫穆勒爾（Брухмюллер）上校接見昨晚到他這裏來的總司令部代表格倫（Грюн）上校。在俄軍突然開始反攻的那天早晨，他們正在設在一個校舍裏的司令部裏吃早餐和喝咖啡。勃魯赫穆勒爾和格倫早已認識，所以昨晚談前綫和國內的事情談得很晚。格倫所佔據的地位要比前綫上校好得多，並且高得多，但是他尊敬主人。勃魯赫穆勒爾在德國軍隊中是以能幹指揮員之一，飽戰大能手著稱的。白羅傑區（Брауншвейг）將軍曾經論到過他：「這位勃魯赫穆勒爾並不是百姓這姓。」大概白羅傑區是暗示著名的同姓上校，他在一九一四年大戰時，在西綫進攻之前，善於組織先用重砲作掩護轟擊。軍中存在着複雜的等級制度，只准許和自己圈子裏的人進行信任的談話，格倫蔑視這種制度，竟向肥胖而禿頂的上校坦白地講述最高司令部軍官的情緒和德國國內的事情。這些講述很使勃魯赫穆勒爾激動和悲哀。

「是的，」他帶着稍為有些使格倫討厭的一種機靈說，「我們在這裏作戰，那裏却已經進行內戰。結果這些陰謀——工業家，國社黨人，將軍中部的這種反對黨和反反對黨把事情都攪亂了。應該清楚地說：德國就是軍隊，行動的軍隊就是德國。決定和規定一切的必須是我們而不是任何別的人。」

「不，」格倫說，「我明天再給你講重要不亞於前綫勝利的事情，這些事情一天比一天複雜起來，對於上級軍官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忍受了。會有一天形勢簡直要變得這樣奇怪。」

但是他早晨並沒有繼續談話，因為俄羅斯人開始突然進攻了，自然，兩位上校的興趣便都鑽到當務之急上去了。

電訊工作得十分之好，勃魯赫穆勒爾坐在司令部裏看得見所進行着的戰事的整幅圖畫；無線電，電話，每隔五六分鐘報告戰事的進行情形。

「俄國人平常總是採用正面壓迫，把壓迫相等地分配於全綫。他們

把這叫做『迎頭痛擊，』」格倫說，把地圖細看一下，「大概，他們自己也見到這種行動的沒有效果。在他們的命令中時常說到這一點。但是命令仍舊是空文。在這種戰術中顯出俄國人的民族性格。」

「哦，性格，」勃魯赫穆勒說，「俄國人的性格很奇怪。但是，你知道，在戰鬥中我從來用不着瞭解和我作戰的指揮員的性格。它是朦朧的，模糊的。我捉摸不定，它喜歡什麼，他寧可用那樣的武器。但是這樣不十分使我喜歡，我不喜歡模糊。」

「哦，這是沒有什麼等候的，」格倫說，「我們把我們德國戰爭的全部複雜性去束縛他們。飛機，坦克，登陸，機動，配合打擊，力的立體戰爭。」

「確巧，在我們的戰線上他們出現相當多的重坦克和新飛機。這些裝甲的黑色機器特別有效，兵士們把它喚做『黑色的死神』。」

「但是他們能夠做的却很少，你看，」格倫說，指指書記剛剛打出來的報告。

勃魯赫穆勒笑起來了。

「應該坦白地說，」他說，「這裏的事情是形成這個樣子，假使我和你碰到這樣的防禦機構，簡直要絕望了。」

他把寬廣的胸伏在桌子上，開始頗有興趣地講述他的砲火機構。

「這有些像我兒子所愛玩的玩具，」他說，「一個圈套在第二個圈上，第二圈套在第三個圈上，第三個又和第一個聯在一起。你去猜猜看，怎樣拆開它們，它們是拉不斷的，它們是鐵做的。訣巧在於看上去鋼圈比較堅實和粗大的地方却是拆得開的。」

電話和無線電，從營，連，砲臺裏傳來好消息：俄國人的進攻洩氣了。

「真奇怪，他們怎麼能夠推進八十米。他們的勇敢我並不否認，」格倫說，抽了一根烟捲，問道：

「你什麼時候打算強渡過河？」

「再過三天，」勃魯赫穆勒回答，「我有命令。」他突然情緒良好，撫摩撫摩自己的肚皮。

「假使我在德國的話，我這樣的好胃口，一定要餓死了，你信不，

我已經要吃中飯了，」他說，「我這裏就一切都設備得很好。我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就作戰，對天發誓，我可以做最優秀的國際飯店裏的廚房顧問。我施行一個規則，和那個國家作戰，就吃那個國家的民族菜。對於吃東西，我是超國家主義者。」他斜眼看一下格倫——瘦瘦的人，只喝黑咖啡，吃起飯來只叫一盆肉片湯和一隻瘦小的清燉雞的人，會對於這種東西發生興趣嗎？也許，對於美味食物的弱點，勃魯赫穆勒所以爲的他的弱點，給格倫看起來不愉快吧？

但是格倫微笑着，聽他說：他喜歡上校與高采烈的關於食物的講述。這事情在柏林講起來是可笑和有趣的。

勃魯赫穆勒笑着，講道：

「我在波蘭吃過肉絲泥糊湯和牛肚——雖然很難看，但是鮮得要命，小圓子，小蒸捲，糖元宵，喝過波蘭燒酒；在法國——各種各樣的香茅，嫩肉，莢豆蔬菜，很細緻，我在那裏還喝過真正的皇帝御酒；在希臘，我和年老的女販子一樣，身上冒出大蒜臭，我甚至害怕內心被大量的胡椒燃燒起來。在這裏，小豬肉，鵝，火雞，——是很好吃的東西，奶——酪——饅是一種白色的湯裏煮的麵團，有櫻桃餡或是奶酪餡，上面澆醋奶酪。你今天一定得試試。」

「噢，不，不，」格倫笑着說，並且像阻擋危險似的，舉起手來，「我要看到柏林，兒女和妻子。」

這時副官來報告說，俄國的坦克退却了，用自己的砲火掩護步兵的退却，俄國人的空軍不再出現在步兵分佈處的上空了，各種口徑的大砲停止開火了。

「這便是你有名的迷霧，」格倫說。

「不，這不是，」勃魯赫穆勒皺起額角來，回答說。「我知道伊凡的頑強性。」

「你還相信迷霧嗎？」格倫玩笑地問道。

「我相信我們的武器，」勃魯赫穆勒爾回答道，「可能是他們靜下來了，可能不是。大概不是。但是對於我，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手背敲地圖。

在地圖上，在森林的綠色和水道的藍色之間用「法布爾」粗鉛筆畫

了幾個，紅圈，表明德國的大砲和迫擊砲位。

「看我是相信什麼，」勃魯赫穆勒爾重複說。

他說這幾個字緩慢而且鄭重其事。格倫覺得勃魯赫穆勒爾不僅是指俄人的軍事努力，並且也是指他們昨夜談話的題材。

過了十五分鐘，電話通知，俄國人又表現積極性了。

轟炸機的第一次打擊是打在重砲的砲台上。接着立刻又來報告，說俄人的重坦克探索到營迫擊砲的分佈處，用七十五糎米突的大砲轟擊着。接着又是施瓦爾別（Швальбе）少校安靜的聲音報告，他和他的一百零五米厘米突的大砲處在俄國重砲的猛射之下。

勃魯赫穆勒爾立刻明白，俄人的努力不是平均地沿全綫分配，而是有方向的。他好似感覺到他探索武器鋒口的有力的刺痛。他是這樣緊密和習慣地和軍隊聯繫着，這感覺竟得到生理上的反映，他不禁把手在胸口撫摸，好似要推去騷擾的和不安的感覺。但是感覺並沒有消失，却仍舊繼續着。

俄人的轟炸機剛剛飛走，砲兵陣地上又出生驅逐機。砲台指揮員們報告說，不能開火；開砲人員躲在隱蔽處。

「無論如何，用最大限度的猛烈，」上校命令道。

他立刻全身緊張起來了。是的，他並不是徒然用勃魯赫穆勒爾的姓氏。軍隊裏不是徒然知道他和尊敬他。他確實是有經驗的，堅決的，高明的軍人。在學院裏教員們就說他是真正戰鬥的德意志軍官階層的代表人物。

整個龐大的，佈置就緒的，上了油的，動轉得很好的司令部的機構，宛似被他意志的突發而震動一下，立刻工作起來。電話響了，副官和下級軍官鄭重其事地從戰地拍發處走進上校房間，默默地把無線電發報機達達地打起來，聯絡摩托自行車員，急急忙忙地喝了口酒，把船形帽戴緊些，開出學校院子，揚起塵灰，在大路和小路上飛逝而去。

勃魯赫穆勒爾親自用電話和砲台指揮員們說話。

俄人的驅逐機剛剛飛走，在砲兵陣地上空又出現垂直下降的轟炸機。勃魯赫穆勒爾明白：俄國指揮員的目的是要摧毀和撲滅他的主要砲位。大砲一尊一尊地被炸毀。兩個迫擊砲台和砲兵人員一同毀滅。俄人很

有把握地找到一個一個的砲台。

勃魯赫穆勒爾召集後備中的步兵營，但是過了幾分鐘他得到報告說，黑色的俄國衝擊機斜削地襲擊開近戰綫的載重汽車縱隊，把砲彈和機關槍彈撒在縱隊身上。勃魯赫穆勒爾命令拋棄載重汽車，步行前進。但是這也是不可能的：俄國人集中火力射擊公路，使它不能通過。

上校初次感到束縛的感覺。好似有誰的意志在妨礙他，擾亂他的命令。戰綫那邊的軍人優於他自己的那種感覺，即使是一分鐘的，也是難於忍受的。

他突然想起，一年前，當他在法國的時候，他曾參觀一個非常複雜的手術，這手術是一個到前綫來的著名教授，解剖瘋子的世界權威者施行的，教授拿一個奇異的，細而柔軟的，介於針和刀之間的東西伸進睡着的病人的鼻子裏，用敏捷的白手指把這發亮的東西愈深愈深的塞進病人的鼻子裏。解釋給勃魯赫穆勒爾說，有病的地方在後腦骨較上的處所，教授把他那柔軟的東西塞到腦蓋骨和腦髓之間的病處。這手術很使勃魯赫穆勒爾驚奇。現在他覺得，那個和他作戰的人也有着這種銳敏的，側耳諦聽的面孔，這樣迅速的手指，像這位在暗中把他的鋼質工具在寶貴的神經系和纖細的血管中間活動的醫生一樣。

上校憤激地招呼副官。

「你在這裏做什麼，你是砲手，你是軍官，你親自報告我說三四砲台指揮員死了，我最優秀的戰鬥助手施瓦爾別少校英勇戰死了。你的軍人天責要求你自己請求我派你到火綫上去。難道你以為你的軍人職務只限於槍斃有同情游擊隊嫌疑的老婦和孩子嗎？」

「上校先生，」副官受辱地說，看了看勃魯赫穆勒爾，急急地說：

「上校先生，我請求你派到戰綫上去。」

「去，」勃魯赫穆勒爾說。

「發生什麼事情了？」格倫問。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個俄國人終於表現他的性格了，」勃魯赫穆勒爾回答。

他又俯身在地圖上。敵人安然地發展着戰鬥。勃魯赫穆勒爾現在看到他的臉。「俄國人的步兵在我們砲兵陣地進攻，」戰地電報紙報告說

這時一個軍官跑進來，高聲喊道：

「上校先生，俄國人的重砲從後方打擊。」

「不，我要贏過他，」勃魯赫穆勒爾自信地說。「他是對付不了我的。」

風拍打着沒有關閉的窗戶，門吱吱地響着，風掀動牆上一張很大的教學圖畫。在被風吹動的紙上，畫着的原始人的褐色的毛茸茸的頭好似用他強大的顎在作着頑強的咀嚼動作。

二 十 二

魯勉切夫的觀察者坐得離德國人很近。克列諾夫京中尉躺在溝壕裏，看見兩個軍官怎樣從地下掩蔽處走出來，喝咖啡，抽煙。他聽得見他們的說話，看見，電話生怎樣向他們報告，軍官之一，看來是上級的，給電話生傳達命令。克列諾夫京悲哀地看看自己的錶：從前不該不研究德國話，否則現在可以把德國人的談話，一字一字的偷聽來了。榴彈砲放在林邊離克列諾夫京所躺的地方一公里。步兵也集中在那裏。傷兵也搬在附近；他們躺在担架和載重汽車裏，這些汽車預備隨時跟着衝出去的步兵向前推進。

躺在克列諾夫京旁邊的電話生馬爾德諾夫(Мартынов)特別有興趣地看着德國電話生。這一個從事和他相同職業的德國人取笑他，使他生氣。

「賊頭賊腦，像醉鬼，」馬爾德諾夫喃喃地說，「讓他去用用我們的電話機看——他就不懂得，他是德國人呀。」

非常的緊張籠罩着大家，從躺在德國掩蔽處旁邊的先列諾夫京起，一直到在半黑暗的森林裏等候開始進攻的傷兵和孩子處遑止。大家都聽到砲聲，自動槍和機關槍的射擊聲，飛機炸彈的爆炸聲。在紅軍戰士們的頭上時常有紅星飛機怒吼地飛過，在德國陣地上空旋轉。人們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抑止自己——當飛機在德國戰壕綫上面垂直降下的時候，不揮手，不喊叫。

波加列夫的激動不減於別人。他看見，魯勉切夫和無畏而可笑的阿

士倍夫都焦候得緊張而苦惱。預先擬定的進攻階段過去了。約定共同打擊的時間過去了，但是信號還沒有發出。當戰鬥的喧聲緊張起來的時候，指揮員們中斷談話，傾聽，審視。但還是沒有。密爾察洛夫沒有招呼他們。

在德人後方的軍隊聽起這戰事來是多麼不平凡，多麼奇怪啊。所有的聲音都有相反的記號：砲彈的爆炸是俄國人的，大砲的排砲是德國人發出的，有時頭上噠噠着流彈，這是俄國子彈的噠噠，而德國人的自動槍的達達之聲聽起來特別可惡，特別驚心。這戰鬥聲音的不平凡和相反性也使人激動。

紅軍戰士們蹲在樹後，灌木林裏，高高的沒有割去的麻叢裏，聽着，緊張地看着晴朗的清晨之天，只是有些地方被烟和泥灰遮黑了。

噢，這幾分鐘土地是多麼好啊！人們覺得它的沉重的指敲，黃黃的山坡，蔓長着牽牛花的丘陵，樹林的凹地是多麼慈愛啊！有一種神異的氣息從泥土裏發出來——樹葉的腐爛氣，乾燥的塵埃氣和柔潤的林中的濕氣，和平泥土和玫瑰的氣息，乾巴漿菜和多次腐爛與重新枯乾的葉實的氣息。風從田裏吹來凋萎的花和枯乾的草的溫暖和悲哀的氣息；在森林的半黑暗中，突然透進陽光，被露水滋潤了的蛛網突然發出罩着塵埃的虹光，好像靜謐和平的神奇要淹逝了。

羅其姆切夫面孔朝地地蹲着。他睡着了還是念的？不，他的眼睛注意地注視着土地，旁邊的野薔薇叢。他大聲地呼吸着，把泥土氣吸進去。他懷着興趣地，渴望而慫慫地看着周圍所發生的事情；螞蟻們在肉眼看不清的大道上列着縱隊行進着，拖曳枯乾的小草和小枝。羅其姆切夫心裏想，也許牠們也進行着戰爭，所以被動員的縱隊爬去建築戰壕和防禦工事。也許這是主人要造新房子，持木匠和泥水匠去做工……

他的眼睛所看見的，耳朵所聽見的，隨着空氣吸進鼻孔裏去的世界是巨大的，一阿爾申（Аршин）^①的林邊土地是野薔薇的一個叢林。這一阿爾申的土地是多麼偉大啊！這花朵已謝的叢林是多麼豐富啊！在乾燥的土地上有一條像纖細的閃電似的裂縫，螞蟻經過橋樑，用嚴格的秩序，一個接着一個地走，迎接的人在裂縫的那一邊焦急地等候着。飄

① 俄度量衡，約合二華尺。

蟲——穿紅背心的胖女人，亂投着，尋找可以越過的地方。啊，你這田鼠，眼睛閃光，後腿站起，在草窩裏倏忽消逝，好似牠本來就沒有在這裏。風吹過時，草倒下去，鬢下去，每一棵草都各照自己的意思，有的順從而迅速地躺到地上，有的執拗地，憤怒地抖動一下，把它可憐的，一叢叢的穗子——麻雀稗子像羽毛似的逆豎起來。黃黃的，紅紅的，被太陽烤得像經過火燒的黃泥似的野薔薇的漿果在枝椏上抖動着。被主人拋棄的蛛網，早已看得出臨風飄動着，網着枯樹葉，樹皮，在一個地方還重重地掛着一粒榛子。它好似漁人死後棄在岸上的漁網。

像這種有生命的土地和森林有多少啊，有多少無數的阿爾申啊。在羅其姆切夫的生活中有多少比較這更美麗的濁活草，有多少夏季的急雨，有多少小鳥的歌唱，清涼的風，夜晚的霧啊。有多少工作啊！他做工回家，在村舍安靜的暑氣中妻嚴峻地，但是懷着真心的愛問道：「你就吃飯不？」他吃着素油馬鈴薯粉團，注視着自己的孩子，妻子晒黑的手，——那時分是多麼光榮啊。前面還有多少生活啊！很多嗎？但是，現在，再過五分鐘，一切都會完結。成百的紅軍戰士也躺着一——這樣想，回憶，看泥土，看樹，看叢林，呼吸早晨的氣息。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泥土更好的東西。

伊格那季亦夫深思地對同伴說：

「我曾經聽見兩個高射砲隊中尉互相談話說：戰爭在進行着，但四周是花園，小鳥唱歌，牠們好似跟我們的事情沒有來往。可是我却總是想，這是不對的，中尉們沒有看到真情。這戰爭是關涉到整個生命的——你就拿馬來說吧，什麼苦不吃。或者就拿我們在羅加赤夫的事情來說，我記得：那裏發警報的時候，所有的狗都爬進地窖，我看見一隻母狗——把狗藏在壕裏，等空襲一完結——又領出來玩耍。就是家禽吧——鵝啊，雞鴨，火雞啊——難道牠們不逃避德國人嗎？就在這裏，在四周圍，在森林裏，我也發現，烏雀開始恐懼——飛機剛一飛來，便像一層雲似的飛了起來，噪叫，喧鬧，亂竄。毀了多少森林！多少花園！或者，就像我現在想着吧；野地裏進行着戰鬥，我們躺在這裏，近千的人，——所有這些螞蟻和蚊子，所有生命便都倒轉來了。假使德國人放瓦斯，我們也回敬他——那末在整個森林裏和田野裏生命就反轉來了

——就連田鼠，就連刺蝟，以至一切，戰爭都能達到；甲蟲和烏雀也開始喘息，牠躲到那裏去呢？

他抬起身子來，注視同伴，帶着快樂的傷感說：

「噢，這也不錯，朋友們！只有在這樣的日子你才會明白：似乎，就是這樣躺一千年，也不會寂寞。呼吸吧。」

波加列夫聽着戰鬥。突然爆炸聲沉寂下去了，蘇聯飛機不再在德軍陣地上空飛行了。難道進攻被擊退了嗎？難道密爾察洛夫不能擊破德國人的防禦，和波加列夫一同開始總的進攻嗎？苦惱抓緊波加列夫的心。關於密爾察洛夫可能失敗的想法是不能忍受的，是非常沉重的。他不看見太陽光，似乎，藍天昏暗了，變黑了，他看不見展開在他面前的廣闊的田野，一切都消失了——樹，和田野。只有一個對德國人的憎恨，充滿着他的全心。

這裏，在森林的邊口，他清楚地想像得出那在人民之土上爬行着的黑暗力量。人民的土地！在多馬斯·謨爾（Томас Мор）^①的幻想裏和奧文（Оуэн）^②的烏托邦裏，在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③和格

① Thomas More, 1478—1535, 英國人道主義者及政治家。曾任英王亨利八世監國，因不承認國王的宗教權威和反對國王和安娜·婆倫結婚而處死刑。其名著「烏托邦」主張立法與宗教的人道，財產的共有，勞動的義務。

② Robert Owen, 1771—1858, 英國社會主義者，本為紗廠主人。因鑒工人階級的貧苦，遂決定建立合作企業，以求改善。但他理想的實現，在英國遇到阻礙，於是便在美國購地創立公社，試驗未成，又回到英國，從事宣傳，組織工會。

③ 倍林斯基（Виссар Григор. Белинский, 1810—1848）俄羅斯著名批評家，在大學讀書時就寫羅曼諾克悲劇，未經檢查通過，並因而被開除學籍。一八三四年發表他第一篇嚴肅的批評文章「文學的幻想」，一八三九年負責編「祖國紀事」的批評欄，自此他的任務便是「以人道主義的理想來教育社會」。一八四七年編聶克拉索夫所創刊的「同時代者」，旋自國外為戈果里的「友朋信札」給後者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逝世。

爾岑(Герцен)①的論文裏，在席略波夫(Желябов)②和米海洛夫(Михайлов)③的信札裏，在織工阿列克賽夫(Алексеев)④的語錄裏表現出人類關於平均財產的土地，消滅做工者和給工者之間永久不平等的土地的世代苦悶。成千成萬的俄羅斯革命者死在鬥爭中。波加列夫知道他們，像知道兄長一樣，他讀過關於他們的一切書，他知道他們臨死的遺言，臨死前寫給母親和子女的信札，他知道他們的日記和獲得自由的那些朋友們所記下的祕密談話，他知道他們逐放到西伯利亞去流徙的道路，他們過夜的囚徒宿所，給他們釘鎖的中央監獄。他愛這些人，讀他們，就當作最接近最親愛的人。他們中間有許多基輔的工人，明斯克的印刷工人，維里諾(Вильно)的裁縫，別羅斯托克(Белосток)的織工，——這些現在被法西斯奪去的城市。

波加列夫用他的每一呼吸愛這土地，在內戰的空前艱苦中，在飢餓的苦難中爭取來的這土地。就讓它是貧窮的土地吧，就讓它是生活在嚴峻勞動裏的土地，以嚴峻規則生活的土地吧，但是愛這土地。

-
- ① 格爾岑(Исканд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 Герцен, 1812—1870), 俄羅斯著名政論家，十九世紀俄羅斯智慧生活中最大現像之一。他是深刻獨立的思想家，西歐文明的無情批評家，勞動階級利益的熱烈擁護者，文字的大匠。一八三四年被放逐畢爾姆(Пермь)，旋逐往維亞特卡(Вятка)，後又轉往符拉其米爾(Владимир)，一八四一年二度被放逐諾夫哥羅德(Новгород)，一八四七年居國外。一八五七年到一八六七年發行「鐘」報，寫有許多文章。
 - ② 席略波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51—1881)，俄國七十年代大革命家，以組織反沙皇政府恐嚇為目的的「人民意志黨」創立者和領袖之一。他本是農奴之子。被沙皇政權捕去後，處絞刑。
 - ③ 米海洛夫(М. И. Михайлов, 1826—1865)，俄羅斯著名文學家和政論家，並以翻譯外國詩人(海涅等)的作品著稱。曾被放逐。
 - ④ 阿列克賽夫(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891)，最早工人革命家之一。農民之子。以紡織工人為業。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織工和工人團的組織者。始終為反對獨裁而鬥爭，被捕後處苦役徒刑十年。放逐時被強盜所殺。

他緩緩地在輪着的戰士們之間走着，停下來一會，說了幾個字，再往前走。

「假使再過一小時，」他心裏想，「密爾察洛夫不發信號，我就領人去進攻，獨力衝破德軍防綫……再過整整一小時。」

「密爾察洛夫一定會成功的，」他對柯士洛夫說，「決不會不成功，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明白會不是這樣。」他經過戰士們的面前，他看到伊格那季亦夫和羅其姆切夫，走到他們跟前，坐在草上。他覺得，他們這時所說所想的，是和他一樣的。

「你們在這裏說什麼？」他問。

「我們是在討論蚊子，」伊格那季亦夫帶着負咎的笑聲說……

「真是這樣嗎，」波加列夫想道，「這時候我們難道會想不同的事情嗎？」

幾十個人看見了信號——這是紅色的火箭，從俄人戰綫向德人戰綫方面放來。榴彈砲的射擊立刻響了起來。成千的人嚇住了。榴彈砲的轟響聲通知德國人說，有俄人的軍隊躲在他們的後方。

波加列夫用迅速而歡欣的眼光環視一下田野，握一握在右翼走着的柯士洛夫的手，對他說：「親愛的朋友，我對你存着很大的希望，」往胸裏吸進更多的空氣，拖長地叫道：「跟我來，同志們，向前！」於是沒有一個人再輪在可愛和緩和的夏日土地上了。

波加列夫跑在前面，一種無名的感覺籠罩着他的全身——他吸引戰士們跟在他的身後，他們和他聯繫成爲一個統一的，永久不分離的整體，他們好似在推他向前走。他聽到他們在他身後的喘氣聲，他們心的熱烈與迅速的跳躍聲傳達到他的耳鼓裏。這是人民收復自己的土地。波加列夫聽到靴子的跑步聲，這是改取攻勢的俄羅斯人的步伐。他們愈跑愈快，而「烏拉」聲也愈是長大，愈是堅強，響得愈高，散得愈廣。轉取刺刀衝鋒的密爾察洛夫營也透過戰鬥聲聽到這「烏拉」聲。在遙遠的，被敵人所佔領的村子裏的農民也聽到它。高昇到天空裏去的烏雀也聽到這「烏拉」聲。聽了這「烏——拉——」聲藍天震抖，大地死去。

德國人絕望地作戰。他們熟練地和迅速地採取圓形的防衛戰，用機關槍掃射。但是俄羅斯步兵的兩個浪濤一個接着一個迎頭撲去。埋在地

裏的鋼鐵坦克被俄羅斯的熱火轟得燒了起來。司令部的汽車燒起來了，載着奪來財物的豐富的輜重車變成碎片了。這些人中間難道有多少人不久之前曾經在森林裏怕高聲談話，難道他們聽見烏鴉的叫聲就當做是德國人說話嗎？密爾察洛夫的各營人非但聽見由德軍後方散發得來的「烏拉」聲，並且他們已經看見同志們的塵埃之臉，覆着戰鬥勞動之大汗，他們已經分辨得出拋擲手榴彈者和射手，他們已經分辨得出砲兵的黑結和柯士洛夫中尉制帽上的紅星。但是德國人還是抵抗着。也許不僅是勇敢領導着他們的頑強。也許他們自以為無敵的陶醉的信仰在戰敗的時候不願意離開德國人吧？也許在七十天中慣於勝利的兵士不能夠並且還不願意明白這個第七十天已成為他們戰敗的日子吧？

但是戰綫是被衝破和切斷了。看，最先兩個戰士會面了，擁抱了。在戰鬥的喧鬧中發出聲音：

「老弟，來支煙捲，整個星期沒有抽煙了！」

看，最先被包圍的德國機關槍手舉起手來了，看，鉤鼻子的滿臉雀斑的自動槍手叫起來了：「羅斯，別開槍！」突然他把他所嫌棄了的黑色自動槍拋在地上。看，已經有一連串的俘虜，不戴船形帽，垂着頭，軍裝敞開着懷，——剛才在戰酣時解開的，口袋翻轉着，表明兵士們沒有手榴彈和手槍。看書記，電報生，無線電生，已經從司令部裏押解出來了。滿臉塵埃的嚴峻的戰士們默默的看着自行開槍射死的德國上校的身軀。年輕指揮員的迅速的目光已經在計數着被拋棄在戰場上的德軍大砲和自動槍，汽車和坦克了。

「委員在那？」戰士們互相問。

「委員在那？」魯勉切夫問。

「誰看見委員沒有？」柯士洛夫拭去額上的汗，也問。

「委員一直和我們在一塊的，」戰士們說，「委員和我們在一塊的。」

「委員在那？」密爾察洛夫問，在汽車的碎片中走着，全身都是塵埃和污泥，穿着被子彈打破的新軍裝。

人們回答他道：

「委員在前面跑的，委員跟我們一塊跑的。」

在靜下來的，被太陽薄情地照耀着的戰場上，在被暑熱蒸得乾涸和發黑的血泊中間，在煙絲繚繞的被焚的坦克和燒餘的汽車骨架之間，開過一輛小小的綠色的裝甲車。乞列德尼成果從車子裏走出來。

「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志，」密爾察洛夫向他說，「在那輛正在開來的輜重車裏，是你的兒子。是波加列夫隨着隊伍把他帶來的。」

「我的慶運，」乞列德尼成果說，「兒子……？」他看看密爾察洛夫的臉，密爾察洛夫沒有回答，垂下眼睛。乞列德尼成果默默地站着，注視着遠遠地揚起塵灰的，從樹林裏開出來的汽車。

「兒子，」他又說，「兒子。」

他轉身向密爾察洛夫，問道：

「委員在那？」

密爾察洛夫還是默不作聲。

風在田野上空咆哮。從那火焰要燒盡的地方，有兩個人走來。大家都認識他們。這是委員波加列夫和紅軍戰士伊格那季亦夫。血在他們的衣服上流着。他們互相倚傍地走着，沉重而緩慢地舉着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完，林陵譯）



詩歌

柳里斯基
(Максим Рыльский)

莫斯科 (МОСКВА)

那裏吹拂着創造，自由，
青春之輝煌的曙光，
那裏被強大剛毅之火，
照亮着所有的廣場，

在那跋涉着高山大川
閱盡生活痛苦經歷，
Гри-бо-е-дов●和黑夜作戰，
Тол-стой●號召追尋真理，

那裏一切都蓬勃生長，
智慧騰燒得像火花，
那裏和普希金的形象
Ma-n-ков-ский ● 作過談話，

每尊銅像是無價之寶，
每塊石頭——光榮遺蹟，
列寧給普世萬民照耀
永明燈的光芒熠熠。

在內城要塞的天空裏
燃燒着快樂的紅光，——
從黑暗的谿谷裏升起
一團烏雲在那飄盪。

是否是我們在那聚齊
喬治亞人，烏克蘭人，
所有聲音是否在那裏
匯成震撼世界之音。

莫斯科，偉大國家的心，
面目像世界那樣多，
你是大地銳敏的腦經，
不配在塵埃裏躺臥！

讓敵人的鴛在空中轉，
把蔚藍的天空穿破，——
民衆的大軍出發作戰
爲光明幸福，莫斯科！

(靈 譯)

- 格里波葉陀夫(1798—1829)，俄羅斯著名作家，著作有劇本，短論，詩篇甚多，其中以「智慧的悲哀」一劇爲最有名。此處詩句爲限於音節，故用他原文的姓(共四節，若用中文，則須六字，而此句原文僅有九節)。
- 托爾斯泰(1828—1910)，俄羅斯偉大作家，這裏只算做兩個字。
- 馬雅柯夫斯基(1893—1930)，蘇聯大詩人。中文譯名共有六字，用原文，僅爲四個音節。



愛倫堡
(И. Эренбург)

嚴寒的時候……

(БЫЛ ЛЮТЫЙ МОРОЗ……)

嚴寒的時候。幾個年輕的兵士
抬着親愛的朋友在野地走。
默默無言。許多時候拿着鏟子
在凍土的陰鬱之心上挖溝。
告訴我，同志……但非言語所能說，
本來有言語——打仗時失了蹤。
步槍的禮砲，又悲哀又嚴肅
在寒冷，嚴峻，空曠的靜謐中。
把墳墓掩埋好，夜裏——又去進攻，
他們只顧往前，怕回頭觀望，
誰在那裏走來？原來大家哀慟
過的那一位兵士，追上老鄉。
他和別人一同拋出手榴彈，
如果伏在地上——他就喊聲「烏拉」。

兵士們在篝火旁邊圍坐閉談，
總要在那裏留個位子給他。
看不見他。但是報告他的死信
在遼遠的地方却早已收到。
他的心，產生在苦戰中的友情，
怎樣會離開他們就此飛掉？
(沃漪文譯)



西 蒙 諾 夫
(Конст. Симонов)

愛
(ЛЮБОВЬ)

在那燒焦了的高地
我躺在火障的下面，
我想真該感謝上帝，
因你不在我的身邊，
因你聽不見這轟聲，
因你看不到這地獄，
因有別的什麼城鎮，
有安靜花園和房屋。
因那裏以水代石頭，
楓樹蔭代替轟炸聲，
因你永久不用跟我
分担這可怕的時辰。
但是值得和你見面，
並且我要每天每天，

每小時和每次作戰

你像影子跟我後邊，
要你跟我分吃麵包，

要你跟我分享愉快，
我眼花時你也眼花，

我凍壞時你也凍壞，
我驚惶成爲你驚惶，

我憤恨成爲你憤恨，
我的聲音在你嘴上

像從我的嘴上飛昇。

別讓那些和我共過

患難的朋友說壞話：
跟你的不是她是我，

這女人值得你什麼！
因爲不是她陪着你

一同去衝鋒和廝殺，
因爲不是她救了你，——

這女人值得你什麼！
現在老跟她在一塊，

好似在危難的時候，
她各處都跟你同在，

給你替代所有朋友！

讓我能對朋友回答：

你沒有看見她怎樣
緊緊縮做一團躺着，
在開火 d 地方，像堵牆。
她陪我——你也許已忘記——
度過最黑暗的三天。
她還在那幫助過你，
當你那時背我脫險。
並且爲了我的得救，
她不是——你沒有看見，——
我倆乾一杯的時候，
也會坐在我們身邊。

(克 魯譯)





費里泊夫

(Вл. Филиппов)

偉大的劇作家

(ВЕЛИКИЙ ДРАМАТУРГ)

——紀念奧斯特洛夫斯基誕生一二〇年——

列夫·托爾斯泰寫信給奧斯特洛夫斯基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道：「我要協助你現在早些真正成為那種人，就是你無疑的成為全民的——這一字最廣泛的意義——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果然成為全民的作家了，但是僅是在偉大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蘇維埃劇壇的劇目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佔着最顯著的地位之一。它們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在內地，在城市和集體農場裏被上演着，在職業劇院和業餘劇院裏，在成人劇院和兒童劇院裏被演出着；被工人們，紅軍們，集體農民們，學生們演出着；他的劇本不僅用俄文，並且也用加入蘇聯各共和國的語言上演着。

從一八五三年起，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初次在舞台上演（莫斯科「小」劇院 Малый театр），「各安其位」（“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не садись”）以來，直到劇作家逝世，即一八八六年為止，他的劇

本在俄羅斯各劇院上演了不下一萬五千次，就是平均每年演出五百次。現在，單是在俱樂部的舞台上，它們每年演出的次數，就不下十五萬之多。

自從出版物上出現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第一個被他題名為「破產」（“Банкрот”）的劇本之後，作家便被警察監視，劇本長久地被沙皇檢查機關禁止（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通過這樣的決議：「徒然印出，不知演出是禁止的……」）。過了十一年這作品才用另外一個名稱「自己人有賬算得清」（“Свои люди—сочтемся”）看到腳光，而且還是因為劇作家把它大大改編之後。沙皇政府就是這樣「扶助」青年天才的。

檢查機關立刻瞭解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意義，他是俄羅斯「黑暗王國」及其無權，缺乏活潑的社會活動，資本萬能和各種壓迫的暴露者。戲院官僚們狂叫說，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現之後，「戲院便發出擦油皮鞋和羊皮短皮襖的氣息」，於是他們便盡他們力之所及不讓這位劇作家的作品上演。假使不是準確估價奧斯特洛夫斯基才能的，以普羅夫·薩陀夫斯基（Пров Садовский，現在蘇聯人民藝人，榮譽勳章者 И. М. 薩陀夫斯基的祖父）為首的演員們，那末他的劇本恐怕就演不出了。演員對於自己的紀念演出，總是停留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上，當選擇權給予他們的時候。

曾經給劇壇獻出五十多個劇本的偉大劇作家悲哀地承認，他打算完全停止「戲劇生涯」。一八六六年他在一封信裏寫道：「我幾乎不能從戲院裏得到利益，……戲院當局對我沒有好感，而我已經到不但要看到好感並且稍為有些尊敬的時候了……演永久沉痛地和低微地打拱作揖的請求者的角色……」僅僅是演員方面的擁護才迫使奧斯特洛夫斯基放棄原來的決定。雖然奧麗雅和米海伊爾·薩陀夫斯基（Ольга и Михаил Садовские），葉爾莫洛娃（Ермолова），林斯基（Ленский），馬克賽亦夫（Макшеев），莫齊里（Музиль），柳巴柯夫（Рыбаков），尤靜（Южин）——在莫斯科，薩維那雅（Савиная），史特列里斯卡雅（Стрельская），凡爾拉木夫（Варламов），達維陀夫（Давыдов）——在彼得堡的演技超羣，但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

本仍舊比克柳洛夫(Крылов)，施巴靜斯基(Шпагинский)和許多其他現在都公正地被遺忘了的劇作家的劇本支持較少的演出次數。

時常發出聲浪，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是屬於過去的。

個別戲劇工作者想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作來使資產階級觀眾發生興趣的一切企圖結果都告失敗了。在演出劇目中能夠支持得住的只有使演員可能表現特殊天賦的劇本，例如，在「沒有罪的罪人」(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ые) 參加演出的有葉爾莫洛娃，薩陀夫斯卡雅，牙勃洛赤京娜(Яблочкина)，林斯基，奧斯杜席夫(Остужев)。有時善於恢復過去的畫幅也引起人們的注意，例如，像藝術劇院的演出「聰明一世，糊塗一時」(“На вся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довольно простоты,” 1910年)。但是統治階級代表者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似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已經過時，它們上演的主要目的是在經歷文學史教程時作參考品；它們時常在學校裏演早場並不是偶然的。

誰都可以推想，奧斯特洛夫斯基非但重生了，並且成爲廣大羣衆的最敬愛和最激動的劇作家之一。

奧斯特洛夫斯基現在對於觀眾是這樣接近，甚至在音樂會裏常常不用佈景，不用化妝，不用服裝朗誦他劇本的斷片，聽衆懷着緊張的注意傾聽每一個字，敏感地反應出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在莫斯科聯邦院大廳蘇維埃觀眾也是同樣注意地諦聽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例如在那拉(Нара)或是波陀里斯克(Подольск)，在集體農民聽衆的面前，像蘇聯人民藝人勃留明達爾·達瑪琳娜(М.М. Блюменталь-Тамарина)和薩陀夫斯基這樣的大匠朗誦。

驚人地高漲了的勞動者的文化水平使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回復新的、明朗的生活。

不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重生並非開始於十月的最初幾天。只有一個「小」劇院在革命之後立刻就開始上演它原始劇作家的作品。許多人覺得他是不合時代的，把他看做是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只是在一九二三年，當盧那恰爾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提出「回向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口號(許多人不能正確瞭解和解釋因而引起反對的口號)時，戲院才注意偉大劇作家的劇本。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蘇維埃劇壇的舞台歷史可以分做三個階段。最初，他的劇本是像從前的樣子演出的，所不同的，只是比較優秀的藝術家從事演出的外形。

後來便是歪曲的時期。形式主義者和噱頭主義者宣佈說，應該把奧斯特洛夫斯基做成「時代的共鳴者」。爲了這個目的，把他的作品分劈作插曲，把幾個劇本聯合成一個，把劇情移放到劇作家沒有預先規定的環境中，放進作者所沒有的人物。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任何什麼自然主義的歪曲和削除都遭受了。導演們不明白，每一個劇本都是有限制的，劇中人物的語言特徵着所描寫階層的階級從屬性，於是把這一切都歪曲了。

在藝術中和形式主義者與自然主義者的鬥爭，使整個劇壇恢復健康，這鬥爭特別明朗反映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劇本的演出上。現在它們已經不被歪曲原文地，依照作者原意的寫實主義的揭露計劃來演出了。

奧斯特洛夫斯基是真正的寫實主義者。所有他的劇本都是深刻瞭解周圍現實的結果，他用典型的概括把現實表現出來，用意識的路向把概括聯合起來。假使奧斯特洛夫斯基由於檢查的條件不能把他所要說的那說出來，假使由於階級的限制，他不能說出很多，那末他既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却說出了比他所能夠和所願意說的更多的話。他的劇本是攻擊無法無天，貪贓枉法，固執褊狹時代和資本政府的控告書，攻擊壓迫一切從屬的，依存的，無產的人的，把法律，把宗教，把習慣看做神聖的人的控告書。

在這方面奧斯特洛夫斯基並沒有虛構什麼，而是從實生活中開掘取材料出來做自己的創作。他會從許多所見的例子中注意生動的事實，我們可以舉例如下：米特洛芳尼亞（Митрофанія）尼姑庵主著名的案件是揭露在個人偽善的面具之下所做的刑事罪犯，這便成爲劇作家的動機，作爲典型的現象，表現一個女地主莫爾查維次卡雅（Мурзавецкая），她爲了自己的罪惡目的，把全省的案子都翻了過來。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每一個劇本都是用明朗的，形象的，典型的語言寫成的，是語氣互相大不相同的各階層的代表所說的言語（商人，地主，官吏，小市民，演員），提供真正會看到周圍生活的形象。我們可以

從無數的例子中想到兩個例子。例如，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日記中寫道：「有一位酒官……這樣介紹道：我自我介紹，我是一個有大鬍子小能力的人」，我們知道，這樣的句子他的巴拉托夫在「沒有陪嫁的女人」（“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一劇裏也說過。劉皮姆·托爾足夫（Любим Торцов）一角的飾演者總不明白這句子：「用手指九個，用黃瓜十五個。」原來當時理髮師在刮臉的時候爲了要敷起面頰，把手指塞進客人的嘴裏（還要取九個戈貝），對於比較要舒服的人則把黃瓜放進嘴裏（價錢相當提高）。

蘇維埃劇壇經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找到最豐富的材料揭露過去。蘇維埃劇壇給奧斯特洛夫斯基回復真正的戲劇性，因此甚至從前沒有獲得成功的劇本也重新叫座了（比方，我們可以回憶藝術劇院上演「熱烈的心」（“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蘇維埃劇院第一次把沒有那正像戈果里所指出的東西就沒有喜劇的「機智和狡黠」給予奧斯特洛夫斯基。偉大劇作家的幾篇作品取得了它們本來所具有的，但以前總是沒有被發現的那一種性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作在俄羅斯劇壇的上演目錄中佔着它應有的位置。

史遜普京（Шепкин）曾經訴說缺乏新的角色，戈果里回答他道：「難道你忘記有舊的，演過的，被棄的劇本嗎！……在你的記憶中挑出一張舊的上演劇目，然後用新鮮的，現在的眼睛去注視一下……你面前有着一個義務，上戲院裏去，不是爲了劇本的作者，也不是爲了劇本，而是爲了演員——作者……」所以奧斯特洛夫斯基現在被看做真正的，寫實主義的藝術家，在舞台上給那些會用「新鮮的和現在的眼睛」去看一下這些舊劇本的蘇維埃演員。

奧斯特洛夫斯基幻想着有一個真正通俗的劇院，有人問他說，這劇院裏應該上演什麼戲，他回答道：

「呵，我的劇本够上演十五年。……」

偉大社會主義革命提高了戲劇文化；蘇維埃演員進步了，蘇維埃觀衆也無比地進步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沒有死，獲得了新的生命；奧斯特洛夫斯基第一次獲得全民的意義，這意義只有在蘇維埃國家裏才能達到。

（邊 通譯）

羅 馬 柔 夫
(Б. Ромашов)

奧斯特洛夫斯基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在過去俄羅斯劇壇一切最大劇作家中奧斯特洛夫斯基是我們時代最享盛名的一位。在我們戲院的上演劇目裏就有他的劇本三十三個。

各處各地都演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觀眾愛他，直到現在他還激動着和騷動着觀場，雖然在他劇本裏所反映的時代早已成爲歷史的遺產。他的頑固不化的商人，這些季特·季得契(Кит Китычи)和帕夫林·帕夫林納契(Павлин Павлинычи)似乎是博物館裏的珍品。「黑暗的王國」像陰雲似的高掛在遙遠的歷史的地平綫上，他能在這個黑暗的王國裏創造出代表古舊的，商人的俄羅斯之殘酷陰暗的驚人力量的形象。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看法，比較顯明的表現在他自己關於戲劇對於人民的意義所說意見的正確性上。他把這些意見遺在論建立俄羅斯民族劇院的筆記裏：「只有對於靈魂絕滅的人，藝術才沒有力量，但是對於他們一切都是沒有力量的。然而戲劇却會像萬能之手似的抓住清新的靈魂。」

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這清新靈魂能够真正的估價奧斯特洛夫斯基所遺下的豪富的遺產。

劇作家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和商人階級有密切關係的。他是商人階級思想和憧憬的表現者，他熟悉地知道商人階級的心理和生活。出生官吏階層(父親是衙門辦事員，後來從事私家民事訴訟事務)的奧斯特洛夫

斯基在中學畢業之後，便進法科學院，但是和學校當局爭吵之後便入宦途。他在莫斯科法院，後來在商業院辦公處整整八年的服務，給了他許多觀察和素材的存儲。給他確定大文學家聲譽的他的第一部喜劇是後來改稱「自己人好算賬」的「破產」（“Банкрот”）。奧斯特洛夫斯基把他在當小吏差使的年頭所積蓄在心裏的對於商人習性的熱烈的憎恨放進這劇本裏。暴露是這樣動人，甚至「破產」可以和俄羅斯劇壇的最優秀的風刺喜劇「未成年者」（“Недоросль”），「巡按」（“Ревизор”）和「智慧的悲哀」（“Горе от ума”）並列。

但是莫斯科的商人形象化了，他們看到了自己不討人喜歡的畫像。關於這喜劇和關於它的作者產生一件轟動的公案，鬧到「最高當局的審查」。青年作者被革除職務，作為不良份子交由警察監視。但是過了十年這喜劇出版之後才在舞台上出現。沙皇政府就這樣熱心地保護有產的商人階級的聲譽。第一個劇本的禁止和一切與這劇本有關的事情不能不對於青年作家發生影響。他甚至被莫斯科總督那齊木夫（Назимов）將軍親自召去訓話！無怪乎過了兩年，在作成一個劇本之後，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信給波戈亭（Погодин）已經說：「我覺得我第一個喜劇裏的生活觀點是年輕的，殘酷的。讓俄羅斯人在舞台上看到自己，與其悲哀，還不如喜歡吧。糾正者沒有我們也會發現自己的。為了有權利去糾正人民，不要觸怒人民，應該把你所曉得的他們的優點也顯示給他們看。現在我就是從事這個工作，把高深的和丑化的東西連繫起來。」劇作家這是指他的劇本「各安其位」（“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не садись”）和「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在兩京開演，轟動一時……

奧斯特洛夫斯基意識形態的態度就這樣確定了。他離開暴露，遠離西歐主義，離開那種對於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其善良古風的理想化取批判態度的社會思潮。他走近從事着這種反理想化工作的斯拉夫派。無怪乎赤爾納射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在「貧非罪」一劇裏發現商人的田園詩，嚴厲批評它那種作者用來灌飽劉皮姆·托爾足夫（Любим Торцов）形象的「甜的蜜糖」，「古式生活的崇拜」。

但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健全的寫實主義的才能，他的銳敏的觀察，他

善於把生活現象概括化和典型的技能，不容許他完全委身於現實黑暗面的辯護。對於生活，奧斯特洛夫斯基太熟悉了，頑強地研究生活和風俗，去了很多地方，見識許多人，他從來沒有做過和活的現實隔離的室內作家。除了上面所說的劇本之外，已經寫了「貧窮的新娘」（“Бедная невеста”），「不要隨意生活」（“Не так живи, как хочется”），「別人喝酒自己醉」（“В чужом пиру похмелье”）和「肥缺」（“Доходное место”）之後，他還在伏爾加河上游作一次大規模的旅行。這次旅行是他和別的作家一同受政府派遣的，這次旅行的結果，奧斯特洛夫斯基積蓄了大量的材料，被他利用在今後的劇本裏。「工業階級的貧窮和工資與進賬的微小」使他驚訝。他混進最深層，研究各地方言，人民，古蹟。這一切不但在「大雷雨」（“Гроза”）和戲劇「在熱鬧地方」（“На бойком месте”），並且在作家從歷史的雜紀過渡到歷史的劇本裏也找到了反映。不錯，在這一領域裏，他沒有造成什麼特別巨大的東西，沒有能够像詩人那樣去窺看到俄羅斯人民的歷史。在所有歷史劇本裏，像「米寧」（“Минин”），「假冒為皇的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 Самозванец”），「杜西諾」（“Тушино”），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在那些愛國主義傳統，那種盲目愛國主義，就是當時庫柯里尼克（Кукольник）在他的劇本「至高者的手救了祖國」（“Рука всевышнего отечество спасла”）裏所鼓吹的那種盲目愛國主義的影響之下。雖然奧斯特洛夫斯基善於作詩，但是就連詩的流暢也沒有幫助他。這些劇本主人公的性格顯得非常枯澀。在他注意俄羅斯民間傳說的地方，他創造了像「雪女」（“Снегурочка”），後來作成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的著名歌劇這樣的詩作。

深入人民生活的深層幫助他創造成像「大雷雨」這樣的傑作，在這劇本裏描寫商人俄羅斯的家庭生活達到巨大的藝術力量。無怪乎這劇本會引起陀勃羅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這樣熱烈的反響，他寫了著名的論文「黑暗王國的一縷光明」（“Луч света в темном царстве”）。

在卡吉林娜（Катерина）的形象裏所放進的反對黑暗實現的熱情抗議，被批評家猜詳為反對當時一切俄羅斯生活的抗議。

奧斯特洛夫斯基離開正面意思的暴露之後，用他那深刻寫實才能的力量創造出一長列明朗諷刺形象的畫廊，在這些形象中以驚人的力量烙印出貴族的，官吏的，農奴的俄羅斯，像女地主古爾梅士斯卡雅（Гурмыжская，「森林」〔“Лес”〕），或是官吏尤索夫（Юсов，「肥缺」），或是破產的貴族杜里慶（Дульчин，「最後的犧牲」〔“Последняя жертва”〕），或是將軍克魯季次基（Крутицкий，「聰明一世，糊塗一時」〔“На вся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довольно простоты”〕）這些人物是用何等諷刺的氣魄，何等繪畫性的表現力創造成的啊。奧斯特洛夫斯基對於他當時的民主思潮並不是反對的。自然，他從來也沒有革命的情緒。但是奧斯特洛夫斯基還是離開斯拉夫派的圈子而走向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走向「同時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這使他最終地能和西方派講和。

作為商人階級特殊的觀念論者的奧斯特洛夫斯基似乎最同情商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但是不能說，工業資產階級的形像像「透孽錢」（“Бешенные деньги”）裏的廠主萬西里柯夫（Васильков），或是「狼與羊」（“Волки и овцы”）裏的別爾庫多夫（Беркутов），或是「沒有陪嫁的女人」（“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裏的輪船主人巴拉多夫（Паратов）就是他真喜愛的主人公。不，奧斯特洛夫斯基雖然着重指出他們是工業家羣中先進的人，但是是非常客觀的，並不給予他們很多同情。

他對於完全另外一種人寄予最柔和的感情。我們可以想起「才能者和崇拜者」（“Таланты и поклонники”）一劇裏的密魯淑夫（Мелузов），一個用披肩代替大衣的大學生，我們可以想起從伏洛格達（Вологда）步行流浪到克爾區（Керчь）去的聶斯恰斯特里夫切夫（Несчастливцев），我們可以想起逃開女地主古爾梅士斯卡雅家好生活，跑到湖裏去尋死的阿克秀莎（Аксюша）。劇作家對於演員聶士那木夫（Незнамов）或是官吏奧勃羅歇諾夫（Оброшенов）這一型的人物寄予特殊的同情。他把他全部民主的激情都獻給了他們。在他的劇本裏，對於他們命運的描寫，是多麼熱情地參與啊！奧斯特洛夫斯基對於婦女的形像表現多少愛心和誠心啊！在她們的描繪中間是有多多少

真實的詩章啊！像卡吉林娜一型的對壓迫她的環境作鬥爭的女子，像麗麗薩（Лариса）這一型的順從自己命運的女人，——是他藝術範疇的兩極。無論是女演員聶琪娜（Негина），或是克魯契尼娜（Кручинина），或是阿克秀莎，奧斯特洛夫斯基描寫她，對於女人的心理是具有何等深刻的知識，描繪她又是具有何等的細膩啊！對於這些他比較寶貴的形像，奧斯特洛夫斯基總表現他高度的藝術，引起觀眾對於他主人公人性的同情。

深敬人的勞動，憎恨怠惰，憎恨寄生的主題是奧斯特洛夫斯基動作最深刻的社會主題之一。是否就是它把他的劇作弄得對於我們蘇維埃觀眾這樣親近和這樣有意義呢？！

在創造巨大的人之個在方面，奧斯特洛夫斯基是一個大匠。其中大多數都是顯明地有諷刺特性的。他那種非常美麗的，注射着許多影子的，他從人民深層攝取來的，用高度的文學藝術所鍛煉的語言，他那概括現實的技術，對於自己時代生活與習慣的深刻熟悉，他那光輝的，活潑的對話，——這一切特點使他的劇本成為非常的生動，而他那磅礴的氣魄，他那對於生活的熱愛，給予劇本以明朗的，有血有肉的寫生。在這意義上，我們劇作家可以跟奧斯特洛夫斯基學習的地方很多。

現在某些批評家總偏於批評奧斯特洛夫斯基劇本戲劇結構的沉悶性和脆弱性。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有很多地方是和他所利用的材料有關係的。但是在「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和「森林」這樣的喜劇裏，不能不承認他極善於把描繪性格的明朗性和戲劇綫索的技術配合起來。劇作家在前面我們已經引證過的筆記裏所說到的那些他戲劇的特質，對於我們這時代無疑也是很寶貴的。有力的戲劇性，巨大的丑角性，「感情的熱烈和真誠，性格的生動和有力。」除了巨大的知識意義之外，他的劇作對於我們有興趣的，還在於那些巨大人性的和深刻尊敬勞動的主意，這些主意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之下，在新人成長和無產階級人道主義形成的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

當奧斯特洛夫斯基說，「接近人民絲毫不會降低戲劇的詩意，相反地，反而會增加它的力量，不使它鄙俗和墮落」，難道他的這呼聲不是響得太有時代感嗎？為創造奧斯特洛夫斯基連幻想都不能幻想的真正人民的戲劇，他那極豐富的遺產，無疑會給予很大的助益。（邊平譯）

奧斯特洛夫斯基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沒有陪嫁的女人

(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

——四幕悲劇——

(Драма в четырех действиях)

人 物

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奧古達洛娃(Харита Игнатъевна Огудалова)——中年寡婦，服飾優雅，但是很大胆，與年齡不稱。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Лариса Дмитриевна)——她的女兒，少女；服飾富麗，但是很莊重。

莫基·巴爾敏奈奇·克奴洛夫(Мокий Парменыч Кнуров)——當代巨賈，中年，擁有鉅產。

華西里·達尼萊奇·伏實伐托夫(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ыч Вожеватов)——非常年輕的青年，某大商行代表之一；服飾歐化。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ч Паратов)

——顯赫紳士，船業鉅子，年過三十。

俞里·卡比通奈奇·卡朗台雪夫(Юлий Капитоныч Каран-

дышев)——青年，家境並不富裕的官吏。

葉芙蘿茜尼亞·寶塔保芙娜(Евфросинья Потаповна)——

卡朗台雪夫的姑母。

羅濱遜(Робинзон)。

迪父里羅(Гаврило)——俱樂部食堂主人及林蔭路上的咖啡店

老闆。

伊凡(Иван)——咖啡店侍者。

奧古達洛娃的僕人。

伊里亞(Илья)——茨岡(Цыган)。

茨岡男女數人。

劇情發生於現代伏爾加河(Волга)畔的大城白拉希莫夫

(Брахимов)

第一幕

伏爾加河高岸上的市林蔭路，咖啡店門前的陽台。演員的右面是進咖啡店的入口；左面是樹木；中央背景上一排鐵欄杆，欄杆後面是伏爾加河上的景色，一片曠野：林子和村落等等。陽台上放着桌椅；一張桌子放在右邊，靠近咖啡店；另外一張放在左邊。

第一場

迦父里羅（站在咖啡店門口），伊凡（在收拾陽台上的傢具）。

伊凡（以下簡稱伊） 林蔭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迦父里羅（以下簡稱迦） 過節總是這樣的。我們照老法過日子：做了晚禮拜之後，大家都去吃餅和菜湯，然後，吃了便飯以後，就休息七個鐘頭。

伊 七個鐘頭！三四個鐘頭。好風俗。

迦 近黃昏的時候醒來，喝喝茶，發三分愁……

伊 發愁！發什麼愁呀？

迦 你在茶鼎旁邊坐得近一些，吞約摸兩個鐘頭開水，就會知道了。消了六分汗以後，一分愁就會來了……跟茶一分手，就出外到林蔭路上去透透氣和散散步。現在散步的人很清爽：瞧，莫基·巴爾敏奈奇·克奴洛夫在練身體。

伊 他天天早晨前前後後的量林蔭路，像約好了似的。他為什麼這樣辛苦自己呢？

- 迦 爲了運動呀。
- 伊 可是又爲了什麼要運動呢？
- 迦 爲了胃口。爲了吃飯，他是耍胃口的。他吃得多好呀！難道不運動，這樣的飯吃得下的嗎？
- 伊 爲什麼他老是不開口？
- 迦 『不開口』。你真怪物……他有了幾百萬，你要怎麼樣，要他說話！他去跟誰說？城裏有兩三個人，他是跟他們說話的，此外再也沒有人可說了；哦，所以他也就不開口。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在這裏也住不多久；要不是有事情，他才不住呢。要說話，他會上莫斯科（Москв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外國去，那些地方對他耍開關得多呢。
- 伊 那邊華西里·達尼萊奇從山後面來了。這也是冇錢的人，但是說話的呀。
- 迦 華西里·達尼萊奇還年輕；胆子小；一上年紀，也會變成這樣一個呆子的。
- 〔克奴洛夫從左面上，迦父里羅和伊凡向他鞠躬，他睬也不睬，坐在桌子旁邊，從袋裏拿出一份法文報紙閱讀。伏實伐托夫從右面上。〕

第 二 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迦父里羅，伊凡。

伏實伐托夫（以下簡稱伏）（恭敬地鞠躬）莫基·巴爾敏奈奇，有禮。

克奴洛夫（以下簡稱克） 啊！華西里·達尼萊奇！（伸手）從那兒來？

伏 從碼頭上來。（坐下）

〔迦父里羅走近前去〕

克 接什麼人嗎？

- 伏 是接人，但是沒接到。我昨天接到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的電報。我向他買一條輪船。
- 迦 不是『飛燕』嗎，華西里·達尼萊奇？
- 伏 是的，是『飛燕』。怎麼說？
- 迦 走得很快。是一條有力的輪船。
- 伏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騙人，沒有來。
- 迦 您候他們坐『飛機』來，但是他們也許坐自己的『飛燕』來。
- 伊 華西里·達尼萊奇，瞧，那邊又有一條輪船從上游開來了。
- 伏 伏爾加河上，這樣的船還嫌少嗎？
- 伊 這是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來了。
- 伏 你以為是嗎？
- 伊 看來好像是他……『飛燕』的外形是一看就明白的。
- 伏 七里之外你也辨得出外形。
- 伊 十里之外也辨別得出……開得很快，現在可以看得出，主人也在。
- 伏 遠嗎？
- 伊 從島後出來了。來了，來了。
- 迦 你說來了嗎？
- 伊 來了。好厲害！比『飛機』開得還快，來了。
- 迦 他們來了。
- 伏 （對伊凡）那末靠岸的時候，你告訴我。
- 伊 是……大概是要放砲的。
- 迦 一定要放的。
- 伏 放什麼砲？
- 迦 他們在伏爾加河中央拋錨的地方是有自己的駁船的。
- 伏 我知道。
- 迦 駁船上是有砲的。接送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的時候，總是放砲的。（望望咖啡店後邊）瞧，吉爾珂夫（Чирков）的馬車也來接他了！看來已經告訴吉爾珂夫，說要來了。老闆吉爾珂夫親自坐在車夫座上。這是接他們的。
- 伏 你怎麼知道是接他們的呢？

迦 四匹快馬做一排，對不起，——是接他們的。吉爾珂夫爲了誰會趕來這輛四馬車！這看起來真怕人……像獅子一樣……四匹馬全扣了軟銜勒！好馬具，好馬具！是接他們的。

伊 還有一個次岡和吉爾珂夫同坐在車夫座上，穿着隆重的哥薩克裝，皮帶束得緊緊的，看看，他的身體像要折斷了。

迦 這是接他們的。沒有別人會乘這樣的四馬車。是他們。

克 巴拉托夫的日子過得真闊綽。

伏 別的不說，闊綽是相當闊綽的。

克 輪船您買得便宜嗎？

伏 很便宜，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是呀，當然；要不然爲什麼打算買呀。他爲什麼要賣掉呢？

伏 顯而易見是因爲不上算呀。

克 當然，他怎麼攪得好！這不是爺們做的事。既然您便宜買下，那您就有利可圖了。

伏 我們是湊巧：我們在下游有許多貨物。

克 不是要錢用嗎？……他是很浪費的。

伏 這是他的事。錢我們已經預備好。

克 咳，有了錢就可以辦事，就可以辦事。（微笑）錢多的人總好，華西里·達尼萊奇。

伏 蠢話！還您自己，莫基·巴爾敏奈奇，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克 我知道，華西里·達尼萊奇，我知道。

伏 我們不喝一點冷飲嗎，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怎麼，早上也喝！我還沒有吃早飯呢……

伏 不要緊。有一個英國人，——是廠裏的廠長，——他對我說，空肚子喝香檳酒對於傷風是好的。我昨天着了些涼。

克 怎麼會着涼的？這樣暖和的天氣。

伏 這樣的天氣還是着了涼：給我吃得太冷了。

克 不，有什麼好處；叫人家看見了去說：天也沒亮，就喝香檳酒。

伏 那末爲了不讓人家說什麼壞話，我們就來喝茶吧。

克 哦，茶——就不同了。

伏 （對迦父里羅）迦父里羅，拿一點我的茶給我們，懂嗎？…我的。
迦 是。（下）

克 您難道喝什麼特別的茶嗎？

伏 也就是香檳酒，不過他把它倒在茶壺裏，用托着碟子的茶杯端上來就是。

克 聰明絕頂。

伏 需要的時候，什麼都會想出來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上巴黎去看展覽會嗎？

伏 買了船，把它開到下游去運了貨物，就去。

克 我也在這幾天內，已經在等我了。

〔迦父里羅在盤子裏端上兩把盛着香檳酒的茶壺和兩隻茶杯〕

伏 （倒酒）聽見這消息沒有，莫基·巴爾敏奈奇？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要出嫁了。

克 怎麼出嫁？真的嗎！嫁給誰？

伏 嫁給卡朗台雪夫。

克 這才叫荒謬極點了！簡直不可思議！哦，卡朗台雪夫是什麼東西？不是一對，他真配不上她，華西里·達尼萊奇！

伏 那兒是一對！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那兒去找丈夫呢？她是沒有陪嫁的女人呀。

克 沒有陪嫁的女人也找得到好丈夫的呀。

伏 時勢不同了。從前求婚的男人很多，所以配給沒有陪嫁的女人也還够；可是現在求婚的男人剛好够：有多少陪嫁，就有多少求婚的男人，沒有多，——所以沒有陪嫁的女人是弄不到男人的。如果有更好的人，難道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會把她嫁給卡朗台雪夫嗎？

克 好爽脆的女人。

伏 她大概不是俄羅斯人。

克 爲什麼？

伏 很機警。

克 她怎麼做得這樣疏忽？奧古達洛夫家總究還是名門，怎麼忽然嫁給一個姓什麼卡朗台雪夫的！……她的手腕真圓到！……家裏老是擠

滿了沒結婚的男人……

伏 上她那兒去——大家都去的，——那是因為很愉快：姑娘漂亮，各式各樣樂器都來得，又會唱，又會交際，所以會吸引人……哦，但是娶她可就得要想一想了。

克 她不是已經嫁了兩個女兒了嗎？

伏 嫁是嫁了，可是得問問他們，日子他們過得快活不快活。大女兒是給一個山民，高加索的公爵娶去的。這才快活呢！……一看見，簡直就發抖得要哭起來，——這樣有兩個禮拜，他拿着短刀站在她身邊，眼睛骨溜溜的看著，不許人近她。他結了婚就走了，據說，沒有帶到高加索，就在路上因妬嫉而殺了。另外一個女兒也嫁了一個什麼外國人。但是後來發現他完全不是外國人，而是一個騙子。

克 奧古達洛娃打算得真不蠢：財產不多，沒有嫁妝可陪，所以她就公開地過活，一切人都招待。

伏 她自己也愛快快活活過活。可是她的財產這樣的小，簡直維持這樣的生活也不夠。

克 那末她那兒來的錢呢？

伏 求婚的男人們化的呀。誰歡喜上了女兒，誰就請破鈔……回頭從求婚的男人身上拿來充陪嫁，但是陪嫁你可問也別問。

克 哦，我想也不光是求婚的男人們破鈔，而且，譬如，還有您，時常到他家裏去玩兒，算起來可也不便宜吧。

伏 又不會破產的，莫基·巴爾舒奈奇！有什麼辦法，享受了就得化錢；還不化錢是得不到的；上他們家裏去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

克 真的是享受，您說得對。

伏 但是您自己差不多是從來不去的。

克 不便呀：他們那裏時常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下等人，回頭碰見了要行禮攀談。喏，譬如說，卡朗台雪夫，哦，我認識他做什麼？

伏 咳，他們家裏像鬧市一樣。

克 哦，有什麼好處呢？有的對臘麗薩·德米特里葉娜說說恭維話，有的說說情話，吱吱喳喳的不讓人家跟她談一句。沒有人妨礙的時候，跟她一個人常常見面，那倒是挺愉快的。

伏 該結婚了。

克 結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也不是任何人都要的；譬如說我吧，已經結婚了。

伏 那就沒什麼辦法了……好葡萄，碧碧綠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想嗎？

伏 顯而易見的事。沒有這樣老實的人的；機會少嗎，但是竟不去利用，即便要嫁給卡朗台雲夫也沒關係。

克 帶了這樣的姑娘上巴黎展覽會去玩兒，那才好呢。

伏 咳，那就不會寂寞，旅行才愉快。您的計劃多好，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也會沒有這樣的計劃嗎？

伏 我那兒會有！我此道不精。我跟女人廝混的膽量沒有，您知道我受的是這種德禮教的道德觀念。

克 哦，是呀，您辦清吧！您的機會比我多：年輕——這就是大事。又不惜化錢；廉價買輪船，這樣是可以得到姑娘們的歡心的。真的，「飛燕」號大概不能再便宜了吧。

伏 任何貨物都有價格，莫基·巴爾敏奈奇！我雖年青，可不會冒險變幹；多餘的錢我是不會付的。

克 不用保證了！憑您這種年紀，墮入情網可不容易；到那時候怎麼打算！

伏 不，莫基·巴爾敏奈奇，好像我自己倒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克 那一點？

伏 就是說給人家叫做情人。

克 可佩可佩，您將來是一個出色的商人。不過您跟她總比別人好好兒要近得多。

伏 我近在什麼地方？有時候偷偷的在她母親那裏多倒一小杯香檳酒，教教唱歌，帶一些姑娘們不該念的小說去。

克 那末您就是在一點一點的引壞人呀。

伏 關我什麼事！我又不勉強……我為什麼要關心她的操行呢！我又不是保護人。

克 我總奇怪，難道說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除了卡朗台雪夫之外，就沒有求婚的人了嗎？……

伏 有過的；可是她蠢呀。

克 怎麼蠢？就是說笨嗎？

伏 不是笨，不過不會使手段，不像媽。那一個女人會吹會拍，可是這一個，忽然之間，會無緣無故的說出些不該說的話來。

克 說實話嗎？

伏 是呀，說實話呀；但是沒有陪嫁的女人這樣是不行的。她對誰一傾心，就一點點也不隱瞞了。像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去年一來，她就對他愈看愈歡喜，他去了兩個來月，打退了一切求婚的人，可是後來影蹤全無，不知上那兒去了。

克 他發生了什麼事呀？

伏 誰知道他；他多麼刁鑽古怪。她真愛他，幾乎難過得要死。多麼多情！（笑）她撲上去追他；母親到第二個站上去把她叫回來的。

克 巴拉托夫之後，有過求婚的人嗎？

伏 跑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生腳痛風的老頭兒，還有一個是什麼公爵手下的發了財的經理，老是喝得醉熏熏的。臘麗薩已經無心於他們，但是還得要慇懃招待；媽吩咐的。

克 不過，她的境遇真不值得羨慕。

伏 是呀，而且簡直可笑。她有時候眼睛上眼淚也看得出，——她想哭，但是媽却叫她笑。後來忽然出現了這一個暖房。他揮金如土，因此使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眼花撩亂起來。她打退了一切的人，但是嚙武揚威了沒多久；他就在他們家裏被捕了。大大的出醜！（笑）奧古達洛夫家的人有個把月見不得人。於是臘麗薩斷然的對母親說：「我們羞辱得夠了；」她說，「誰第一個來求婚，就嫁給誰；不管是財主還是窮光蛋，我不揀選了。」卡朗台雪夫這時剛好來求婚。

克 這一個卡朗台雪夫是從那兒來的呢？

伏 他在他們家裏混了好久了，有三年光景。趕雖然沒趕走，但是也沒有多大的面子。在發生空當，看不見一個有錢的求婚的人的時候，

那末就留留他，隨隨便便的請他去，好叫家裏不完全空空如也。有時跑來了一個稍微有些錢的人，那簡直看看卡朗台雪夫也可憐；話也不跟他說，看也不對他看。他就坐在角落裏，扮演着各式各樣的角色，投射着兇惡的目光，露出失望的樣子。有一天想開槍自殺，可是沒什麼結果：祇引得大家好笑……這一次才有趣呢，有一天，巴拉托夫也還在，他們家裏舉行化裝跳舞會；卡朗台雪夫化裝做一個強盜：手裏拿着斧頭，向大家投射着惡狠狠的目光，特別是對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克 後來怎麼樣呢？

伏 把斧頭奪下，叫他改裝，要不然就滾！

克 這樣說起來，他是爲了有良心才得獎的。他很高興吧，我想。

伏 還要怎麼高興，像橘子似的滿臉光彩。多可笑呀！他在我們那兒是一個怪物。他最好還是快點兒結了婚，上自己那份小產業上去，省得受人閒話，奧古達洛夫家也巴望如此；可是他還要拖了臘麗薩上林蔭路去，手下攙着她，頭這樣高高的抬起，看看像要搶到什麼人身上去似的，而且不曉得爲什麼緣故，還戴了眼鏡，這他是從來不戴的。鞠着躬——微微的點着頭；裝出那種腔調；從前聽也沒聽過，可是現在老是「我呀我的，我要，我希望。」

克 正像一個俄羅斯的鄉下人：喝醉了還不够高興，一定要裝模作樣地使大家都看見。裝腔一番，挨了一兩頓打，哦，他才心滿意足的去睡了。

伏 咳，似乎，卡朗台雪夫也免不了。

克 可憐的姑娘；我想，她看着他真難受。

伏 他想起要裝飾他自己的寓所，他就弄得奇形怪狀的，書房裏的牆上釘了一條一錢不值的毯子，掛了短刀，那拉（Тула）的手槍；這祇好顯顯打獵的，要不然就手裏從來沒有拿過槍的。自己抽出來，給人瞧；要讚賞才好，不然就要不高興——是一個自尊而好嫉的人。他從鄉下叫來了一匹馬，一匹毛色滲雜的騾馬；車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上的外套却大得很。於是他在這一頭駱駝上載着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神氣活現的乘着，好像乘了千里駒。從林蔭路上

走出來的時候。他對警察喊叫：『吩咐把我的馬車開來！』哦，這輛馬車就奏着音樂開近前來：所有的螺絲，所有的螺絲帽都琳琳琅琅的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彈簧跳動着，像活的一樣。

克 可憐的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真可惜，真可惜……

伏 您怎麼心腸變得這樣軟了？

克 難道您沒有看見，這女人生來就是做豪華的奢侈品的。珍貴的金鋼鑽需要珍貴的鑲嵌的東西才行。

伏 而且需要上好的珠寶工。

克 您說得挺對。珠寶工——這不是平常的工匠：他必需是一個藝術家。生在窮苦的環境裏，而且又去嫁給一個傻瓜的丈夫，她不是滅亡，就會變成庸俗下流。

伏 不過我以為這樣，她還是快一點兒丟了他吧。現在她還像是被打死了的一樣，要是她蘇醒轉來，仔細看看她丈夫是怎樣的……（低聲）瞧，他們來了，才說起他們，他們剛好就到了……

〔卡朗台雪夫，奧古達洛娃，臘麗薩：上。伏實伐托夫起身鞠躬，克奴洛夫拿出報紙。〕

第三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卡朗台雪夫，奧古達洛娃，臘麗薩（在舞台中央深處坐在欄桿旁邊的凳上，在望遠鏡裏望着伏爾加河），迦父里羅，伊凡。

奧古達洛娃（以下簡稱奧）（走近桌子）各位好啊！

〔卡朗台雪夫跟着她走近前去。伏實伐托夫伸手給奧古達洛娃和卡朗台雪夫。克奴洛夫一聲不響，也不站起身來，伸手給奧古達洛娃，向卡朗台雪夫微微點頭，埋頭讀報。〕

伏 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請坐！（移近一張椅子，奧古達洛娃坐下。）不叫茶嗎？

〔卡朗台雲夫在離開稍遠的地方坐下〕

奧 好吧，喝一杯吧。

伏 伊凡，端茶來，加一些開水！

〔伊凡拿茶壺下〕

卡朗台雲夫（以下簡稱卡） 怎麼這樣古里古怪的在這一個時候喝茶？真奇怪。

伏 口渴呀，俞里·卡比通奈奇，那末喝什麼呢——我可不知。請您指點指點——我就感激萬分了。

卡（看錶）現在是正午，可以喝一小杯伏特加，吃一點肉餅子，喝一小杯好酒，——我吃早飯總是如此的。

伏（對奧古達洛娃）這樣的生活，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真美慕煞人！（對卡朗台雲夫）我覺得，能够做您這樣過日子，即使過一天也都快樂。伏特奇加●同好酒！我們這樣子可不行，也許，會失掉理性。您一切都可以做：您資產化不光，因為沒有，可是我們一生到世界上來就這樣痛苦，我們的事業很大很大，所以我們失掉理性是不行的。

〔伊凡端上一把茶壺和一隻茶杯〕

我茶都是喝冷的，別讓人家說我用熱的飲料。

奧 茶就冷的，不過，華西里（Вася）●，你給我調得太濃了。

伏 不要緊。乾了吧，請求您！露天喝是沒有害處的。

卡（對伊凡）今天你上我那兒去服侍宴會！

伊 是，俞里·卡比通奈奇！

卡 你，老兄，穿得乾淨一點。

伊 大家知道的事——燕尾服；難道說我們會不明白嗎？

卡 華西里·達尼萊奇，這樣：今天請您上我那兒去吃飯！

伏 多謝，多謝……也叫我穿燕尾服嗎？

卡 隨您便，別拘束。不過，有女客。

伏（鞠躬）是，是。我希望我不失我的身份。

●（Водочка）伏特加的愛稱。

● 華西里的小名。

- 卡 (走過去到克奴洛夫面前) 莫基·巴爾敏奈奇, 您願意今天上我那兒去吃飯嗎?
- 克 (詫異地端詳他) 上您那兒去?
- 奧 莫基·巴爾敏奈奇, 反正也就是在我們那兒, ——這宴會是為臘麗薩而設的。
- 克 噯, 那末是您請嗎? 好, 我來。
- 卡 那末我就恭候。
- 克 我已經說過我來。(讀報)
- 奧 俞里·卡比通奈奇是我未來的女婿, 我把臘麗薩嫁給他。
- 克 (繼續讀報) 這是您的事。
- 卡 噯, 莫基·巴爾敏奈奇, 我冒一次險。我向來總是偏見很高的……
(克奴洛夫用報紙遮住自己)
- 伏 (對奧古達洛娃) 莫基·巴爾敏奈奇是很嚴厲的……
- 克 (離開克奴洛夫, 走到伏實伐托夫面前) 我希望,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四周環繞的人祇是精選的上等人。
- 伏 這樣說來, 我也是屬於上等社會的了? 謝謝, 真想不到。(對迦父里羅) 迦父里羅, 茶要我多少錢?
- 迦 請問是兩客嗎?
- 伏 是的, 兩客。
- 迦 那末您自己也知道, 華西里·達尼萊奇, 又不是第一次……十三魯布(рубль)……
- 伏 噯, 我以為便宜了一點了。
- 迦 怎麼會便宜呢? 匯率, 捐稅, 您看!
- 伏 我又不跟你爭, 你攪些什麼! 收了錢走開!(付錢)
- 卡 爲什麼這樣貴, 我真不懂。
- 迦 有的人貴, 有的人不貴……您這種茶是不吃的……
- 奧 (對卡朗台雪夫) 您住嘴, 不是您自己的事情可別管。
- 伊 華西里·達尼萊奇, 「飛燕」近來了。
- 伏 莫基·巴爾敏奈奇, 「飛燕」近來了, 要去看看嗎? 我們下面不去, 從山上看看吧。

克 去呀。有趣得很。(起身)

奧 華西亞，我坐你的馬車去。

伏 去吧，不過快一點就放回來！(走到臘麗薩身邊，和她輕聲說話。)

奧 (走近克奴洛夫) 莫基·巴爾敏奈奇，我們開始籌備結婚，您才不相信多忙呢……

克 喔……

奧 忽然這許多開支，無論如何意料不到的……明天是臘麗薩的生日，想送一些什麼東西……

克 好，我上您那兒去。

〔奧古達洛娃下〕

臘麗薩(以下簡稱臘) (對伏實伐托夫) 再見，華西亞！

〔伏實伐托夫及克奴洛夫下〕

〔臘麗薩走向卡朗台雪夫〕

第 四 場

卡朗台雪夫，臘麗薩。

臘 我剛才老望着伏爾加河對岸；那一邊多好！我們快些到鄉下去吧！

卡 您望着伏爾加河對岸。那末伏實伐托夫跟您說些什麼話呢？

臘 沒什麼，這個，一些空話。我真想到伏爾加河對岸去，到林子裏去……(沉思地) 我們去吧，離開這兒吧！

卡 可是，還奇怪！他能跟您講些什麼話呢？

臘 嗟呀，無論他講什麼話，關您什麼事？

卡 叫他華西亞。怎麼跟青年人這樣親狎！

臘 我們從小就認識；小時候就在一塊兒玩兒；哦，我習慣了。

卡 您應該改去舊習慣。怎麼跟又蠢又笨的男孩子親近廝混？您到現在還留着的這種種是受不了的。

臘 (不高興地) 我們什麼不規矩的事也沒有。

卡 有過笑鬧羣，這就是有過的事。

〔臘麗薩拭淚〕

您怎麼生氣了，瞧！

臘 有什麼關係。也許，是有過笑鬧羣的；不過祇少在它裏邊是很快活的，您會給我比這羣更好的什麼東西嗎？

卡 當然。

臘 爲什麼您老是拿這羣來挖苦我？難道說我自己歡喜這樣的生活嗎？我是被迫的，媽要這樣；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我總是要過這樣的生活的……笑鬧生活不斷刺我眼睛的，不是愚蠢，就是無情。要是我不找尋安靜，隱居，不想跑開入羣，難道我會嫁給您嗎？所以您放明白些，別把我的選擇加上去算做您自己的美德，您的美德我還沒有看見呢。我還不過是想要愛您而已，我給那素靜的家庭生活所誘惑着；這樣的生活我覺得好像是一種入黨。您瞧，我站在十字路口：支持我吧，我需要資助，同情；溫柔地，親愛地待我吧！抓住這些時刻，別放過它！

卡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全沒想到會得罪您，這我是說說而已。

臘 什麼叫做「說說而已」？這就是說沒有想過；您難道不明白您話中有得罪人的地方嗎？

卡 當然，我沒想到。

臘 那這更壞。應該想想您說的是什麼。如果您歡喜的話，就去跟別人說去，但是跟我說話可要當心些。難道您沒看見我的態度很嚴肅嗎？我自己說出和聽到的每一個字，我都覺得。我變得非常敏感和容易受到感觸了。

卡 既然如此，我要請您原諒我。

臘 算了吧，不過將來得當心些！（沉思地）笑鬧羣……咳，這也許是對的……但是在這羣裏也有許多又善良又高貴的人。

卡 誰是這些高貴的人呢？是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嗎？

臘 不，我請求您，您別提起他吧。

卡 爲什麼呀？

臘 您不熟悉他，即使您熟悉……對不起，他也不是您所能批評的。

卡 批評人是根據品行的。難道說他對您的品行好嗎？

拉 這是我的事。因為我怕，我不敢批評他，所以也不准您。

卡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告訴我；不過請您坦坦白白的說！

臘 您要我說什麼？

卡 哦，我什麼地方不如巴拉托夫？

臘 嗚呀，不，算了吧！

卡 請問為什麼？

臘 別問了，別問了！比什麼！

卡 但是我倒很想聽您說說看。

臘 別問了，用不着！

卡 為什麼？

臘 因為比起來對您是不會有好處的。您本身是有您好的地方：您人品好，為人又忠實可靠，但是和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比起來，您就失掉一切了。

卡 這也不過說說而已，要有證據才好。您得好好兒的鑑別我們！您跟誰比？能有這種魔力！……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這是男人的模範。您懂得什麼是模範嗎？也許我看錯，我還年青，不識人；可是我這種見解是無法改變的，它將跟我一同死去！

卡 我不懂，我不懂，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看見。膽大妄為……這任何人都能做到，祇要他想做。

臘 您知道這是怎麼樣的膽大？

卡 怎樣就是這樣，這有什麼不平常呢？祇要自己裝出來就得了。

臘 是怎麼樣的，我給您講一件事。有一個高加索軍官路過這裏，他是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的朋友，打得一手好槍；他們有一次在我們家裏；謝爾蓋·謝爾蓋伊奇說：『我聽說您打槍打得很好。』『咳，不壞，』那軍官說。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就給他一枝手槍，又拿一隻杯子放在自己的頭上，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大約離開二十來步的樣子，『放槍打吧，』他說。

卡 他打嗎？

臘 當然打的，而且打碎了杯子，祇不過臉色有一點蒼白。謝爾蓋·謝

爾蓋伊奇說：「您打得好極了，不過您打的是男人，而且對於你是並不親近的人，但是，您臉色蒼白了。您看我放槍打世界上我所最寶貴的姑娘而神色不變。」他就給我拿了一個洋錢，站在同樣的距離，冷靜地微笑着放槍把它打下來。

卡 您聽他嗎？

臘 難道可以不聽他嗎？

卡 難道您這樣相信他嗎？

臘 您怎麼的？難道可以不相信他嗎？

卡 沒有心肝，所以他這樣大膽。

臘 不，心肝是有的。我親眼看見他幫助窮人，拿出他身上帶的所有的錢。

卡 哦，就算巴拉托夫有一些長處，至少在您的眼睛裏如此；那末這個小商人伏實伐托夫，您這個華西亞是什麼東西呢？

臘 您不是吃醋嗎？不，您別說這些蠢話了吧！這已經過去了，這我可受不了，我先告訴您。別怕吧，我不愛，而且也不會愛什麼人了。

卡 那末要是巴拉托夫出現的話呢？

臘 當然囉，要是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出現，而且身體還是自由的話，那祇要他看一眼也就夠了……放心吧，他不會出現的，而且現在即使出現，也已經晚了。大概，我們也永遠不會再見面的了。

〔伏爾加河上砲聲〕

這是什麼？

卡 隨便那一個冥頑的商人從自己駁船上下來的時候，就要向他致敬。

臘 噫呀，我嚇了一跳！

卡 爲什麼？請問！

臘 我神經失常了。我剛才從這一張凳子上望下去，我的頭就暈了。這裏可以重重的受傷的吧？

卡 受傷！這裏一定會死；下面鋪着石子。咳，而且這樣高，沒有飛到地上就會死的。

臘 回家去吧，是時候了！

卡 我也要回家了：我有宴會。

臘（走近欄杆）等一會兒。（向下望去）啊，啊，拉住我！

卡（攙住臘麗薩的手）走吧，孩子氣些什麼！

〔臘麗薩及卡朗合雪夫下〕

〔迦父里羅，伊凡由咖啡店上。〕

第五場

迦父里羅，伊凡。

伊 放砲！老爺來了，老爺來了，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迦 我說是他。我知道：鷹在飛的時候是一看就看出來的。

伊 空馬車開到山裏去了，那末，爺們是走來的……瞧，他們來了！（跑進咖啡店）

迦 請。不知道怎麼樣招待他們才好。

〔巴拉托夫（穿單排紐扣的緊身大禮服，高統漆皮鞋，白色制帽，肩上背着旅行袋），羅濱遜（穿着大氅，下襠扔在左肩上，柔軟的高帽子歪戴在一邊），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同上。伊凡拿着拭帚跑出咖啡店，衝上去爲巴拉托夫周身拂拭。〕

第六場

巴拉托夫，羅濱遜，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迦父里羅，伊凡。

巴拉托夫（以下簡稱巴）（對伊凡）你怎麼的！我從水上來……伏爾加河上又沒有灰塵。

伊 不過，老爺，不能不呀……規矩如此。整整有一年不見您了，歡迎，歡迎，老爺……

巴 哦，好，謝謝！喏！（給他一張一魯布的鈔票）

伊 謝謝，謝謝。（走開）

巴 那末您，華西里·達尼萊奇，以為我是坐『飛機』來的嗎？

伏 我不知道您是坐了自己的『飛燕』飛來的呀；我以為它是帶了駁船來的。

巴 不，我把駁船賣掉了。我想一早就來的；我要追出『飛機』，可是司機是個膽小鬼。我對火夫們喊『加柴！』——但是他奪去他們的柴。他從艙裏爬出來：『如果您，』他說，『就是再加一片柴，我也要把它扯出船舷外去的。』他怕鍋子受不了，他在一張小紙頭上引出些數目字來，計算壓力。他是外國人，荷蘭人，膽子小；他們用算術代替膽子。噯呀，各位，我忘記給你們介紹我一位朋友，莫基·巴爾敏奈奇，華西里·達尼萊奇，我介紹——羅濱遜。

〔羅濱遜對各人鞠躬，並伸手給克奴洛夫及伏實伐托夫。〕

伏 這位大號及父名^①是？

巴 單單就是羅濱遜，沒名字和父名。

羅濱遜（以下簡稱羅）（對巴拉托夫）Serge！^②

巴 你要什麼？

羅 中午了，我的朋友，我難受。

巴 等一等，我們上旅館去？

羅（指咖啡店）Voila^③！

① 俄人姓名總有三個字。例如：謝爾蓋（名字或教名）·謝爾蓋伊奇（父名）·巴拉托夫（姓），臘爾薩（名字或教名），德米特里葉芙娜（父名）·奧古達洛娃（姓）。父名較特別，意為某某之子，某某之女。例如：謝爾蓋『伊奇』（-ич）意為謝爾蓋（Сергей）『之子』，德米特里葉芙娜『（-вна）意為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之女。通常俄人相互之間很少用姓稱呼。把名字和父名連起來一塊兒叫就算是客氣的稱呼，這在平輩之間，小輩對長輩，下屬對上司，甚至於僕役對主人，都如此叫法。如果用姓稱呼反而顯得過分疏遠。關係比較親密接近的就祇呼名字或小名。

② 薛爾蓋的法語。

③ 法語：『那邊！』

巴 哦，去吧，去你的吧！

〔羅濱遜入咖啡店〕

迦父里羅，你別給這位老爺喝一杯以上；他的脾氣很暴躁。

羅（聳聳肩）Serge！（入咖啡店）

〔迦父里羅跟他下〕

巴 各位，這是內地的一個戲子，叫斯恰斯特里夫采夫·阿爾卡其（Счастливец Аркадий）。

伏 爲什麼他叫羅濱遜？

巴 原因是如此的：他乘一條什麼輪船，我已經不知道，跟他一個朋友，一個商人的兒子叫聶布巧衛（Нелутевый）的；當然，兩人都醉了，醉得不能再醉了。祇要腦瓜子裏想到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衆人都忍耐着。最後，竟惡形惡狀地想演戲了：他們脫下衣服，割開枕頭，在羽毛裏滾，表演野人起來；這時船主，照乘客們的要求，把他們放到一個荒島上去。我們開過這一個島的時候，看見有人舉起了手喊叫。我立刻就“stop”●，親自坐上救生船，找到了那個戲子斯恰斯特里夫采夫。把他帶上輪船，叫他從頭到腳穿了我的衣服，幸虧我有許多多餘的衣服。各位，我有愛好戲子的嗜好……這就是他爲什麼叫羅濱遜的緣故。

伏 那末聶布巧衛還留在島上嗎？

巴 是的，他關我什麼事？讓他吹吹風。各位，你們想，路上悶得要死，看見隨便什麼朋友都高興的。

克 那還用說，當然囉。

伏 這多運氣，多運氣！真是可貴的奇遇！

克 就是有一件事不好：要熏酒。

巴 不，各位，這跟我可不行：我對這一件事看得很嚴。他沒有錢，不得我的許可是不給的，他問我要，我就把法語會話塞在他的手裏，幸虧這種書我倒有：請先學一頁，否則不給……哦，他就一面念，一面想。真努力！

伏 您真好運氣，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好像爲了這一樣的人是什麼也

● 英語：『停。』

不會憐惜的，總也不會的。他是一個好角兒嗎？

巴 哦，不，那裏是什麼好角兒！各型的脚色他都做過，提示也當過；現在在輕歌劇裏演演。不差，平平而已，使人笑笑。

伏 那末是一個快快活活的人嗎？

巴 是一位很有趣的先生。

伏 跟他開開玩笑可以嗎？

巴 沒關係，他不會生氣的……開懷開懷吧，我可以把他給你們享受二三天。

伏 謝謝。如果能配他的胃口，那也就不會損失了。

克 買掉「飛燕」，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您怎麼不覺得可惜？

巴 什麼叫「可惜」，這我是不知道的。我，莫基·巴爾敏奈奇，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祇要有利可圖，隨便什麼東西全可以買掉。而且現在，各位，我有了另外的事業和另外的打算。我將娶一位很有錢的姑娘，我將得到金礦做妝奩。

伏 好妝奩。

巴 但是我得到它可不便宜：我必需要跟我的自由，跟我的快樂的生活告別。所以應該盡力快快活活度過最後的幾天。

伏 我們盡力作樂一番吧，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我們盡力作樂一番吧。

巴 我未婚妻的父親是一位顯要的官老爺，嚴格的老人：他聽也聽不下笑話，花天酒地之類的東西；甚至於不歡喜人多抽煙。那只好穿起燕尾服和Parlez Francais^①！所以我現在在跟羅濱遜實習。不過他是不是爲了表示鄭重，我可不知道，他叫我：“la Serge,” 而不是單單 Serge。多可笑！

〔咖啡店的陽台上出現羅濱遜，咀嚼着什麼東西，他後面是迦父里羅。〕

① 法語：「說法國話。」

第七場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迦父里羅，伊凡。

巴（對羅濱遜）Que faites vous la? Venez! ●

羅（傲慢地）Comment? ●

巴 妙極了！腔多好，各位？（對羅濱遜）你改掉你這種爲了酒店而扔掉上流社會的惡習慣吧。

伏 咳，他們有時候是這樣的。

羅 La Serge。你已經……剛才很緊急。

巴 是的，對不起，我揭露了你的化名了。

伏 我們不會洩露你的祕密的，羅濱遜，你在我們這兒也就裝做英國人吧。

羅 怎麼，馬上就稱「你」？我還沒跟您喝過交歡酒呢。

伏 反正一樣……拘什麼體！

羅 不過親狎我可受不了，我不准任何人……

伏 我可不是任何人呀……

羅 那麼您是誰？

伏 商人。

羅 有錢嗎？

伏 有錢的。

羅 慷慨嗎？

伏 慷慨的。

羅 這正合我的胃口。（伸手給伏實伐托夫）三生有幸。現在我就准你對我隨便了。

伏 那末是朋友了：兩個身體——一條心。

羅 而且一個口袋。大號與父名？我意思是說，單是大號，父名用不

● 法語：「您在那兒幹什麼？來呀！」

● 法語：「怎麼樣？」

着。

伏 蕪西里·達尼萊奇。

那末這樣，華西亞，爲了第一次見面認識，你給我付賬吧。

伏 迦父里羅，把賬記下！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我們今兒晚上想到伏爾加河對岸去玩兒。一條汽艇坐茨岡，另外一條我們坐。到了那邊，我們坐在小毯子上，燒煎酒^①吃。

迦 我還裏，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有二隻波羅蜜，等了你好久了，要在您來的時候把它們切開來吃的。

巴 （對迦父里羅）好，切開了吧！（對伏實伐托夫）各位，你們要怎麼就怎麼跟我做吧。

迦 蕪西里·達尼萊奇，我去準備一切需要的東西；我還有一個小銀鍋，是專門預備在這種場合用的，我派我自己的人跟你們去。

伏 哦，好吧。到六點鐘的時候，一切都得準備好；多帶一點東西，要起來是沒有的，不够要你負責。

迦 我們知道。

伏 回來的時候，我們在汽艇上點起五顏六色的小燈。

羅 我認識他有多久，但是已經愛上了，各位。多妙呀！

巴 主要的是要快活。我要跟獨身的生活告別了，所以總想要有一點回憶它的東西。各位，今天請上我那兒去吃飯。

伏 啊呀，多抱歉！這不成，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克 我們有約。

巴 回了吧，各位！

伏 不能回的。麗麗薩·德米里葉芙娜要出嫁了，我們要到新郎那兒去吃飯。

巴 麗麗薩要出嫁了！（沉思）好吧……願上帝祝福她！……這倒也好……我對她有點罪過，就是說罪過得影子也不應該讓他們看見；哦，可是現在她要出嫁了，那末，老賬就算了，我又可以出現，吻吻她和伯母的手了。我爲了表示親密，是把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

①（Жженка 或者 Жженочка）一種用糖，水菓，牛奶，香料等混在白蘭地或者羅姆酒中合煎而成的飲料。

叫做伯母的。我差一點點幾乎娶羅麗薩，——那才叫人笑話呢。嗚，我做過傻瓜。她要出嫁了……這從她那一方面看起來是很好的；我靈魂上總算輕鬆了一點了……願上帝祝福她貴體康泰和萬事如意！我要上他們那兒去，我要去；想，很想看看她。

伏 大概也要請您的。

巴 當然，怎麼可以缺少我！

克 我很高興，總算吃飯的時候至少可以有人可以同我說一句話了。

伏 到那邊再談談我們怎樣可以更快活的來消磨時間，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出些什麼東西來。

巴 是呀，各位，人生幾何，哲學家們說，所以要會得利用才是呀……
N'est ce pas, ●●羅濱遜？

羅 Oui ●●, la-Serge !

伏 我們來作樂一下吧，你們是不會嫌悶的，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我們再叫第三條汽船，請一班樂隊坐了去。

巴 再見，各位！我上旅館去……開步走，濱羅遜！

羅 （舉起帽子）

『尊敬萬歲！

作樂萬歲！』

（幕）

●●法語：『對嗎？』

●●法語：『是的。』

第二幕

奧古達洛娃家裏的一個房間。兩扇門：一扇在中央，是入口，另外一扇在演員的左首，右首有一扇窗；傢具頗精緻；一架鋼琴，琴上放着一隻吉他。

第一場

奧古達洛娃

（獨個兒，走近右首的門，手裏拿着一隻小匣子。）

奧 臘麗薩，臘麗薩：

〔臘麗薩在台後：「媽，我在穿衣服。」〕

你看，韋西亞給你送來了多好的禮物！

〔臘麗薩在台後：「回頭看吧！」〕

東西多好——大概要值到五百魯布吧。明天早上，他說，放在她的房間裏，別告訴是誰送的。可是這小精靈鬼知道我忍不住，——會告訴的。我請他坐一會兒，他不肯；他帶了一個什麼外國人，領他去看看城市。他這小鬼，對他是分不出他是故意還是真的。他說：『要領這一個外國人去看看所有的上等酒店！』他想帶這一個外國人上我們這兒來。（望了望窗外）莫基·巴爾敏奈奇也來了！別出來，還是我一個人跟他談的好。

〔克奴洛夫上〕

第二場

奧古達洛娃，克奴洛夫。

克（在門口）您這兒沒有人嗎？

奧 沒有人，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進來）哦，那好極了。

奧 這種幸運該怎麼記呀！謝謝，莫基·巴爾敏奈奇，謝謝，承蒙您看得起。我高興得心慌意亂了，真的……不知道請您坐在什麼地方才好。

克 隨便，隨便坐在什麼地方。（坐下）

奧 請您原諒臘麗薩：她在換衣服。不過可以催她快一點。

克 不，為什麼要打攪！

奧 什麼風把您吹來的？

克 我在閒蕩，我吃飯之前要散步好久，哦，就順便來走走。

奧 請您相信，莫基·巴爾敏奈奇，我們覺得您光臨真是非常的幸運；這是什麼也不能跟它相比的。

克 您要把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嫁了嗎？

奧 是的，要嫁了，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找到了願意不拿錢而娶的新姑爺了嗎？

奧 不拿錢的，莫基·巴爾敏奈奇！我們那兒來錢呀？

克 他怎麼，您這一位新姑爺很有錢吧？

奧 有什麼錢！有限得很！

克 唉……您覺得怎麼樣，您把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嫁給一個窮人，您以為這做得好嗎？

奧 我不知道，莫基·巴爾敏奈奇！這與我不相干：是她的意思。

克 哦，那末這一位年輕人，照您看起來怎麼樣，品行好嗎？

奧 我覺得從他那方面看起來，那是很值得稱讚的。

克 這是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相反，這是不值得稱讚的。大概，據我

看起來，他並不笨：他是什麼東西……誰知道他，誰睬他？不過現在全城要開始說他了，他爬進上流社會，他竟胆敢請我吃飯，譬如說……可是笨的是什麼：他沒有想想或者他也不肯想想，他怎麼樣和憑什麼來同這樣的太太過活。這就是我要跟您說的。

奧 請，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以為您的女兒怎麼樣，她是什麼？

奧 我可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祇好：聽您說。

克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是沒有俗世的這種烟火氣的。哦，懂嗎，沒有那種為窮苦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庸庸碌碌的氣味的。

奧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克 這可不是飄逸拔俗的人嗎？

奧 是飄逸拔俗的人，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她生來是燦爛華美的！

奧 是燦爛華美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哦，但是您這一位卡朗台雪夫能供給她這種燦爛華美嗎？

奧 不能，那裏能夠呀！

克 窮苦的半小市民的生活她是受不了的。她結果會怎麼樣呢？顛頭下去，以後呢，要是再這樣混下去，——就要害肺病的。

奧 噯呀，您怎麼說，您怎麼說！上帝保佑！

克 最好她快一點想到拋棄丈夫，回到您這裏來。

奧 這又是不幸，莫基·巴爾敏奈奇：我憑什麼來同女兒過活呢？

克 哦，這種不幸是可以想辦法的。必定要有一個有錢有勢的人的熱烈的同情關心……

奧 要怎樣去找到這種同情關心才好。

克 應該努力去得到。在這種場合，一個殷實可靠的好朋友是必需有的。

奧 真是必需有的。

克 你會對我說，她出嫁也還沒有出嫁，離開她能和丈夫離婚的那個時候還遠得很呢。是的，也許是遠得很，不過也許是近得很，所以還是須先警告您的好，使您好不做出什麼錯誤，使您好知道，我對臘

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是什麼也不會吝惜的……您笑什麼？

奧 我很高興，莫基·巴爾敏奈奇，您待我們這樣好。

克 您也許以為這種建議是不會沒有私心的吧？

奧 噯呀，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生氣吧，如果要的話，就把我趕走吧！

奧 （難以爲情）噯呀，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您找到了這種不要代價而肯答應您幾萬的人，到那時候再罵我吧，您別白化功夫去找了；找不到的。不過我說話說到題外去了，我並不是爲了說這種話而來的。您這一個小匣子是什麼？

奧 這是我，莫基·巴爾敏奈奇，想送一份禮給女兒……

克 （審視該物）喔……

奧 真貴，買不起。

克 （授還小匣子）哦，這是小事，還有更要緊的事呢。您應該爲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做件衣服，意思是說好的還不够——要很好很好的。結婚的禮服，哦，還有那兒所需要的一切東西。

奧 是的，是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如果她穿得隨隨便便，看起來多難堪。所有這一切東西您到最好的店裏去定，別打算，別算小錢，賬單您送到我那兒去；我來付。

奧 真的，簡直想不出用什麼話來謝您才好。

克 這就是我實在爲了什麼來看您的緣故。（起身）

奧 不過我明天總想給女兒一個意外的高興。您知道，做母親的心……

克 （拿起那小匣子）哦，那裏是什麼？值多少錢？

奧 估計估計看，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估計什麼！小事情！這大概值三百魯布。（從皮夾子裏拿出錢，給奧古達洛娃。）再見！我再去溜躑一會兒……我現在打算要好好兒的吃一頓。吃飯的時候再見吧。（向門走去）

奧 多多感謝您的一切，莫基·巴爾敏奈奇，感謝您的一切！

〔克奴洛夫下。麗薩手裏拿着一個籃子上。〕

第三場

奧古達洛娃，麗麗薩。

麗 (把籃子放在桌子上，審視小匣子裏的東西。) 這是華西亞送的嗎？不壞。多可愛呀！

奧 『不壞！』這是很貴的東西。你倒好像還不歡喜嗎？

麗 沒有覺到什麼特別的歡喜。

奧 你得謝謝華西亞，去他的耳朵上輕輕地說：『謝謝。』對克奴洛夫也要這樣。

麗 可是爲什麼對克奴洛夫要這樣呢？

奧 應該這樣；我知道爲什麼。

麗 噯呀，媽，你全是些祕密，還有手段。

奧 噯，哦，手段！不用手段在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麗 (拿起吉他，坐在窗口唱起來。)

『你是我的太陽，我親愛的媽呀，
親愛的，你愛惜愛惜你的兒吧。』

俞里·卡比通奈奇想去競選調解法官[●]。

奧 哦，那好極了！在那一縣？

麗 在查寶羅吉(Заболотье)。

奧 噯呀，這不是在林子裏嗎？他怎麼想到這樣遠的去處的？

麗 那邊候選的人比較少；大概會入選的。

奧 也好，沒關係——反正那邊也有人活着。

麗 我覺得就是到林子裏去也好，祇要快一點掙出這個地方。

奧 噯，在偏僻的地方住住也好；到了那邊，你那卡朗台雪夫也會顯得可愛起來的，大概他將成爲縣裏的第一位要人；這樣，你慢慢兒也

● 沙俄時代有所謂調解法庭(Мировой суд)者，專事裁判民間微細爭端。其法官是由當地官廳推選的。

就會對他習慣起來了。

臘 他在這裏也很好呀；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壞。

奧 哦，那裏！這樣的好人有的是！

臘 當然，也有更好的；這我自己也很明白。

奧 是呀，有的，但是我們露不到光。

臘 現在對於我，就是這一個人也是好的……說什麼，事情已經是決定好的了。

奧 你歡喜他，那我祇有高興。謝天謝地！當你的面我也不想批評他，不過我們大家互相當面也不用裝模做樣，——你自己也不是瞎子。

臘 我瞎了，我把一切的感覺都丟了，但是倒也很高興。我覺得我周圍發生的事好像做夢一樣的已經有好久了。不，應該離開，掙出這個地方。我要跟從俞里·卡比通奈奇。夏天也馬上就要來了，我想到林子裏去玩玩，採採菓子，野菌……

奧 所以你備了一個籃子！現在我明白了。再戴上一頂闊邊草帽，那就成了一個牧童了。

臘 帽子是也要戴的。（唱起來）

『不要白費心思誘惑我……』

那邊又安逸，又清靜。

奧 不過十一月一到，那就不會很清淨了：風將呼呼的吹着窗子。

臘 哦，是什麼？

奧 狼叫出各種各樣的聲音。

臘 不過總比這裏好。我至少精神可以休息一下。

奧 難道說我是在勸你不去嗎？去吧，請吧，休息一下精神吧！不過要知道，查實羅吉不是意大利。我一定得告訴你，要不然，你失望了，就會怪我不預先警告你。

臘 謝謝你……但是隨便那邊怎樣荒野，偏僻，寒冷；在我過了我這裏所經驗到的生活之後，我覺得任何那一個安靜的角落都好像是天堂一樣。俞里·卡比通奈奇怎麼慢吞吞的，我不懂。

奧 他會到鄉下去！他想出出風頭呢。其實也不是為奇：一交摔在青雲

裏，忽然做了人了。

臘（唱）

『不要白費心思誘惑我……』

啊，倒楣，怎麼也校不好。（望望窗外）伊里亞，伊里亞！進來一會兒！我要收拾一些羅曼斯曲帶到鄉下去彈彈唱唱解解悶。

〔伊里亞上〕

第 四 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伊里亞。

伊里亞（以下簡稱伊） 過節好！上帝保佑你們健康和幸福！（把割槽放在門口的桌子上）

臘 伊里亞，給我校一枚：『不要白費心思誘惑我……』老是校不好。（給吉他）

伊 是，小姐！（接吉他，調音。）好歌；還要三部合唱才好聽，要男高音；唱第二節……那好極了。但是我們真不幸，唉，真不幸！

奧 什麼不幸？

伊 我們有一個叫安東（Антон）的，他唱男高音……

奧 我知道，我知道。

伊 一個男高音也好，要不然全是男低音。多好的男低音，多好的男低音！但是男高音祇有安東一個人！

奧 那末怎麼了？

伊 不能合唱了——無論怎麼也不行。

奧 身體不好嗎？

伊 不，身體很好，真不會害病。

奧 那末他怎麼了？

伊 身子側向了一邊，完全成了一個角形，像字母「那樣的……又是一

個禮拜了……唉，倒楣！現在合唱團裏任何多餘的人都值錢，沒有男高音怎麼成！去看看醫生，醫生也說：『過一個禮拜，過兩個禮拜，就會直的。』但是我們現在要他。

臘 你唱呀！

伊 就好了，小姐……第二絃不準。倒楣，倒楣！合唱的時候是要站得神神氣氣的，可是他的身子側在一邊。

奧 他爲什麼會這樣的？

伊 爲了一件蠢事。

奧 爲了什麼蠢事？

伊 我們的蠢事是這樣的。我說：『安東，還要留神！』但是他不懂。

奧 我們也不懂呀。

伊 哦，不會告訴您的：玩呀。這樣玩，那樣玩！我說：安東，還要留神！但是他不懂，啊，倒楣，啊，倒楣！現在一個人要值到一百魯布，您瞧我們發生的是什麼事，我們等候這樣一位老爺，可是安東的身子側到一邊去了。他本來是多麼筆挺的茨岡，但是現在曲了！
(用男低音唱起來)

『不要白費心思……』

〔窗外人聲：『伊里亞，伊里亞，恰·奧達里克！恰·西格爾！●』〕

那莫？索·士基·特列別？●

〔街上人聲：『來呀，老爺來了！』〕

霍伐維薩！●

〔街上人聲：『真的來了！』〕

沒有功夫了，小姐，老爺來了！（放下吉他，拿起制帽。）

奧 那一位老爺！

伊 就是那一位老爺，我們等等沒有等到的：等了一年了，就是這位老

● 茨岡語：『伊里亞，伊里亞，到這兒來，快點來！』

● 茨岡語：『幹什麼？你要什麼？』

● 茨岡語：『你騙人！』

爺！（下）

第五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

奧 這是誰來了？一定是有錢的，而且，大概，臘麗薩，還沒有結婚，茨岡竟這樣做喜他。看來，也是在茨岡中間混的。嗟呀，臘麗薩，我們不要錯過了求婚的人？急些什麼呢？

臘 嗟呀，媽，我受苦受得還不够嗎？不，委曲得够了。

奧 說的話多怕人：『委曲』！想嚇我嗎？我們是窮人，我們要委曲一輩子呢。所以還是從小委曲些的好，將來好過過人過的日子。

臘 不，不能，受不了，實在受不了。

奧 容容易易是什麼也得不到的，這樣就一輩子沒有什麼。

臘 又要裝腔，又要撒謊。

奧 裝裝腔，撒撒謊吧！要是你自己逃避幸福的話，幸福是不會自己跟你來的。

〔卡朗台雪夫上〕

第六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卡朗台雪夫。

奧 俞里·卡比通奈奇，我們臘麗薩預備到鄉下去，瞧，盛菌的籃子也預備好了。

臘 咳，請您給我做了這件好事，我們快走走吧！

卡 我不懂您；您急急忙忙的要上那兒去呢，為什麼？

臘 我多想跑開這裏。

卡 （憤激地）跑開誰？誰在趕您？或者您爲我慚愧嗎？

臘（冷冷地）不，我不爲您慚愧。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暫時您還沒有給我理由。

卡 那末爲什麼要跑開，爲什麼要迴避人呢？給我時間來位置佈置！安安心，定定神吧，我快樂，我幸福！給我享受享受我所得的一切快樂的可能吧。

奧 要威風一下呢。

卡 咳，要威風一下，我不隱瞞。我爲我的自尊心忍受了許許多多刺痛，我的自尊心受到侮辱也不止一次了；現在我要，而且也有權高傲和威風一下了。

臘 那末，您什麼時候想到鄉下去呢？

卡 行了結婚禮以後，隨您什麼時候，即使第二天也行。不過一定要在這裏行結婚禮，免得人家說我們躲起來，因爲我不配做您的未婚夫，不是一對，而祇不過是淹在水裏的人沒有什麼東西可攀援時所抓住的一根蘆草。

臘 最後的那句話倒有點近情，俞里·卡比通奈奇，這是對的。

卡（頷心地）那末您知道自己還是對的！（含淚）您就稍微憐惜憐惜我！就讓外人以爲您是愛我的，您是自由選擇的吧。

臘 這又爲什麼呢？

卡 怎麼爲什麼？難道您竟完全不許人有自尊心嗎？

臘 自尊心！您祇顧自己！大家都愛自己！到什麼時候才會有人愛我呢？您把我迫得要死了！

奧 得了，臘麗薩，你怎麼的？

臘 媽，我怕，我有一點怕。哦，聽我的話吧：如果在這裏行結婚禮的話，那末請你們少叫些人，儘可能清淨一點，簡樸一點。

奧 不，你別胡思亂想！結婚禮總是結婚禮！我，奧古達洛娃，我是不肯露出窮相的。我要使你光輝燦爛得這裏從來沒有見過。

卡 我也一點不吝惜。

臘 哦，我閉嘴。我看我是你們的洋娃娃；你們把我玩玩，弄弄壞就丟了。

卡 今天的宴席就化得我不便宜。

奧 不過這宴席我認爲完全是多餘的，——無謂的浪費。

卡 就是要我化兩倍，三倍，我也不吝惜。

奧 這宴席誰也用不着。

卡 我用得着。

臘 爲什麼。俞里·卡比通奈奇？

卡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受委曲受了三年，我受您的朋友們當面嘲笑了三年了；也該輪到我來笑笑他們了！

奧 您還想出些什麼花樣？要吵架嗎？這樣我跟臘麗薩就不去了。

臘 噯呀，請您別得罪什麼人吧。

卡 別得罪！那末我就可以讓人家得罪了嗎？放心吧，不會吵什麼架的：一切都會太太平平的。我將爲您乾杯，當衆道謝您自己的選擇所給我造成的幸福，道謝您不像別人那樣的對待我，您賞識我和相信我情誼的真實。就是這一點，這也就是我報仇的全部！

奧 這一切也都用不着。

卡 不，這批花花公子用吹牛誇口的方法來愚弄我。他們又不是自己掙來的錢；他們吹什麼牛？一客差一付或是十五魯布！

奧 您這一切全是在攻擊可憐的華西亞呀。

卡 不光是華西亞一個人，所有一切的人都好。瞧，城裏鬧成什麼樣子，大家臉上多高興！所有的馬車夫全都快快活活的，在街上趕來趕去，大家互相喊叫：『老爺來了，老爺來了……』酒店裏跑堂的也都喜氣洋洋的，跑出來到街上，從一家酒店跑到一家酒店裏去，大家互相喊叫：『老爺來了，老爺來了！』笑鬧們全瘋了，大家忽然吱吱喳喳地鬧起來，揮舞着手。旅館皆擠滿了人。現在有四個笑鬧穿得漂漂亮亮的坐着馬車上旅館去歡迎了……奇蹟，這種景象！不過那位老爺，我聽說，完全破產了，末了的一條小輪船也賣掉了。誰來了？破了產的花天酒地的荒蕩人，而全城都高興。好風俗！

奧 是誰來了呀？

卡 是你們的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

〔臘麗薩駭然起立〕

奧 啊，我說是誰！

臘 我們到鄉下去吧，馬上去吧！

卡 現在倒也不用去了。

奧 你怎麼了，臘麗薩，為什麼要躲開他？他不是強盜呀！

臘 您怎麼不聽我的話？您要淹死我了，要把我擠到深淵裏去了！

奧 你瘋了！

卡 您怕什麼？

臘 我不是爲自己怕。

卡 那末爲誰呢？

臘 爲您。

卡 噢，不必爲我怕！我不會讓人侮辱的。他祇要試試看來碰碰我，就給他聽……

奧 不，您怎麼了！上帝保佑您！這不是華西亞。您對他可得要小心點兒，要不然日子就要過得不快活的。

卡 （在窗口）瞧，請看，上你們這兒來了；四匹馬做一排，一個英國跟車夫一塊兒坐在車夫座上。這樣的招搖撞騙，欺人耳目！這當然對什麼人也不會有害處，就讓他快活快活吧，不過實際說來，真是又醜又蠢。

臘 （對卡朗台雪夫）我們走心，到我房間裏去吧。媽，接到這裏來招待，請你辭掉他的拜訪！

〔臘麗薩及卡朗台雪夫同下。巴拉托夫上。〕

第七場

奧古達洛娃，巴拉托夫。

巴 （全場戲在一半調笑，一半正經的腔調中演出。）伯母，讓我吻您的手！

奧 （伸手）啊，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啊，我的親愛的！

巴 願意擁抱嗎？行！

〔互擁擁吻〕

奧 什麼風吹來的？大概是路過吧？

巴 特地地上這兒來的，第一就是來看您，伯母！

奧 謝謝。您好呀，您的事業怎麼樣？

巴 沒有什麼可以怨恨上帝，伯母，日子過得很快活，不過事業不行。

奧 （看了看巴拉托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告訴我，我的親愛的，那一個時候您怎麼這樣忽然不見了？

巴 我接到了一個不愉快的電報，伯母。

奧 什麼電報？

巴 我的掌櫃和帳房當我不在的時候把我的小小的家弄得一團糟。他們自作主張，要拍賣我那些小輪船，全部動產和不動產。所以我那時就趕去挽救我的一份小家產。

奧 那末當然一切都挽救了，一切都佈置好了？

巴 怎麼也沒有；佈置了，不過還沒完全佈置好，留下的缺口相當大呀。不過，伯母，還沒有垂頭喪氣，尋歡作樂的脾氣也還沒有丟掉。

奧 我看出您沒丟掉。

巴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伯母；我的事就是這樣。

奧 在那一方面您將有收穫呀？做新的生意了嗎？

巴 新的生意不是我們這種輕率浮躁的 gentlemen ● 所能做的！爲了這種事是要進債務牢 ● 的。我想出賣我自己的小小的自由。

奧 我懂；您想有利地結婚嗎？那末您估計您自己的小小的自由值多少錢呢？

巴 半百萬吧。

奧 可觀得很哪。

巴 再便宜不成了，伯母，不上算呀，要不然我自己要吃虧了，您也知道。

奧 好男兒！

巴 豈敢，豈敢。

● 英語，爲：『君子，紳士，上等人』等等之意。

● 沙俄時代牢獄中之一部，專爲監禁因債務而判罪之囚犯。

- 奧 好出色的鷹[●]！看看你，真高興。
- 巴 對您說這種話真高興，讓我吻您的手。（吻手）
- 奧 那末顧客，就是說，女顧客有嗎？
- 巴 找找看，總找得到的。
- 奧 原諒我問得無禮！
- 巴 要是很無禮的話，那末就別問吧，我是怕羞的。
- 奧 你玩笑開得夠了！情人有沒有？如果有的話，那末她是誰？
- 巴 殺死我也不說。
- 奧 哦，隨便你吧。
- 巴 我想向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問候。我可以見她嗎？
- 奧 怎麼不可以……我馬上叫她來見您。（拿起一隻裝着東西的匣子）
咳，瞧，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明天是臘麗薩的生日，想送她這些東西，不過錢還差很多。
- 巴 伯母，伯母！大概已經拿過三個人的錢了吧？我還記得您的兵法。
- 奧 （拖住巴拉托夫在耳邊）啊呀，你這小精靈鬼！
- 巴 我明天親自送一份禮來，比這還要好。
- 奧 我叫臘麗薩來看你。（下）

〔臘麗薩上〕

第 八 場

巴拉托夫，臘麗薩。

- 巴 沒有想到吧？
- 臘 不，現在沒有想到。我等了您好久，但是早已不等了。
- 巴 爲什麼不等了？
- 臘 沒有想要等到您。您不見得這樣的突然，信也不給一封。
- 巴 我沒有寫，那是因爲不能報告您什麼好消息。

● 俄人稱英勇幹練的人爲鷹（СОКОЛ）。

臘 我也是這樣想。

巴 您要出嫁了嗎？

臘 唉，要出嫁了。

巴 請問您，您等了我好久了嗎？

臘 您爲什麼要知道它呢？

巴 我並不是爲了好奇，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使我關心的那純粹是理論的考慮。我想知道，女人忘記她熱愛的人快不快：在跟他分手之後的第二天，過一個禮拜，或者過一個月……哈姆雷特有沒有權力對母親說，她「靴子也還沒有穿破」等等……

臘 對於您的問題，我不回答您，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您可以要怎麼想，就怎麼想。

巴 對於您，我永遠是尊敬地聽的；不過一般說來，女人做了像您這樣的行爲之後，在我眼睛裏失掉了許許多多了。

臘 我什麼行爲？您什麼也不知道。

巴 這些「一瞥的睨眼」，這種甜蜜的切切情話，那時每一個字和短促的深呼吸互相交換發出來，這些山盟海誓！……所有這一切，過一個月又去對另外一個人重復，好像是學熟的功課。唉，女人！

臘 「女人」怎麼？

巴 您們的名字真不足道！

臘 啊，您膽敢這樣衝撞我嗎？難道您知道我在您之後愛過什麼人嗎？您相信是如此嗎？

巴 我不相信，我不過猜想。

臘 要這樣殘忍地責備人，就該知道，而不是猜想。

巴 您要出嫁了嗎？

臘 但是是什麼迫我的？……要是家裏活不下去，要是在悶得可怕，悶得要死的時候，迫我軟聲軟，強顏爲笑，叫一些看看不得不討厭的求婚的人來和我糾纏，要是家裏醜態百出，要是要跑出家去，甚至於要跑出城去的話呢？

巴 臘麗薩，那末您？……

臘 「我」什麼？哦，您要說什麼？

巴 原諒我！我對不起您。那末您沒有忘記我，您還……愛我？

〔臘麗薩默然〕

哦，告訴我，坦坦白白的告訴我！

臘 當然是的。問也不必問。

巴 （濕存地吻臘麗薩的手）謝謝您，謝謝。

臘 您也祇要這樣：您是高傲的人。

巴 我能够讓掉您，我應該看情形；但是讓掉您的愛，那是受不了的。

臘 當真嗎？

巴 如果您寧願愛別的什麼人而離開我，您就深深地侮辱了我了，那我這是不能輕輕寬恕您的。

臘 那末現在呢？

巴 至於現在，我將一輩子保持對於您的最愉快的回憶，我們將像最好的朋友似的分手。

臘 那就是說，讓女人去哭，去痛苦，祇要她愛您？

巴 有什麼辦法呢，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戀愛是沒有平等的，這也不是我開始的。戀愛有時不得已也要哭的。

臘 而且一定是女人嗎？

巴 當然不是男人。

臘 爲什麼？

巴 很簡單，因爲假使男人哭了，那末他就要給人家叫做娘娘腔了，可是這一個綽號對於男人是比了人腦子裏所能想得出的一切都壞。

臘 要是戀愛雙方都是平等的，那末，也就沒有眼淚了。會有這種事嗎？

巴 難得有。結果這就成了糖菓店裏的一種餅，一種雞蛋糕了。

臘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我對您說了不應該說的話；我希望您別惡意地利用我的坦白。

巴 對不起，您把我當做什麼人了？假使女人有着自由的身子的話，哦，那就不同了……我，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是循規蹈矩的人，婚姻對於我是一件神聖的事。這種自由思想我是受不了的。請問：您那位未來的丈夫當然是有許多美德的囉？

臘 不，祇有一點。

巴 不多。

臘 所以才可貴。

巴 是什麼呢？

臘 他愛我。

巴 的確可貴；這對於家事是很好的。

〔奧古達洛娃及卡朗台雪夫同上〕

第九場

巴拉托夫，臘麗薩，奧古達洛娃，卡朗台雪夫，後來緒人。

奧 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各位！（對巴拉托夫）俞里·卡比通奈奇·卡朗台雪夫！（對卡朗台雪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巴拉托夫！

巴 （伸手給卡朗台雪夫）我們已經認識。（鞠躬）鬚長而才短的人，請您垂顧賜愛。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和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老朋友。

卡 （忍住）歡迎，歡迎。

奧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在我們家裏像親人一樣。

卡 歡迎，歡迎。

巴 （對卡朗台雪夫）您不吃醋嗎？

卡 我希望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不給我任何吃醋的因緣。

巴 但是吃醋的人是無緣無故也會吃醋的呀。

臘 我保證俞里·卡比通奈奇不會爲我而吃醋。

卡 是呀，當然，不過要是……

巴 噢，咳，咳。好像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什麼事。

奧 你們怎麼了，各位，要怎麼樣？難道除了吃醋之外，就沒有旁的話可說了嗎？

臘 我們，謝爾蓋·謝爾蓋伊奇，馬上就要到鄉下去了。

巴 離開這兒這種好地方嗎？

卡 您覺得這兒有什麼好？

巴 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對於趣味，對於色彩，是沒有一定的樣子的。

奧 對呀，對呀。有人歡喜城市，有人歡喜鄉下。

巴 伯母，各人有各人的趣味：有人愛西瓜，有人愛豬的軟骨。

奧 啊，小精靈鬼！您怎麼會知道這末多的俗語？

巴 我跟拉練的船夫們混過，伯母，所以俄文就學好了。

卡 向拉練的船夫學俄文？

巴 爲什麼不向他們學呢？

卡 因爲我們認爲他們是……

巴 誰：我們？

卡 （憤激地）我們，就是說受過教育的人，可不是拉練的船夫。

巴 哦，您認爲拉練的船夫是什麼東西？我是船主，所以要爲他們辯護；我自己也是這種拉練的船夫。

卡 我們認爲他們是粗野愚鹵的標本。

巴 哦，還有呢，卡朗台雪夫先生！

卡 全說了，再也沒有什麼了。

巴 不，還沒全說，主要的還沒有說：您應該道歉。

卡 我——道歉！

巴 咳，那沒有辦法，應該這樣。

卡 什麼道理？這是我的看法。

巴 喏，喏——喏——喏！推諉唐塞是不行的。

奧 各位，各位，你們怎麼了！

巴 放心，我爲了這一點，是不會挑戰決鬥的：您的新姑爺是不會受到損傷的；我不過要教訓教訓他。這是我的規矩：對隨便什麼人和什麼事都不原諒；要不然人家就會忘記怕懼，忘形起來的。

臘 （對卡朗台雪夫）您幹什麼？馬上道歉，我命令您！

巴 （對奧古達洛娃）好像，是認識我的時候了。如果我要教訓人，那我就要在家裏關上一個禮拜，想出嚴罰的方法。

卡（對巴拉托夫）我不懂……

巴 那末您先學會懂得，然後再說話！

奧 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我跪下來請求您；哦，看在我的份上，原諒他吧！

巴（對卡朗台雪夫）您謝謝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我原諒您。不過我的親愛的，把人要認認清楚！我馬馬虎虎的時候就馬馬虎虎，當真的時候，可就什麼也不放鬆的。

〔卡朗台雪夫想回答〕

奧 不用回嘴了，不用回嘴了！要不然我就要跟您嘔氣了。臘麗薩，去叫人端香檳酒來，給他們大家倒一杯——讓他們喝一杯和氣酒。

〔臘麗薩下〕

各位，請別再吵嘴了吧。我是性情溫和的女人；我愛一切都要要好好，和和氣氣。

巴 我自己也是性情溫和的，誰也不會得罪的；我永遠不會第一個開始，為我自己，我可以向您保證。

奧 俞里·卡比通奈奇，您還是一個年輕人，您該鄭重一點，發火是不行的。請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吃飯去，一定要請！我們很高興和他在一起。

卡 我自己也想請。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今兒您肯賞光上我那兒去吃便飯嗎？

巴（冷冷地）很願意。

〔臘麗薩上，她後面跟着一個人，拿着一隻盤子，裏面放着幾瓶香檳酒和幾隻杯子。〕

臘（倒酒）各位，請。

〔巴拉托夫及卡朗台雪夫拿杯子〕

請你們做做朋友吧。

巴 您的請求對於我是等於命令一樣的。

奧（對卡朗台雪夫）您也得以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做做榜樣！

卡 至於我，那是說也不用說；對於我，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每一個字是法律。

〔伏實伐托夫上〕

第十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巴拉托夫，卡朗台雪夫，伏實伐托夫，
後來羅濱遜。

伏 什麼地方有香檳酒，什麼地方就有我們。知覺多敏銳！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請您讓一位金髮碧眼的人到房間裏來吧！

奧 那一位金髮碧眼的人？

伏 馬上就會看見的。進來吧，金髮碧眼兒！

〔羅濱遜上〕

我來介紹我的一位新朋友：Lord Robinson①。

奧 歡迎，歡迎。

伏 （對羅濱遜）吻手！

〔羅濱遜吻奧古達洛娃及臘麗薩的手〕

哦，my Lord②，現在到這裏來！

奧 您怎麼這樣指揮您的朋友的？

伏 他差不多沒有踏進過女太太們的圈子，所以這樣拘謹怕羞。他旅行過很多地方，不論水路，陸路，最近在一個沒有人跡的島上完全變得粗野了。（對卡朗台雪夫）讓我來向您介紹！Lord Robinson，俞里·卡比通奈奇·卡朗台雪夫！

卡 （伸手給羅濱遜）您離開英國好久了嗎？

羅 Yes③。

伏 （對巴拉托夫）我教會了他三五個英國字，唉，我承認我自己知道的也沒有多少。（對羅濱遜）你怎麼望着酒？哈麗塔·伊格那季葉

① 英語：『羅濱遜爵士。』

② 英語：『我的爵士。』

③ 英語：『是。』

英娜，可以嗎？

奧 請。

伏 英國人是整天喝酒的，從早起。

奧 當真你們整天喝的嗎？

羅 Yes。

伏 他們吃三次早飯，回國又從六點鐘吃飯吃到十二點。

奧 當真？

羅 Yes。

伏 (對羅瀟瀟) 哦，倒吧！

羅 (倒了幾杯) If you please ②②！

(兩人喝酒)

巴 (對卡朗台雷夫) 也請他吃飯去。我們和他到處在一起，我沒有他就

就不行。

卡 他的大號叫什麼？

巴 誰叫他的名字？Lord, my Lord ...

卡 他當真是 lord 嗎？

巴 當然不是 lord；他們愛這樣。要不然就叫：Sir Robinson ③③。

卡 (對羅瀟瀟) Sir Robinson，請您今天上我那兒去吃便飯。

羅 I thank you ④④。

卡 (對奧古達洛娃) 哈羅塔·伊格那季諾英娜，我到家裏去，我得去

佈置一下。(對大家鞠躬) 我等候你們各位。再見！(下)

巴 (拿帽子) 我們也是非的時候了，旅舍歸來得休息一下。

伏 準備吃飯去罷。

奧 等一等，各位，不要大家馬上全散了。

(奧古達洛娃及羅瀟瀟跟着卡朗台雷夫入前廳)

②② 英語：『請！』

③③ 英語：『羅瀟瀟爵士。』

④④ 英語：『我謝謝您。』

第十一場

巴拉托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伏 您歡喜新郎嗎？

巴 有什麼歡喜？誰會歡喜他？還要大談而特談呢，呆鳥！

伏 難道發生過了什麼事了嗎？

巴 談過一陣。竟也張牙舞爪的擺臭架子，也像是個人了，竟也想耀武揚威的發脾氣。咳，等着瞧吧，好朋友，我呀，好朋友，要尋你一下開心呢。（敲敲自己的額頭）啊，想得多出色！哦，羅濱遜，你有一件困難的工作要做，努力吧……

伏 什麼事呀？

巴 就是這樁回事……（頓時）有人來了！回頭再說吧，各位。

〔奧古達洛娃及臘羅薩同上〕

再見！

伏 再見！

〔大家鞠躬〕

〔幕〕

第三幕

卡朗台雪夫的書房。室內陳設得恣放誇誇，毫無韻味；一面牆上的沙發前釘着一幅毯子，上面掛着武器。

三扇門：一扇在舞台中央深處，兩扇在兩側。

第一場

葉芙蘿西尼亞·寶塔保芙娜，伊凡。

伊（由左首門裏上）請您給我檸檬！

葉芙蘿西尼亞·寶塔保芙娜（以下簡稱葉）什麼檸檬，壞東西？

伊美西那●檸檬。

葉你要它做什麼？

伊吃飯以後，有幾位先生喝咖啡，有幾位吃茶，吃茶要用。

葉今天你們把我煩惱操心得要死了。把蔓櫚橘汁端上去，難道不一樣嗎？把我那兒那個小水壺拿去；你荒心一點，那小水壺舊了，塞子也不大牢，用蠟粘牢的。來，我自己去拿。

〔葉芙蘿西尼亞·寶塔保芙娜由中央的門下。伊凡跟着她。〕

〔奧古達洛娃及臘麗薩由左首上。〕

第二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

● Messina——意大利西西里島（Cicily）北部的一個城市。

臘 噯呀，媽，我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才好。

奧 我也料到會如此的。

臘 這樣的宴會，這樣的宴會！還要叫莫基·巴爾敏奈奇！他幹什麼？

奧 是呀，請客呀，沒有話可說。

臘 噯呀，多不好呀！迫得要為別人害臊，沒有比這種苦差更糟的了……我們什麼也沒有錯，可是害臊，害臊，要逃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才好。可是他好像什麼也沒有覺得，他甚至於還很快樂呢。

奧 他也不會覺得的呀；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體體面面的人是怎麼吃飯的。他還以為他這樣鬧氣使大家都驚駭了；所以他就樂了。難道你沒覺得嗎？人家有意在灌他喝酒。

臘 噯呀，噯呀！阻止他，阻止他！

奧 怎麼阻止呀？他年紀不小了，是不用保姆過活的時候了。

臘 他又不笨，這他怎麼會不看見的？

奧 非但不笨，而且很有自尊心呢。大家玩弄他，稱讚稱讚酒，他就高興了；他們自己祇裝出喝酒的樣子。而却給他加酒。

臘 噯呀！我怕，一切都怕。為什麼他們這樣做呢？

奧 很簡單，想尋尋開心呀。

臘 他們不是在苦惱我嗎？

奧 誰要你苦惱呀。瞧，臘麗薩，還沒有看見什麼，就已經苦惱了；將來怎麼樣呢？

臘 噯呀，事情已經做成，祇可以憐惜，不可以改正了。

〔葉芙蘿茜尼亞·寶塔保芙娜上〕

第三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葉芙蘿茜尼亞，寶塔保芙娜。

葉 已經吃好了嗎？茶不要喝嗎？

奧 不，不用了。

葉 那末男人們怎麼樣呢？

奧 他們在那兒坐坐，談談。

葉 哦，吃好了，那末也就該起身了；還要等什麼？這一頓飯也够我餓極了；多少奔波，多少損失！廚子們簡直是強盜，廚房裏好像到了一個打勝仗的人，你敢對他說一句話！

奧 跟他說什麼呢？如果他是一個好廚子，那就教也不用教他的。

葉 並不是說教他，而是說許許多多家產給化掉了。要是自己的材料，家裏的，鄉下來的，那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可是這是買來的，價錢很貴，所以也就可惜了。瞧，麥糖，華尼拉[●]，魚膠；華尼拉這多貴，而魚膠更貴。哦，放一點點兒做香味也就得了，但是他竟胡亂地倒：看看也心痛。

奧 是呀，對於會作打算的人，當然……

葉 人發了瘋，還會有什麼打算呀。拿一尾鱒魚：不論大的，或者小的，難道它的味兒不一樣嗎？啊呀，可是價錢相差得太大了！半魯布買十尾也是足足有餘，可是他買一個就付了半魯布。

奧 哦，不過酒席上的那幾尾還應該在伏爾加河裏游游，長長大才行。

葉 嗶呀，有當然是有一盧布的，有兩盧布的；誰的錢來得容易，誰就去化它。如果像那一位大官，或者大法師，唔，這就行了，要不然誰肯化呢？又要想買貴的酒，一盧布多的，那做買賣的倒是一個誠實的人，他說：您拿吧，這兒周圍全是六十戈比[●]一瓶的，您要什麼招牌紙，我們就貼上什麼招牌紙！酒也倒了！可以說是誠實的。我嚐了一小杯，倒也有一股「香味兒，一股玫瑰味兒，還有一些什麼味兒。裏面放着這末許多值錢的香水，那多麼便宜呀！錢也不少：六十戈比一瓶；不過也值得付了。再化得貴些就沒有道理了，我們是靠薪水過活的。我們有一個鄰居婆太太，光說送他們去的絨毛的東西一種：就有許許多多絨被和絨毯頭，搬了又搬，搬了又搬，搬不光的全是這一些；後來是皮貨：有狐狸，有灰鼠，有貂皮！所有這一切全搬到家裏去，所以他就有錢可以化了。還有個賊一個

● (Vanilla) 南美洲熱帶出產的一種植物，味香。

● (Копейка) 俄幣，一盧布的百分之一。

做官的婆太太，搬來了些舊鋼琴，就算是全部陪嫁。發不到財。反正我們擺空場面也總是要不得的。

臘（對奧古達洛娃）我恨不得跑開這兒，隨便避到什麼地方去。

奧 真沒有辦法，倒楣。

葉 要是你們不舒服，那末請到我房裏去，要不然男人們一來，抽煙抽得氣也透不出。我怎麼站着？我要跑去數銀錢，鎖起來才是，現在的人都是無法無天的。

〔奧古達洛娃及臘兒薩入右首的門，葉英麗西尼亞·寶塔等英
鄉入中央的門。〕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由左首的門上。〕

第 四 場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

克 各位，我要到俱樂部吃飯去，我什麼也沒有吃。

巴 等一等，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請開人吃飯，可是沒有東西可吃……他是個蠢東西，各位。

巴 我們不用爭。應該給他一個公道的報復：他的確蠢。

克 而且他自己比一切都先喝醉。

伏 我們好好兒地把他暗算了一下了。

巴 咳，我實現了我想做的事了。我剛才腦子裏就想好好兒地灌他一個酩酊大醉，看他結果怎麼樣。

克 那末你們是計劃好的嗎？

巴 我們預先約好的。嚇，各位，幹這種事，羅濱遜之類的人才可貴。

伏 簡直是金子，不是人末！

巴 要灌主人喝酒，就該自己跟他一起喝；但是能够吞得下他這雄辯稱爲酒的混合劑嗎？但是羅濱遜——他是生性喝慣維洛斯拉夫出產的

各種外國酒的^①，他不當回事。他一面喝，一面讚不絕口，一會兒要這一樣，一會兒要那一樣，比較比較，裝出識家的樣子嚐嚐味兒，但是他不同主人一塊兒喝是不答應喝的；那個傢伙也就落到手中了。一個不慣的人，他的需要會多嗎，沒多久也就歡天喜地了。

克 這真有趣；不過，各位，我呀，可不開玩笑，真想吃東西呢。
巴 還來得及呢。等一會兒；我們請麗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唱一些什麼東西。

克 那就不同了。羅濱遜在那裏？

伏 他們還在那兒喝呢。

〔羅濱遜上〕

第五場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羅 (倒在沙發上) 老天，幫幫忙！哦，Serge，你爲我向上帝担保。

巴 你怎麼，醉了嗎？

羅 醉了！難道我什麼時候怨過這種事嗎？醉，那是人生唯一的快事！——也沒有什麼更痛快的事再能希望的了。我是懷了這種好的目的到這兒來的，我也就是懷了這種目的在世界上過活的。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巴 你怎麼了？

羅 我中毒了，我馬上要喊救命了。

巴 你多喝了什麼，那一種酒？

羅 誰知道它？我又不是化學家？沒有一個藥劑師分別得出。

巴 瓶上是什麼，是那一種商標？

羅 瓶上是「布爾賈」^②，但是瓶裏却是一種什麼「金德爾巴爾查姆」

① 雅洛斯拉夫 (Ярослав) 是俄羅斯的地方，該地出產的酒，當然不會是真正的外國貨，其爲膺鼎也無疑。

●。這種藥味我不破費是不會去除的了，這我已經感覺到。

伏 這是時常有的：釀酒的時候，違反比率多放了些什麼東西。弄錯可不容易嗎？人又不是機器。殺蠅菌●會不會多放呢？

羅 你高興什麼？人要死了，你倒高興。

伏 得了！你要死了，羅漢遜。

羅 哦，胡說八道，死我可不願意……啊呀，你們知道這酒多害人哪！

伏 一隻眼睛一定要瞎掉，你等着瞧吧。

〔台後卡朗台雪夫的聲音：「喂，給我布爾貢。』〕

羅 哦，請聽，又是布爾貢！救命。要死了！Serge，你可憐可憐我吧！我正在旺盛的壯年，各位，我有很大的希望。爲什麼要使藝術受到損失呢……

巴 別哭，我醫好你；我知道怎樣可以幫助你；這是靈驗如神的。

〔卡朗台雪夫帶着一匣雪茄上〕

第六場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漢遜，卡朗台雪夫。

羅 （看看毯子）您這是什麼玩意兒？

卡 雪茄。

羅 不，掛的是什麼？小道具嗎？

卡 什麼小道具？這是土耳其的武器。

巴 瞧，這是誰的錯，才使奧地利人不能征服土耳其人。

卡 怎麼？開什麼玩笑！對不起，怎麼胡說八道！我錯在什麼地方？

● 法國布爾貢省（Bourgogne）出產的一種葡萄酒。

● 德語“Kinderbalsam”，意爲小兒用香油，一種性弱味甜的酒，從前是當藥用的。

● （Мухомор）一種毒菌，頂作紅色，有白斑，通常利用其毒質殺蠅，故名。

- 巴 您拿了他們一切不值錢的，沒有用的武器；他們沒有辦法就貯積了好的英國武器。
- 伏 是呀，是呀，瞧，這是誰的錯！現在明白了。哦，奧地利人是不會對您道謝的。
- 卡 它怎麼沒有用？瞧，譬如這枝手槍。（從牆上拿下一枝手槍）
- 巴 （從他手裏拿下手槍）這一枝手槍？
- 卡 啊，當心一點，它裝着子彈！
- 巴 別怕！它裝着子彈，或者沒有裝着子彈，它的危險總是一樣的：它反而是射不出的。您可以在五步之內打我，我允許你這樣做。
- 卡 哦，不，這枝手槍也許會有用的。
- 巴 是呀，在牆上敲那釘子。（把手槍擲在桌上）
- 伏 哦，不，別說了！常言說得好：『假使註定要闖禍，就是用棒也射得死人的。』
- 卡 （對巴拉托夫）要雪茄嗎？
- 巴 大概很貴吧？要七塊錢光景一百吧，我想。
- 卡 是呀，近這一個數目；貨色是上等的，很上等的貨色。
- 巴 這一種貨色我知道；這是專門 dos amigos^① 的草；我把它留給朋友，我自己是不抽的。
- 卡 （對克奴洛夫）要嗎？
- 克 我不要你的，——我抽我自己的。
- 卡 好雪茄，很好的呀。
- 克 哦，很好的，那末您自己抽吧。
- 卡 （對伏實伐托夫）您要嗎？
- 伏 我覺得這很貴；我敢說，要嚼爛壞的。山梨不是我們的鼻子所能啄的：山梨是軟的果子。
- 卡 那末您，Sir Robinson，抽嗎？
- 羅 我？問得太怪！請給我五枝（揀五枝，從袋裏拿出一張小紙頭，仔細地包起來。）
- 卡 您為什麼不抽呀？
- ① 西班牙語：『給朋友的。』

- 羅 不，怎麼可以！這些雪茄是要在大自然裏，在好的環境裏抽的。
- 卡 爲什麼呀？
- 羅 因爲要是在規規矩矩的房子裏抽它，那大概是要挨打的，這我可受不了。
- 卡 不愛挨打嗎？
- 羅 不愛，從小就討厭。
- 卡 他多怪呀！啊，各位，他多怪呀！現在一看就明白是英國人。（高聲）我們的女太太們在那兒？（更高聲）女太太們在那兒？
- 〔奧古達洛娃上〕

第七場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瀟遜，卡朗台雪夫，奧古達洛娃。

- 奧 女太太們在此，放心吧。（輕聲對卡朗台雪夫）您幹什麼？您瞧瞧您自己！
- 卡 我，對不想，我知道我自己。瞧，大家都醉了，我祇是快活。我今天很幸福，我勝利了。
- 奧 您勝利吧，不過別這樣大聲。（走近巴拉托夫）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別提弄俞里·卡比通奈奇了吧！我們看着很難受：您得罪的是我跟羅瀟遜。
- 巴 噯呀，伯母，我敢嗎！
- 奧 難道您當真還沒有忘記剛才吵的嘴嗎？好不害羞！
- 巴 那裏話！我，伯母，我是不會記怨仇的。您瞧，我爲了使你高興，一把這一件事一筆勾消吧。俞里·卡比通奈奇！
- 卡 您要什麼？
- 巴 您願意跟我喝一杯合歡酒嗎？
- 奧 那好極了。謝謝您！

卡 您說合歡酒？請，我很願意。

巴 （對奧古達洛娃）請龐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到這裏來！她怎麼躲開我們？

奧 好，我去叫她來。（下）

卡 我們喝什麼呢？布爾買嗎？

巴 不，不要布爾買了！我是平平常常的人。

卡 那末要什麼呢？

巴 您知道：現在我跟你喝喝白蘭地倒是挺好的！白蘭地有嗎？

卡 怎麼沒有！我一切都有。喂，伊凡，拿白蘭地！

巴 爲什麼拿到這裏來，我們到那邊去喝；不過叫他們拿大杯來，我不要小杯。

羅 您怎麼剛才不說您有白蘭地？失掉了多少寶貴的時間？

伏 他興緻多好呀！

羅 這種酒我會對付，我是適宜喝它的。

〔巴拉托夫及卡朗台雪夫入左首的門〕

第八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羅 （望左首的門）卡朗台雪夫精了。我開始，Serge 來結果他。倒酒，裝出姿勢；一幅活畫。瞧，Serge 謎謎地笑着！完全是斐特朗^①。
。（唱『羅勃特』裏的歌曲）你是我的救主。——我是你的救主！

① 『惡魔羅勃特』（Robert le Diable）是德國作曲家梅耶皮爾（Meyrebeer）所著歌劇。劇中有諾曼第公爵羅勃特者，以鷓勇善戰與善得女人歡心著名，因獲惡魔之譚號。後爲其部下所逐，浪跡至西西里島，惑於魔鬼斐特朗（Bertram）之利誘，爲非作惡，幾乎身敗名裂，墮入鬼穴。幸賴其妻姊指點，得慶更生，倖免於難。此處羅濱遜喻巴拉托夫爲斐特朗，以其誘卡朗台雪夫熏酒也。

——而且是保護者。——而且是保護者。』哦，吞下去了。互相接吻。（唱）『我多幸福！』——『我的犧牲！』噯呀，伊凡把白蘭地拿走了，拿走了！（高聲）你怎麼的，你怎麼的，留下！我等了它好久了。（奔下）

〔伊里亞由中央的門上〕

第九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伊里亞，後來巴拉托夫。

伏 你有什麼事，伊里亞？

伊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全都齊了，在林蔭路上等着。什麼時候動身？

伏 我們大家馬上一塊兒去，等一會兒！

伊 好，命令怎麼辦，就怎麼辦。

〔巴拉托夫上〕

巴 啊，伊里亞，預備好了嗎？

伊 預備好了，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巴 吉他帶了沒有？

伊 沒有拿，謝爾蓋·謝爾蓋伊奇。

巴 吉他要的，聽見嗎？

伊 馬上就去拿，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下）

巴 我要請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給我們唱一些什麼東西，然後再到伏爾加河對岸去。

克 沒有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們的旅行是不會愉快的。如果……爲了得到這種享受，就是付高價也是情願的……

伏 如果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去的話，我情願每一個漿手分給他們一個銀魯布。

巴 噯呀，各位，我也是這樣想；我們想的竟是一樣的。

克 有沒有可能呢？

巴 哲學家們說，世界上是沒有不可能的事的。

克 不過，各位，羅濱遜是多餘的。尋一下開心，也就夠了。他到了那邊，將醉得不像人樣——有什麼好呢？這一次旅行是正正經經的事，他完全不配跟我們在一起。（指門）瞧，他這樣粘住了白蘭地不放。

伏 那末就不要帶他。

巴 他要綁住的呀。

伏 別忙，各位，我來打發他。（向門裏）羅濱遜！

〔羅濱遜上〕

第十場

巴特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羅 你有什麼事？

伏 （輕輕地）要到巴黎去吧？

羅 怎麼到巴黎去，什麼時候？

伏 今兒晚上。

羅 但是我們預備到伏爾加河對岸去呢。

伏 請你的便；你到伏爾加河對岸去吧，但是我要到巴黎去。

羅 不過我護照沒有呀。

伏 這由我來辦。

羅 那我就去吧。

伏 那末我們就離這裏一塊兒去；我把你送到你家裏去；你在那邊等我，息一下，睡一下。我有事要到兩處地方去轉一轉。

羅 聽聽茨岡也是挺有趣的。

伏 這還算是藝人！好不害臊！茨岡歌，這是粗俗的東西。那兒有意大利歌劇，或者愉快的輕歌劇好呀！這才是你該聽的。大概，你自己

也演過的吧？

羅 那邊用說！我在『歌鳥』（“Птички певчие”）裏演過的！

伏 演誰？

羅 演公證人。

伏 哦，這樣的演員怎麼可以不到巴黎去走走！到巴黎去了以後，就有身價了！

羅 握手！

伏 去嗎？

羅 去！

伏 （對巴拉托夫）剛才他唱『羅勃特』裏的歌。好嗓子！

巴 我要同他到尼慈尼（Нижний）的市集裏去幹事吧。

羅 我去不去，還得問問。

巴 怎麼了？

羅 粗俗的東西，我不上市集裏去也見得够了。

巴 喔，他開始這樣說話了！

羅 現在有學問的人到巴黎去，而不是到市集裏去游蕩的。

巴 您要幸富那一些國家和那一些城市呢？

羅 當然，巴黎，我早就準備到那兒去了。

伏 我跟他今兒晚上動身。

巴 好啊！一路順風！你的確應該上巴黎去走走，那邊就是缺少你。
主人在那兒？

羅 他在那邊，他說想給我們來一個意外呢。

（奧古達洛娃及羅麗蘇由右首上；卡朗台魯夫，伊凡由左首上。）

第十一場

奧古達洛娃，羅麗蘇，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登，卡朗台魯夫，伊凡，後來伊里亞，葉芙羅涅尼亞，賈塔

保英娜。

巴（對臘麗薩）您怎麼把我們扔下了？

臘 我有點不舒服。

巴 我剛才跟您的未婚夫喝過合歡酒了。現在已經永遠是朋友了。

臘 謝謝您。（握巴拉托夫的手）

卡（對巴拉托夫）Serge！

巴（對臘麗薩）您瞧，多親熱！（對卡朗台雪夫）你要什麼？

卡 有人找你。

巴 是誰。

伊 茨岡伊里亞。

巴 那末叫他到這兒來。

〔伊凡下〕

各位，對不起，我請伊里亞到我們的圈子裏來。這是我的好朋友。什麼地方招待我，什麼地方也就該招待我的朋友。這是我的規矩。

伏（輕輕地對臘麗薩）我知道一支新歌。

臘 好嗎？

伏 不能再好了！『縷縷結綫，小姐穿鞋。』

臘 還有趣得很。

伏 我來教您。

〔伊里亞帶吉他上〕

巴（對臘麗薩）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請您賞賜我們幸福！給我們唱一支羅曼斯[⊙]或者歌曲！我整整有一年沒有聽您唱了，咳，大概也不會再聽得到的了。

克 我也重複這一個請求！

卡 不行，各位，不行。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是不唱的。

巴 你怎麼知道她不唱？也許，她唱呢。

臘 對不起，各位，我今天沒有心緒，而且沒有嗓子。

⊙（Romance）一種不大的音樂曲形式，配以詩詞（大多為訴述兒女私情的情詩藍詞），由一聲獨唱或兩聲合唱。

克 隨便什麼，隨便您唱什麼？

卡 我說她不唱，就不唱。

巴 那末我們聽吧。我們好好兒的請求，我們跪下來。

伏 我馬上就這樣做，我是能屈能伸的人。

卡 不，不，不用請求了，不行；我禁止！

奧 您怎麼！到有了權力的時候再禁止吧，現在可還得要等一下禁止，還早呢。

卡 不，不！我決計禁止。

臘 您禁止！那我可要唱了，各位。

〔卡朗台雪夫氣鼓鼓地走到屋角裏去坐着〕

巴 伊里亞！

伊 我們唱什麼，小姐？

臘 『不要白費心思誘惑我！』

伊 （按吉他）要男聲第三部才好！唉，倒楣！多好的男高音！爲了他一件蠢事而斷送了。

〔臘麗薩與伊里亞兩部合唱〕

不要白費心思誘惑我！

復燃舊情也屬無用。

昔日的一切挑逗誘惑

傷心人都無動於中。

〔大家用各種樣子顯出欣喜的神情。巴拉托夫坐着，雙手插在頭髮裏。到唱第二折的時候，羅濱遜輕聲湊上去合唱。〕

我已經不信海誓山盟，

我已經不仰慕愛情，

對那一度騙人的夢境

也不願再傾心委身。

伊 （對羅濱遜）謝謝，老爺。學會了。

克 （對臘麗薩）看見您，那真是一大快事，但是聽見您唱，那是更大

的快事。

巴（神色陰鬱）我覺得我要瘋了。（吻臘麗薩的手）

伏 聽聽就死也甘心情願！（對卡朗台雪夫）可是您竟想到奪我們這種快樂。

卡 各位，我欽佩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歌喉的程度也不輸於你們。我們現在來喝香檳酒，祝她健康吧。

伏 聰明話聽聽也舒服。

卡（大聲）拿香檳酒來！

奧（輕聲）輕些！您怎麼喊的！

卡 對不起，在我自己家裏。我知道我做的事。（大聲）拿香檳酒來！

〔葉芙蘿茜尼亞·寶塔保芙娜上〕

葉 你還要什麼香檳酒？一會兒要這樣，一會兒要那樣。

卡 不是自己的事可別管！叫您做什麼，就做什麼！

葉 那末你自己去吧！我腿都跑斷了；我也許從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呢。（下）

〔卡朗台雪夫由左首的門下〕

奧 俞里·卡比通奈奇……（跟卡朗台雪夫下）

巴 伊里亞，你去吧！把汽艇預備好。我們馬上就來。

〔伊里亞由中央的門下〕

伏（對克奴洛夫）我們留下他一個人跟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對羅濱遜）羅濱遜，瞧，伊凡把白蘭地拿走了。

羅 我做死他。我情願不活！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及羅濱遜由左首下〕

第十二場

臘麗薩，巴拉托夫。

巴 美人兒！（熱情地望着臘麗薩）您唱的時候，我多咒我自己！

臘 爲什麼？

巴 人非草木；失掉像您這樣的寶貝難道是甘心的嗎？

臘 那是誰錯呢？

巴 當然是我，而且比您想的還要錯得多。我應該看輕我自己。

臘 您說，爲什麼？

巴 爲什麼我跑開您？我把您換到了什麼？

臘 那您爲什麼這樣做呢？

巴 唉，爲什麼？當然，膽小。我要整理自己的財產。唉，去它的吧，財產！我輸了比財產更大的東西，我失掉了您；我自己也痛苦，迫得您也痛苦。

臘 是呀，老實說，您毒害了我的生活好久了。

巴 且慢慢兒，且慢慢兒怪我！我還沒有完全變得下流；還沒有完全變得粗俗；我沒有天生的市儈氣；高貴的情感還在我的靈魂裏躍動。再這樣幾分鐘，咳……再這樣幾分鐘……

臘 （輕聲）您說呀！

巴 我拋開一切的打算，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從我這兒把您奪去的；除非和我的生命一塊兒。

臘 您要怎麼樣呢？

巴 看看您，聽聽您……我明天就走。

臘 （低頭）明天。

巴 聽聽您的迷人的聲音，忘掉全世界，幻夢的祇是一種幸福。

臘 （輕聲）夢幻什麼？……

巴 夢幻在您的腳下做您的奴隸的那種幸福。

臘 但是怎麼樣呢？

巴 聽我說：我們全體坐汽艇到伏爾加河上去玩兒——我們去吧！

臘 噯呀！那末這裏呢？我不知道，真的……這裏怎麼樣呢？

巴 『這裏』是什麼？這裏不久就要來的是：卡朗台雪夫的姑母，穿着彩色絲織衣裳的女太太們，話題將要談到鹹菌之類的東西了。

臘 什麼時候走？

巴 馬上走。

臘 馬上走？

巴 馬上走，要不然就永遠不走。

臘 走吧！

巴 怎麼，您決定到伏爾加河對岸去嗎？

臘 隨便您到什麼地方去。

巴 同我們，馬上走？

臘 隨便您什麼時候。

巴 哦，我承認，我不能再想像比這更崇高和更高貴的了。美人兒！我的主宰！

臘 您是我的主宰！

〔奧古達洛娃，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卡朗台雪夫，伊凡均上。伊凡帶着一隻盤，上面放着幾杯香檳酒。〕

第十三場

奧古達洛娃，臘麗薩，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卡朗台雪夫，伊凡。

巴 （對克奴洛夫及伏實伐托夫）她去的。

卡 各位，我提議爲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乾杯。

〔大家拿杯子〕

各位，你們剛才欣賞過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才藝。你們的讚譽——對於她並不新奇；從小她就給崇拜者們包圍的，他們在每一個適宜的時機當面頌揚她。是的，她的確多才多藝。但是我並不是爲了她的才藝而要稱讚她。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主要的，非常可貴的美德是，各位……是，各位……

伏 亂了。

巴 不，迫得用的，背熟的。

卡 是，各位，是她善於賞識和揀選人。是的，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

娜知道，發光的並不全是金子。她善於在充金中辨別出真金來。有許多出色的青年人包圍過她；但是她沒有給充金的光彩所蠱惑。她爲自己找尋一個並不出色，但是有資格的人……

巴（附和地）好呀，好呀！

卡 她選中了……

伏 您！好呀，好呀！

伏羅 } 好呀，好呀！

卡 是的，各位，我非但敢，而且是有權自豪的，所以我自豪！她懂得我，賞識我，她情願拋開一切人而選中我。對不起，各位，也許並不大家全高興聽這種話；但是我認爲公開向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道謝這種在我覺得是愛寵若驚的垂愛，這是我我的義務。各位，我自己乾杯，並且請你們也乾杯，祝我的未婚妻健康！

巴 } 好呀！
伏 }
羅 }

巴（對卡朗台雲夫）還有酒嗎？

卡 當然有的；怎麼會沒有，你說那裏話？我去拿。

巴 應該再乾一杯。

卡 爲什麼？

巴 祝人間最最幸福的俞里·卡比通奈奇健康。

卡 啊，是的。你這樣敬我一杯嗎？你就敬吧，Serge！我去，我去走一趟；我辦去。（下）

克 哦，拿好一點的。再見！我去吃一點東西，馬上到集合的地方去。
（向女太太們鞠躬）

伏（指指中央的門）這裏出去，莫基·巴爾敏奈奇！這裏直通前廳，誰也不會看見您的。

〔克奴洛夫下〕

巴（對伏實伐托夫）我們馬上走吧。（對臘麗薩）預備走吶。

〔臘麗薩由右首下〕

伏 不等乾杯了嗎？

巴 這樣比較好。

伏 爲什麼呢？

巴 可笑一點。

〔臘麗薩手裏拿着帽子上〕

伏 已經可笑了。羅濱遜！我們去吧！

羅 那兒去？

伏 家裏去，收拾收拾上巴黎去。

〔羅濱遜同伏實伐托夫鞠躬下〕

巴 〔輕聲對臘麗薩〕我們走吧。（下）

臘 別了，媽！

奧 你怎麼的！你那兒去？

臘 或者你快快活活，媽，或者就到伏爾加河裏去找我吧。

奧 上帝保佑你！你怎麼了？

臘 明明白白是逃不出自己的命運的！（下）

奧 瞧，結果弄到這步田地：大家跑走了！唉，臘麗薩！……我要不要去追她呢？不，爲什麼！……無論那邊怎麼樣，她周圍總有人……可是這裏，就是丟了，損失也不大！

〔卡朗台雪夫及伊凡帶着一瓶香檳酒上〕

第十四場

奧古達洛娃，卡朗台雪夫，伊凡，後來葉芙蘿西尼亞·寶塔保芙娜。

卡 我，各位……（顧環室內）他們在那兒？走了嗎？這才叫有禮貌，沒話可說！哦，那也好！不過，他們什麼時候走的？你們大概也要走了吧！不，您跟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等一會兒！他們生氣了嗎——莫明其妙。哦，也好。那末我們留在親密的家庭圈子裏吧……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在那兒？（在右首門口）姑媽，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在您那兒嗎？

葉（上）我這兒沒有你的什麼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

卡 那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伊凡，那幾位先生同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那兒去了？

伊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夫娜，猜想起來，該是同那幾位先生一同走了…
…那幾位先生預備到伏爾加河對岸去，他們要舉行什麼picnic①②。

卡 怎麼到伏爾加河對岸去？

伊 坐汽艇去的。碗盞，各種酒，都從我們這兒帶去了；還是剛才送去的；哦，還有庸人——一應俱全。

卡（坐下，抓住頭。）啊，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伊 還有茨岡，他們還帶去了樂隊，——一應俱全。

卡（熱烈地）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您的女兒在那兒？回答我，您的女兒在那兒？

奧 我把女兒帶來給您的，俞里·卡比通奈奇；您告訴我，我的女兒在那兒？

卡 這一切都是預謀的，計劃好的，——你們都是預先講好的……（含淚）殘忍，殘忍極了！

奧 勝利得太早呀！

卡 咳，這很可笑……我是可笑的人……我自己知道我是可笑的人。難道說人因為可笑而就要受罰嗎？我可笑，——哦，笑我吧，當面笑吧！到我這兒來吃飯，喝我的酒和罵我，笑我吧，——這我應該忍受。但是還要撕開可笑的人的胸脯，挖出心來，丟在腳底下把它踐踏！喔唷，喔唷！我怎麼活得成！我怎麼活得成！

葉 你得了，別叫了吧！沒有什麼可痛心的！

卡 這又不是些強盜，這是些名人……這全是哈麗塔·伊格那季葉芙娜的朋友。

奧 我什麼也不知道。

卡 不，你們是一黨，你們是一丘之貉。不過您要知道，哈麗塔·伊格

①② 郊游野宴。

那季葉芙娜，最和善的人也會被迫得發瘋的。犯罪的人並不全是惡人，好人當他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也會犯罪的。要是我在世是上祇好或者羞恥和絕望得上吊，或者報仇，那末我就要報仇。現在我沒有怕懼，沒有法律，沒有憐憫；祇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報仇的渴望鼓動着我。我要向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報仇，每一個人，直到把我自己打死為止。（拿起桌上的手槍，奔下。）

奧 他拿了什麼？

伊 手槍。

奧 追，追他，叫阻止他。

〔幕〕

第四幕

第一幕佈景。晴明的夏夜。

第一場

羅漢遜（手裏拿着籌碼），伊凡（從咖啡店裏望出來）。

伊 請您把籌碼給我！

羅 不給。你來同我賭！爲什麼你不賭？

伊 您錢不付，怎麼跟您賭呢！

羅 我回頭付。我的錢在華西里·達尼萊奇那兒，他把錢隨身帶走了。難道你不相信嗎？

伊 您怎麼不同他們一塊兒去 picnic？

羅 我睡着了；他不敢驚動我，不敢叫醒我，哦，所以獨個兒去了。來賭吧！

伊 不行，這種賭法不平等；我出錢，但是您不，——您贏了，拿錢；輸了——不出。拿錢出來！

羅 怎麼，難道我不能記賬嗎？這才怪呢！我這種城市倒第一次看見；我在全俄羅斯，到處都是記賬的。

伊 這我很相信。如果您要什麼東西，我們給您；我們知道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同華西里·達尼萊奇，他們是怎樣的先生，我們一定要給您記賬；不過賭是要錢的。

羅 那末你早該說呀。籌碼拿去，給我一瓶……什麼？……

伊 寶爾特溫●很不壞。

●（Portwein）德語，一種烈性的葡萄酒，由葡萄牙城市奧寶爾多（Oporto）而得名。

羅 便宜的酒我是不喝的。

伊 給你貴的。

羅 給我燒一個……知道嗎，這個……叫什麼……

伊 可以炸些鷓鴣吃吃；要嗎？

羅 是呀，正就是鷓鴣。

伊 是。（下）

羅 他們想開我玩笑；哦，也好，我也來開開他們的玩笑。我，除他二十來魯布解解悶，讓他們付。他們以為我很要他們這一批人——錯了；我也祇要欠欠賬；要不然我獨個兒也不會覺得悶的，我也可以來一個很快活的solo●。爲了尋歡作樂，要借些錢才好……

〔伊凡拿了一個瓶子上〕

伊 （放下瓶子）鷓鴣已叫了。

羅 我在這兒租一所戲院。

伊 好事情。

羅 我不知道把酒樓租給誰。你的老闆不要租嗎？

伊 怎麼不要租！

羅 不過在我那兒可得要經營得整整齊齊！而且；爲了保證，馬上先要多付一些定洋！

伊 不，他已經門檻精了，定洋不付了：他已經這樣的受過兩個人的騙了。

羅 已經兩個？噯，如果已經兩個……

伊 所以第三個他不會相信了。

羅 有這種人！才怪呢。到處搶先；可以拿的地方，全都拿到了，沒有動過的地方竟沒有了。哦，不必了，我不要他。你別對他說什麼，要不然他可以爲我耍騙人；但是我是很高傲的。

伊 是呀，這當然囉……剛才所有的客人忽然全走的時候，卡朗台雪夫先生多生氣呀！怒氣沖天的，簡直想殺什麼人，他帶了手槍走出家去了。

羅 帶了手槍？這不好啊。

● 意爲：獨奏，獨唱。

伊 剛才喝得酩酊大醉；我想他慢慢兒就會好的。他沿着林蔭路大概走過兩次了……瞧，現在來了。

羅 （寒心地）你說帶了手槍嗎？他要殺誰——不是我吧？

伊 這我可無法告訴您了。（下）

（卡朗台雪夫上。羅濱遜竭力想躲在瓶子後面。）

第 二 場

羅濱遜，卡朗台雪夫，後來伊凡。

卡 （走近羅濱遜）您的朋友們在什麼地方，羅濱遜先生？

羅 什麼朋友？我沒有朋友。

卡 那末同您一塊兒在我那兒吃飯的那幾位先生呢？

羅 這是什麼朋友！這不過是……泛泛之交吧了。

卡 那末您不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嗎？

羅 說不出，我竭力想遠遠這批人；我是溫和的人，您知道嗎，……是歡喜過家庭生活的……

卡 您是歡喜過家庭生活的嗎？……

羅 很歡喜過家庭生活的……對於我，安靜的家庭生活是高於一切的；什麼不快的事和吵架嘔氣——這求求上帝免了吧；我愛聊聊天，不過要談得聰明，文雅，譬如說，談談藝術……哦，同高貴的人，諸，像您這樣的人，喝一點酒也行。您不要嗎？

卡 我不要。

羅 那末隨便。主要是不要有不愉快的事。

卡 您是應該知道的，他們在什麼地方？

羅 在什麼地方遊蕩吧！他們別的還會做什麼呢！

卡 據說他們到伏爾加河對岸去了吧？

羅 很可能。

卡 他們沒有叫您一同去嗎？

羅 沒有；我是愛過家庭生活的人。
卡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羅 這那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猜。到天亮回來吧。
卡 到天亮？
羅 也許要早一點。
卡 不過總得要等；我要同他們中間隨便那一個人說話。
羅 如果要等，那末要到碼頭上去；爲什麼他們要到這兒來呢？他們將從碼頭上一直到家裏去。他們還要什麼呢？大概已經吃得很飽了。
卡 在什麼碼頭？碼頭我們這兒有很多。
羅 隨便那一個，祇要不在這裏；在這裏您是等不到他們的。
卡 哦，好，我到碼頭上去。再見！（握羅濱遜的手）您不送送我嗎？
羅 不，對不起，我是愛過家庭生活的人。

〔卡朗台雪夫下〕

伊凡，伊凡！

〔伊凡上〕

給我把菜開在房間裏，酒也帶到那邊去！

伊 房裏很悶，老爺。怎麼這樣拘束！

羅 不，晚上在露天對我是有害的；醫生禁止我。假使這位老爺問起，那你就說我不在。（入咖啡店）

〔迦父里羅由咖啡店裏上〕

第三場

迦父里羅，伊凡。

迦 你看過伏爾加河了嗎？沒有看見我們的人嗎？

伊 大概，來了。

迦 怎麼？

伊 山下鬧着，黑人們●吱吱喳喳的噪起來了。（拿了桌上的瓶子進咖啡店）

〔伊里亞及茨岡合唱團上〕

第 四 場

迦父里羅，伊里亞，男女茨岡。

迦 玩得暢快嗎？

伊 暢快！暢快得說不出！

迦 那幾位先生快活嗎？

伊 玩過了，痛痛快快的玩過了，願上帝保佑他們健康！他們到這兒來了；瞧，要整整玩一夜呢。

迦 （搓搓手）那末請坐！我去關照給女人們端茶；你們到酒吧間裏去吃一些點心吧！

伊 婆娘們喝茶你關照婆羅姆●——他們愛的。

〔伊里亞，茨岡男女，迦父里羅入咖啡店。〕

〔克奴洛夫及伏實伐托夫同上〕

第 五 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

克 好像戲開始了。

伏 像是開始了。

● 原文是 эфиопы，意為伊西奧比亞人，即阿比西尼亞人，這裏指的是茨岡，因為他們的膚色都是黝黑的。

◎ 英語：rum，一種烈性甜酒，通常係攪入茶內調和飲用者。

- 克 我已經看見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淌眼淚。
- 伏 她們這是不值錢的。
- 克 隨您要怎麼說，不過她的境遇是不值得羨慕的。
- 伏 事情總會圓滿解決的。
- 克 哦，很難。
- 伏 卡朗台雪夫稍微生生氣，發發脾氣，讓他一下子，過後又是那副神氣了。
- 克 不過她可不是這樣的人。幾乎在新婚的前夜，就把未婚夫摺掉，這是要有根據的。您想：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來了一天，她就爲他摺掉了要同他過一輩子的未婚夫。那末她對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是有着希望的了；否則她爲什麼會對他這樣呢？
- 伏 那末您以爲這裏不是沒有欺騙，他又用花言巧語誘惑她嗎？
- 克 是呀，那是一定的。而且，大概一定還立過鄭重懇切的約，要不然她怎麼會相信這一個已經騙過她一次的人呢！
- 伏 這沒有什麼奇怪；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是對什麼也不深思考慮的：他是一個大膽的人。
- 克 無論怎樣大膽，但是總不會把百萬家私的富家女去換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的。
- 伏 那還用說！這是什麼打算！
- 克 所以您想，可憐的她將怎麼樣！
- 伏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沒有錯，我們是局外人。

〔咖啡店陽台上出現羅濱遜〕

第六場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 伏 啊，my Lord！你夢見了什麼？
- 羅 夢見了傻財翁；也就是白天看見的。

- 伏 哦，可憐的才子，怎麼在這兒消磨時間？
- 羅 好極了！我享我的福，而且除在你的賬上。還有比這更好的嗎？
- 伏 真羨慕你。你想長久享受這種愉快的生活嗎？
- 羅 我看你真是怪人。你想：要我拒絕過這種好日子，這是什麼打算？
- 伏 有一件什麼事我不記得了：好像我沒有把簽字紙給你吧？
- 羅 那末你答應同我一塊兒到巴黎去——難道說這不是一樣嗎？
- 伏 不，不一樣。我答應什麼，就做到什麼；對於我，言出如山，說出的話是神聖的。你問問看：我騙過什麼人嗎？
- 羅 那末你什麼時候預備到巴黎去呢，你不給我吃空心湯糰嗎？
- 伏 這是沒有什麼說的。到巴黎去現在也可以。
- 羅 現在晚了；我們明天去吧，華西亞！
- 伏 哦，明天，那末就明天。聽我說，這樣吧：最好你還是一個人去吧，我給你來回的盤費。
- 羅 怎麼一個人？我不認識路。
- 伏 把你送到。
- 羅 喂，華西亞，我法國話完全不流利……想學學好，總是沒有時間。
- 伏 你為什麼要學法國話？
- 羅 怎麼，在巴黎而不說法國話？
- 伏 完全用不着，那邊沒有人說法國話的。
- 羅 法國的京城，要說那邊不講法國話！你當我是傻瓜嗎？
- 伏 什麼京城？你怎麼，腦子清醒嗎？你以為是什麼巴黎？我們這兒廣場上有一家酒店叫「巴黎」，這就是我想同你一塊兒去的地方呀。
- 羅 好呀，好呀！
- 伏 你以為到真的巴黎去嗎？你不稍微想一想。還自以為是聰明人！哦，為什麼我要帶你到那兒去，什麼理由？做一個籠子來把你去展覽嗎？
- 羅 你這種派頭真好，華西亞，真好；你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大商人。
- 伏 唉，不打緊；我從別方面也聽見有人這樣說。
- 克 華西里·達尼萊奇，扔開他算了！我有話要跟您說。
- 伏 （走近）您要說什麼？

克 我老是在想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覺得她現在處在這樣的地
位了，使我們這樣接近的人，非但容許，而且甚而至於是義不容辭
地要參與她的命運的了。

〔羅濱遜傾聽〕

伏 那就是您想說，現在是帶她到巴黎去的適當的機會了嗎？

克 咳，大概是這樣；如果要這樣說，那也一樣。

伏 那末事情怎麼樣了呢？有誰妨礙嗎？

克 您妨礙我，我妨礙您。也許您不怕競爭吧？我也不怎麼怕；不過總
覺得有所不便，心上不安；能夠清清爽爽，左右沒有人，那可要強
得多了。

伏 我是不讓步的，莫基·巴爾敏奈奇！

克 爲什麼要讓步呢？可以用別的方法來解決。

伏 那最好了。（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硬幣，放在手底下。）鷹還是背？

克 （考慮）要是說：鷹，那就是我；鷹當然是您。（堅決地）背。

伏 （舉手）您的。那末我祇好一個人到巴黎去了。我也沒有虧本；開
銷好省一點。

克 不過，華西里·達尼萊奇，要言而有信！您是商人，您該懂得約言
是什麼。

伏 你侮辱我。我自己知道商人的約言是什麼。我同您有來往，不像同
羅濱遜那樣。

克 瞧，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同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來了！我們到
咖啡店裏去，別妨礙他們吧。

〔克奴洛夫和伏實伐托夫入咖啡店〕

〔巴拉托夫及臘麗薩上〕

第七場

巴拉托夫，臘麗薩，羅濱遜。

臘 嗚呀，我累了！我沒有力氣了，我總算勉強爬到了山上。（坐在舞台中央深處欄杆旁邊的凳上）

巴 啊，羅濱遜！哦，你怎麼，就要到巴黎去了嗎？

羅 同誰？同你，la-Serge，隨便什麼地方都去；但是我可不同商人去了。不，同商人完了。

巴 這又爲什麼呢？

羅 粗胚！

巴 真的嗎？你看破了好久了嗎？

羅 向來知道。我向來是擁護貴族的。

巴 這可以使你抬高身份，羅濱遜，不過你高做得不得其時，適應適應時勢罷，我可憐的朋友！有教育的保護者的時代，梅西那斯^①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布爾喬亞勝利了，現在藝術要用黃金來份量了，完完全全的真正的黃金時代來到了。不過，你別生氣，有時候也會餵你吃鞋油，或者爲了自己作樂，把你放在桶裏，從山上滾下去——碰得到什麼梅迪啓^②。別走開，我還用得着你。

羅 爲你赴湯蹈火都願意。（入咖啡店）

巴 （對臘麗薩）現在請讓我謝謝您賜給我們的快樂，不，這還不够——幸福。

臘 不，不，謝爾蓋·謝爾蓋伊奇，您別對我說花言巧語！您倒對我說：我是什麼——是不是您的妻子？

巴 第一，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您該到家裏去了。我們明天還來得及詳詳細細的談呢。

臘 我不要到家裏去。

巴 但是在這兒待下去也是不成的呀。白天同我們在伏爾加河上玩兒

① (Caius Cilnius Maecenas 約生於紀元前73—63年，死於紀元前8年)古羅馬奧古斯都(Augustus)大帝時政治家，富於資產，以保護詩人及藝術家著名，詩人霍拉斯(Horace)及衛爾吉爾(Vergil)均曾得其扶助，後人遂名保護學術家及藝術家者爲梅西那斯。

② de Medici 一族乃中世紀佛羅倫斯(Florence)名門，歷代顯貴，其中且不乏詩人學者及文學與藝術之保護者。

——這還說得過去；可是整夜在酒店裏，在城中心，同這些以行爲不端出名的人們遊蕩！您給人多好的閒話資料呀！

臘 閒話關我什麼事！同了你，我可以隨便在什麼地方。您把我帶走，您也就應該把我帶回家去。

巴 您坐了我的馬車去——難道這不一樣嗎？

臘 不，不一樣。您把我從未婚夫那兒帶走；媽看見我們是怎樣走的——無論我們怎樣遲回去，她是不會着急的……她是安心的，她相信您，她祇會等着我們，等着……爲我們祝福。我或者同您回去，或者就索性不到家裏去了。

巴 這是什麼話？這算是什麼意思：「索性不到家裏去了？」您上那兒去呢？

臘 對於不幸的人，上帝的世界上是有許許多多地方的：這花園，這伏爾加。這兒每一枝極枝上都可以吊死，伏爾加河上，你可以揀任何地方。要是願意和有膽量的話，到處是可以容容易易地淹死的。

巴 這樣興奮！您可以活下去，而且是應該活下去的。誰會拒絕愛您和尊敬您！就是您那位未婚夫；要是您再溫順他一番的話，他又會高高興興的。

臘 您說那裏話？我對我自己的丈夫，假使不能愛，那末也就該尊敬；但是我怎麼能尊敬這種忍氣吞聲地忍受嘲笑和一切侮辱的人呢？這件事完了：他對於我是不存在了。我祇有一個未婚夫：這就是您。

巴 對不起，別對我的話生氣！不過您差不多是沒有權對我這樣要求的。

臘 您說那裏話！難道您忘記了嗎？那末我再把一切從頭對您重複一遍。我痛苦了一年，不能忘記您了一年，生活對於我成了空虛的了；我最後決定嫁給俞里·卡比通奈奇，幾乎是一碰見就嫁給他的。我想讓家庭的義務充滿我的生活之後，就會使我和生活調和。您一來，就說：「扔了一切吧，我是你的。」難道這不對嗎？我想您的話是真的，我爲它苦出頭了。

巴 這一切都非常好，關於這一切，我跟您明天談吧。

麗 不，今天，現在。

巴 您要求嗎！

麗 我要求。

〔咖啡店門裏露出克奴洛夫和伏實伐托夫〕

巴 請您聽我說，麗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您允許給人一刹那的陶醉嗎？

麗 允許的。我自己也會陶醉。

巴 不，我不是這樣說；您允許一個在手上和在腳上帶了毀不掉的鏈鎖的人這樣陶醉一下，讓他忘却世界上的一切，忘却那迫害他的現實，忘却他自己的鏈鎖嗎？

麗 哦，怎麼會不允許！而且正要他忘却才好。

巴 這種心境是很好的，我不同您爭論；不過這是短促暫時的。熱情的陶醉是很快就要過去的，剩下的是鏈鎖和健全的理性，理性說，這些鏈鎖是無法掙脫的，它們是不可毀的。

麗 （沉思地）不可毀的鏈鎖！（迅速地）您結婚了嗎？

巴 不。

麗 那末任何別的鏈鎖都沒有關係！我們一同來帶這鏈鎖，我同您分担這份重荷，大半的重負我來担当。

巴 我訂婚了。

麗 啊！

巴 （給她看訂婚戒指）就是這金的鏈鎖，它把我鎖住一輩子了。

麗 怎麼您閉口不說呢？罪惡，罪惡！（坐在椅子上）

巴 難道我還能記得什麼嗎？我一看見您，就什麼東西也對我不存在了。

麗 您看看我！

〔巴拉托夫看着她〕

『眼睛裏，像天空一樣的晶瑩明朗……』哈，哈，哈！（歇斯底里地笑）離開我吧！够了！我自己來為我自己想吧。（把頭撐在手上）

〔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及羅濱遜走到咖店陽台上。〕

第八場

巴拉托夫，臘麗薩，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

巴（走近咖啡店）羅濱遜，去找找我的馬車！它在那邊林蔭路上。你送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回家去。

羅 La-Serge! 他在那邊，他帶了手槍。

巴 他是誰？

羅 卡朗台雪夫。

巴 那關我什麼事？

羅 他會打死我的。

巴 哦，這樣嚴重！命令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辯！我不愛這一套，羅濱遜。

羅 我對你說：他祇要一看見我同她在一塊兒，他就會打死我的。

巴 他會不會打死你——這還不知道；可是如果你不馬上做到我命令你做的事，那我要打死你倒是一定的！（入咖啡店）

羅（握拳頭大罵）噢，野蠻人，強盜！哦，我落在這一羣人手中！
（下）

〔伏實伐托夫走近臘麗薩〕

臘（注視了華西亞一下）華西亞，我要毀了！

伏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的小鶻兒^①！怎麼辦呢？沒有什麼辦法。

臘 華西亞，我同你是從小認識的，差不多是同胞；叫我怎麼辦呢——教教我吧！

伏 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我尊敬您，而且是高興……但是我什麼也不能。請相信我的話！

臘 我也不要求你什麼；祇是請求你可憐可憐我。哦，即使同我一塊兒哭哭也是好的！

①（Голубушка）親愛的稱呼。

伏 我不能，什麼也不能。

臘 你也有鏈鎖嗎？

伏 有腳鐐手拷，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

臘 什麼腳鐐手拷？

伏 誠實的商人的約言。（入咖啡店）

克 （走近臘麗薩）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您聽我說，請您別生氣！我想也沒有想到要衝撞您。我祇是願您如意和幸福，這是您應該得到的。您願意和我一同到巴黎去看展覽會嗎？

〔臘麗薩拒絕地搖搖頭〕

那末還有終生的安逸溫飽呢？

〔臘麗薩默然〕

別怕羞，閒話是不會有的。有一種界限，閒話是越不過的；我能够提供您數目巨大的生活費，使那種對別人的德行批評得最兇的人也要住嘴和驚奇地闔不攏嘴。

〔臘麗薩把頭轉向一邊〕

我沒有一刻不想向您求婚，但是我已是結了婚的人。

〔臘麗薩默然〕

您心緒惡劣，我不敢迫您回答。想一想吧！如果您願意採納我的意思，請您告訴我；從那時起，我就將做您最忠心的奴僕，而且將穩確地做到您一切的願望，甚而至於一切奇癖怪想，無論怎樣樸希奇和昂貴，我都做到。對於我，不可能的事是很少的。（恭敬地鞠躬，入咖啡店。）

第九場

臘麗薩

臘 （獨白）我剛才望過欄杆看下去，我的頭就暈起來，我幾乎要掉下去。要是掉下去，那末，據說……一定會死！（想了想）跳下去多

好呢！不，爲什麼要跳下去！……站在欄杆旁邊望下去，頭就暈起來，要是掉下去……咳，這比較好……失掉了知覺，沒有痛苦……什麼也不覺得！（走近欄杆，往下看。俯下身去，緊緊地抓住欄杆，後來恐懼地跑開。）喔，喔！多可怕！（幾乎倒下，抓住屋子。）多頭暈！我要倒下了，要倒下了，啊呀！（坐在屋子旁的桌子邊）喔，不！……（含淚）尋死完全不是像我所想的那末簡單。聽，就沒有勇氣！我多不幸！不過有種人，對他們，這是很容易的。顯然這種人是完全不能活下去了，他們沒有什麼留戀，他們覺得什麼也不可愛，什麼也不可憐。啊，我怎麼！……我也覺得什麼也不可愛，我也活不下去，我也沒有辦法活下去了！怎麼我下不了決心？有什麼東西把我拖住在這深淵之上呢？有什麼阻礙呢？（沉思）啊，不，不，……克奴洛夫不行……榮華，富貴……不，不，……我不愛虛榮……（抖了一下）墮落……喔，不……就是決心沒有。可憐的慾望：要活，無論怎麼樣，要活……雖然已經到了活不下去和不該活的時候了。我多可憐，多不幸！要是現在有誰把我打死……在對自己還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之前……死，那多好。或者生病而死……咳，我好像要生病了。我多麼不舒服！……生好久好久的病，安心下來，跟一切和解，寬恕一切人而死……啊，多不舒服，多頭暈！（用一手撐住了頭，不省人事地坐着。）

〔羅濱遜及卡朗台雪夫同上〕

第十場

臘麗薩，羅濱遜，卡朗台雪夫。

卡 您說，叫您把她送回家去嗎？

羅 是的，叫我。

卡 您又說他們侮辱她嗎？

羅 還有什麼更壞，更無禮的呢？

卡 她自己錯：她的品行應該得到懲罰。我對她說，這是些什麼人；到底，她自己能够，自己有時間看出我同他們之間的差別了。是的，她錯，但是要制裁她，那除了我，誰也沒有權力，更不用說侮辱。這是我的事：我原諒她不；但是我一定要做她的保護人。她沒有弟兄，沒有近親；祇有我，祇有我一個人應該保護她和懲罰那些侮辱的人。她在那兒？

羅 她剛才在這兒。瞧，她在那邊！

卡 我們說話的時候，不該有外人；您是多餘的。離開我們！

羅 好極，好極！我去說，已經把臘麗薩·德米特里葉芙娜交給您了。再見。（入咖啡店）

〔卡朗台雪夫走近桌子。坐在臘麗薩的對面。〕

第十一場

臘麗薩，卡朗台雪夫。

臘 （抬頭）您知道我多討厭您！爲什麼您到這兒來？

卡 那末我到那兒去呢？

臘 不知道。隨便您那兒去，祇不要在我待的地方。

卡 您錯了，我永遠應該在您面前保護您。現在我在這兒是爲了要替您所受到的侮辱報仇！

臘 對於我，最最重大的侮辱——還是您的保護；我沒有受到那一個人什麼別侮辱。

卡 您也太客氣了。克奴洛夫同伏實伐托夫在抽籤決定您屬於誰，扔錢賭輸贏——這還不是侮辱嗎？您的朋友們真好！多尊敬您！他們並不把您看做女人，看做人，——人是自己處理自己的命運的；他們把您看做東西。哦，如果您是東西，這是另外一件事。東西，當然，誰贏得它，就屬於誰，東西也不會生氣的。

臘 （深深地感到被辱）東西……咳，東西。他們對的，我是東西，不

是人。我現在明白了，我試出了我自己……我是東西！（憤激地）到底，我要的字找到了，給您找到了。走開！我請您離開我！

卡 離開您？我怎麼能離開您，把您留給誰呢？

臘 任何東西都應當有主人；我到主人那兒去。

卡 （熱烈地）我帶您走，我是您的主人。（抓住她的手）

臘 （推開他）嚇，不！每一樣東西都有自己的價錢……哈，哈，哈……我對於您太，太貴了！

卡 您怎麼說？我能料到您會說出這種無恥的話嗎？

臘 （含淚）如果是東西，那末唯一的安慰是做貴的東西，很貴很貴的東西。請您給我做一次最後的服務：您去叫克奴洛夫到我這兒來。

卡 您怎麼了，您怎麼了，定定神吧！

臘 哦，那末我就自己去。

卡 臘麗莎·德米特里葉芙娜！算了吧！我原諒您，我一切都原諒！

臘 （苦笑）您原諒我？謝謝您。不過我可不原諒我自己，我竟想把我的命運和您這種猥褻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卡 我們走吧，我們馬上走開這城市，我一切都同意。

臘 晚了。我曾經請求您快點帶我走開這一個茨岡羣，這您不會做；看起來，我生生死死都要在這茨岡羣裏邊。

卡 哦，我求求您，把幸福賜給我吧！

臘 晚了。現在我眼面前已經照耀着黃金，閃爍着金鋼鑽。

卡 我準備犧牲一切，準備爲您忍受一切委屈。

臘 （厭惡地）走開，您對於我太猥褻，太渺小了。

卡 告訴我：我怎麼樣才擔當得起您的愛呢？（跪下）我愛您，我愛您！

臘 扯謊，我找過愛，但是沒有找到。人家過去和現在都把我看做玩物。從來沒有人想努力看看我的靈魂，我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有同情心，沒聽見過溫暖的，衷心的話。日子過得這樣冷！我沒有錯，我找過愛，但是沒有找到……世界上是沒有愛的……找也不用找。我找不到愛，所以要找黃金了。走開，我不能是您的！

卡 （站起來）喔，別懺悔了！（把一手放在禮服的襟內）您應該是我的。

臘 不論是誰的，但不是您的！

卡 （激怒地）不是我的？

臘 永遠不是。

卡 那末就誰也得不到您！（開手槍打她）

臘 （抓住胸口）啊！謝謝您！（倒在椅子上）

卡 我怎麼了，我怎麼了……我瘋了！（手槍落下）

臘 （溫柔地）我親愛的，您給我做了一件多好的美事！把手槍放在這兒，這兒，放在桌子上！這是我自己……我自己……啊，多好的美事啊！……（拾起手槍，放在桌子上。）

〔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迦父里羅及伊凡由咖啡店上。〕

第十二場

臘 羅薩，卡朗台雪夫，巴拉托夫，克奴洛夫，伏實伐托夫，羅濱遜，迦父里羅，伊凡。

全體 什麼事，什麼事？

臘 這是我自己……誰也沒有錯，誰也沒……這是我自己。

〔台後茨岡唱起歌來〕

巴 叫他們停止！叫他們停止！

臘 （聲音慢慢衰弱下去）不，不，爲什麼！……誰快活，就讓誰快活快活吧……我不願意妨礙誰！活下去吧，大家活下去吧！你們要活下去，但是我要……死了……我不謾怨誰，也不生誰的氣……你們都是好人……我愛你們……愛你們大家。（作飛吻）

〔茨岡的響亮的歌聲〕

〔幕〕

（參 寥譯）

兩個註和一個更正

註●本劇先於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初次試演於莫斯科小劇院（Малый театр），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演出於彼得堡亞歷山大林舞台（Александринская сцена），全劇原文發表於雜誌『祖國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一八七九年一月號上。譯者所據者為一八九六年彼得堡『教育』出版公司所出奧氏全集本。劇中人物表下有『劇情發生於「現代」伏爾加河畔的大城白拉希莫夫』句。所謂「現代」云者，乃指作者寫作本劇時之沙俄時代，現在時過境遷，像『沒有陪嫁的女人』這樣的悲劇，在蘇聯祇能作為供蘇維埃人憑弔的過去陳跡，不會再發生的了。

註●茨岡（Цыган）是高加索人種的一支，最初出於印度，後於十四五世紀時流入歐洲，現在世界各處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居留無定所，流浪各地，到處為家，以觀藝，奏樂，巫卜等為生。甚至有流於竊盜者。留居在蘇聯的茨岡現在已經安居樂業，不再游浪，一改過去的面目而成為蘇維埃國家的成員之一了。茨岡英文為 gypsy，所以也有譯做吉卜賽的。

更正：本劇譯文第一〇九頁第一五行：

『……廉價買輪船，這樣是可以得到姑娘們的歡心的。……』

應更正為：

『……廉價買進輪船，那末是可以賺錢的了。……』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人 民 英 雄

(НАРОД-ГЕРОЙ)

我們看見並且知道，我們的人民怎樣保衛祖國抵禦敵人的侵凌。我們紅陸軍的部隊，我們的飛行士，我們海軍艦隊的船員們怎樣英勇地鬥爭。向他們致敬和頌讚！祖國不忘記他們的偉蹟，正像不忘記他們祖先的偉蹟一樣。

當着我們的眼睛，在我們人民英勇生活的書裏，寫進接一連二的光輝之頁。這本書已經寫了幾千年，我們早期歷史家——編年史家——的記載是很短的。

散居在白海和黑海之間，烏拉爾山脈和卡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廣大肥

沃平原上的斯拉夫民族長久地沒有結成一個國家：曾經有過基輔俄羅斯（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赤爾馮或是尤戈爾俄羅斯（Червоная или Югорская Русь）（首邑是加利赤〔Галич〕），諾夫戈羅德俄羅斯（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Русь），擁有蘇士達爾城（Суздаль）和符拉其米爾城（Владимир）的蘇士達爾俄羅斯（Суздальская Русь）及其他等。

俄羅斯土地從南方遭受來自亞洲的驕悍的遊牧者的威脅，他們垂涎於裏海海岸和黑海海岸的草原。這是土耳其克（Тюрки）民族——霍柴爾人（Хозары），畢赤聶格人（Печенеги），波洛夫人（Половцы），較晚的韃靼人（Татары）。西北方面的頑強敵人是所謂「里伏尼亞武士團」（“Ливонский орден”）或稱「持十字者武士團」（“Орден крестоносцев”）波羅的海德人。

俄羅斯人民爲了征服廣大的平原，把密佈着蔥翠森林的廣闊空間用來耕種，曾放下了許多勞動，並且早就會保衛自己的土地了。

基輔俄羅斯的編年史家給我們留下活在一千年以前的偉大俄羅斯軍人史維亞多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的記憶。

他帶兵去進攻敵人的時候，總要把進攻的事先警告敵人：「我來進攻你們了，——你們預備心！」在他身上就連背信的影子都沒有。他的軍隊是騎在馬上，所以，照編年史家說，他行動輕捷，像豹一樣，隨身不帶什麼輜重，行軍生活的一切艱辛和苦難，他都身受，並不爲自己要求什麼特權。「他的軍人也是這樣，」編年史家又補充說。

史維亞多斯拉夫把他的一生都在征討霍柴爾人，畢赤聶格人和拜占庭人（Византийцы）中度過。他被敵人的大軍包圍之後，對自己的軍人說道：「我們決不羞辱俄羅斯的土地！我們要化成屍骨才躺下！死人是沒有羞恥的！……」他的軍人在這次戰鬥中像英雄一樣地作戰，結果終於衝出重圍。

史維亞多斯拉夫的兒子——符拉其米爾（Владимир）是基輔人的軍事領袖，他征討過克里米亞（Крым），征服了赫爾索聶斯（Херсонес），至今赫爾索聶斯地方還聳立着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在符拉其米爾時代之前，在民間故事裏所說的勇士，俄羅斯土

地的保衛者計有：伊里亞·莫羅密次（Илья Муромец），陀勃柳涅·尼基季赤（Добрыня Никитич），阿廖沙·樸波維赤（Алеша Попович）和許多別的。本來是異教徒的俄羅斯人民在符拉其米爾時代跟希臘人（Греки）進了基督教，因為得以參與當時算作先進的拜占庭和希臘的文化。神甫基里爾（Кирилл）和密福基（Мефодий）為俄人編作字母，開始把希臘書譯成斯拉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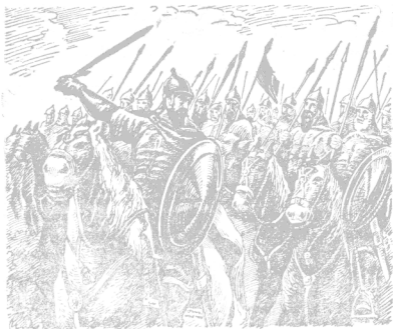
過了一百年，綽號叫摩諾馬赫（Мономах）的另外一個符拉其米爾領導保衛俄羅斯土地，抗禦波洛夫人，他一生在波洛夫草原上進行過幾十次大征討。在他生前和在他死後，南俄羅斯的各城市時常聯合自己的力量，和騷擾的，衆多的遊牧人作戰。南俄羅斯草原多年戰爭的結果，波洛夫人被擠往西方。後來他們在現今的匈牙利盆地住下。

最古的俄羅斯城市諾夫戈羅德和普斯科夫（Псков）也和「里伏尼亞武士團」的德國人作戰很久。假使希特勒現在宣佈他的侵略我國是「十字軍進軍」，那末這是為了使他們想起德國人對諾夫戈羅德人的進軍。那時也把進攻稱為十字進軍。假使現在德國人的飛機上有着黑黑的十字，那末那時在里伏尼亞騎士的盾牌上也繪着十字（騎士自稱為持十字架者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這些騎士身穿鐵甲，頭戴鐵盔，騎着也是裝着細鐵環的甲冑的馬，那時自認為是無敵的。他們列着密密的隊形前進，像有着許多馬腳的機器一樣。稱為楔子的進攻戰術，也係現在採用的一樣，他們那時就使用了。「俄羅斯人把德國人的楔子叫作「豬」」。德國人就用這種「豬」裂開敵軍的隊形，衝到敵人的後方去。

德國人的兵力很大，要在一二四〇年在朱德斯柯亦湖冰上擊潰他們，要有一位天才的統帥，——那便是諾夫戈羅德民會所敦請的亞力山大（Александр）公爵，在聶瓦（Нева）河上擊潰德軍，因此被喚做聶夫斯基（Невский），要有非常堅強的軍人，——那便是諾夫戈羅德軍人。亞力山大為消滅潰敗的敵軍，把德國狗騎士在冰層上驅逐了七俄里。得以在俄羅斯大刀下保全的德國騎士被驅逐到岸邊的破冰處，在那裏淹死。

這光輝的勝利長久地保障了西方的俄羅斯土地，但是正巧就在這時



亞力山大·聶夫斯基

候，基輔俄羅斯，蘇士達爾，符拉其米爾，里亞上（Рязань）州遭受到比畢赤聶格人和波洛夫人更要強悍得許多的遊牧人，——也是從亞洲草原來的韃靼人的侵略。

最偉大的亞洲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孫子，名叫拔都或是拔都汗的，領了一支大軍——三十萬遊牧人到俄羅斯來。這軍隊配備着攻城的武器，——拋擲石塊的機器（當時的大砲）和鐵尖木柄的長矛。

那時分成較小的「領地」的諸侯，而且時常互相敵視的俄羅斯不能抵禦韃靼人的大軍。俄羅斯城市被敵人焚燒，居民被殺戮，俄羅斯多年地處在韃靼人的桎梏之下，我們年輕的文化被他們踐踏着。可汗的官吏們遍歷俄羅斯全土，搜刮居民不勝負担的貢品。

韃靼人的勝利所以容易，因為他們是把俄羅斯分封的諸侯各個擊破

，韃靼人對俄人的統治所以長久，也是因為各諸侯之間沒有統一，而且更有甚者，公侯們跑到伏爾加河上的克汗總部去彼此控訴，希望搶下他人的一塊土地，或是整個封地。

在這俄羅斯人民的艱難時期，起初曾經是蘇士達爾封地一個小城的莫斯科（Москва）突出了。這是一個小小的城市，它所在的那條河，也不是大河，但是在那裏，在安靜中，在森林的護衛中，漸漸地把對韃靼人鬥爭的力量積蓄起來。

在這小小城市裏成熟着的從可汗們所佈置的「新秩序」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理想，當莫斯科公爵奇米特里（Димитрий），後來被稱為董斯柯伊（Донской）的，照他的意見積蓄了受軍事訓練的人員，並担保相鄰諸侯援助之後，他便勇敢地出動攻打韃靼統帥馬馬伊（Мамай）。

接觸是在頓河上游，在所謂庫里柯伏戰場（Куликово поле）上發生。雙方在那裏殺了幾十萬人。是肉搏戰，非常流血和殘酷。奇米特里本人在普通軍人的隊伍裏作戰，那時韃靼人享有無敵的聲名，但是都被俄羅斯人戰勝而逃跑。俄羅斯騎兵追殺敵人數十公里。

庫里柯伏之戰這樣動搖了韃靼政權，致使它很快地就崩潰了。藉了這一光榮的勝利，俄羅斯人民又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勇敢的俄羅斯的軍人吹散了韃靼人及其龐大的旗軍無敵的傳說。

俄羅斯土地身受韃靼征服者的打擊，用自己的身子救了，保護了西歐，使它得以發展一般人類的文化，給它保全了這發展的自由。人民英雄把韃靼重轡推下自己身子之後，永久地拯救了西歐各國不受遊牧人侵



董斯柯伊

略的可能。

從那時起，莫斯科——俄羅斯土地的整頓者凌踞在其他俄羅斯城市之上了。莫斯科結束了分成細小諸侯封地的俄羅斯人民的有害的散沙性。莫斯科聯合了諸侯，成為莫斯科國的首都。

在莫斯科的明主伊凡·格洛士納（Иван Грозный）朝內，國家的疆域擴大了很多。征服了伏爾加河上最後的汗國——喀山汗國（Казанское）和阿斯特拉罕汗國（Астраханское）——，伊凡·格洛士納又把普斯科夫和諾夫戈羅德土地和莫斯科土地聯合起來，並為天然國境綫——波羅的海（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而鬥爭。此外，當他的朝內，烏拉爾（Урал）的哥薩克在斐爾馬克·提摩菲亦維赤（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的率領之下進入西伯利亞西部，把這些新的廣大森林地帶也「獻」給了他。

但是伊凡死後不久，便開始了所謂「混亂時期」，動搖國本到這樣的地步，致使西方來的異族人在俄羅斯叛變貴族的援助之下，佔領了莫斯科，以新的重軛威脅我們人民。

那時的救國者是尼士尼·諾夫戈羅德（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的



米寧和波薩爾斯基

居民柯齊馬·米寧（Козьма Минин）和軍事領袖奇米特里·波薩爾斯基（Димитрий Пожарский）。米寧向尼士尼·戈羅德人演說，號召保衛俄羅斯，解放莫斯科，驅逐異族人。他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獻給了這事業，被他感動的尼士尼戈羅德人也把金錢和貴重東西獻給他，全俄羅斯之士有武器的獻出武器，能打仗的都聚集到他跟前來。

波薩爾斯基負責率領軍隊。當軍隊成為衆多而有訓練的時候，波薩爾斯基和米寧便領了它去救莫斯科。

於是在俄羅斯歷史上又發生了新的事情：從遼遠的外省前來的軍隊

，從敵人和自己叛徒的手裏奪下了自己的首都。愛國者的號召是這樣有力，在數量上，在武裝上，在軍事知識上遠遜的俄羅斯人仍能在莫斯科城下擊潰敵人，並且第二次又在莫斯科城內擊潰敵人，終於把自己的敵人逐出自己的聖城——俄羅斯的整頓地。

莫斯科紅場上米寧和波薩爾斯基的紀念碑這不僅是給他們的，同時也是給所有尼士尼·戈羅德英雄，本國真正國民的紀念碑。

混亂時期之後，我們人民鞏固西方國境，擊退由南方進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不久和烏克蘭（Украина）人民聯合成爲一個整個的國家，於是基輔又成爲俄羅斯城市，整個德聶泊爾河（Днепр），從波羅的海到黑海（Черное море）的古代斯拉夫水路重新歸入俄羅斯版圖。這一聯合的主要主動者是烏克蘭的軍事領袖波格萊·赫密里尼次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

幾百年來有多少分封領地就有多少國家中心的俄羅斯平原，現在有了一個統一的中心——莫斯科。

莫斯科成爲廣大國家的真正的心臟了。西歐各國的使者開趕到莫斯科來，莫斯科也派自己的使者到西方去。它已經加入歐洲的生活，但是真正開向「歐洲的窗戶」還是派定給下一世紀，即十八世紀的英雄皇帝彼得一世（Петр I）打開，關於彼得一世，普希金曾經說道：

一會是學術家，一會是英雄，
一會是航海家，一會是木匠，



赫密里尼次基



彼得大帝

他那包羅萬象心的，
坐在寶座上的，永久是個工人。

在彼得之前，俄羅斯人是大陸的民族，因為黑海，阿速夫海（Азовское море）波羅的海都是屬於他人的。但是居住莫斯科的外國工匠之間也有荷蘭人——天生的航海家。荷蘭木匠給俄羅斯皇帝建造張帆行駛的船。從這種船起，又開始建造軍艦。

以後是這樣：阿速夫海之戰，波羅的海之戰，聶瓦河口建造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首都遷移到彼得堡，為爭奪波羅的海岸，對瑞典人進行的二十年戰爭，年輕幻小的俄羅斯艦隊在岡古多（Гангут，現稱漢柯〔Ханко〕）附近震動遲遲地戰勝老前輩的瑞典艦隊，更加響亮的在賈爾塔華（Полтава）戰勝瑞典人。

彼得到外國去，這是無論那一個俄國皇帝都沒有做過的；彼得到高加索（Кавказ），到合爾平特（Дербент）；彼得到亞爾干日爾（Архангельск）；彼得建造彼得洛查伏德斯克（Петрозаводск）；彼得在北方建造運河；彼得在普魯特河（Прут），……各處都有彼得！……在彼得手裏，莫斯科國家開始叫做俄羅斯（Россия）。

在這一位不知道疲倦的，會說「緩慢等於永不再回的死亡」的改革者的手裏，俄羅斯軍人也改變了——無論是在內心和外表方面。

軍官，將軍和元帥，與外國軍隊的一樣，都出現了，——以前是沒有這些名稱的。要做軍官，貴族子弟必須學習數學，航海以及其他俄羅斯以前散佈不廣的學科。

在俄羅斯本國，在彼得所創辦的學校裏讀書，也派到外國去讀書，——大家都學習，什麼都學習，新俄羅斯軍人，至少是指揮人員，對於軍事學，已經不亞於敵人了。

在西方，俄羅斯人民大有光榮，特別是在彼得的女兒葉麗莎維達（Елизавета）朝裏，當俄羅斯和西方國家——法國（Франция）和奧國（Австрия）——結盟以與自認為無敵統帥的普魯士（Пруссия）王腓得烈二世（Фридрих II）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軍隊那時出現在普魯士，在申道夫（Цорндорф）和庫森斯道夫（Кунерсдорф）之役，把德國人，法國人和奧國人的征服者

打得這樣，致使腓得烈的整個軍隊都瓦解了，兵士四散逃走，他變成沒有兵士的統帥，於是他冒險做沒有王國的國王，因為就連他的京城——柏林（Берлин）——也被俄軍佔領了。

元帥薩爾蒂柯夫（Салтыков），俄羅斯總司令那時這樣報告葉麗莎維達說：「至於俄羅斯近衛兵，我可以說，誰都不能和他們對立，他們自己呢，像獅子似的，輕視自己的創傷。」

腓得烈發出了震聳一時的句子：「俄羅斯兵還殺得不够，還得再殺一下，倒在地上。」這便是敵人給俄羅斯軍人的評語；普魯士王把他的空前失敗解釋作俄軍的非常堅強，剛毅和英勇。在這以前，甚至在彼得手裏，俄軍也沒有像這次戰爭後在歐洲有這樣的聲譽。

腓得烈二世直到死還一直不停地驚異俄羅斯軍人的勇敢，毫不放鬆地注視葉卡吉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時他們爭奪黑海岸戰爭中的行動。特別使腓得烈驚訝的是葉卡吉林娜將軍魯勉切夫（Румянцев）的勝利，他手下所率領的統共只有一萬七千人，對付卡魯加（Калуга）附近的土耳其人（Турки）十五萬人。過了幾月青年俄國上校米哈伊爾·伊拉里翁諾維赤·庫杜淑夫（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到柏林去醫治被土耳其七鞭的子彈所打中的頭上的重傷。腓得烈請他到宮裏去見他，把他作為卡魯加之戰的參加者看待，在那裏，一個俄羅斯軍人對九個土耳其人作戰，並且終於戰勝。

普魯士國王不能明白，俄羅斯上校怎麼會欺騙死神：庫杜淑夫頭上是一個洞穿的傷——子彈在左耳附近打進，從右眼出來。不久庫杜淑夫又二度欺騙死神：兩年之後，他在奧恰科夫（Очаков）城下受傷，也是打進頭裏，醫生看見他的傷處時，只是絕望地聳聳肩，但是他非但治好，並且後來還在軍隊裏服務四十年，在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手下奪取伊士馬伊爾（Измаил），並且以元帥資格，和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作戰，把他逐出俄羅



庫杜淑夫



蘇 伏 洛 夫

斯。

庫杜淑夫是亞力山大·凡西里亦維赤·蘇伏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的高足，蘇伏洛夫是第一個大將軍，——這要比元帥更高。

當葉卡吉林娜二世時代的詩人台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想給蘇伏洛夫坟上寫詩作墓銘的時候，他想不出，只寫成了三個字：「這裏——躺着——蘇伏洛夫」。他認為詩是多餘的；大家都知道蘇伏洛夫，用不着讚美詩。

關於蘇伏洛夫，可以用論史維亞多斯拉夫的話論他：「行走輕捷像獅子……他的軍人也是這樣」。「蘇伏洛夫式攀越」，「蘇伏洛夫式強行軍」已經進入普通用語。

蘇伏洛夫有他自己的語言，很形象化的，俄羅斯軍人十分諳解的語言，他把俄羅斯軍人稱為「神奇勇士」。在葉麗莎維達朝內他和他們對德國人作戰，在葉卡吉林娜朝內對土耳其人作戰，在巴維爾(Павел)朝內在義大利(Италия)對法國人作戰，一仗都沒有輸過。

他喜歡自己說自己：「我是兵士」，確實他一生都是兵士，一個在習氣方面很普通的兵士。他設法並且做到使神奇勇士的軍裝簡單而便利。他說：「兵士的衣服應該這樣：一起來就預備好！」

直到現在，在阿爾卑斯山(Альпы)還給旅行者看「蘇伏洛夫道路」，除了俄軍之外，任何軍隊不能在這條路上通過，——一切軍事專家的意見都是這樣。「忍飢耐寒和一切兵士的需要」，「假使你覺得不好，那末你要知道，敵人更糟」，「自己可死，同伴要救」，——這都是蘇伏洛夫的遺言。在他手下，每一個俄國軍人都「知道自己的運動」，那就是蘇伏洛夫非但養成了像庫杜淑夫，巴格拉基翁(Багратион)，米洛拉陀維赤(Милорадович)，賴亦夫斯基(Раевский)，葉爾木洛夫(Ермолов)等這樣的將軍，並且也有許多兵團裏的許多兵士，當俄羅斯人民於一八一二年需要反擊拿破崙軍隊侵略的時候，他

們也曾嶄露頭角。

六十一萬的拿破崙大軍，在那時說起來是空前的。看來，它充分能够在極短時期踏碎俄羅斯的兵力。但是它自己却在極短時期被踏碎和消滅了。

那時成爲英雄的不僅是俄兵和民兵，而且也是對敵展開游擊戰爭的全體人民。拿破崙的軍隊幾乎全數覆沒在俄羅斯境內了（其中只有不到三十萬的人逃到法國），而且它並不是毀於寒冷，而是毀於俄軍和游擊隊的不斷打擊之下。和計算起來還有十萬人的軍隊一同渡過別列齊那河（Березина）的拿破崙，後來把殘兵拋棄急急於十二月五日逃往法國，——這就是說，全部侵略都在真正嚴冬來臨之前便結束了。

莫斯科城下的鮑洛第諾（Бородино）之戰，法國人損失了到達莫斯科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這次戰鬥，照它的激烈性來等，是整個十九世紀末之前見的戰事。後來拿破崙論到這戰事說：「我所作的一切戰事，最可怕的是我在莫斯科城下所進行的一次。」

在這次戰鬥中俄羅斯軍人的偉大頑強迫使他又補充一句說：「俄羅斯人在這裏取得了自認是無敵者的權利。」

鮑洛第諾之戰以後，過了四十多年，俄羅斯陸兵和俄羅斯水兵在抵禦歐洲四國的進攻，保衛急急造成的西伐斯托波爾堡幾歷一年之久的時候，又向世界顯示了這一「無敵的權利」。

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之戰是武裝干涉者以極大規模所開始的，但由於黑海艦隊水手和步兵的頑強保衛西伐斯托波爾，戰事只限於克里米亞和阿速夫海岸的幾個城市。據那時的詩人說：

……鏖戰殘殺繼續了有十一個月，
這整整十一個月的光陰，
保護着俄羅斯，天神似的堡壘，
埋葬了它最勇敢的子民。
戰士們從鋼和鐵裏鍛鍊出世，
成長着成長着勇士之軍，
他們似乎知道，他們是去赴死，
並且知道，死得多麼神聖！

過了二十年，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爲解放巴爾幹(Балканы)斯拉夫人的戰爭裏，俄羅斯軍人堅強地「忍耐飢寒和兵士的一切需要」，就是拿破崙一世的軍隊似乎就是爲了這個在俄羅斯覆滅的那情形。

蘇伏洛夫所率領的軍隊既在冬天完成了空前的阿爾卑斯山翻越，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之戰，也是在冬天，俄羅斯人又帶戰帶走地越過了巴爾幹山嶺。

在內戰時期，俄羅斯軍人的頑強性更以特別的力量和明朗性表現出來，那時還沒有充分軍器和軍裝的英勇紅軍，擊潰了穿着和訓練良好的，充分配備着技術，食物和彈藥的白衛軍和十四國武裝干涉軍。

德國的一份官方報紙最近論到我們的紅軍，說他們能在一切其他歐洲各國軍隊的兵士認爲不可能的那種條件之下進行戰事。這自然是說明「閃電」戰失敗了，同時，這也是我們敵人——希特勒黨人對於蘇維埃戰士所表現的英勇精神。

蘇伏洛夫神奇勇士的子孫是配得上祖輩的。

俄羅斯人民所具有的這些英勇的綫條，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

假使有什麼民族早就住在海岸上，而且這些海岸有着便利的海口，那末這個民族會提供有經驗的，剛毅的，慣於把握水性水手是十分自然的。草原產生飛奔的騎手；山岳養成人們，就是所謂山民的力的典型；森林養成獵手，準確的射手，尋蹤訪跡的專家。

但是我們廣大的祖國，北達北極圈，南抵伊朗和中國，東迄太平洋，具有着上面所說的一切，有極長的海洋綫，有各式各樣的草原，有森林（我們有十萬萬公頃森林！），有山嶺，有些地方互綿幾千公里，有長年積雪的高峯。

爲達到自己的堅強的，忍耐的，頑強的，無處不去的行路人——俄羅斯人！極北的海民，這些強悍的人們，乘了帆船到北冰洋島子上去打海獸，——他們難道是跟誰借來的剛毅和英勇嗎？……他們曾經給祖國獻上了偉大的俄羅斯學者洛莫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科學中的英雄也和戰爭中的英雄一樣。他們像獵人似的發現了並且佔有了以前在世界地圖上只是白點的地方。

西比利亞的哥薩克經過滿水的河道，越過叢林和凍土，進抵北冰洋

，並且時常在那裏過冬。除了拉普吉夫（Лантев）兄弟，謝妙·傑士森夫（Семен Дежнев）和幾個人之外，他們甚至於沒有把他們的名字留給我們，然而他們是最勇敢的旅行家，地球行星的研究家。

俄羅斯人克服無窮的處女森林，野山，沙漠，並不是「出發去探險」，他們只是生活在他們所遭遇的環境裏，這「普通的生活」一年一年地，一代一代地，一世紀一世紀地建立了那種不怕在任何艱難和戰爭貧困的人，他賞於一眼不眨地正視危險。

我們現在對德軍所進行的不是求生而是決死的這一可怕鬥爭中，婦女，戰士的戰鬥女友和游擊隊員，甚至兒童都像英雄似地活動，這是希特勒黨人在西歐所沒有看見的。

無論我們紅陸軍和紅海軍多麼年輕，但是他們自上至下，從元帥到普通戰鬥員都滲透着保衛祖國，抵禦侵略者的觀念，而這觀念是尊嚴的，是偉大的。它產生英雄。

關於在賓爾塔華的勝利，彼得大帝曾經寫道：「無敵的瑞典老爺們也顯示他們的脊背了！」

我們看見，「無敵的德人老爺們」也顯示他們的脊背了。成語說：「起頭好，事已過半」。我們從小到大都相信，我們共同事業的還有一半，已經不遠了。

人民英雄不會做被征服者，也決不被征服，敵人決難佔有我們的土地。

（文 記譯）





聶米洛維赤·唐慶果
(Вл. И.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初期的戲劇回憶

(ПЕРВЫЕ ТЕАТРАЛЬ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偉大俄羅斯導演和演員，莫斯科藝術劇院主任，全世界聞名的聶米洛維赤·唐慶果以八十四歲的高齡近頃在莫斯科逝世。聶米洛維赤·唐慶果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辦人之一，他的全部生活都和這戲院的事業有關。俄羅斯戲劇藝術的全部歷史也都和這戲院有關。這位偉大的導演在舞台教授和導演的領域裏不知倦怠地工作，培養戲劇的和音樂的演員新形式。關於這問題的他的若干著作是全世界廣泛知悉的。

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寫了一篇文章「初期的戲劇回憶」，發表在各大雜誌上，描繪他童年和少年的畫面。從這些畫幅中讀者可以知道聶米洛維赤·唐慶果是怎樣認識戲劇的，他在舞台上的最初步子是怎樣跨的。現在我們把這篇文章節譯在下面。

特皮利西(Тбилисси)。那時叫做第富利斯(Тифлис)……我的戲劇回憶似乎是從中學●一年級——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冬——開始的，那時我剛九歲。

爲什麼說「似乎」呢？我學會寫讀是很早的。父親死時，我不到五歲，我已經會讀會算了。在家庭紀事裏，保存着關於我最初攻讀的故事。這是在赤爾尼戈夫省(Черниг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的史大羅杜勃城(Стародуб)。乘父親不在的時候，我偷進他的書房，從書櫃裏拉出一本書來，坐在地板上，開始把這本書一頁一頁地往下扯。父親正巧是在我周身被書頁圍繞着，專心注意地和整整齊齊地從書上扯下最後幾頁的時候進來。

「你在做什麼？」喫驚的父親叫了一聲。

「唸書！」我帶着驕矜地回答。

父親沒有懲罰我，他開始解釋，這樣讀書是不行的，假使我要正正經經地讀書，那末「就來學吧」。

他死後，母親把我們帶到她的故鄉高加索(Кавказ)去，那裏有她很富足的兄弟，我的舅舅。「我們」——這是四個男孩和一個姑娘。記憶裏遺留着像記得的夢境；乘的是有蓋大馬車，像吉伯賽人旅行似的，然後是輪船上粉紅小室的絲襪衫，後來又乘馬車走山道，右面是鴻溝。

當母親送我進中學的時候，我是八歲。我很容易地考進了一年級，但是依照規矩，八歲的孩子只收進預備班。但是我在預備班裏是沒有什麼可做的。

- 這裏所謂中學，在俄文裏叫 Гимназия，實際上是小學和中學混合的學校。舊俄教育制，「中學」修學期限爲八年，畢業後即可入大學，在「中學」以前，並沒有小學，即使在鄉鎮中有四年或五年制的小學，畢業後入「中學」即可插四年級或五年級。所以舊俄兒童啓蒙即入「中學」(或是先在家裏讀一些時候)。現在蘇聯教育制度，也差不多是這樣，不過「中學」改爲七年制或十年制，並且不用「中學」這名稱，簡直就稱爲「七年學校」(Семилетка)和「十年學校」(Десятилетка)。

母親喜歡看戲，時常到戲院裏去，並且總帶我同去。我想，她，還很年輕的嫗婦，不便獨自一個人「拋頭露面」吧。這是嚴厲的資產階級道德所不允許的。

看來，就是這道德給了我上戲院的可能。

戲院位在卡拉望·沙拉伊（Караван-Сарай）。這有些像莫斯科（Москва）或是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的迎賓院（Гостинный двор）。不過，當然，要小得許多。在房屋的中央是戲院，它的周圍則是商店。戲院並不很大，但舒適美麗，也不知是摩里得尼亞（Мауритания）[●]式的花飾還是用波斯地毯裝飾的。上層看台或是最高層我完全不記得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池座和花樓，其中兩個花樓是在舞台對面，中串堂的兩側用鐵網圍着，大概是給無權在人前露面的回教女子預備的。也許這是建築物的什麼特種式子吧？

戲院是皇家的，也像在莫斯科和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的一樣。在被征服的國家裏進行和平和安靜的文化，戲院應該有助於這事。

在我回憶的最先四五年中，戲院是皇家的。戲院是由三人組成的經理部管理的，以費洛索福夫（Философов）上校為首。還記得他那坐在右面對號花樓裏的胖身子。

事情進行得很闊氣。這裏又演義大利（Италия）歌劇，又演俄國戲，甚至還演那時新興着的輕歌劇。不過在我最初回憶中佔最大位子的却是義大利歌劇。大概母親也特別常常去看歌劇。我現在還不大明白，在我童年的記憶裏，在短短的時期中，除了話劇演出之外，怎麼能夠容納得下這麼許多歌劇演出。明朗的，各式的點子，大的聲樂和音樂的斷片，服裝的輪廓。

我，當然，不能想起這些演出時我的所有體驗，正像我不能像回想家那樣高妙地向你們寫生地述說第一次看戲時的童心的激動。也許，記憶在向我變節，更準確地說，回想家也不能記住，只能情感地把自己的想像湊合起來，照那應該怎樣進行的樣子。

我不止一次聽見，第富利斯人很喜歡音樂，歌唱，例如義大利歌劇。許多歌劇旋律的被記住，還因為市立公園裏的軍樂隊，甚至街頭風琴

● Mauretania，係非洲西北部古代和中古時代的名稱。

也把他們演奏過。

我們現代戲劇觀眾會覺得不可信，在小小的戲院裏，在小小的舞台上，怎樣容得下這樣大量歌劇和話劇演出的佈景和道具財產。現代愛好戲劇的人知道，舞台是一個大而空的廣場，場子上演戲，一幕接着一幕，各種佈景，並且每一個戲都有特備的佈景。其實那時所有戲，無論是歌劇或是話劇，都是同一的佈景。佈景並不很多；三堵「小市民」式房間的牆，用架子撐在腳光燈的前面，牆上有粗布的窗戶，上面畫着窗簾和代替玻璃的藍天；再有是「富人」房間的同樣牆壁；深處是「古式廳堂」，森林，德國舊式什麼城市的垂幕。房間的牆上有輕便的彩色門，關於天花板，記也記不起了；古式廳堂的右面和左面開着門或窗；這種佈置不知為什麼叫做「畫齋」。舞台的側面是「側台」，我們知道，這一字是表明舞台和演員關係的。側台的多寡，是以舞台的大小來決定的：三個，有許多是左右四個；最大的戲院至多六個。普通側台幕布是宮牆色的，需要森林的時候，它們便沿着木楞推開，在它們的地方推來森林佈景。每一個側台都藏着掛燈，這種掛燈有着好幾盞用鐵絲網罩着的小燈，以便從側面照亮舞台。後來這種燈改用瓦斯燈頭。在舞台前部主要腳光的旁邊是「霞光」，沿着腳光有長長的藍布幕。劇本裏需要黃昏或是月夜時，從側台伸出來的，竭力要使觀眾不看見的手，用槓桿方法，把這幕拉起來。「電氣太陽」，也就是月亮，在第一側台後絲絲有聲，抒情地照着戀愛的人，——出現得比較晚一些。

戲劇的印象還這樣新鮮，錯覺竟用廉價的方法來達到。有時候「導演」也採用比較複雜的效果：真的活羊在小橋上跑過，唐裘安（Дон-Жуан）在艙口上滑下來或是出現各種神蹟，或是摹仿海上的暴風雨。

櫈椅桌，「小道具」，也是這一戲用到另一戲。「舞台裝置」這字想來還沒有產生。我記得一件趣事。導演牙勃洛赤金（Яблочкин）的女兒舉行紀念演出，演出俗流的劇本「在人間是安琪兒，不是妻子，在家跟丈夫是撒旦」（“В людях ангел, не жена, дома с мужем — сатана”）。房間佈置着典雅的傢俱和地毯。我們包廂裏有人說，這是牙勃洛赤京從自己家裏拿來的。

但是，當然，在一切歌劇裏，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風格，都是用的

木酒杯，喝起來一滴「酒」都滴不下。

化裝也是很簡單的。所用的只是老人假髮，滑稽禿頂，滿酒鬚髯。而且合唱者的鬚子是掛上去的，不是黏着的……

這一切都是很幼稚的，但是誰都沒有指望更好的東西。主要開銷是歌者和演員。這都是符合觀眾要求的。歌者和演員抓住我們全部注意。我們喜歡他們唱得好或是演得好。比較歡喜英雄，不大歡喜反派。還有這樣的演員也歡喜：從台步和手勢已經可以認出他們，知道他們的姓名，已經談論過他們的私人生活，——誰和誰結婚，在到第富利斯之前，誰在什麼地方出過鋒頭，誰在最近紀念演出裏將給包廂和前排的觀眾散發印着淡紅色金字的廣告冊。對於這種敬意，除了票價之外，還要補付一些錢，叫做「賞錢」。

詳細述說我怎樣接受音樂的，我當然不能夠，但是有一個感受錢條在記憶裏保存得很明朗。是愉快的，接人的悲哀之印象。這悲哀是從那裏來的？我不祇一次思想這一點。我並沒有受任何隱疾之苦。也沒有憂鬱病的傾向。是由於南方之血，母親的亞美尼亞（Армения）血和父親的烏克蘭（Украина）血統罷？母親聽着音樂，總是悲哀地斜歪着頭。也許不過這是亞美尼亞人所特有的感傷陶冶的作風罷。也許，也像對我一樣，是由於音樂天賦的本質，由於音樂的抒情之波瀾。是美麗動人的幻想的模糊渺茫和空洞虛無罷？……

甚至於後來，造成夏季戲院之後，在笑劇之間的休息時，也舉行音樂會。戲院的那一面，面對花園，設着貝殼形的音樂台。指揮是特魯飛（Труффи）。他用琴弓指揮，照常時的習慣，他也奏提琴。音樂目錄很簡單和輕鬆：歌劇「昌帕」（“Цампа”），「瓊瑪」（“Норма”），「偷美物的喜鵲」（“Сорока-воровка”），「威廉退爾」（“Вильгельм Тель”）的前奏曲，樹柏（Зуппе）的前奏曲「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詩人和農民」（“Крестьянин и поэт”），「輕騎兵」（“Легкая кавалерия”），「美麗的加拉吉雅」（“Прекрасная Галатей”），不記得是誰的「獅子的覺醒」（“Пробуждение льва”），各種歌劇的混成曲，進行曲和華爾茲曲，施特勞斯（Штраус）的華爾茲曲。到那裏去給痛心的，雖然是甜蜜的苦惱找到地方呢？我記得，

在我窗台上的舞台上用自己的歌代替整個樂隊，重奏施特勞斯那些在提琴上特別「抓人心弦」的片段。很有趣，後來，已經是少年的時候，甚至於從奧芬巴赫（Оффенбах）的輕歌劇裏，我所帶去的，抒情的片段比康康的片段更容易。對於小調非常漠視，但是一生却竭力記住「奧爾菲在地獄」（“Орфей в аду”）裏愛夫里其卡（Эвридика）的死或是帕里斯（Парис）對葉列娜（Елена）的決鬥，或是這戲裏的「鬧劇」片段。

至於歌劇的獨唱那就不用說了。不知它們都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少年時代的音樂印象後來被鋼琴和聲樂的目錄來完成了。母親主張姊姊在學校裏就「學音樂」。所以瓦麗雅（Варя）畢業時，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女鋼琴家了。會彈悲多汶「悲愴朔那大」（“Патетическая соната”），韋勃爾（Вебер）「邀舞」（“Т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вальс”），莫查特（Моцарт）的小品，許塔德（Шуберт）的小夜曲，蕭邦（Шопен）的夜曲，華爾茲曲，馬淑爾卡（мазурка）等。而且姊姊的嗓子也很好，所以又出現了一位唱歌教員，由此便知道著名的華爾茲曲“Il vaccio”以及無數的羅曼斯（романсы）和歌劇中的獨唱曲。（姊姊後來做歌唱演員）。

★

話劇團體是由外省俄羅斯演員組成的，但大部分是彼得堡或是莫斯科的青年，據說，這些青年是派到這裏來實習的。但是派來的也有演員，他們雖然能夠演第一等角色，但不是在首都的舞台上。在演員市場上，在第富利斯戲院出演算是可羨的，首先是因為在物質上有保障。

一八六八——一八七一年戲劇季最初印象中記得最清楚的是：「哈姆萊特」（“Гамлет”），「假面跳舞會」（“Маскарад”），「大雷雨」（“Гроза”），「智慧的悲哀」（“Горе от ума”），「小弄臣」（“Шутники”），「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世俗的屏風」（“Светские ширмы”），「為犧牲而犧牲」（“Жертва за жертву”），還有許多古舊的短劇。也和各劇一樣，劇目是由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上演成績好的戲組成的，但經嚴的選擇。

幾乎每個戲我都有些回憶。例如哈姆萊特和阿爾別寧（Арбенин）

是由阿格拉莫夫(Аграмов)演的。阿爾別寧和尼娜(Нина)的幾場戲，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是不久之前看見的，演員位置是優幽雅的。我把母親的黑披巾裹在自己身上，裝做是穿着黑披風的哈姆萊特的長身材，並且說着「做還是不做」的獨白。無論怎樣緊張起記憶來，「哈姆萊特」裏的幻影，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一般的說，我並不是虛構，戲劇的，外表的效果很快的就從我的記憶裏飛走了，但是演員的效果(就是人的行爲)却保持着，引誘去回憶，——我甚至在我那廣闊的窗台上做紙人，——孤獨童年的玩意。

獲得極大成功的是萊翁尼德·索柯洛夫(Леонид Соколов)，後來以柯爾斯(Корш)的戲院而著名——格拉陀夫·索柯洛夫(Градов-Соколов)。

我最年幼時所去的戲院，我記得是莫斯達德(Муштаид)的小小的夏令戲院。要進戲院，得拾級走下去。舞台並不大，觀場的側面張着帆布。假使不是記憶欺騙我，是一位老爺，戲劇愛好者，姓溫季洛夫(Унтилов)的支持這劇團的。

這劇團的女主角我記得是聶木娃·列別傑娃(Немова-Лебедева)，男主角是她的丈夫聶木夫(Немов)。在我的記憶裏留着聶木娃的舞台噱頭，這在後來談起來簡直奇怪。在戲劇的末了，女主角死去，一個演員在死人旁邊讀揭發的台詞。聶木娃眼睜定神地張着，一眼不眨地聽讀很長的台詞。

我記得這一場的「貧非罪」。就是那位聶木夫演劉波姆·托爾足夫(Любим Торцов)，聶木娃演安娜·伊凡諾夫娜(Анна Ивчювна)，在「貧非罪」裏他唱「風雪沿街捲旋」，拍子不像現在所唱的那樣急促，緩慢而有悲哀的傾向。卡明斯基(Каменский)，一個塌鼻子的淡髮人，有些發音含糊，但是觀眾都喜歡他，似乎，甚至於就是愛他的發音含糊。他是一個幕間餘興的愛好者。那時就是在首都的戲院裏，也難得有戲是不用幕間餘興的。特別時髦的是小調。已經是由蘇維埃出版社出版的庫洛赤京(Курочкин)的集子裏，你們就可以找到很多專為幕間餘興所作的詩和小調。

小調不是用鋼琴伴奏唱的，而是用樂隊，當然是小樂隊。在開歌的

時候這樂隊演奏華爾芝曲，感傷的小曲，進行曲。

幕間餘興裏也有別的節目。例如獨腳的義大利人陀那多（Донатто），穿着一件金光閃閃的衣服，不用拐棍跳波蘭舞（Полька）。

但是像第富利斯這樣的城市是不能滿足於莫斯科達德小戲院的，於是帝國經理處便在「工程師花園」建造一座真正的夏令戲院，五百個座位。戲院是很好的，有一長列花樓，有仿照莫斯科大劇院的天頂，四個文藝女神（莫斯科是六個）的中尖是一盞掛燈。

我們的住宅只離「工程師花園」幾步，我們常到花園的游泳池裏去洗澡。所以在戲院建造着的時候，我把所有空餘的時間，夏天簡直把整天的時間消磨在刨花，垃圾和樑木之間。喜歡這新鮮木頭和消石灰的氣息，鋸子和斧頭的聲音……裂開着的黏土……靠着踐踏過的，割下的草旁是綠色的，芳香的草……用來昇登舞台的大板，架在又大又寬的坑上，這坑就是後來的池座……後來已經演戲的時候，我們那條街的花園入口便被封閉了，我常常放開中學的讀本，懷着苦悶從自己的窗戶裏注視那照亮着樹的花園裏的燈，聽那在開歌時奏「馬爾達」（“Марта”）裏的混成曲和樹柏的前奏曲的軍樂。

這樣，在四十萬居民的城市裏便又有義大利歌劇，又有話劇，又有夏令戲院了。但是很快的，這種文化的播揚對於主持者顯得無力支持了，據說損失了十萬，事務辦理結束，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冬天戲院租給那德列爾（Надлер），他有一個班子，僅演話劇，是由內地演員湊起來的。對莫斯科和彼得堡帝國戲院的關係便斷絕了。也許，曾給那德列爾少量的津貼。他循着內地戲院的普通通路處理事務。

這年母親生病，我們沒有上戲院。但是我却繼續非常注意地研究海報。每天從學校回家經過戈洛文街（Голов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的時候，總停在海報的面前，不慌不忙的讀它。紅色的海報紙，上面所寫的黑色顯得像綠色似的。這對於戲院海報的小小熱情，在我心裏支持了很久。哥哥伊凡（Иван）出軍官學校進省長公署服務，在他值夜班的時候，我到公署去看他，爲了看一下從全高加索全境送來的海報。大概想像會幫助我描繪出誘惑地站在海報後面的戲劇形象。

但是那德列爾的劇目已經不是像帝國管理時代那樣的精選了。

對於像第富利斯這樣嫌好嫌醜的觀眾，不能這樣繼續很久。戲院請牙勃洛赤京（Яблочкин）接辦。看來，他那極大的精力在彼得帝國舞台上擁擠起來了。第富利斯愛上他了。他和妻子和女兒也愛上第富利斯了。於是他便訂六年合同，取相當津貼。



我沒有上戲院去的那年，這那德列爾的一年是我童年時代最恥辱的一年。所以我便成為有着流氓傾向的街頭野孩子了。和一羣同年齡的人遊戲，擲銅錢。從閣樓的窗戶裏拋西瓜皮到行人身上。最高的滿意是打下詩鬚人的高帽子，或是打中飛過的燕子。跟在少女後面喊粗野的話，在住着女學生的住宅門上寫不雅觀的句子。事情弄得把我們告到學校當局那裏去。我那窗戶台上的戲院也拋掉，這一年也沒有好好讀書。五分變成了三分。

但是不知怎樣立刻都變了。我們把住宅也換了，街頭的好友也離開我了。一夏天，一個同班生天天上我家來，一同讀書，爲了追趕荒廢的功課。他是從很遠的地方——阿夫拉巴爾（Авлабар）來的，——可愛的畢列西瓦洛夫（Перешивалов）！不久我就授課，每月十五魯布。我是否已經十四歲了？姊姊出學校了，哥哥伊凡也離開軍官學校了。我在家已經是孤獨的一個。從冬天起，牙勃洛赤京的戲院開演，我戲劇回憶的帶子和第一時期，這樣殊異，似乎經歷了許多年，似乎我非常迅速地長大了。



於是，這便是我第二時期的戲劇回憶了。

牙勃洛赤京集合了一個並不很大的頗有才能的話劇團，並邀請了幾個專門演輕歌劇的女演員。

在男子中得到最大成功的仍舊是那位萊翁尼德·索柯洛夫。和初次在特皮利西出現的普拉夫琴（Правдин）。他們兩人爭着雄長。我們青年成立了兩派捧角者。

普拉夫琴表現了多方面的天才。他是一個性格小丑，但是在戈果里「瘋人日記」（“Записки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這樣強烈的戲劇斷片裏也有很大的成功。甚至於我們的語言學教授史吉邦·伊凡諾維赤·柳

淑夫（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ов）也介紹我們去看看「瘋人日記」。這斷片大概是由史列普足夫（Слепцов）改編的。作者恰巧在這時候到第富利斯來。我在普拉夫琴那遇見他。這是我一生中在會見萬西里（Василий）哥哥以前所看到的第一位「真正的」作家。

索柯洛夫仍舊演丑角，但是具有被普拉琴更出色的才能。在生活中索柯洛夫是比較沉默的，普拉夫琴則正相反，竭立在所謂「社交」中出現，不久並開始到我家去了。後來他排演業餘戲，吸引我的哥哥伊凡上台。伊凡哥哥是一個美麗的青年，具有很好的舞台天賦。他剛剛經歷了一個強烈的悲劇：他愛上一個社交中的少女，並且互相愛着，但是她的父親知道了這事是這樣憤怒，把十九歲的女兒暴打了一頓。她絕望地吊死了。我保存着我哥哥所作的她的墳墓紀念碑的畫。

很有趣；他在生活中是口吃的，但在舞台上却並不。這樣的演員我是知道的。

哥哥一定可以成長成爲一個大演員，但是他在他旅途的第四年上，便生肺病而死了。

在牙勃洛赤京的劇目中，輕歌劇幾乎佔着最大的位子。他是彼得堡亞力山大林戲院（Александринский театр）輕歌劇的第一個播種者。無疑，第富利斯是醉心於這種藝術的。這一張牌是對的。牙勃洛赤京並沒有弄錯。奧芬巴赫的「美麗的葉林娜」（“Прекрасная Елена”），樹柏的「加拉吉雅」，列柯克（Лекко）的「茶花」（“Чайный цветок”），奧芬巴赫的「巴黎生活」（“Парижская жизнь”），愛爾佛（Эрве）的「小浮士德」（“Маленький Фауст”）等都極受歡迎。「巴黎生活」由於康康舞特別誘人。第富利斯的資產階級觀眾是偽善的喜愛善良風俗者。稍爲裸露的一隻纖足已經激起輕薄之想。假使一個女人坐下，把一隻腿架在另一隻腿上，就在男人的心中引起隱秘的騷動，在女人的心裏引起惶恐。在「美麗的葉林娜」裏，裂開衣服的一面已經是冒險的現象，這裏竟又來個不雅觀的跳舞，而且還高舉裸露的大腿！

佔第一把交椅的是輕歌劇明星柯洛索娃（Колосова），她的聲音雖不怎樣好，但却是一個極有魅力的女演員。

我想起粗野習俗（不是我前面所說的街道，而是資產階級）中這樣一個插曲。有一個很有錢的青年M瘋狂地追求這位柯洛索娃。我所以不說出姓來，因為這姓氏在特皮利西還存在着，因為追求不着而懷恨起來。柯洛索娃和一個演員接近起來，並且懷了孕。後來，也許在第五個月上，她須演「巴黎生活」並跳康康舞。這隻舞總是要求重舞的。但是可憐的她，好容易才把一隻跳完。但是，被本城「執袴少年」的好友環繞着的M用棍子敲着，叫着，要求無論如何要重跳一次。坐在六七排的我，清楚地聽見他說：「不，讓她跳，不要險的！」

這時我授課賺錢很多。激起了對於這位先生的憤恨，於是在第二次上戲的時候，我現在記得，把我所有的錢——二十八個魯布——都用去買了花，送給柯洛索娃。但是我從來沒有跟她認識。

夏天，彼得堡有人到牙勃赤京這裏來串演。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有悲劇角色史吉邦諾夫（Степанов，在奇牙成果〔Дьяченко〕的「為犧牲而犧牲」裏）和強烈的性格演員維諾格拉陀夫（Виноградов）。他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貧非罪」裏演劉皮姆·托爾足夫和「貓不能天天吃葷」（“Не все коту масленица”）。對於這次演出的興趣所以更加濃厚，是因為正就是維諾格拉陀夫和捷娜·牙勃洛赤京娜（Женя Яблочкина）在彼得堡第一次上演時造成自己的角色的。很愛第富利斯的莫齊爾（Музиль）也來了。我記得他在「假髮」（“Парики”）和「戴孔雀毛的烏鴉」（“Ворона в павлиньих перьях”）大笑劇裏的演出……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牙勃洛赤京的兒子需要一個實習教師，牙勃洛赤京求助於中學校，校長馬爾柯夫（Марков）便指定我——全校高材生去。這樣我便以牙勃洛赤京兒子的實習教師的資格走進他的家裏。我走進了生活着演員激動和後台趣味的房子，走進戲劇工場的熔爐，走進很少類似資產階級住宅普通氛圍氣的氛圍氣，在那裏，最平凡的生活瑣碎——在什麼地方買的，吃什麼，——和最平凡的關心——走去，坐車去，受下，送去——跟最空想的東西：化妝，服裝，佈景，道具，角色，男主角，女主角，重新化身，鼓掌，神經，激動，成功，羨慕，妒忌

● 俄諺：意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天才者和拜倒者交織着……

在演員，特別是女演員的天性中，有一種支配着他全部心理的特點：喜愛的慾望。不僅在舞台上，並且在實生活中。這會發出撫愛。我在這人家感到我學生的母親和父親對於我的一種溫情。這在我心中更加增添了對於戲劇的嚮往。

牙勃洛赤京的戲院經理工作繼續了一年多。一八七四年十月，卡拉望·沙拉伊（Караван-Сарай）戲院燒掉了。

火警對於這城市當然是一個大事變。我上火燒場去的那天早晨，深印在我的記憶裏。被焚的戲院觀場在露天之下變成一個坑，這坑和以前的觀場比起來，我覺得是這樣小！被焚東西的刺鼻氣息；周圍又黑又濕；塌倒的屋頂的鐵片堆曲曲折折地聳起着；被燒焦的黑柱子；有幾個地方還冒着煙絲。還有那在水溝和焦木上跨着步子的那些身形。

我最初的戲劇印象就這樣燒掉了……

不久「工程師花園」的夏令戲院改得冬季也可以適用了。牙勃洛赤京的班子縮到最小限度。這半冬季戲院裏的幾次演出還遺在我的記憶裏：那時流行的安特羅波夫（Антропов）的劇本「徬徨的火」（“Блуждающие огни”），曼恩（Манн）的「蛛網」（“Паутина”），巧爾納索夫（Чернышов）的「殘破的生活」（“Испорченная жизнь”）。你們所知道的人民女藝員牙勃洛赤京娜（А. А. Яблочкина）——牙勃洛赤京的小女兒便是在這戲裏舉行處女演出的。那時她才六歲。因為我是和牙勃洛赤京家有關係的，所以處女演出的全部準備和處女演出的本身，都是在我的眼中進行的。牙勃洛赤京娜是演的一個男孩子。她走到舞台上，她由於慌急而停了下來，並且沉默了一會。提示用全力開始給她提示。她突然轉過臉去對提示說：「請不要切切察察的，我自己知道。」之後她便把整個角色演得非常之好。

牙勃洛赤京和城市的關係斷絕了。看來，我把季節弄錯了。

一八七五年秋天，第富利斯的戲劇生活完全消沉了。我在中學的最後一年，職業劇團已經沒有，後來的第三季也沒有。開始了業餘戲的時期。

有一次的演出，我也參加，擔任副導演，從前叫做「舞台監督」。

是演「善良與貞潔的天使」(“Ангел доброты и невинности”)。業餘演員總喜歡竭力摹仿他所喜愛的演員。而且觀眾期望於他們的也只是這個。有兩個頗有天賦的業餘女演員。過了一年，我當大學生的時候，就要和這一位，那一位一同演戲了。暫時擔任「舞台監督」，我只管她們的出場。其中一個具有很不錯的聲音。並且歌者中間找到了一個美麗的男高音。排了奧芬巴赫「歌唱的鳥兒」的第一幕。可惜比基里奧(Икильо)是一個大鬍子的，已經不年輕，畢里柯拉(Перикола)雖然是一個可愛的女演員，並且有很美麗的聲音，但是沒有任何感覺，把一隻酒醉女人的歌從頭到尾用低半音帶着顯然的滑音唱出。指揮的是你們已經熟悉的特魯飛，他把樂隊從變E長調降為D長調，她則提高聲調。那時我對於這種變音已經很會辨別。但是第富利斯的觀眾是這樣喜歡戲劇，對於業餘劇人頗多原諒，對於這樣或是那樣參加藝術的人，都一視同仁。

那德勒爾又出現了，但不是帶了班子，而是舉行什麼文學小曲晚會。在我記憶中留下的有前古尼勃廣場上的馬戲班，就在馬戲班旁邊，後來是廟，現在是政府大廈。我時常去看馬戲。誘人的是「蒼蠅人」卡西諾(Кассино)或是克西尼(Кессини)：他會顛倒着頭在屋頂下面走。還有一個是女騎師阿父古斯京娜(Авустина)，穿高加索上衣，戴皮帽子。

啊，我不知道，這時期我童年的最大變化，究竟講不講呢？它和戲劇回憶沒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女主角是一個業餘女演員。

我是中學裏的第一名學生，是唯一經過七級直到第八級沒有留過級的學生。我的同學，後來成為我一生中唯一朋友的沙薩·蘇姆巴多夫(Саха Сумбатов)，落在我後，似乎是留在六年級。我的姊妹跟丈夫和母親離開第富利斯，哥哥出外去演戲了。於是初戀風暴的疾風捲住我了，當我獨自一人留在家裏的時候。我還沒有滿十七歲。早就經歷過一切感情的激變，這在我們的作家，特別是杜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講了這許多，並且是講得這樣好，但是我們到八年級才覺得已經走上廣闊的生活道路。我的羅曼斯是以盲目的，太冒險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我開始漠視學校，漠視功課。開始在學校裏厭煩起來。一會到第三課才上學校，一

會在下課時走掉，一會兩三天不上學校。在家裏則讀些什麼，或是寫些什麼。我有兩個小房間，一個廚房；和我住在一塊的是一個中年的婦人，我的同學們把她喚做阿琳娜·羅奇奧諾夫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на)，像普希金(Пушкин)的保姆一樣。我記得，語言學教員曾經隨便地提到：「天才者和才能者」是很好的作文題材。我抓住這個思想，從事寫作，中斷了功課，或是愛人的約會，或是和我的阿琳娜·羅奇奧諾夫娜的談話。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受到訓育員嚴厲的訓斥，但是這對於我並沒有影響：學校裏已經大家都知道我的羅曼斯了。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教育會議席上提出開除我的問題。幸校長馬爾柯夫喜歡我。他的妻子也參加這件事情。和我談話的是一位可愛的法文教員，——甚至不是我們一班的，——傑拉留(Деларю)。我一生都記得一個下雨的一月之夜，當作了冗長的，緩和的，友愛的談話之後從他的家裏走出來的時候，我在門檻上站了很久；我應該去赴她的約會……我沒有去。我的羅曼斯便陡然轉變了。我的女主角頗為悲劇化，但是我不相信她。(並且我是對的)。

我回到學校裏做一個好孩子，但是我的敵手，頗有天賦的聶靜斯基(Нежинский)已經牢牢地佔據第一位，並且理應奪去我的金牌獎章了。我只得以第一顆銀章來自慰。

我上莫斯科大學，但是我和第富利斯戲劇的關係並沒有中斷。過了一年，當我身為第二班大學生回來的時候又恢復了。

★

沒有話劇班子，於是又成立了一個業餘團體。參加這團體的有沙薩·蘇姆巴多夫，他正巧這年中學畢業。

這裏我第一次以演員的身份在「自由結婚」(“Гражданский брак”)一劇裏上台。我演的是悲劇性的戀人，沙薩·蘇姆巴多夫演少女的父親。雖然在這以前我整年熱中地上莫斯科小劇院和彼得堡亞力山大林戲院，但是我一些舞台經驗都沒有。我記得，化妝師，有戲劇經驗的本地老化妝師給我化妝，我不知道為什麼堅持要求他給我裝很粗的鬚鬚。化妝師很有理由地向我保證說，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人用粗鬚鬚是不合適的，但是我却堅持，似乎，這鬚鬚有很多畸形的地方。我還記得；在

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之後，同學或是朋友到後台來，他們都在我身旁穿過，竭力不看我這一面。顯然我演得不好，大概很苦惱。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最後一幕裏，我有一段悲劇的場面和強烈的懺悔獨白，我演得這樣動人，並且懷着這樣的真誠流出眼淚來，竟引起如雷的掌聲。我跪着，把頭垂在被我遺棄的那姑娘的膝間，掌聲這樣長久，我好久地猶豫，我是否就這樣子不動，還是向觀眾鞠躬，然後再跪下來。趣味暗示我不要改變姿勢。

等一幕戲演完了，萊翁尼德·索柯洛夫到後台來看我，開始吻我，搖我，說：「親愛的，把一切科學，大學都扔了，上舞台吧。」過了兩天他尋找我，又勸我上舞台。他請我去參加他這時新組成的小小的劇團。我拒絕了。雖然我這樣醉心於戲劇，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把大學來給它做犧牲。

我們中學的一批畢業生，幾乎完全沒有被政治運動的浪潮波及。我只記得，實驗學校的一個學生，我跟他相當接近，有一次他給我送來一本厚書，說，我無論如何應該和這本書認識一下。這是馬克思(Маркс)的「資本論」(“Капитал”)俄文第一版。

我還記起中學的一個女學生，瘦瘦的，黑頭髮，閃光的眼睛，我曾經跟她談了很久的話，——這是在我去莫斯科之前，——談到中學畢業後的生活道路。她熱烈的保證說，無論如何應該或是進醫科大學，或是進物理數學科。只有從那裏出來的人，才配做社會活動。法科和哲學科只會變成空言的人和書呆子。

過了一年，我又和這個女孩子在莫斯科會見，在史列齊卡(Сретенка)的一個秘密會議所裏，茨普拉柯夫(Цыплаков)的家裏。後來她便從我的視線裏失去了，她被放逐了。我記得她的姓。我保存着她的照片。

在中學裏，語言學教員柳淑夫絲毫不注意我們意識形態的發展。我們出版一本名叫「同志」(“Товарищ”)的雜誌，我當編輯和發行人，——所以當編輯，因為我搜集我同學的手稿，所以當發行人因為這雜誌是由我哥哥伊凡用極秀麗的筆跡抄寫的，這消息給柳淑夫知道了之後，他懷着假裝的興趣，請我給他五六期讀讀。我給了他，他讀了之後

這樣譏笑我們作者，簡直把我們繼續出雜誌的任何興趣都打掉了。

我全部少年時代良好的文學方向，那應該說是蘇姆巴托夫在那裏讀書的並行的語言學教員。這是戈里亞伊諾夫（Горяинов）。我也去參加的他的講課和家庭談話，充滿對於俄羅斯文學理想的尊敬。

我們大多數是被自由情緒籠罩着的。我們並且毅然把左傾同學與昇官者和機會主義者分開。

我的第二個戲是薩馬林（Самарин）的「碾碎了就是粉」（“Гле-ремелется, мука будет”），是一部有良好角色的感傷戲。沙薩·蘇姆巴多夫在這裏演一個老人，我拒絕演「悲劇情人」的反角，便演一個不很大的性格角色——酒醉的藝術家。

演出之後蘇姆巴多夫上彼得堡去，我們的團體加上兩三個夏季沒有工作的職業劇人。於是我佔據第一位。上演當時著名的劇作家奇亞成果的劇本「現代小姐」（“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арышня”）和「殘破的生活」，就是牙勃洛赤京敦樹林（Журин）排戲時我在場的那部戲。大概我竭力演得像牙勃洛赤京所教的那樣。

這戲的成功是這樣大，重演時仍有很好的收入。

在我身上看來，是有演員感染性的。我記得這樣一件事情。我住在我姊妹跟母親住過的那座房子的廂房裏。深晚，我開着門，拉大了嗓子「練習」角色。突然母親跑來。「你對姊姊說了什麼話？」她向我叫道。「她剛才上你這裏來，現在在哭着，怎麼也不停止！」「我沒有看見她，她沒有到這裏來。」原來是姊姊要看我，但是在門外聽見我的聲音，便站下竊聽，我正巧在學一個很強烈的悲劇性的獨白。姊姊是這樣激動，竟哭着跑掉了。

就這樣在第富利斯種下我最早的「戲劇」的種子。

和我演過戲的演員也勸我登台戲演。我統共只有十八歲。雖然是很大的誘惑，但是我這一次又忍住了。

過了一年，誘惑又重複了。整個冬天我在莫斯科參加業餘演出。不久就得到天才業餘演員的榮譽。並且也已經走上新聞記者的道路了。在劇人團裏演很多戲。這劇團的團長普甲達（Путята）最終地勸我，於是我便和羅斯托夫（Ростов）來的劇團經理卡上切娃（Казанцева）

訂了合同。雖然我安然地昇到第三班，但是物理數學系並不十分誘惑我。不過到了秋天，我又放棄了演員的生涯，向卡上切娃道歉，她也瞭解我。

終於，在我這最後一次到特皮利西去，又和沙薩·蘇姆巴多夫演了一次戲。他來時已經是彼得堡大學的學生。我們演的是「肥缺」，我演柴陀夫（Жадов），他演尤索夫（Юсов）。我所誇示的，是我已經在莫斯科跟職業劇人演過這光輝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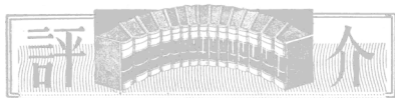
★

自從我最後一次到第富利斯去了之後，已經六十三年，我所開始演戲的劇院，我已經找不到痕跡了。誰都不知道「工程師花園」和戲院在什麼地方。最後我決定自己去考察一下這地方。順着狹窄的小弄堂似乎是叫做伏陀伏士那亞（Бодовозная），走到一塊石板上。來到前「工程師花園」和戲院的地方。最後遇到了一個老婦，他證明，戲院確實是在這地方。花園也有過。就在那地方，在下面，現在做薔花處的地方，據我看，就是我會經在裏面洗澡的游泳池。

現在特皮利西代替半夏季戲院和業餘劇團的有歌劇院，「魯斯達維里」（Руставели）劇院，馬爾章尼斯維里（Марджанишвили）劇院，葛里波亦陀夫（Грибоедов）劇院，亞美尼亞劇院，還有別的什麼戲院，還有，大學，整個新的大學城。

特皮利西本城……我覺得這個美麗的，特殊的城市我一生中從來沒有來過，只是從書本上讀到過，聽到過，在夢中不止一次地看見過：這奇異的河邊的靜謐的庫拉，巨大的建築物配合着大舊的小街，深思的葛羅，密吉赫禁苑（Метехский замок），它像守衛似的，保護着喬治亞（Грузия）的歷史，不被遺忘。

（飛 鵬譯）



葉列娜·時拉多娃
(Елена Златова)

俄羅斯性格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俄國人的性格很奇怪』，——萬西里·葛洛斯曼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裏的德國上校勃魯赫穆勒爾(Брухмюллер)這樣說道。這位年老的，富有經驗的軍人被他所不能理解的自己敵人的性格困擾着，激怒着。『我不喜歡迷霧』，——他訴苦地說道。

他的對話者，格倫(Грюн)上校，參謀本部的代表，還沒有同俄國人在戰鬥中直接碰頭的機會，懷疑地估量着勃魯赫穆勒爾的不安。

『這便是你有名的迷霧』，——格倫嘲笑地說道，那時他以爲俄國人的進攻已被擊退。

但是勃魯赫穆勒爾却知道得比較清楚，和俄國人的戰爭帶來了什麼樣的意外。他對於俄國坦克的退去並不高興。真的，突然之間，俄國砲隊開始有規律地撲滅那勃魯赫穆勒爾以爲轟擊不破的德國發火系統了。德國上校企圖恢復均衡，但是他所計劃的一切措置都被俄國指揮員所準確計擬過的行動弄得失效。

「發生什麼事情了？」格倫問道。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是這個俄國人終於表現他的性格了。」勃魯赫赫勒爾回答道。

兩個德國軍官在戰鬥時的這一談話是有深刻意義的。

我們的戰鬥員找到自殺了的勃魯赫赫勒爾。他失敗了，雖然「依照一切法則」他都應當戰勝的。

他也許會戰勝，如果俄羅斯的民族性是和德國人對它的想像相符合的話。

從這種想像出發，我們的敵人就認為俄羅斯人民——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四分之一世紀之間就是勞動，他們吸取了世界政治的真髓，各民族的兄弟友誼和人道主義的觀念——應當無可避免地被德國戰爭機構，被那個多年致力於戰爭的民族所征服。

但是十七個月的戰爭却證明法西斯蒂的計劃不過是一些膚淺的，有限的計算機的計算罷了，它祇笨拙地刺出了「閃電戰」的日期。

辯證法不是計算機所能接近的。因此，在戰爭中同俄羅斯人民，同俄羅斯戰士，同俄羅斯指揮員所發生的事情，德國人稱之為奇怪難解了。



鮑里斯·戈爾巴朵夫（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恰切地，真實地，質樸地講出了一個最先跑到戰場上去的人如何害怕，他如何逐漸忍受着對死亡的呼吸，最後，他如何學會哄騙死亡和玩弄死亡。阿列克賽·顧里珂夫（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完全不是以一個戰鬥員，而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莊稼人身份進入中篇小說的。他所有的唯一的才能就是能瞭解田地上的人。可是他不懂得戰爭，而且「好久不能習慣，這塊種小麥的耕地竟完全不成其為耕地，而是『火陣』了」。首先使他吃驚的就是戰爭可怕的毀滅性，這戰爭踐踏了，毀壞了那對農人永遠是神聖的東西——已可收割的金黃色的小麥。在被敵人佔領的土地上他還見到另外一個血腥的收穫——被破壞的城市和鄉村，大火以及道旁的絞刑架。羞恥和悲痛鑽進他的心，於是他明白了，當祖國的土地還在焚燒的時候，他是不能安靜地入睡的。但是當他在生身之地上不得不躲藏起來的時候，

在敵人後方的漂泊却並沒有在他身上產生出失神，懼怕和懦弱，反而產生出決心和憎恨的偉大力量。

正義……

當俄國人要稱讚一個人的時候，他總說：『正義的人，準確的人』。

可能，在俄國人心裏沒有一種感覺比正義的感覺還要銳敏了。當他見到正義被詈罵，被凌辱的時候，他心中的憤怒漸漸地，巖峻地沸騰起來了。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見到大火和屍體，於是他明白了，這就是老人們所常說的戰爭。可是兒童，兒童是為什麼呢？』

『如果把俄國人惹怒，那你就挨餓了』，—— 這個，李翁諾夫（Л. Леонов）說得很對！俄羅斯人有驚人的耐性，很難把它激動的。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站在一個孩子的屍體上，困惑地想着：『爲了什麼？因爲什麼？』他看着德國人如何搶掠那消費合作社，如何用別人的財物塞進他們的坦克，於是又是困惑，又是不解：『按照那一條法律？』

『很難惹怒他，可是誰要是惹怒了他，那這個人就要倒霉』。終於，顧里珂夫靈魂上的狐疑被憤怒代替了。

在這一憤怒之火裏，燃燒着俄羅斯靈魂裏的沉着的鎮靜，忍耐和溫良。

『應當殺死他們，全部殺死』，顧里珂夫這樣說道，他這個結論是不變的，堅決的，很可能，這正是因爲它早就成熟了的緣故。

和憎恨同時，在阿列克賽·顧里珂夫的靈魂裏，民族驕矜的感覺也加強了。

『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以前從沒有想過他的靈魂是怎樣的——俄羅斯的還是非俄羅斯的……可是今天，當德國人向他唾吐並說『你，俄國人，是狗』的時候，阿列克賽·顧里珂夫銳敏地覺得，在他身上沸騰着驕矜的，自由的俄羅斯靈魂，而這一靈魂無論是唾吐它，踐踏它或是貶低它都不能夠。』

總力戰爭的任務：精神上摧毀並粉碎敵對的民族，逼他們這樣的屈膝，以使反抗的思想完全消失，——法西斯理論家宣佈了他們的戰爭原則。但是不論咆哮着的炸彈，塗畫在坦克上的蛟龍，或是心理上的攻擊都不能摧毀那驕矜的，自由的俄羅斯靈魂。

俄羅斯人是難以理解地堅強和有耐性——確實能夠『忍受神所賜予他們的一切』。

而且不單是能夠忍受，他們還能嘲笑死神的臉孔。

人民歷史生活上過去了的世紀和還未來的世紀，同不朽的俄羅斯人民鑄鑄在一起的感覺，爲了他們命運的責任——這就是俄羅斯戰士力量的泉源。

在史大林格勒城下，在中路戰綫，德國的防綫被突破了，誇張的德國部隊被擊潰了，德國人蒙受了難以復原的打擊。俄羅斯戰士以他正義的憤怒的全部力量擊向不共戴天的敵人。這就是他，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也可以說不是阿列克賽·顧里珂夫，而是謝妙·伊格那季亦夫（Семен Игнатьев）當面發揮了自己作戰的能力，自己真正的民族性——愛好自由的性格，熱情的性格。

可能，世界從來沒有這樣注意地，懷着快樂與希望凝視着俄羅斯人的臉孔，它明白俄羅斯人就是自己的救星。因此，很難按照功績來估價俄羅斯作家的作品，現在他們正在指出我們人民的偉大，俄羅斯民族性的豐富和廣博，以及他們在歷史鬥爭中的英勇主義。

俄羅斯的民族性是各式各樣和多面的。阿列克賽·顧里珂夫，一個樸實的，聰明的，正義的農民的靈魂底內部安靜以及謝妙·伊格那季亦夫的頑皮的快樂，勇敢和幸運——所有這一切都是俄羅斯人的特性，所有這一切都是俄羅斯『勞動者兵士』的精神健康和有無數的，還探不到底的可能底標幟。

俄羅斯兵士是獸身地勇敢，俄羅斯人能夠赴湯蹈火，能夠戰到最後一滴血，能夠蔑視死亡，用他們的偉績來驚異人們——這些，我們的敵人是不能不知道的。這從蘇伏洛夫的時代起就已著名的。於是敵人就用另外的方法來孤注一擲了：

『我們把我們德國戰爭的全部複雜性去束縛他們，』葛羅斯曼小說中的德國上校格倫說道，『飛機，坦克，登陸，機動，配合打擊，力的立體戰爭』。

一種戰爭，在它裏面僅有勇敢還是不可能戰勝，一種戰爭，裏面是不可能作正面交鋒，——現代技術和現代戰略的狡猾的，複雜的戰爭，

——這就是德國人決定加諸俄羅斯戰士的，關於他德國人就是這樣想像的。

然而在十七個月的期間，他們却每天收到證明俄羅斯性格並非他們所推測的那樣的證據。

「奇怪的性格啊！」——敵人「突然」在它裏面發現了對鎮靜的，實幹的計劃的能力，把人類所有的力量和能力握在拳中並把它們用到勝利上去的鐵一般的意志，——一句話，敵人對俄羅斯人不僅能做優秀的兵士而且也能做優秀的指揮員，這一點已經明白得太遲了。

萬西里·葛洛斯曼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是講到俄羅斯人如何學會戰勝的科學的故事，俄羅斯指揮員如何在戰爭的時候成長起來，武裝着作戰技巧的對敵人的憎恨如何成為不可克服的制勝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秋，團指揮員密爾察洛夫(Мерцалов)出其不意地襲擊德國人，把他們逐出村莊，使他們可笑地，不那麼地祇穿了一件襯衣逃走，而丟下了技術與武器。在好幾個月悲痛的撤退後，這第一次勝利的甜蜜感覺使密爾察洛夫興奮起來，但當委員波加列夫(Богарев)含着無情的坦白向他證明，這一作戰行動領導得不好，敵人的兵力破溜跑，戰略的任務並沒有完成時，難受的恥辱充滿了密爾察洛夫的心。密爾察洛夫是勇敢的，忠於祖國的人，是蘇聯的英雄；他痛苦地聽到他指揮團指揮得不好的悲痛真理。可是他什麼也沒有抗議。他不同意委員波加列夫的話，不承認他的公正，然而在他的意識裏却開始了強力的工作。不錯，他不應該陶醉於親自加入搏鬥，他應當一步不鬆地注視着戰事的行進，在手中緊握着所有指揮的綫索，指揮着，做自己的團的首腦……

於是在下一次的作戰中他就有計劃地，準確地，熟練地行動了。波加列夫悲痛的教訓不是徒然的。德國上校勃魯赫穆勒爾所建立的『不能攻破的』發火系統就被那些德國人認為祇是他們的專利品的空軍，砲隊和坦克的聯合打擊所破毀。

俄羅斯指揮員「顯露了自己的性格」——證明他是精通複雜的戰鬥機構的，證明他是真正的統帥。

史大林格勒……

這裏，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期，俄羅斯人已向一切懷疑論者證明了他們能夠精通美國最複雜的技術，證明了俄羅斯天性的廣大却並未妨害他們用『秒』或是數百分之一秒來計算時間。

這裏，在今天，俄羅斯人證明，像精通和平建設的事業一樣，他們也精通消滅敵人的事業。

我們不怕向敵人打開『奇怪的』俄羅斯性格底祕密——這就是創造的性格。俄羅斯人在精通現代立體的，運動的戰爭後，現正以他特有的活力和果敢運用着戰爭的方法，並俄羅斯式地作戰着，無情地打擊那些不速之客！

(鄒啓齋譯)



作者介紹

愛倫堡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生於一八九一年) 蘇維埃大作家並政論家, 若干篇長篇小說的作者, ——其中有許多篇他是在巴黎寫成的。在他的文藝作品中最有力的是「巴黎的淪陷」(“Падение Парижа”), 爲了這篇他曾獲得一九四二年的史大林獎金。在這篇長篇小說中他用巨大的畫幅描繪出一九三九年法國的悲劇, 因爲他是這悲劇的目擊者。自衛國戰爭開始以來, 他寫了許多關於戰爭的熾烈的政論。這些論文發表在報紙雜誌上, 蒐集在「戰爭」(“Война”) 集裏。

伊里亞·愛倫堡是以詩人的姿態開始他的文藝生涯的。現在也偶而寫詩。本期所載的一首詩, 是他的近作。

戈爾巴朵夫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青年蘇維埃作家。他發表在蘇聯報章雜誌上的幾篇關於衛國戰爭的短篇小說最引人注意。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兵士魂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о солдатской душе”)。本期所載「戰鬥員阿列克賽·顯里珂夫……」(“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боец……”) 便是採自這集子。

葛洛斯基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是「史吉邦·柯里居根」(“Степан Кольчугин”) 等幾本著名小說的作者。衛國戰爭時使文學批評界特別注意的是他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

柳里斯基 (Максим Рыльский) 著名烏克蘭詩人。戰爭的日子, 當他的祖國烏克蘭在戰火中焚燒着的日子他的詩才特別發揮。在這時期中柳里斯基寫了感奮的短詩和長詩, 集成幾個冊子。詩人

的創作曾經一九四三年史大林獎金加以褒彰。

陀夫仁柯 (А. Довженко) 青年烏克蘭作家，許多描寫衛國戰爭短篇小說的作者。最近莫斯科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題為「偉大的同志愛」(“Вели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西蒙諾夫 (Конст. Симонов) 見本誌第二期「作者介紹」。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蘇維埃大作家。作有文藝巨著多篇，大多數是描寫俄羅斯人民的歷史。描寫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西伐斯托波爾英勇保衛戰的「西伐西托波爾的苦難」(“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 Страда”) 曾獲得史大林獎金。近年所出版的他的近著「勃魯西洛夫的衝擊」(“Брусиловский прорыв”) 是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羅斯勃魯西洛夫將軍著名的戰略衝擊。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5

蘇 聯 文 藝

第 五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四 一 五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羅 果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公 共 租 界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八 元

\$8.00